武俠世界

玉珮疑雲（雙鷹神捕故事之五）西門丁・著

「無憂仙子」被殺，屍旁遺下一塊玉珮，然玉珮的主人也離奇斃命。死者之夫臨死前聘管一見破案……本故事謎團一個接着一個，案中有案，最後不知結局如何？……幸而也未能難倒管神捕。



$3.50

1133

編者話

由於近年來物價急劇上揚，幅度之大，實屬罕見。本刊自從一九七九年略微調整售價以來，距今已達兩載，其間，我們一直都是抱着克己經營宗旨，仍然維持原來定價發售，毋令讀者過於負担，惟邇來發現虧蝕過甚，難以負荷，情非得已，將於短期內實行略量調整定價，以補不足，敬希原諒！

然而，為了優待本刊長期讀者起見，凡於四月一日前定閱本刊，一律照原價接受，以作酬謝讀者對本刊廿多年來愛護之雅意，並希踴躍介紹貴親定閱，謝謝！

＊＊　＊＊　＊＊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的是雙鷹神捕故事之「玉珮驚魂」，這個故事集自刊出以來，由於題材深具偵探性，波譎曲折，懸疑莫測，因而深受讀者們之喜愛。是篇爲繼「血洞房」刊出，切勿錯過。

＊＊　＊＊　＊＊

下期精彩佳作甚多，除了齊燕歌故事「神火魔君」外，另一新進作家又登場，劉琦君首部作品是奇人其事「狂龍」，並希各位多多指教和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3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玉珮疑雲

雙鷹神捕故事之五／

西門丁·著
黃白石·圖

生死約會

洞庭湖畔。落日黃昏，紅霞滿天。

極目望去，湖水浩瀚，水連天，天連水。

畔湖土肥草長，四周都是一片及膝長的野草。

微風吹來，野草簌簌亂响。

遠處一株小樹下，屹立着一個黑衣大漢，一臉肥髯，如鋼針般鋒利。腰圓背寬，五短身裁，個子雖不高，却極具威勢，遠看就像一座黑色的鐵塔。

黑衣漢子動也不動，雙眼望向水面。兩把雪亮的短斧在落日塗染下，閃泛着金光。

一聲「欸乃」傳來，湖上河汊蘆葦蕩裏駛出一條小艇。

河畔決鬥

小艇乘風破浪而來。船頭上站着一個白衣中年漢子，唇上及頷下都留着短鬚，相貌俊朗又威武。左手插腰，右手提着桿爛銀長槍。

湖風吹動他的白袍，鬢髮衣袂飄飛，眞似欲乘風歸去。

槍上的紅纓，在紅霞映照下，鮮血般奪目。

船離岸五丈，白袍人拋下一塊碎銀在艙裏，右手一掄，舞起長槍，身子一提離船向岸邊射去。

離岸二丈，氣濁力盡，身子略沉之間，長槍倏地插入水裏，身子便借力再次飛躍，長槍濺起一串如珍珠般晶瑩的水珠射向岸上，人亦剛好踏足旱地。





小船無聲地溜開，重新隱入蘆葦中。岸上野草飄飛，人却如石像般佇立。

× × ×

半晌，持斧的黑衣漢子冷冷地道：「你來遲了！孟某還以爲皇甫懷義是個浪得虛名之人，出爾反爾，臨陣退縮！」

白袍人皇甫懷義輕笑一聲。「某家縱然不肖也還不致害怕你，孟剛！」

黑衣漢子孟剛目光一盛，隨即恢復常態。「孟某與你有仇？」

「笑話！」皇甫懷義傲然一笑地道：「倒在某家追命槍下的人十九都與我沒有仇恨！」

孟剛臉色一變。「你因何向孟某下此生死約會！」

「難道你不該死？」

孟剛怒道：「孟某何處該死？」

「洞庭雙義是否被你所殺？」

孟剛神態一張，直認不諱。「一斧一個！」

「這已足够！」

孟剛倏地哈哈一笑。「你要爲他倆報仇？只怕未必能如你之願！」

「你忘了某家的名字？像你這種目中只有金錢而沒有道義的强盗，某家若不殺你，豈非要讓江湖上的朋友笑我名不符實嗎！」

孟剛臉色一變，雙眼圓睜。「皇甫懷義你好狂！」

皇甫懷義仰天打了個哈哈。「等下你便知道某家狂得有沒有道理！」

孟剛緩緩吸了一口氣，怒氣逐漸平息，臂上的青筋却如蚯蚓般突出。

皇甫懷義亦不再說話。

落日越來越低，離開湖面只有幾尺高，湖風更急，遼闊的草地突然充滿無限的肅殺。

× × ×

「呱呱呱！」不知爲何，蘆葦中突然衝出一羣大雁。

「雙斧開山」孟剛的一雙利斧，恰在這刹那發動！

他急竄幾步，右斧劈向皇甫懷義的頭頂，左斧攔腰砍去！

這兩斧氣勢威猛，眞有開山之勢。皇甫懷義藝高胆大，孟剛竄前時他不動，待他雙斧揚起時，手腕一翻，長槍才如毒蛇出洞向孟剛的心窩噬去！

皇甫懷義目光奇準，槍尖剛好在雙斧之間穿過。

孟剛一驚，左手短斧護在胸前，右手仍劈向皇甫懷義的腦袋！

皇甫懷義飛身急退，銀槍暴長，手腕一旋，槍尖改刺面門！

孟剛也非省油燈，雙斧飛舞格開槍桿，一個箭步採前，採取近身厮鬥。

皇甫懷義是何許人？豈會讓他得逞，他槍長利遠攻不利近鬥，立即飛身再退！

孟剛雖然兇悍，一時之間却也近不得身。

皇甫懷義一桿槍纏得頗緊，槍尖不離對方要害。兩人刹那間已交往了近百個回合，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激戰中，孟剛斧法一變，每一斧都蘊滿眞力。銀槍紅纓在夕陽下，如血如火，在他眼前一幌之下，改刺肩膊。

孟剛猛喝一聲，左斧看得眞切，一斧格開槍桿，跟着飛身迫進，右斧橫劈皇甫懷義腰際，勢如猛虎下山！

皇甫懷義長槍已被格開在外，回防不及，連忙飛身急退！

他一退，孟剛立即跟着飛進，短斧不離皇甫懷義胸膛三尺之外。

皇甫懷義身法凌空連變數次，仍不能擺脫孟剛，正在苦思之際，孟剛的右手利斧突然脫手飛出，直射對方胸膛！

這下變生肘腋，距離又近，大出皇甫懷義意料之外，這刹那他甚至已聽到孟剛的得意的笑聲！

好個皇甫懷義，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急使千斤墜，身子筆直跌下，利斧剛在他頭頂三寸之處飛過。

「砰」地一聲，皇甫懷義背部着地，所幸土軟草長，還不致受傷。

說時遲那時快，孟剛身子也跟着墜下，右手利斧急劈下來！

倉猝間不容皇甫懷義多作考慮，急忙和身滾開，長槍跟着貼地揮出，直掃對方小腹！孟剛躍起避過，皇甫懷義乘機直起身來。

孟剛絕不讓對方稍喘一口氣，未待對方站穩腳跟，左手短斧轉到右手，跟着向皇甫懷義飛撲過去！

皇甫懷義臉色不變，不慌不忙急退，身子三落之下，已接近一株大樹。

孟剛三進之後，轉眼一看周圍環境，目光一盛，喝道：「再接這一斧，看你逃往那裏！」

這剎那皇甫懷義目光亦是一盛，他不打話，槍尖在樹中輕輕一刺，雙手持桿凌空打了個跟斗，自樹葉空隙間穿了過去！

孟剛怒喝一聲：「好！追命槍竟然變成逃命槍！」斧背在樹幹上一敲，一借力，身子也自枝隙中穿過。

孟剛身在半空，便看見皇甫懷義在他三丈前站立，曲腿沉腰，長槍如上弦之箭，蓄勢待發。

皇甫懷義的槍長，能夠借力躍飛三丈，孟剛的斧短，只能在樹後二丈處飄下。

皇甫懷義目光一盛，標前兩步，也只僅僅兩步而已。孟剛雙足點地，腳下突然一軟，身子筆直墜下！

孟剛這一驚非同小可，正欲吸氣引身飛上，皇甫懷義的長槍，已像毒蛇一樣刺向他，孟剛幾次擋空，眞氣一濁，身子立即墮下。

原來他落足之處草下是個大坑，當他跌下時，皇甫懷義的長槍恰好刺入他的心房！坑深一丈，槍長九尺，加上臂長，剛好能及！

這剎那孟剛豁然而明。怒道：「這是你佈下的?」

皇甫懷義槍尖仍然留在他心窩上，輕輕點頭。

孟剛突然發出一陣狂笑，只笑了一半便嗆咳起來。「你自命俠義，孟某想不到你也會使詐！」

皇甫懷義臉色不變，沉聲道：「你以什麼手段對付洞庭雙義?哼！某家也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

孟剛臉色逐漸灰暗，喃喃地道：「老子終日打雁，想不到反被雁啄眼！」

「這是你不了解某家而已，對付那些不擇手段的人，某家絕不會客氣！」

落日只剩下一絲餘暉，湖風吹得更急，大地逐漸灰暗。

皇甫懷義倏地拔出長槍，孟剛胸膛立即噴出一股鮮血，人亦跟着倒下。

皇甫懷義立即拋下長槍，躍下坑裏。

× × ×

暮色四合，大地一片黑暗，湖畔只聞風吹野草之聲。

有人亮起一把火摺子，火光下見有個白袍人。

白袍人一手提槍一手握着火摺子。

白袍人的衣袂鬢髮在湖風中飄飛，眉宇間英氣迫人，在此環境中頗有蓋世英雄之概。

「追命槍」皇甫懷義幾年前譽滿江南，一桿長槍打遍江南未遇敵手，不少朋友暗中稱他爲江南槍王。

但皇甫懷義飲譽江湖卻絕非單靠一桿紅纓銀槍，重要的是他一向嫉惡如仇。

五年前皇甫懷義娶了江南世家霍傳世的女兒「無憂仙子」霍水仙，成爲江南武林的一段佳話。

皇甫懷義頗感滿足，便在洞庭湖畔築廬歸隱，整日陪伴如花似玉的霍水仙，過着平靜的生活。

幸而他偶然還會出來幹些大事，江南武林的朋友才沒有把他淡忘。

洞庭雙義馬家昆仲是皇甫懷義歸隱後的朋友，如今他殺了孟剛，替這兩位摯友報仇雪恨！

× × ×

大地一片黑暗，湖面也是一片黑黝黝，只餘火摺子的光尚在那裏閃爍跳躍。

黝黑的湖面突然飄來一盞漁火，漁火來得極快，跟着便微微傳來一陣水聲。

水聲越來越大，一瞬之間，便能看出一條小艇乘風破浪而來。

微光中只見船頭上立着一人，同樣是白袍飄飄，腰桿挺得畢直。

一個焦急的聲音傳來：「岸上的可是叔叔?」

皇甫懷義一怔，忙脫口問道：「你是誰?」

「小侄皇甫雪！」

「哦?是雪侄！」皇甫懷義捺掉火摺子。「聞說你在管神捕手下辦事，怎地跑來此地！」

皇甫雪沒有答話，船在這剎那已靠近岸邊。「請叔叔上船，船上好談話！」

皇甫懷義彎身提起放置地上的孟剛的首級，飛身上船。不知因何當他雙腳落在船板上時，小船突然側了一側。他把首級拋入船艙，喝道：「開船！」

小船無聲地滑開。皇甫懷義澀聲道：「雪侄夤夜找愚叔，可是有事麼?」

皇甫雪沉吟了一會，才道：「叔叔先莫傷心，許是小侄看錯……」

皇甫懷義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身子無風自動，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聽他沙聲道：「賢侄但說無妨，老實說愚叔今日便一直心驚胆跳，老是有種不祥之念，剛才還以爲是因約會孟剛決鬥而引起的，但如今孟剛……」

他突然提高聲調：「如今孟剛的首級已在此！」頓了一頓，聲音轉弱：「莫非……莫非你嬸嬸出了事?」

皇甫雪嘆息道：「正是，但願小侄看錯！」

白甫懷義一手握着皇甫雪的手臂，急聲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快說，快說！」

聲如夜梟，在夜空中遠遠傳了出去，連舟子也給嚇了一跳。

蘆葦蕩中，「撲嗤嗤」又飛起一羣野雁……

一件玉珮

船尚未泊岸，皇甫懷義已長身飛躍上岸。

他居住的那棟屋子在山腳之下，離岸大約半里。半里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瞬眼的事。

臨近家門，他腳步突然放緩，從懷中摸出火摺子來，一幌幌着，火光在黑暗中遠遠射了出來。

大門洞開，他依稀見到一人倒臥地上，皇甫懷義突然顫抖起來，腳步更爲之一慢。

這剎那，皇甫雪亦已自後趕到。

皇甫懷義默默把火摺子交與皇甫雪，手上的長槍及孟剛的首級「嗆啷」一聲跌落地上。

剛扳過地上那人的身子，皇甫懷義便大聲呼叫起來：「水仙！是誰殺了你！」

聲音沙啞淒厲，黑夜之中聽了令人起了一身鷄皮疙瘩。皇甫雪拿着火摺子點着了一盞油燈，室內陡地一亮。

霍水仙滿臉驚恐詫異，上衣血漬斑斑，傷口就在心房上，那是被一種偏長的利器刺穿而過。

皇甫雪只看一眼便能斷定那是劍傷。

皇甫懷義淚流滿面，抱着霍水仙的屍體，不發一言，雙眼怔怔望着屋頂。

皇甫雪心頭一酸，輕聲道：「叔叔，眼下最要緊的乃是盡快把殺人兇手尋出，替嬸嬸報仇！」

皇甫懷義是皇甫雪的堂叔，他們皇甫家人丁單薄，即使只是堂叔，但皇甫雪仍把他當作親叔叔。

皇甫懷義怔怔地點點頭，然後緩緩地把霍水仙抱起，返身入房把她放在榻上。

皇甫雪提着燈在廳堂裏仔細察視，小廳裏一切陳設絲毫沒有混亂的跡象，甚至連窗戶也還關着。

「兇手是如何進入來的?」皇甫雪心中暗問了一句。

「那是從大門入來的！」皇甫雪又自己答了一句，可是另一個念頭又立即升起：「嬸嬸爲何會開門讓他進來?」

這只有一個解釋：兇手是霍水仙的熟人，起碼當時她必定認爲兇手對她完全沒有生命威脅！

想到這裏，皇甫雪心頭一動，正想入房向皇甫懷義詢問，恰好皇甫懷義出來。

「雪侄，可有什麼發覺麼?」他的聲音已較前鎮定。

「小侄懷疑兇手必定與嬸嬸相熟！你看看，這裏的一切如常，連窗子也沒有打開……」

皇甫懷義眉頭一揚，「哦」了一聲，喃喃地說道：「果然有道理，但兇手會是誰?」

皇甫雪沉吟道：「叔叔隱居於此，江湖上的朋友有多少人知道?」

皇甫懷義搖搖頭道：「愚叔除了與洞庭雙義馬氏昆仲有點來往之外，其他絕少人知道，即使有，水仙亦不會隨便開門讓他進來！」

「這倒奇怪！」皇甫雪道：「嬸嬸平時與些什麼人來往?」

皇甫懷義臉色一變，淡淡地道：「她多數在家中綉花織布！」

「家內沒有婢女下人?」

「本來有個做粗活的婢女，你嬸嬸嫌她做事魯莽半年前把她辭退了，後來即使有些粗重的工作或是洗滌衣物的，都是臨時僱請附近的漁婦代做！」

「叔叔什麼時候離家赴約?」

「愚叔在五天之前，便離開這裏到岳陽跟一個朋友聚會，直至今夜才趕到湖畔與孟剛決鬥！唉，想不到，只五日的時間便……」

皇甫雪怕引起他的傷心，忙道：「這樣說嬸嬸何時死的便很難揣測了，說不定是在昨夜！」

皇甫懷義反問道：「賢侄又怎會發現的?」

「小侄正要來岳陽辦點事，剛好經過，心想已有年多未曾拜見叔叔及嬸嬸，所以多走三十里路來此。」皇甫雪頓了一頓又道：「到了門口，小侄叫了幾遍不見有人應，故而推門入來，不料門沒上閂，一推便開……」

「賢侄又怎知愚叔與孟剛決鬥的地點呢?」

「是小侄到渡口詢問的，有個梢公告訴小侄說叔叔到了對岸跟人決鬥，小侄便想到，對方必定是孟剛了！」

皇甫懷義道：「你果然聰明，也不枉你跟了管一見這許多年！」

「這幾日附近都在傳說叔叔約鬥孟剛，欲替洞庭雙義報仇！」

皇甫懷義問道：「愚叔是在樂水村下船的，你怎會問着了那個梢公?」

「那梢公說他載了叔叔之後便拐來此地！」

這裏是樂湖園，樂水村離此將近十里，因此皇甫懷義動了疑。

「原來如此，也是天意！」皇甫懷義嘆息了一聲。

地上仍留着一大灘血漬，皇甫懷義道：「雪侄，門外有口井，你去提一桶水來把血冲掉！」

皇甫雪應聲而去，皇甫懷義又點燃了兩支蠟燭，小廳裏光如白晝。

× × ×

水冲在地上，乾涸了的血漬慢慢溶化，皇甫雪用布輕輕揩抹起來。

驀地，入手有點異樣，皇甫雪立即攤開那塊抹布，上面有塊綠色的物件。

他心頭一跳，用布把物件上的血漬盡皆揩淨，卻是一塊玉珮！

「叔叔，這是不是嬸嬸的東西?」

「不是，」皇甫懷義看了一眼，搖頭道：「你嬸嬸不喜歡這種東西！咦，你從那裏找來的?」

「在血中！剛才玉珮被血水染紅，難以看出異樣，後來小侄拭抹時才發現！」

皇甫懷義不斷把玩着玉珮，臉色異常凝重。

「這也不是叔叔家中的?」皇甫雪見他搖頭，又問道：「那麼九成是兇手遺下的！」

皇甫懷義緩緩點頭。

「珮上刻着什麼字?」

皇甫懷義一字一頓地道：「書禮傳家！」目光刹那變得更深邃。

皇甫雪心頭一動，脫口道：「叔叔你知道它是誰的?」

皇甫懷義點點頭，半晌才道：「賢侄能否留下一二天，助你叔叔一臂之力?」

「自當如此！小侄拚着回去受管大哥斥罵，也要留下把兇手挖出來，替嬸嬸報仇！」

「如此明天再說！」皇甫懷義霍地回頭吹熄油燈，跟着用掌風擊滅燭光。

小廳內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中。

黑暗中伸手不見五指，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兩人各自想着心事。

× × ×

鷄啼頭遍，皇甫懷義仍然不發一言，皇甫雪也不便開口。

鷄啼三遍後，天已蔴亮，廳裏亦依稀能見人影。

皇甫懷義長長吐了一口氣，低聲道：「走！」回身抄起長槍推門而出。

屋外滿地金光，清風微拂，皇甫雪精神一振，輕聲問道：「叔叔，咱這可是去找那玉珮的主人？」

皇甫懷義臉色鐵青，不吭一聲，洒開大步向岸邊走去。這附近屋舍頗疏落，皇甫懷義拐了幾個彎，走了半里多路，總共才經過五六戶人家。

到了一座小莊院前，皇甫懷義腳步突緊，皇甫雪亦步亦趨緊跟在他後面。

小莊院大門緊閉，前面掛了兩盞白色的燈籠，門框之上用白布結了條帶子。

皇甫懷義臉色劇急，雙腳簌簌抖動。

皇甫雪也是心頭忐忑，這家人正辦着喪事。他看了皇甫懷義一眼，輕輕在門板上扣了幾下。

隔了半晌，大門才呀地一聲打開，探出一個老頭，看來是個僕人。

那老僕人頭髮經已半白，他顯然認得皇甫懷義，臉上神色有點驚喜地道：「皇甫大俠您早，敝主人若是知道大俠來拜祭少爺一定十分榮幸！」

皇甫懷義澀聲道：「請問老管家，你家到底是死了何人？」

老管家詫道：「原來大俠還不知道！是少爺昨日過世的！唉，眞想不到他年紀輕輕的竟然會看不開！」

「是傅家玉？」

「正是，咱老爺只生了他一個，不是他還有誰？」

皇甫懷義厲聲地問道：「他是怎樣死的？」

老管家吃了一驚，見他臉色十分難看，又見他提着長槍，又驚又詫，顫聲道：「是少爺自己……自己上吊死的。」

皇甫懷義聲音更厲：「什麼原因？」

「不單只小的不知，」老管家驚道：「即使老爺也不知道到底是何原因！」

皇甫懷義臉色一變。「靈柩可還停在裏面？」

「是，大俠請！」老管家連忙肅手退開一旁。

皇甫懷義大踏步入去，皇甫雪緊跟在後。

入門是個小院子，穿過小院子便是一座廳堂，靈堂及靈柩都設在這裏。

皇甫懷義筆直走到棺前，把長槍倚在棺邊，雙手用勁揭開棺蓋，棺蓋尚未上釘，一揭即開。

躺在棺裏的是個二十四五的青年，雖然已死，但生得仍令人覺得俊朗。恐怖的是一條紅紅的舌頭，長長地伸出嘴外，臉上的肌肉綳得緊緊，顯示死前異常痛苦。

皇甫懷義看了一回，伸手在屍身上撫摸了一遍。

老管家訝道：「大俠你……你要幹什麼？」

此刻，傅老爺已聞聲而來，見到此情況不禁怒道：「皇甫大俠，你這是什麼意思？小兒難道得罪了你？」

皇甫懷義自懷中摸出那塊玉珮來，道：「這可是令郞之物？」

傅老爺訝道：「正是！大俠這物件從何而來？」

皇甫懷義冷哼道：「這得要問問令郞了！」

傅老爺面色一變。「大俠不是跟老朽開玩笑吧？小兒已遭不幸，如何問之？」

「老實說，這塊玉珮在拙荊屍體旁拾到的！」

傅家在場之人聞說之後都是一怔，傅老爺脫口呼道：「什麼？尊夫人竟……」

皇甫懷義臉色一沉。「某家來此求證一下某些事情，可有道理？」

傅老爺不禁有點手足無措，自己兒子的玉珮丟在霍水仙屍旁，而他自己亦上吊自殺，這裏面有什麼蹊蹺？想到這裏，他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喃喃地道：「小兒是讀聖賢詩書的，他……他不會胡亂殺人，也不會做出任何越軌的事！」

皇甫懷義臉色更加鐵青，心頭起伏不定，顯然正在盛怒之中。

傅家玉經常借着研究書詩的藉口上門向霍水仙請教，這件事附近有不少人都知道。

霍水仙文武雙全，她武功在霍家並不出色，可是文才允稱第一；即使在江南武林中也有才女之稱，傅家玉若果有心與霍水仙親近，以此作藉口倒也不致太令人啓疑，因爲傅家是書香世家，傅家玉更加中過舉。

皇甫懷義臉色一變再變之後，道：「這塊玉某家暫且保存，待一切查明再還與老先生。」

「這，這……大俠，老朽相信小兒絕不會做出敗壞家風之事……」

皇甫雪却趁此時把傅家玉的壽衣翻開檢看。身上毫無傷痕，只有在一雙足踝之上發現各有四道積瘀的痕跡。

皇甫懷義臉色灰白，道：「這件事某家不會張揚出去，也希望老先生暫時把它放在心中！」回頭道：「雪侄，咱走！」

抄起銀槍出門。

他走得雖快，但皇甫雪却覺得他每跨出一步，都彷似要花不少氣力。

「雪侄，明天，你陪愚叔上霍家一行吧！」

皇甫雪心念管一見交下的命令，一時未曾答他。

「帮愚叔一臂之力，送你嬸嬸的靈柩去霍家！」

「是。」皇甫雪沉吟道：「不過，小侄得先去岳陽一趟，因爲……」

「愚叔知道，你不必多說。唔，今夜能趕回來麼？」

「可以，小侄將盡早回來！」

「好，如今愚叔先去籌備一切！」

× × ×

皇甫雪一邊行一邊想着傅家玉雙足的瘀痕，腦中淩亂，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到了渡口，他心頭一動，決定去找昨晚那個梢公。

渡口只停留了三四艘小艇，昨晚那個載皇甫雪去找皇甫懷義的梢公，赫然在其中的一艘小艇上。

皇甫雪飛身下船。「船老大，向岳陽方向駛去！」

那個梢公認得他，喜道：「小哥請坐好，老漢這就開船！」

陽光洒在湖水上，微風拂來，波光粼粼，彷似金蛇狂舞。

「梢公，請問你昨夜在那處見到皇甫大俠？」

「哦，昨夜老漢不是告訴小哥你是在樂水村那裏麼？」

「樂水村在那處？」

「在此地之南，離此不過十里。」

皇甫雪心頭一動：「叔叔自岳陽回來赴孟剛之約，爲何不直接去，反而南下，這是什麼原因？他去那裏幹什麼？岳陽在北，樂水村在南，孟剛在中間，這絕非是路過……」

湖上風頗大，吹得皇甫雪衣袂獵獵作響，他突然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一個念頭陡地升起：「莫非傅家玉跟她有了奸情却讓叔叔撞破，所以他……」

這個念頭剛起，他便不敢想下去，又想起傅家玉足踝上的瘀痕，心頭更亂，只覺這件案子絕非先前估計的那麼簡單。

想到此，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早點回來，急喝道：「船老大，靠岸！」

梢公急忙把小船駛向岸邊，皇甫雪未待船停定，丟下一塊碎銀，飛身上岸。

展開草上飛的輕功往北奔去！

護棺

湖畔寂靜，滿空星斗。

皇甫雪馳馬自岳陽奔向樂湖園，皇甫懷義隱居之所。

湖畔草長，馬蹄點地無聲，路途平坦，馬行甚穩，皇甫雪却心潮起伏。

今日他不但爲自已辦了事，用飛鴿傳書給他的頭兒——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向他解釋自己給一件意外纏住未能去執行任務，要管一見另派人代辦。

除此，他還做了一件調查，證明皇甫懷義在岳陽住了四五日，到昨晨才離開。

證實這件事的，就是「七星劍」江露天。

江露天是江南白道領袖之一，他的話皇甫雪絕對相信。

皇甫懷義到岳陽就是去找江露天，此行目的是砌磋武藝。

大戰之前，與高手交換心得，是個致勝的良方之一。

馬兒越跑越快，不久已遠遠見到皇甫懷義那棟屋子。

屋前是一條石板路，蹄聲得得响亮，在靜夜中遠遠傳了出去。

馬兒停在屋前，皇甫雪飛身下馬，這剎那，他心裏突然生了一絲驚恐。

以皇甫懷義的耳力，早應聽出馬蹄聲音，即使他不出屋察看，也該揚聲詢問。

如今，大門緊閉，四周靜得落針可聞，遠處偶然傳來三兩聲「咯咯」的蛙叫聲，更加添了幾分恐怖的氣氛。

皇甫雪右手搭在劍柄上，左手在門上敲了幾下，半晌，沒有人應門，他心頭一沉，揚聲叫道：「叔叔請開門，小侄回來了！」

屋內仍然沒有反應，皇甫雪左手使勁一推，門沒動。此刻，皇甫雪實在又驚又急，猛地一提氣，飛身躍入圍牆內。

裏面靜得連虫聲也聽不到，皇甫雪心頭又再一沉，「嗆啷」一聲拔出長劍，小心翼翼入屋。

廳內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皇甫雪待眼睛逐漸適應黑暗之後才慢慢移動脚步。

他屏息靜聽了一回，斷定屋內沒有「生人」才取出火摺子，並把它晃着。

火光下，廳內一切陳設如常，正中擺放着一副嶄新的棺材，一陣桐油氣味撲鼻而來。

皇甫雪把燈點亮，叫道：「叔叔，叔叔！」

叫聲在寂靜中有點空洞，他輕輕推開房門，這是一間書房，裏面沒有一人，寢室亦空空如也，皇甫雪大是驚異，不知皇甫懷義去了那裏。

他在廳中坐了一回，面對着一副棺材，突然生了幾分驚慌。他越是不想去看棺材，一雙眼睛却越是拿不開。

想起傅家玉足踝上的瘀痕，他好奇心陡地升起，想揭開棺蓋檢視一下霍水仙的屍體，看看身上是否另有傷痕。

可是他却不敢冒瀆，站了起來又再坐下。

但職業上的特性，使他這種衝動越來越强烈，終于衝破了禮教的枷鎖，雙手放在棺蓋之上，緩緩吸了一口氣，徐徐把棺蓋揭開。

晚風吹來，燭光搖幌，投影像幽靈般飛舞。

棺蓋終于揭開，皇甫雪目光一落，大吃一驚，棺中空空如也，那裏有霍水仙的屍體。

霍水仙的屍體去了那裏？

這剎那，皇甫雪心中實在又驚又異，思緒因這個意外而混亂起來。

蜡燭爆着火花，屋子內，一個活人對着一副空棺，這情景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饒得皇甫雪胆大，此刻心中也充滿驚恐之意！

門突然「呀」地一响，皇甫雪像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誰！」

「我！」

皇甫雪一回頭，門口白影一閃，皇甫懷義慢慢走了入來，他臉色異常難看。

皇甫雪剛放下的心又再提了起來。「叔叔，你衣上的血漬！啊，你受傷了？」

皇甫懷義冷冷地哼了一聲，把長槍倚在門後。

「叔叔，對方是誰？」

皇甫懷義不發一言，默默走入房內，皇甫雪跟在他之後，只見皇甫懷義彎腰伸手在床下捧出霍水仙的屍體，跟着返身把她放入棺中。

皇甫雪暗暗噓了一口氣，暗怪自己疑心太大，他期待皇甫懷義會把受傷的遭遇

告訴他，但皇甫懷義做完一切之後，便坐在一張高背椅上閉目養神。

「叔叔，到底是誰傷了你？」

「雪侄，明早你把你嬸嬸的靈柩運去霍家，路上不可阻延，愚叔已僱了一架雙馬有篷套車，明晨車夫便會把它停在渡口等着。」

「叔叔，那你呢？」

「總之你替愚叔走一趟，到霍家門口愚叔自會來找你！」皇甫懷義說罷又再擊滅燭光，廳裏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連日的遭遇頗使皇甫雪有摸不着頭腦之感，本來是一件簡簡單單的案件，却越來越複雜，令人有撲朔迷離之感。

鷄啼了，皇甫雪連夜沒睡，雙眼仍睜得圓大，腦中充滿疑問，他一直在思索傅家玉足踝上的瘀痕。

× × ×

官道上一架有篷的雙馬套車不停地奔跑着，車夫盡管揮汗如雨，仍然不斷揮鞭催馬。

皇甫雪坐在車篷裏，小睡了片刻，一睜開眼便見到霍水仙的那副棺材，他的腦筋又再飛快地轉動。

霍家離樂湖圍有百多里路，夜裏馬車歇在一個小集中，爲了萬全，皇甫雪仍然睡在車上。

夜半更深，遠處隱隱傳來一陣兵器碰撞聲，只一忽，每隔一段時間便有慘呼聲傳來。

皇甫雪不敢離開篷車，手上握劍，運勁靜聽，全神戒備。

過了半晌，他突然聽到一個異聲，異聲離馬車不過三四丈遠，皇甫雪心頭一動，蓄勢以待。

後面是一家小客棧，座落在一條大路之旁，馬車就停在客棧門口的路旁。

異聲再度傳來時，已近了許多，皇甫雪經能肯定來人若非針對棺中之人而來，便是爲他而來，他蹲在棺旁，只待對方一旦侵入，便給予對方一下冷劍。

異聲三度傳來時，皇甫雪已能認出那是鞋履踩在沙石上的聲音。

剎那，車篷布帘翻動，不知什麼東西探了入來，皇甫雪立即竄起，長劍穿帘刺去！

不料却刺了個空！皇甫雪心頭一沉，却聞「噹」一聲輕响，一件兵器挑開他的長劍。

皇甫雪低叱一聲，如燕子穿簾般投射出去！

人在半空，猛覺勁風臨身，一條齊眉棍向他小腹戳至！

這一棍來得突然，兼且勁力十足，令人防不勝防。

好個皇甫雪凌空擰腰，長劍在長棍上一點，翩然飛身落地，護在車前。

那人輕呼一聲：「不錯！再吃我一棍！」長棍泛起兩朵碗大的棍花，朝皇甫雪胸膛戳來。

皇甫雪見他以黑布幪面，一邊用劍抵擋着，一邊喝問道：「來者何人？意欲何爲？」

幪面持棍人再也不哼一聲，一根齊眉棍盡是辣手的招數，招招指向皇甫雪的要害！

皇甫雪劍一引，以快打快，一眨眼之間已攻了三十六劍，他是有名的快劍手，這一陣狂攻，迫得對方節節後退！

幪面人待皇甫雪三十六劍使後，劍招稍爲一緩之後，棍法一變，棍尖直刺對方面門。皇甫雪劍一擋，幪面人躍前一步，長棍一收一轉，以棍尾猛掃對方腰際，這一棍眞的有「橫掃千軍」之勢！

皇甫雪一式「旱地拔葱」冲天飛起，手臂一掄反劈對方頭部！

幪面人棍向上一撩，改撞皇甫雪下陰，這是同歸于盡的打法！

皇甫雪怒叫一聲，左足在右足面上一點，身子斜飛了出去，一射丈二，皇甫雪腦際忽地靈光一現，一個翻身，脚底在一棵大樹幹上一撐，身子又再向幪面人倒飛過去！

這個變化迅速，勢如流矢，人未至劍上的殺氣已迫近幪面人眉睫！

幪面客大吃一驚，長棍招擋不及，連忙斜退三步，以避其鋒！

好個皇甫雪凌空中早已把對方的一切變化估計在內，臂一掄，長劍改刺爲劈！白光一閃，幪面人的左臂脫體飛落地上，鮮血迅即噴出！

皇甫雪足尖剛落地，立即再次竄起撲前！

剎那樹後突然射出一蓬銀針，破風之聲嘶嘶作响，好似毒蛇嘶叫，令人頭皮發炸！

皇甫雪一邊揮劍護在身前，一邊急忙後退！一退二丈，再退又是二丈，暗器依然不斷射來，皇甫雪飛身上車，以防對方同黨封棺。

暗器射了一陣，突然停止，連幪面人亦失去踪跡。四周恢復寂靜。

馬兒亦逐漸寧靜下來，皇甫雪坐在車前戒備；心中却暗暗思量對方的身份。

還有，剛才遠處傳來的那陣打鬥聲，又是什麼人？是不是幪面人的同路人？跟他們打鬥的人又是誰？

這些人的目的又是什麼？

皇甫雪越想越迷惑。

——難道霍水仙之死另有什麼秘密？還是她屍體上隱藏有什麼秘密？

皇甫雪不禁苦笑了一下。

謎還不止這些，皇甫懷義去了那裏？他爲何不自己駕車送棺上霍家？昨夜他身上如何會有血漬？是他殺了人，還是別人要殺他！

皇甫雪越想腦子越亂，他不禁又再苦笑了一聲。四周更爲黑暗——黎明前的黑暗。皇甫雪突然生了個念頭，他重新揭開布帘，日光一落，幾乎驚呼出聲。

車廂裏不知何時坐了個白袍人，黑暗中看不到對方的臉孔，皇甫雪機伶伶打了冷顫。「誰？」

「雪侄進來好說話！」話音剛落，車廂內燃起了火摺子。皇甫雪寒氣登時爲之一消。

他探身入車廂，訝道：「叔叔幾時上車的？」

「剛才你跟幪面人斷殺時！」

皇甫雪心頭立即又再泛起一個疑問，未待他開口，皇甫懷義又道：「你認爲你嬸嬸是否眞的被傅家玉所殺？」

皇甫雪立即反問：「叔叔是否另有發現？」

「是有點奇怪，因爲傅家玉一介文士，手無縛鷄之力，即使是偷襲，你嬸嬸亦不一定能讓他從容得手，可是他們兩個身上都沒有其他傷痕！」

他嚥了一口口水，略一沉吟。「這證明水仙是讓對方一劍刺死，而傅家玉却眞的是上吊自殺的！你說這其中他們之間可有關連否？」

皇甫雪道：「傅家玉足踝上有四道瘀痕！」

「哦？」皇甫懷義道：「那是被什麼東西造成的？」

「小侄還未想出來。」

「是不是雙脚都是如此。」

「是！」皇甫雪又再陷入沉思。

皇甫懷義有點煩燥，他右手緊握在左手之上。「當時你怎地不叫愚叔看看！」

皇甫雪目光落在他手上，靈光一閃，喜道：「小侄猜出來了，那是被手力所握留下的痕跡。」

皇甫懷義目光大盛，脫口道：「這是什麼原因？」

車廂內立即又再陷入一片寂靜中。

半晌，皇甫雪才問道：「叔叔，你今日到底去了那裏？」

皇甫懷義嘆息道：「昨夜你還未回來時，愚叔便發現有夜行人潛近，於是追了出去，那人武功頗高，愚叔追了三四里才追上他，一場激戰之後，雖然把對方刺傷，自己亦掛了點彩！

「後來愚叔心想對方絕不會再罷休，所以吩咐你護車，愚叔却暗中跟在後面保護，剛才果然又碰了他們，幸而這批人武藝不高，給愚叔殺退！」

皇甫雪插口道：「他們是什麼人？」

「愚叔也不知道，」皇甫懷義話音剛落，火摺子的火突然熄滅，車廂又再恢復黑暗。

「這倒奇怪！」皇甫雪道：「他們跟叔叔有仇還是跟霍家有仇。」

「要是跟愚叔及霍家有仇的話，大可以明挑，三番四次要騷擾水仙的屍體是何道理？」

皇甫雪不禁默然。

「雪侄，愚叔萬一有什麼不幸，請你聘管神捕代爲調查一下眞相。」

皇甫雪又再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叔叔怎會說這種話來？」

「世事變化奇幻，大千世界什麼怪事都會發生，况且對方藏在暗處，咱們眞的是防不勝防，」他怕皇甫雪担心，又安慰他道：「愚叔也只是作個萬全之策而已，吶！這裏是一張一萬兩的銀票，煩你交給神捕，聽說管神捕收費奇高，不過愚叔也只有這許多了。」

皇甫雪默默接過銀票，低聲道：「叔叔既知犯險，爲何不通知霍家，反而要自己護棺上霍家。」

「本來水仙已是咱皇甫家的人，她的身後事自當咱來料理，不過，她是霍傳世的寶貝，二則家岳對愚叔一向不錯，三則，咱皇甫家人丁單薄，所以才決定把水仙的屍體送去霍家，也許這樣水仙在天之靈也較能安息。」

客棧內突然傳來一陣人聲，皇甫懷義伸頭出車廂一望，天色已漸明，他忙道：「就這樣，咱在霍家門口相候！」足尖一點飛身射落車外。

皇甫雪急呼道：「叔叔，你且等一等呀！」

皇甫懷義身形三起三落之後，已消失在樹林中。

車夫提了一壺水爬上車座，道：「小哥，上路了！」

「好，請快一點。」皇甫雪應了一聲，倚在棺上想着心事。

中午，在一個小鎭處停下來休息進食，飯後又再匆匆上路，過了個多時辰，霍家莊已遠遠在望。

皇甫雪想起皇甫懷義的吩咐，忙叫車夫把車停在路旁樹下。

他心想皇甫懷義一忽兒便能趕上他們，跟他同去霍家。

可是，等了好一陣仍不見皇甫懷義的踪影，他不禁暗暗担憂起來。

——莫非叔叔遇了險？

自從生了這個念頭，皇甫雪便一直坐立不安，當他再度探頭出車廂時，夕陽已將下山，紅霞掛滿半天。

官路上人影渺渺，那裏有皇甫懷義的踪影。

霍家

皇甫雪正在焦慮間，突然前頭馳來兩匹白馬，馬上坐着兩個紅衣大漢。

馬絕對是好馬，只一忽便到了馬車前，皇甫雪心頭一凜，暗暗戒備。

一個紅衣漢子喝道：「這馬車裝着什麼，爲甚麼一直停在這裏？」

皇甫雪見他態度十分囂張，不禁有氣，冷聲答道：「車內裝着什麼，與閣下何關。」

那大漢勃然怒道：「咱怎知道你們是不是意欲對敝莊不利，看你們鬼鬼祟祟也不是好東西。」

「你們是霍家的人？」皇甫雪淡淡地道：「想不到霍老爺子俠名昭著，他的手下却都是些狐假虎威的人！」

那兩個紅衣大漢幾曾受過人如此奚落過？聞言不禁俱是一怔。

另一個大漢態度較好。「閣下何人？因何停車在此？」

「在下皇甫雪，正要去霍家，停車在此只不過爲了等候你們姑爺！」

「哦？你跟咱姑爺怎樣稱呼？」

「在下喚他堂叔！」

「咱姑爺約你在此相候？」

「正是！」皇甫雪再看看天色，心頭更是焦慮，「可是在下已等了兩個時辰他仍未至，不知路上會否發生什麼意外？」

一個大漢道：「不如請皇甫少俠跟在下先入莊，待霍雷在這裏等他！」

另一個名喚霍雷的大漢即道：「如此甚佳！」

皇甫雪想了一下，點頭道：「如此煩請帶路！」

那個大漢撥轉馬頭，往來路馳去，皇甫雪忙吩咐車夫跟上去。

霍家揚名江湖已有百多年歷史，比之

江北之歐陽家及趙家都要長，實力及人丁也都較强盛。

百年來，霍家在武林中，尤其在江南，實在有擧足輕重的地位，比之不少名門大派不遑相讓。

霍家現時的主人霍傳世隱隱然是江南的一方領袖，江南道上的人對他都是又敬又畏，既敬重霍家的俠義行爲，又怕在無意中得罪了他們。

霍傳世雖然行動正派，嫉惡如仇，不過也有他的缺點。他喜歡聽別人對他的讚美，聽不了別人的批評；而且氣量狹窄，睚眦必報。

若非如此，霍傳世早已成爲江南的盟主矣。

霍傳世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

大兒子霍揚威，今年只四十歲，但俠名之盛已幾乎追及乃父，可惜他的性格跟乃父頗爲相似。

二兒子霍揚名，三十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聽說他對武學特別有研究的嗜好，整天搜集各門派的武功拳經回來鑽研。

三兒子霍揚聲，二十五六歲，可惜有先天性的缺憾，左足較短，行動頗爲不便，大大影响了他在武術上的造詣。

霍傳世還有一個弟弟，名喚霍傳家，他的名頭雖然不很响，但却是霍傳世的左右手，出謀獻策，固然是個好智囊，甚至家內千多人的調配、生活起居、錢財運用，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是以，霍家雖然有個總管，但背後人人都叫他太上總管。

× × ×

皇甫雪到了莊門外，才感到霍家莊之龐大，單只大門便能容三架大馬車同時駛過。

那大漢領着馬車來至莊外，一個守衛領班模樣的問道：「霍雲，車內是誰？」

「譚頭兒，這車內坐着的是姑爺的侄兒，他要來拜訪老爺！」霍雲恭聲地道。

那個姓譚的領班道：「既然來拜訪老爺，便請他下車！」

皇甫雪在車廂內聽見他的話，探頭出廂外道：「車內裝有貴重的車西！」

「請問皇甫少俠，這可是要送與敝莊的？」

皇甫雪想了一下，答道：「也可如此說！」

「那麼請皇甫少俠把它拿下來，」姓譚的領班態度倒還不錯。「對不起，這是敝莊的規矩！」

皇甫雪沉吟道：「不如請譚兄自個來看看！」說罷揭起布帘，露出一副嶄新的棺材來。

譚領班隔遠便已看見，他臉色霍地一變，沉聲道：「皇甫少俠眞的要把此物送與敝莊！」

皇甫雪點點頭：「本來應該由家堂叔親自送來，可惜他還未來！」

譚領班臉色一變再變，厲聲道：「這是什麼意思？」

皇甫雪這才醒起對方發怒原因，忙道：「譚兄息怒，在下絕非有意跟貴莊過不去，事實這裏面躺着的是你們霍小姐！」

此言一出，一干看門的守衛都是又驚又愕，霍雲道：「這話當眞？」

皇甫雪嘆息道：「你看在下像說笑麼？不信你們大可以揭開來看看！」

譚領班急道：「請皇甫少俠驅車入莊，待在下帶你去見莊主！」

× × ×

皇甫雪被安排在一間小客廳裏喝茶，一壺茶已幾乎喝光，才見霍雲推門入來道：「請皇甫少俠跟在下去見老爺！」

皇甫雪頭腦混混沌沌，跟在霍雲之後，也不知穿過多少門戶花園房舍，才到了一座大廳。

廳內設備堂皇華貴，正中一張虎皮交椅上，坐着一個錦袍老人。

皇甫雪抬頭一望，便知道此人便是名震江湖的霍家主人，那是自他身上發出來的那股氣勢告訴他的。只見他一張國字形的口臉，配着一頭白髮，一管高鼻，雙眉斜飛，十分威武。他雙眼對着門口，但眼珠子却向上望，神色有點憂鬱，頷下白鬚不時無風自飄。

皇甫雪念在他是自己堂叔的岳丈，走前一步，曲膝行禮：「晚輩皇甫雪拜見霍前輩！」

霍傳世目光一落，道：「請起！」

皇甫雪站了起來才發現兩旁還站了不少人，大概是霍傳世的兄弟子侄。他是首次跟霍家的人來往，也不認得他們，只向他們略一點頭爲禮。

霍傳世乾咳一聲：「皇甫少俠，小婿去了那裏？」

皇甫雪心頭一震，脫口道：「不好！家叔還未回來麼？」

霍傳世臉色鐵靑，目光注視着他，一字一頓地道：「到底小婿去了那裏？」

皇甫雪心頭一凜忙道：「晚輩也不知道，昨日他只吩咐晚輩把嬸嬸的棺材送來寶莊，他說屆時便會前來與晚輩會合。」

霍傳世輕輕嘆了一口氣，喃喃道：「他去了那裏？」

皇甫雪道：「晚輩怕他會遭到不測，請霍大俠派人去接應！」

「哦！有人敢和咱作對？」霍傳世臉上現出兩分不信之色。「你們是從樂湖圍來的？」

「正是！咱昨夜遇到一批幪面人襲擊，幸而把對方擊敗！」

霍傳世又再哦了一聲。「威兒，你帶一些人沿途搜索下去！」

一個壯年漢子忙道：「是！孩兒立即就去！」

霍揚威回頭又招了一個知兄弟同去。

霍傳世道：「皇甫少俠，如今請你把所知的告訴老夫！老夫想知道是誰把小女殺死的！」

皇甫雪便把所知說了一遍，之後又道：「到底是誰殺死嬸嬸的，晚輩一無所知，家堂叔可能會知道一二！」

霍傳世目光暴漲，射出兩道精光，沉聲道：「你說小女屍體有一塊玉珮？而那塊玉珮是傅家玉的？」

「是的，傅老爺亦承認玉珮是他兒子的！」

「如今那塊玉珮呢？」

「在家堂叔處。」

「胡說！怎會有這種事？你是說小女跟傅家玉有點瓜葛？」

「晚輩只是以事論事，到底是什麼原因晚輩不敢下結論，也沒有這樣說過。」

「胡說胡說，胡鬧胡鬧！」霍傳世這刹那好似突然蒼老了幾年似的。「小女冰清玉潔，知書識禮，豈會做出越軌之事？這一定是有人嫁禍，一定另有內情！」

皇甫雪知道他心頭難受，忙道：「晚輩也有此看法！這其中可能另有秘密。」

「聽說你跟了管一見不少年，相信也學了不少本領，你不妨把你的想法說來與老夫聽聽。」

「晚輩在傅家玉屍體上發現其一雙足踝都有被人用手力握而留下的瘀痕，是以晚輩推測，傅家玉之死可能不是於出自殺，而是被人握着雙足，然後高擧起來，把他的頭部投入早巳設置於樑上的繩圈之內，然後，再把傅家玉盡力拉下，使他窒息致死！」

皇甫雪略頓了一頓。「這樣做造成傅家玉是上吊而死的表面現象，兇手再取下他身上的玉珮，然後再去家堂叔家把嬸嬸殺掉，事後再拋下玉珮，造成一個……的現象！」

霍傳世擊掌道：「皇甫少俠分析得果然有理，老夫早說小女能潔身自愛，絕不會做出不守婦道之事來！」一頓，「但兇手殺死小女的動機是什麼？」

皇甫雪苦笑說道：「晚輩也思量不出來！」

霍傳世之弟霍傳家突然插腔道：「會不會是懷義的仇家，否則對方又豈會在半途狙擊他？」

霍傳世臉現担憂之色，頷首道：「二弟說得有理，不過，如果眞的是如此，只怕懷義他……」他再也說不下去。

場上的人都聽得出他話中之意，皇甫雪也十分焦慮。

霍傳世突然說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霍傳家道：「戌時將盡，亥時剛交之時！」

霍傳世憂心忡忡地道：「威兒已去了近個時辰還未返來……」

霍傳家安慰他道：「大哥不必担心，懷義武功高强，兼且吉人天相，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霍傳世喃喃地道：「吉人天相，吉人天相……水仙她……」

霍傳家接口道：「小弟再派一些人手去，大哥請寬心，未成事實之前，何必太多掛慮！」一頓，「皇甫少俠一路辛苦，此刻諒必又飢又渴，請即到偏廳用膳。」

霍傳世道：「是，老夫幾乎忘了，名兒，你好好招呼皇甫少俠一下！」

皇甫雪不知他們是不是要商量些什麼事，聞言連忙向霍傳世兄弟告退！

× × ×

霍揚名帶着皇甫雪穿過一道長長的迴廊，到了一座偏廳，此地環境十分幽美，廳外是一個水池，門外一個花園假山小橋，亭閣水榭無一不備。

廳內的椅桌都嵌上雲石，几上燒着一爐檀香，架上放着不少盆栽，花香夾着薰香，令人精神一爽。

剛坐下，丫環便送上一壺香茗，茶是武夷的巖茶，烹茶的工夫也是一流，喝了一盅，皇甫雪的神智登時一清。

霍揚名道：「皇甫兄一路辛苦，敝家上下無不感激！」

「霍兄言重，令妹便是家嬸，此乃本份該爲之事，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有件事情想請問皇甫兄的！」

「霍兄有話但說無妨。」

「你看舍妹夫在舍妹死之後的神態如何？」

皇甫雪心頭一動，脫口道：「霍兄此話何意？」

霍揚名長長吐了一口氣，道：「在下雖然甚少出外走動，可是也聽人說起舍妹夫經常陪伴舍妹在家，可是他們也巳成親有五年多，爲何未曾產下一男半女？」

皇甫雪訝道：「這件事跟家嬸之死有何關連？」

霍揚名苦笑道：「也許是在下想得太多，在下聽了你的話之後，始終覺得舍妹夫的行動，頗値得思疑！」

「那一點令霍兄思疑？」

「他爲何不與你一道前來？」

「家叔說怕那批幪面人狙擊！」

「但後來不是巳經暴露了麼？他今晨再度與你離開不是更加危險？」

皇甫雪想了一會，道：「也許他認爲那批人的目的只是爲了對付他一人，他不想因他而使家嬸屍體的運送受到阻延！」

「但是，對方也有對你出手，你的馬車亦巳暴露，證明對方絕非只爲對付舍妹夫一人！」

皇甫雪陡地一怔，暗道：「這人心思果然十分縝密精細！」

「還有，」霍揚名看了他一眼，續道：「對方既然能在林中不斷發射大量的暗器，證明人手不少，他們何不蜂湧而上擊退皇甫兄？反而倉促撤退？」

皇甫雪不禁又是一怔。

「假如對方目的是爲了不讓舍妹的屍體運至舍下，皇甫兄被擊退之後，他們對舍妹的屍體不是可以爲所欲爲麼？」

皇甫雪喟然道：「小弟此刻頭腦也是十分淩亂，尚未摸到一點頭緒，希望家堂叔回來後能解開一部份謎！」

說話間，丫環巳把酒菜捧了上來。

菜是好菜，酒也是好酒，兩人却無心細意品嚐，默默地吃一陣，霍揚名放下筷子，道：「皇甫兄慢用，在下吃不下。」

皇甫雪苦笑一下，道：「小弟又何嘗吃得下！」霍地乾了一杯酒，推席而起。

「如此待在下帶皇甫兄到客房裏去安寢！」

三更的梆子時傳來，皇甫雪望看天上的明月，道：「霍兄，請去問一問，家叔回來了否？」

「皇甫兄不必心急，待在下先帶你到客房歇息，然後再去打探舍妹夫的消息，一有消息自會來通知皇甫兄。」

「小弟先謝了！」

× × ×

霍家不愧是個大家族，連客房亦佈置得十分精緻舒服，床上舖了層軟軟的墊子，皇甫雪一坐上去，便恨不得睡下休息一陣。他半倚着躺下，腦子中混混沌沌，只覺得這件案子千頭萬緒，却摸不到一點頭緒，心裏又記掛着皇甫懷義的安危，那裏

睡得着。

四更的梆子聲傳來，四周一片寧靜，皇甫雪却更加睡不着，他索性自床上爬了上來！

就在此時，他聽到一陣急忙的步履聲，自遠而來，又自近遠去，他心頭一動，心想一定是霍揚威回來，便推開房門閃身而出。

房外是個小庭院，月光皎潔，照得院子裏纖毫畢露，花叢後青衣一閃，皇甫雪眼尖認出是霍揚威，他本想出聲呼他，可是話到咀邊又忍下來。

他躡足跟在他後面，穿過一道迴廊，到了一間房前，霍揚威伸手在門上扣了三下，三下之後又敲兩下。

房裏適時傳出一個蒼老的聲音：「進來！」

霍揚威立即閃身入去，隨手把門關上，皇甫雪見四處沒人，把耳朵貼在門板上，房內的對話，隱約聽到。

「情況怎樣？」

「妹夫看來巳遭不測，因爲孩兒在一個懸崖巳找到他的那根長槍，周圍環境異常凌亂，看來經過了一場激烈的打鬥。」

皇甫雪吃了一驚，若非他訓練有素，此刻怕就要露出聲音。

蒼老的聲音又道：「懸崖有多深？」

「深不可測，看來得待天明才能派人下去搜查。」

「不知對方是什麼人，竟敢如此得罪咱家！」

「孩兒却懷疑皇甫雪，這人來得有點奇怪！」

「有何奇怪？他的身份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霍揚威道：「妹夫爲何不自己送水仙的屍體來，却叫他送來，是何道理？」

「唔，你明天盤問他一下！」

「還有……孩兒看妹夫本身亦不無懷疑！」

霍傳世道：「不會吧，不要疑心太大，你回去休息吧！」

皇甫雪連忙竄開，衣袂聲一响，霍傳世及霍揚威幾乎在同時喝道：「誰？」

皇甫雪立即閃身在一座假山之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房門拍地一聲打開，霍揚威提劍衝出，霍傳世緊跟在後。「威兒，分開搜！」

「爹！這人不知與舍妹之死有否關連，不如示警召集人手圍捕！」

霍傳世臉色倏地一變，一道凌厲的嘯聲立即衝口而出，嘯聲清越高亢，遠遠傳了出去，遠處迅即傳來人聲。

皇甫雪大吃一驚，出去又不是，躲又躲不得多久，目光一掃，猛地見到假山有個洞，皇甫雪不暇思索，爬了入去。

洞口剛够一個人進入，可惜這個山洞很淺，藏了一個人，仍然露出一小截衣角於洞口。

脚步聲越來越近，皇甫雪拚命向後縮，背後頂着一塊尖銳的小石頭，使人有點疼痛，皇甫雪此刻却渾似沒有了感覺。

脚步聲更近，連衣袂聲也聽見，皇甫雪怕被人於洞口外看到，猛吸一口氣，全身盡量貼向洞壁，背後那塊石頭深深嵌入肉裏，猛地胯下一空，洞底突然陷了下去，人亦隨之跌下去。

皇甫雪反應敏捷，彈腰而起，雙脚輕輕落地抬頭一望，洞頂突然又合回原狀！

皇甫雪略一思索，便猜出上面假山那個石洞之底是塊活板，而洞壁上那塊小小的尖石子便是活板的暗掣，自己誤打誤撞，却打開了活板。

四周一片漆黑，皇甫雪取出火摺子，把它點着，火光把附近照亮。

兩旁都是用石板砌成的牆壁，看模樣是條地道。地道高及七尺，寬四五尺，洞底却凹凸不平，裏面濕霉之味頗重，有點氣悶。

前頭黑黝黝，不知有多長，亦不知通去那裏。

皇甫雪運起輕功向前急馳，奔了好一陣，地道還似沒有盡頭似的，就好像在大海中看不到岸邊，皇甫雪不禁有點驚慌。

陡地覺得附近沒有那麼氣悶，他住一住脚，長長吸了幾口氣，然後再向前走。

前面地勢突然較高，空氣越來越流通，細眼一看，原來洞頂有幾個氣孔，諒必此處離地面不深。

氣孔外一片黑暗，看不到什麼，皇甫雪猜想這是霍家早年建下的一條秘道，以防一旦發生意外，可以由此逃脫，因此，估計地道中並沒有危險。

他索性吹熄火摺子，避免火光自氣孔中透出，反而不妙。

就在他吹熄了火摺子後，耳際突然聽到一絲聲音，略一辨認，是人聲，他好奇心大起，立即運勁屏息靜聽。

可惜距離太遠聽不很清楚，他把身體貼在洞壁上，便用壁虎游牆功，引體上升，直至頭部頂及洞頂，然後把耳朵貼在壁上，聲音果然清晰很多。

只聽一個聲音道：「小弟說兇手是皇甫懷義自然有道理！」

另一個聲音較低：「什麼道理，三弟不妨說出來聽聽！」

先前那個聲音道：「三哥，你知道仙妹至今沒有生男育女是什麼原因麼？」

聽口氣這兩人是兄弟，亦是霍水仙的兄長，前一個聲音是霍傳世的第三兒子霍揚聲，後一個便是霍揚名。

聽不到霍揚名的答話聲，只聞霍揚聲冷笑一聲，道：「老實對你說，皇甫懷義他因練功，壞了身子，喪失了生殖能力！甚至不能人道！」

這次霍揚名的聲音異常响亮：「三弟，這種事你怎會知道？」

皇甫雪聽得心頭大震，拚命支持不讓身體滑下。

只聽霍揚聲又道：「是仙妹親口對我說的！」

霍揚名急道：「她怎會對……」

皇甫雪眞氣一濁，身體立即滑下，他落在地上，換了口眞氣，再次引體上升。

霍揚聲的話音又再傳來：「……你說小弟之話可有道理否？」

霍揚名喃喃地道：「依你說，仙妹必做出越軌之事，才令妹夫動了殺機！荒唐荒唐！仙妹之爲人你我豈不知，她會是這種人？」

霍揚聲嘆了一口氣，隔了半响才低聲道：「自古道寂寞難耐，誠哉斯言！你們

萬事如意，如人中龍鳳豈知寂寞之苦！」言下之意他才能體會。

皇甫雪心頭一動，忖道：「霍揚聲脚部殘廢，整日窩在家裏，又眼見兄弟都出人頭地，掙下了不少聲名，他內心必定十分痛苦！」

又隔了半晌，霍揚名才道：「那麼奸夫必是傅家玉了！」

霍揚聲道：「久聞傅家代代出文士，他又生得俊俏，自有不少姐兒喜歡他！」

「愚兄還是不能相信！」霍揚名又問道：「若果皇甫懷義是殺仙妹的兇手，他爲何又會被人追殺，至今生死不明？」

「誰知這是不是皇甫懷義的狡計？也許他還未死哩！誰見過他的屍體？大哥只是憑懸崖邊的一根長槍便斷定皇甫懷義巳死，豈非好笑？」

霍揚名沉吟道：「這倒是個關鍵，只要明天派人縋下懸崖，便知他是生是死！」他口口聲聲說不相信皇甫懷義是兇手，可是從稱呼上却由妹夫而名字，由名字又改爲他字，足見他的信心亦巳動搖。

聽到此處，皇甫雪一口眞氣又再變濁，身子再度滑下，當他換了氣，重新游上壁頂，上面却沒有聲音，直至他身子又再滑下，還沒有聽見過絲毫聲音，大概霍揚名兄弟巳不再交談，或巳分別上床安寢。

地道裏雖然平靜，但皇甫雪的思緒却起伏不定，他絕不相信霍揚聲的判斷，但假如他所說是眞的——皇甫懷義眞的不能人道，他在一時之間又想不出理由推翻霍揚聲的推論。

他坐在地道上，倚在牆上，思潮立即湧起。

他覺得皇甫懷義眞的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他爲何不直接自岳陽去赴孟剛之約，却南下去樂水村，原因何在？

是不是他回樂湖園的家裏殺了自己的妻子，又去設計把傅家玉謀殺，恐怕別人懷疑，便故意南下在樂水村下船去赴約，以避人耳目？

還有，他爲何不與自己一同把霍水仙的屍體送來？

是不是他故弄玄虛，使霍家不致懷疑上他？

想到這裏，他心頭又再一動，昨夜在小集過夜，那個持齊眉棍的幪面客，與自己格鬥，當時皇甫懷義巳藏身車上，爲何不助我一臂之力，把對方擒下？

皇甫雪痛苦地呻吟了一聲，這些謎都不能解得開，他想不到自己的堂叔是殺人兇手，也想不到他的城府如此深沉，更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

因妬殺人

地道的盡頭是些凹凸不平的大石塊，皇甫雪費了頗大的氣力才把出口弄開，他探身出洞，這是一片荒地，四周大樹及草叢密佈，籐葛之類的植物，四處攀纏。

抬頭望天，天際巳露出一道曙光，皇甫雪回身把出口重新弄好，撥開樹枝走了出來。

此刻只怕霍家巳發現自己巳不在，再去霍家，相信百詞莫辯，何况霍揚威本就對他有偏見。

他想了一想，決定繞路到樂水村調查一下，查明那天皇甫懷義去那裏幹什麼。

到樂水村時，巳是第三日的黃昏。

皇甫雪問了有幾戶人家，他們都表示那天未曾見過皇甫懷義。

後來問及一個老漢，那老漢亦表示不知這件事，他旁邊有個小孩，却道：「爺爺，那天我見過皇甫大俠從雲大夫家裏走回來！」

皇甫雪喜道：「眞的嗎？」

「眞的，我沒騙你！」孩子一臉正經地道：「你要是不信，我帶你去找他！」

皇甫雪望一望那個老漢，老漢呵呵笑道：「小三子，要是眞的，你就帶這位叔叔走一趟！」

孩子蹦着脚跳着走，皇甫雪標前一步，握住他的小手，溫聲道：「小三子，你怎會認得皇甫大俠？」

「嚇，他是附近有名的大俠，小三子怎會認不得！」

「哦，」皇甫雪有點奇怪，「他經常來這裏麼？」

「來過好幾趟了，大多是去找雲大夫的。」

「雲大夫叫什麼名？」

「他也是個名人呢，叫雲天高，他的醫術很靈，去年我生了個大瘡，給他一弄便好了！」

孩子說得天眞，皇甫雪不禁莞爾一笑。雲天高的醫名他也聽過，聞說他醫術雖高，却不喜與武林中人及達官貴人來往。

很多有疾的病人，四處打聽不到他的下落，想不到他隱居在此。

說着便到了一座白屋前，小三子道：「雲大夫住在裏面，待我叫他！雲爺爺，雲爺爺，有人要找你！」

一個慈祥的聲音自屋內傳來：「小三子你盡給我添痳煩，是誰來？」聽口氣這一老一小倒頗熟絡。

「是一位白衣叔叔！」

雲天高笑罵道：「說得糊裏糊塗，待雲爺爺灌點藥給你吃，看你以後……」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個頭髮半白的頭顱來，他本來笑容可掬，目光落在皇甫雪臉上，笑容登時不見。

「雲爺爺，就是這個白衣叔叔，他要找你！」

雲天高道：「這個人雲爺爺不見！」霍地把門關上。

皇甫雪一怔，脫口道：「前輩，晚輩不是來看病的！」

雲天高在屋裏怒道：「不來看病來看戲？」

皇甫雪再一怔，小三子道：「叔叔，雲爺爺要是不見你，任你怎樣說也不會開門的！」

皇甫雪低聲道：「你替叔叔求求他，待會叔叔買糖給你吃！」

「糖我不吃，小三子是跟你一見如故才帶你來的！」小三子老氣橫秋地道：「也罷，待我再叫叫他！雲爺爺，他說不是來看病，也不是來看戲，是來問你一件事，你開開門吧！」

屋內沒有回聲。

皇甫雪也道：「雲前輩，晚輩皇甫雪，乃是皇甫懷義的堂侄！晚輩只想問一下

家堂叔一點事，花不了前輩多少時間！」

「笑話！荒唐！」雲天高這次應道：「你不會去問皇甫懷義却來騷擾老夫！」

皇甫雪嘆息道：「家堂叔現今生死不明，而嬸嬸又慘遭殺害，叫晚輩問誰！」

「什麼，你說什麼？」門又再次打開，雲天高自屋內衝了出來。

「家叔母遭人刺殺，家叔屢遭人追殺，如今生死下落不明！」皇甫雪邊說邊打量雲天高。

雲天高又高又瘦，留着三綹長鬚，頗有幾分仙氣。

「你找老夫到底想問些什麼？」

「晚輩聽說幾天前家叔曾來拜訪前輩，不知他患了什麼病？」皇甫雪怕他不認，忙又道：「那天小三子見到家堂叔自前輩家中出來的！」

雲天高臉色一變，不悅地道：「你把老夫看成什麼人？有來就有來，沒來便沒來，難道老夫會不認！哼，告訴你，若非皇甫大俠跟老夫還有點交情，此刻你就得再吃閉門羹！」

皇甫雪想不到這人脾氣如此偏激，又喜怒無常，忙陪罪道：「前輩教誨得對，晚輩年輕識淺多有得罪！」

雲天高臉色稍霽。「他沒有病，有問題的是他夫人！」

「什麼問題？」皇甫雪脫口而問。

「他告訴了老夫一些跡象，證實他夫人有喜，老夫本不想告訴他，不過……」雲天高抬起頭來，雙眼神光烱烱，「老夫又豈能詐他！」

皇甫雪心頭一震，他聽得出雲天高的話中有話，急問：「家叔母有喜，豈能說有問題！」

雲天高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道：「你隨老夫入屋，小三子你去玩耍吧！」

× × ×

一入屋，一股藥味衝鼻而來，小廳裏放着一個小炭爐，正在烹藥。雙方坐定。

皇甫雪恭聲道：「前輩有話說？」

雲天高站了起來，背負雙手慢慢踱起步來。良久，才回頭道：「這本是秘密，老夫亦答應皇甫懷義不得洩漏出去，老夫若告訴你，你能守秘密麼？」

皇甫雪點點頭，道：「若非家叔發生不幸，現今爲了尋找綫索，晚輩也不敢勉强前輩把秘密說出來。」

雲天高嘆息道：「吾人練武但求强身健體，但世人拚命苦練却爲了成名及殺人，所謂欲速則不達，稍一不愼便會鑄下大錯，重則死，輕則傷！」

他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令叔正是一個這樣的人！」

「家叔因練功而受傷？」

雲天高點點頭，又發了一聲長嘆。「剛才老夫說有問題，那非指令嬸，有問題的是令叔！他因練武不愼而喪失了生殖能力，近兩三年來病情更爲惡化，已完全不能人道！」

皇甫雪腦子嗡地一响，先前他還懷疑霍揚聲的話，如今却得了證實，看來皇甫懷義可能是因妒殺人了，使嬸嬸有喜的，是不是傅家玉？

他一顆心亂糟糟，似乎塞了一團亂草在裏面。

雲天高喃喃道：「老夫說有問題，你知道這其中之原因麼？」

皇甫雪無力地點點頭。

皇甫懷義既然不能人道，霍水仙又怎能懷孕？這情況不但有問題，而且問題極大！

當皇甫雪自雲天高屋子裏走出來時，心頭一片惘然，此刻他決定北上向管一見覆命。

皇甫懷義殺死了霍水仙，然後才去殺死傅家玉，並取了傅家玉的玉珮放在霍水仙屍體上。

可是皇甫懷義到底殺死了霍水仙才去問雲天高，還是先去問雲天高再去殺霍水仙？

照理應該是後者才合理，可是爲何梢公說他把皇甫懷義自樂水村運送到對面河汊？

這裏面有個問題，這問題而且十分關鍵，皇甫雪霍地向來路馳去。

他大力拍門，可是雲天高却不應門，他又叫了一回，也不見有回音，索性越牆入去，但屋內空空如也，雲天高已不知何去！

他再次離開白屋，走在湖畔，湖風一吹，令人頭腦一醒，他決定再去樂湖園皇甫懷義之家走一趟。

× × ×

皇甫懷義的屋子不大，一間放雜物的小房間，一間廚房，一間寢室，一間書房。可是皇甫雪却費了一整天的時間才逐一搜遍。

屋內除了一切日常用品之物，餘下的只是皇甫懷義的一些練功秘笈。

皇甫雪隨手翻動一下，這些秘笈雖然很雜，但大都是些槍訣及劍笈的譜子，其餘的也都是內功的秘訣。

此刻皇甫雪突然生了一個疑問，皇甫懷義除了練槍之外，難道最近他又改學劍法？

廳內一燈如豆，皇甫雪腦中又似被一大堆的謎團充塞，又似空空洞洞，如一張白紙。

鼻際突然聞到一絲臭味，臭味越來越濃，腐臭難聞。皇甫雪大爲驚訝，便在廳內搜查起來。

他心中自言道：「對，這座小廳尚未搜索，莫非裏面有秘密？」

桌下有個首級，腐臭發自其物，皇甫雪這才醒起那天皇甫懷義提了孟剛的首級回來，由於迭生意外，尚未埋葬！

他伸手把首級提了出來，就燈一看，首級靠頸之處，異常平滑，證明是被利劍割下的。

皇甫雪身子突然起了一陣顫抖。他想起了霍水仙也是被利劍刺斃！

這件案子他又有了新的推想。

「皇甫懷義從雲天高口中得到證實後，便連忙趕回來，霍水仙打開門，他便在此時一劍把她刺斃！爲了怕難以向霍家交待，他想了一個辦法，把殺人兇手嫁禍給傅家玉！」

他再想了一遍，似乎沒有什麼破綻，他重新坐下，孟剛的首級自他手中滾落地上。

腐臭之味更濃，此刻，皇甫雪却毫無

所覺。

× × ×

太陽升起老高，金黃色的光芒自門口射入廳內。

晨曦往往給人類帶來希望，此刻，皇甫雪强振精神，他決定再到傅家去調查一下。

他先把孟剛的首級埋在門外，然後舉步去傅家。

傅老爺見到皇甫雪，臉色十分難看，沉聲道：「老朽還是那句話，小兒絕不會做出敗壞家風的事！」

皇甫雪微微一笑。「小可如今有點懷疑令郎不是死于自殺。」

「我問你，你是否仍認爲小兒與令叔母有苟且之行爲？」

「不，小可沒有這樣說過！」

「那很好，你請吧，寒舍不歡迎你！傅福，替我送客！」傅老爺說罷欲轉身入去。

皇甫雪喝道：「且慢！」

傅老爺轉頭冷冷地說道：「你可是要用强，傅家的人雖然個個都無拳無勇，但也絕不會怕你！子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老朽飽讀詩書，這句話還未敢或忘！」

「小可不會用强，」皇甫雪盡量使自己的態度溫和，「但小可却非要到令郎上吊的地方去看看不可！」

「不行，說什麼也不行！」這老頭脾氣跟牛一樣。

皇甫雪笑容一斂。「小可要是動用官府的力量來調查呢？須知官府是有這種權力！」

傅老爺冷笑道：「你是官府的人？」

「半個官府的人！」皇甫雪傲然地答道：「小可在江南總捕頭管一見手下辦事的！」

敢情管一見的名頭眞的很大，傅老爺聽後面色一緩，堆下笑容。「原來皇甫小哥是管神捕的高足，老朽失敬！請！待老朽來帶路！」

皇甫雪見他態度劇變，由冷而熱，不禁暗暗好笑。舉步跟着他入內堂。

傅家玉是在他書房內上吊，自從傅家玉死後，傅老爺便把書房封住，是以房門一打開時，灰塵便紛紛飛下。

房內擺放了好幾座書櫃，一張大書桌。窗子對着一個小花園，此處環境頗爲不錯。

傅老爺指指一條橫樑道：「小兒便是在這裏上吊的！」

皇甫雪擧頭一望，這條橫樑離地丈五，他看了一下周圍環境，脫口問道：「令郎是怎樣爬到樑上縛掛繩索的？」

傅老爺一怔，半晌才道：「也許是用木梯爬上去的！」

「嗯，你們發現他上吊時，房裏有梯否？」

「沒有，房內一切如常。」

皇甫雪心頭一動，道：「這證明令郎不是自殺！」

「那是什麼？他被人謀殺？請皇甫小哥明言！」

「這條橫樑離桌子很遠，如果沒有梯子，桌子又沒移動過，令郎即使能掛了繩子，又怎能把頸脖套進去？」

傅老爺臉色一變。「哦！小哥，你……你說得有理，看來小兒之死，的確有點蹊蹺了！」

「所以，令郎即使用梯子先爬上去掛好繩索，在上吊之時，仍然需要那把木梯，否則就不够高，由此證明令郎絕非是自殺！」

「依小哥看，他……又怎會被掛了上去？」

皇甫雪略一沉吟。「那是有人事先躍上樑上縛好繩索，待令郎入書房時才抓住他的雙足把他高高擧起，把令郎的脖子放進先佈下的繩圈！」

傅老爺怔怔說不出話來。「這……這……這……」

「所以，小可才能在令郎屍體上發覺他一雙足踝都有被人用手力握過留下的瘀痕！」

「聽小哥之言，老朽不能不信！可憐小兒慘遭毒害……他一生與人無爭……」傅老爺淚如雨下，「請小可作主替小兒報仇！」

皇甫雪點點頭，突然拔身而起，輕巧地躍上樑上，傅老爺看得張大了咀，闔不攏來。

皇甫雪看了橫樑一眼，樑上滿是灰塵，把一切可能留下的綫索蓋去。

他伏下腰，低頭反視橫樑的底部，樑的底部灰塵較少。剛才在地上因距離遠看不出有絲毫的異樣，此刻貼近細看，却看到樑上隱隱有個字，皇甫雪略一辨認，便看出那是個霍字！

這一發現使他心頭狂跳，起碼心裏比較好過——叔叔不是兇手！兇手是霍家的人！

他用驚喜的口吻問道：「令郎死前雙手是否沾上了油漬？」

傅老爺想了一想，說道：「這很重要麼？」

「是！非常重要！」

「你且等等，待老朽去問一問下人！」說罷轉身出去。

皇甫雪斷定那個霍字是有人用油寫在樑上，日久灰塵沾在上面，便清楚地現出那個字來。

此刻，他唯一的希望是這個字是傅家玉留下的！

× × ×

隔了一回，傅老爺帶着一個胖胖的中年女僕入來，氣喘吁吁。「小哥，你問她！她是寒舍的厨子！」

皇甫雪自樑上飛身下來。「令公子死前有沒有去過厨房？」

那女僕回道：「有，他說肚子有點餓，當時賤婢正好炸了一些燒餅，他便取了兩個說拿去書房吃！」

皇甫雪吐了一口氣，至此，他已認定樑上那個「霍」字，乃傅家玉臨死前留下的。

× × ×

當他離開傅家時，脚步異常輕快，精神亦輕鬆了不少。

他走到湖畔，讓湖風輕拂，衣袂飄飄，直似要乘風歸去。

走了一程，他猛地醒起一件事：若果

兇手是皇甫懷義，那麼他又怎會拿錢聘請神捕替他查案？

想到此，他不禁暗暗罵了自己一句笨蛋！

殺傅家玉的兇手是姓霍的人，他是不是霍傳世的子侄？

還有，殺霍水仙的兇手又是否與殺傅家玉的同為一人？

這一點皇甫雪是肯定的。但殺霍水仙的目的是什麼？

殺傅家玉的動機還能推測出來，霍家的人恨他敗壞霍水仙的名節！

但霍家也因此而殺死霍水仙却有點說不過去！

起碼，他們亦不會把傅家玉的那塊玉珮放在霍水仙的屍旁！

——霍家難道不怕因此而使家譽受損嗎？

想到這裏，皇甫雪心中又多了一個謎團，一個解不開的謎團。

霍家的勢力如此龐大，憑皇甫雪能扳倒他們麼？

皇甫雪決定先找到管一見，並把一切告知他。下一步如何行動，只能聽命于管神捕了！

他在湖畔找到了一條小艇，一躍上船，吩咐船家北上岳陽，自己在艙裏一躺，便睡着了。

他連日奔波勞累，尤其是腦子未有一刻鬆弛，此刻知道皇甫懷義不是兇手，心頭一寬，睡得又香又濃。

這一覺直睡至船家叫他才醒過來，抬眼望去，岳陽城已是萬家燈火了！

再上霍家

到了岳陽，皇甫雪決定再去江露天家拜訪。

到了江家，心頭一怔，原來江家正辦着喪事。他有點忐忑，走上前一問，原來死的赫然是「七星劍」江露天！

皇甫雪吃了一驚，入到江家，原來江露天今晨經已埋葬。

聽江家的人描述，江露天死于劍下。兇手是誰沒人知道，甚至死于何時家人亦不知道，到了次日家人到書房找他，才發現他倒臥地上。

江露天可以說死得不明不白。

當皇甫雪離開江家時，又多了一個疑問，江露天之死跟那件案子有沒有關係？

皇甫雪生這種念頭，連他自己都覺得荒謬，暗怪自己疑心太重！

他邊走邊想着心事，猛地肩膊被人拍了一下，皇甫雪立即像頭驚慌的兔子般跳了起來，一回頭望却是端木盛！

端木盛見他嚇成這個樣子，不禁一笑：「你在想什麼？」

「端木二哥，你幾時來岳陽？」

「昨天剛到！吃了飯沒有？」

皇甫雪急忙問道：「頭兒也來了岳陽嗎？」

端木盛點點頭。「回去吧！」拉着他的衣袖轉入一條小巷，到了一座小莊院，端木盛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

開門的是殷公正，他一眼看見皇甫雪，便道：「回來啦？頭兒正在等你！」

皇甫雪急步入內，一入廳，只見管一見躺在椅上品茶，他看了皇甫雪一眼，懶懶地道：「有事情啦？」

皇甫雪道：「大哥，一萬兩的案子你接不接？」

管一見坐直了身子，笑道：「你還未吃飯吧，慢慢地說，不用急。」回頭對殷公正道：「叫廚房煮點東西來！」

皇甫雪忙道：「弄碗麵止止飢便可！大哥，這案子透着幾分邪氣，牽涉的人又很有勢力，非大哥出馬不能解決！」

管一見大感興趣。「托咱辦案的是誰？」

「家堂叔『追命槍』皇甫懷義！」

「哦？是他！你從頭慢慢說來！」

皇甫雪便一五一十地把霍水仙如何被殺，傅家玉自殺的疑點，自己拜訪高雲天的情況，以及護棺上霍家的經過，地道中無意聽到霍家兄弟的對話，等等過程說了一遍。

管一見道：「你先吃吧！」

皇甫雪這才發現面前不知何時擺放了一碗湯麵，而且經已涼了！

管一見想了一回道：「老高在嗎？」

端木盛道：「好像在樓上。」

「叫他下來，順便把霍家的資料帶下來！」

端木盛應聲上樓，不久，高天翅便取了資料與端木盛下來。

高天翅從事捕快生涯已有二三十年，不但與各處的捕頭相熟，對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及慣犯，都備有詳細的資料。

管一見雙眼瞪在紙上，輕輕地讀着，在場的人都聽得到。

「霍傳世今年六十二歲，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娶過一妻二妾，妻史氏，是江北昔日之『靈蛇鞭』史金之女！妾一姓柳，一姓衞。

大兒子霍揚威及二兒子霍揚名是史氏所出，三兒子揚聲是柳氏所生，女水仙為衞氏所生。衞氏已歿。

霍傳世平生最疼他的大兒子及女兒，看樣子，霍傳世百年之後，霍家將由霍揚威執掌。

霍氏行為雖正派，但護短，喜人奉承，氣量淺窄，睚眦必報，因此人緣並不甚佳。

他有一個親弟弟名喚霍傳家，此人雖心無大志，但辦事頗仔細，被霍氏倚為左右手，其餘之人在霍家都沒什麼影響力。

霍家的人在生意上都長袖善舞，所經營的生意盈利都異常可觀，霍家開支雖大，但仍年年有盈餘，十分難得。

其女嫁與皇甫懷義，水仙聞說飽讀詩書，文才頗高，但武功不很突出。其夫婿却甚嗜武，不斷求進，這兩年江南的朋友很多都以『江南槍王』目之。

此人表面豪爽，實際做事仔細，心思縝密，城府頗深，不能輕視，不過其人也頗有骨氣，不肯過贅霍家。

霍家的人都以家傳的劍法見稱武林，聞說唯獨一個霍揚名所學頗雜，對各派的武功都有涉獵。

霍家能屹立武林百年而不變，實在有其因素，重要的是代有人才光大門戶……」

下面還有近千個字，但因不是重要的

，管一見便沒有唸出來。

管一見剛把資料交回給高天翅，皇甫雪也剛好把那碗麵吃個清光。

他急不及待地問道：「大哥，你說是誰殺死霍水仙的？不，我是指那一個最值得懷疑的？」

管一見沉吟了一會，道：「假如樑上那個霍字眞的是傅家玉臨死前留下的，兇手當然是霍家的人了，而這個人也可能便是殺死水仙的兇手？」

「霍家之兄弟誰的嫌疑最大？」

「誰經常來樂湖園皇甫懷義之家，誰就是兇手，否則，一介文士之傅家玉豈會識得他是霍家的人？必定是那人曾經來找過霍水仙，而被傅家玉見過，是故他才能認識，可惜令叔下落不明，否則問一問他，便能知道。」

管一見一提起這件事，皇甫雪心頭便是一痛，生怕他堂叔遭了不測。「大哥，那些襲擊家堂叔及屬下的又會是誰？」

「當然是兇手的人了。」

「那便是霍家的人了。」皇甫雪目光一亮，「咱去查一查不就能知道？」

管一見嘆息道：「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咱辦案的一定不能跟案中人有所瓜葛，否則頭腦便很易混亂。」頓了一頓，「但是聽霍傳世及霍揚威的話，又像他們全然不知道這回事似的，看來襲擊你們的，可能是另一批人也未定。」

皇甫雪聽了他的話，更加混亂。管一見看了衆人一眼，道：「你們也都動動腦筋，這件案子雖然只一萬兩代價，但我決定接下來，好啦，大家回房動動腦，把案子的幾個關鍵先找出來，小雪，你去睡吧，心情越急會使你的行動越亂。」他說罷自己率先返回寢室。

× × ×

次日，皇甫雪醒來已不見管一見。端木盛，高天翅，夏雷，風火輪等人坐在廳上聊天。

高天翅對他道：「皇甫老弟，昨夜睡得下麼？」

皇甫雪苦笑一下，道：「總算還能入睡。」

高天翅道：「咱也辦了不少案件，但這一件却是頭一件與咱們自己有關連的案子。」

夏雷人快咀快地道：「三哥，令叔到底自那一處懸崖跌下去的？」

皇甫雪又再苦笑道：「我若知道，當日離開霍家時便會去查視了。」

端木盛接口道：「這案子看似複雜，又似簡單，說它簡單又頗複雜，關鍵是把皇甫懷義找出來，有了他便能解開很多謎，案情也會進一步清楚。」

管一見剛好自外入來，聞言接口道：「第一個關鍵正是此點，第二個關鍵是去查一查霍家有誰跟霍水仙比較經常來往，無論第一個關鍵還是第二個關鍵，咱都得去一趟霍家才能知道。」

轉頭對高天翅道：「高老弟，此地裔門裏那件案子便交與你及夏雷去辦，你們兩個跟我去霍家，還有，風火輪你也一道去，好，你們先去準備一下，高老弟和小雷到我房中來，我有話吩咐你們。」

× × ×

午飯後，管一見一行四人乘船南下，到了船上，管一見吩咐梢公把船搖到樂湖園。

管一見不騎馬而乘船，是要使自己有時間把案情再次了解一下，他詳細地詢問了皇甫雪一些細節。

聽後他只說了一句話：「皇甫懷義行動很奇怪。」

皇甫雪早就有這個感覺，聞言心頭更加沉重。

船泊在樂湖園岸邊時，經已黃昏。

夕陽如血，紅霞似火，岸邊一株大樹上，宿鳥歸飛，吱吱亂叫。

孩子在家門外玩耍，見到四個陌生人來，都十分奇怪地瞪着眼睛望着他們。

皇甫懷義家裏，一片混亂，皇甫雪看了一眼便道：「有人來過。」

管一見看了一回，道：「他們來這裏搜查什麼？」

端木盛脫口道：「我看是霍家的人來搜過。」

管一見點點頭，急道：「咱再去傅家看看。」

到了傅家，看門的認得皇甫雪，連忙飛報傅老爺。傅老爺聞報急忙拋下碗筷出門迎接。

「在下管一見，冒昧打擾……」

傅老爺一聽，急道：「原來是管大人，快請進來，恕老朽不知大駕光臨，未能遠迎之罪。」回頭喊道：「快備一席酒菜來。」

皇甫雪接道：「小可等人想再到令郎書房裏看看。」

「好好，待老朽帶路。春花，快提幾盞燈來！」

書房內一切如前，但已點塵不見，相信最近曾經打掃。

皇甫雪一急，道：「樑上之灰塵你們有否掃過？」

「這個倒沒有。」

皇甫雪飛身上樑，彎腰俯身一看，樑底對正地面那方的字，經已被人抹去，跡痕依稀可見，皇甫雪大急。「傅老爺，這書房有誰來過？」

傅老爺嘆息說道：「昨天，令叔母的外家有人來過，他們也像小哥你能飛簷走壁。」

「他們也躍上橫樑？」

「是。」

管一見道：「小雷，怎樣？」

「樑上那個霍字已被人抹去。」皇甫雪說罷飛身下樑。

管一見臉色一變，道：「傅兄，霍家來了些什麼人？又來了幾個人？」

「稟大人，他們來了十餘人，個個孔武有力，兇神煞氣的，為首的那個自稱是霍水仙的哥哥。」

皇甫雪急問：「他年紀大約多大？」

傅老爺沉吟道：「大約三十歲左右，人長得頗斯文，皮膚還白。」

皇甫雪脫口道：「那是霍揚名！」

管一見接問一句：「你在此之前見過他否？」

傅老爺搖頭表示未曾見過。

管一見心頭一動，道：「傅兄，令郎有否手稿留下？」

傳老爺不知管一見有何用意，但不敢多問，在書架上找出一叠宣紙來，「大人，這是小兒平時塗鴉存下來的，請大人過目。」

管一見取出一張，上面用狂草寫滿了字，初時管一見還以爲是傅家玉自作的詩，細看之下，才知道這些都是前人寫下的佳句。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相思一夜情多少，海角天涯不是長。海水尙有涯，相思渺無畔。」

傅老爺偸眼一瞧，頗窘，暗罵兒子不出息，所謂自古多情傷少年，難怪傅家玉整日鬱鬱不歡。

管一見道：「小雪，你看這字跡跟樑上那個霍字有相似之處否？」

皇甫雪苦笑道：「屬下那時豈有心思仔細看？」

再翻下去都是些寫滿相思的句子，也都是用狂草所書，看功架傅家玉在書法上的造詣也頗深。

下人來報酒席擺上來了，傳老爺連忙請管一見等人入席。

× × ×

字是被霍家人抹去的，殺人的是不是他？

衆人都有這個疑問，眼看霍家已將在望，管一見爲恐引起不便，便替皇甫雪化裝成另一個相貌。

霍傳世聽手下報說管一見來見，忙吩咐霍揚威出門迎接，自己則坐在客廳內等候。

管一見來到廳上，霍傳世哈哈一笑，道：「一別三年，神捕風采勝昔，好不令老夫羨慕。」

管一見道：「那裏那裏，霍大俠寶刀未老，比之三年前更見壯健，管某也是好生羡慕。」

霍傳世哈哈大笑，道：「老夫知道神捕對茶道很有研究，已吩咐專人煮一壺茶讓神捕品嘗了。」說罷拍一拍掌，立即有人送上一壺茶來。

管一見喝了一口，霍傳世問道：「如何？還過得去吧？」

管一見本想答他一句，差强人意，臨到咀邊又改口道：「不錯不錯！想不到府上還有此道高手。」

霍傳世喜道：「這人是老夫特地自閩南聘請來的，神捕也認爲不錯，看來他眞有兩下子。」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笑畢，正容道：「神捕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

管一見道：「管某來此有幾件事要請教霍大俠的。」

「哦！」霍傳世一捋長鬚，道：「神捕有話但說。」

「管某想問令婿是否經已找到？」

霍傳世臉色一沉，道：「神捕因何問此？莫非有人告到衙門內去？」

「非也，令婿之侄乃管某下屬，他托管某來問一問。」

霍傳世臉色再度一變，沉聲道：「不是老夫托大，令屬下實在有點那個，神捕也該管管他。」

「哦？他冒犯了霍大俠？」

「他貪夜偸聽老夫與小兒談話，且不告而別，以他之身份作出這種事，豈非有辱神捕身份？」

「管某回去必定嚴加管教，嗯，令婿是否在此？」

霍傳世臉色一黯，道：「小女及小婿都已先後遭不幸，唉，此事莫提。」

管一見及皇甫雪同時驚呼。管一見看了皇甫雪一眼，道：「未知令婿因何英年早逝？」

「他自懸崖上跌下，豈能不死？」

「可有尋得屍首？」

霍傳世點頭道：「屍體殘缺不全，面目一片模糊。」

管一見沉吟道：「如此可作不得準，也許那個屍體是另外一個人。」

「衣服身材都相像。」

「世間上身材相像的多的是，衣服相同者更多，這也作不得準。」

霍傳世道：「但，屍體左手無名指上戴了個戒指，這戒指是咱霍家送去的，平日一直戴在小婿手上，這戒指絕對假不了，老夫敢肯定，是以老夫及舍弟才敢肯定小婿已遭不幸。」

皇甫雪倒吸一口氣，他極力按捺，才使自己不致露出破綻。

管一見道：「聞說令嫒乃被人所殺，不知霍大俠是否有綫索？」

霍傳世道：「咱正在調查。」

「再問一件事，令郎之中誰跟令嫒來往較密？」

霍傳世臉色一變。「霍家的事，神捕也要調查？」

管一見嘆息道：「管某也不想多管閒事，奈何令婿臨失踪前已聘了管某代查其妻被殺的死因及兇手。」

「小婿眞的托你查案？」霍傳世異常驚奇地道：「說句老實話，老夫對他還動了疑呢。」

管一見一怔，脫口道：「貴莊眞的懷疑令婿是兇手？這豈不奇怪？」

雙方沉默了一陣，管一見再次道：「管某若能把案情查明，對貴莊亦爲有利，是故，剛才那問題還請霍兄有以告我。」

霍傳世嘆息道：「跟小女來往較密的是揚名兒，」一頓，「難道神捕懷疑小兒是兇手？」

管一見心頭一震，咀上却道：「豈敢，管某若無證據怎能胡亂懷疑某個人，不過，爲着徹底了解眞相，只得盡量掌握一切情況，霍兄勿多疑。」

「原來如此，嗯，神捕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請問令郎揚名在莊中否？管某想找他問些有關令嫒的事！」

「他出去辦事還未回來！」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那麼揚聲侄在否？」

「待老夫叫他來！」

× × ×

霍揚聲臉目頗爲俊俏，可惜走路時身子搖幌得十分厲害，一隻脚長，一隻脚短，走起路來，好像梢公搖櫓，他神態十分沉毅，說話不溫不火。「聽說神捕找我有事，未知有何指教！」

「不敢。」管一見微微一笑，道：「請賢侄坐下好談話！」

霍揚聲臉色突然變得很難看，上身不斷搖幌。「站着不行麼？」

霍傳世忙喝道：「聲兒，神捕叫你坐下，乃是一片好意，還不快坐下！」

霍揚聲一低頭找了一張椅坐下。原來他很痛恨別人因他的一對脚而看他不起，管一見那句話，却無意中刺到了他的隱痛。

「如今神捕大概可以說話了吧！」

管一見乾咳一聲。「令妹與賢侄你很熟絡？」

霍揚聲語氣十分不善。「兄妹還能不熟？」

管一見又再咳了一聲，道：「管某是指你倆是否能够交換心事！」

「當然，兄妹之間難道也有秘密？」

管一見臉色一沉，道：「好！老夫便單刀直入了！令妹是在什麼情況下告訴你皇甫懷義不能人道？」

此言一出，連霍傳世亦吃了一驚，道：「眞有此事？」

霍揚聲身子一顫，神色白得嚇人，澀聲道：「這與舍妹被殺之事也有關連？」

「說不得！」管一見一字一頓地道：「老夫總要盡力把一切弄清楚！」

「這關於某人的隱私，我不說！」

霍傳世却接口問道：「聲兒，水仙眞的對你說這種話？」

霍揚聲咬牙點頭。

霍傳世身子像篩斗般顫抖起來，他眞怕他女兒會做出有失婦道的事來，半晌才道：「聲兒，把經過告訴神捕！」

霍揚聲沒奈何地道：「有一天，孩兒跟仙妹談話，她安慰孩兒說世間上可爲之事甚多，即使是殘廢也不必灰心，世人有瞧不起殘廢的也只是些凡夫俗子！實際上很多人表面上五官端正，四肢齊全，其實也是個殘廢人！」

霍揚聲喘了一口氣，續道：「孩兒便求她明言，後來仙妹才說出妹夫不能人道之事來。」

霍傳世怒道：「他既不能人道，爲何又要娶仙兒，豈不是要糟蹋我女兒！」

「妹妹說，妹夫是近年來因練功不愼才引起此病的！」霍揚聲回頭對管一見道：「神捕還有話要問否？」

管一見道：「令妹在言語間有否表示對令妹夫不滿之處？」

霍揚聲勃然怒道：「你把舍妹看成什麼人？」說罷拂袖而去！

管一見心頭亦是大怒，他幾曾受過如此奚落？不過他還是忍耐下來。

霍傳世看出管一見不悅，忙道：「小兒自小患疾，性子偏激，神捕請諒！」

「管某豈敢怪他！事實上換作別人也是如此！」

「未知神捕尙有其他問題否？」

管一見忙道：「打擾霍兄多時，深感不安，他日若有需要借助霍兄之處，再行登門請教！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霍傳世急道：「何必去之匆匆，不如在寒舍歇宿一宵，明日再走！」

管一見道：「霍兄美意，管某心領了，實在身有急事未克多坐，他日俗務一了，再來與霍兄共謀三天之醉！」

霍傳世哈哈大笑，道：「如此，霍某也不敢勉强！待霍某送神捕出莊！」

神秘人物

一出莊門又是黃昏時分。

管一見回頭見皇甫雪低頭而行，道：「你怎能如此？現今要做的是盡快把兇手找出來，替令叔夫婦報仇！苦着臉兇手便會自己跑出來？」

正說着話，樹後黑影一閃，管一見脫口道：「追！分開包抄！」

小樹林之後是條三岔路，管一見道：「分開追！等下仍在這裏集合！」

皇甫雪自左邊一直追了下來，小路兩旁盡是些樹林草叢，花了好一陣功夫，才前進了一里多路，皇甫雪漸漸不耐煩，目光一掃，只見一株小樹一搖，跟着衝起一條黑影，往樹後落下。

皇甫雪拔足追去，樹後空空如也，他一使氣，一直奔了下去，跑了三五里，果然見到前面有個黑衣大漢在他前面飛奔！

皇甫雪更不放鬆，眞氣一提，盡力馳去。

過了一個小樹林，黑衣大漢已失了踪跡，此際天色已暗，四處一片黑暗，皇甫雪心頭一凜，抬頭向上一望，只見一團黑影自上撲下！

他連忙側身斜退五尺，長劍立即掣在手上。

說時遲那時快，黑衣人一撲落空，又一劍向他刺來，勢如脫弦之箭快疾無比！

皇甫雪劍一橫把來劍架開，他見對方用黑布幪住臉，急喝道：「你是誰？」

黑衣人不打話，劍法一變，越使越快，一口氣刺了三十六劍。

皇甫雪是有名的快劍手，出手接招也絕不稍慢，三十六劍一一被他接下，但却再也不能分神問話。

眨眼間已過了二百招，黑衣人劍法再一變，變得奇詭飄忽無比，每一招都是刺向意想不到之部位。

皇甫雪心頭一凜，劍法也隨之一變，他未摸透對方的路數時，先以守爲攻！

那人劍法好似有千變萬化，再過一百招，又再一變。這次却使得很慢，劍法也較平淡，但每一劍都注滿眞力。

他內力似乎較深，皇甫雪接了三十多劍後，雙臂便有點發麻，看來這一仗是輸多贏少！

他自忖內力不如對方，便盡量使自己的劍不與對方相碰，以小巧的身法閃避，並伺機回攻！

一陣晚風吹來，樹葉沙沙亂响，有點嚇人。

黑衣大漢劍一引使了招「仙人指路」直刺皇甫雪胸膛，這一招十分平常，幾乎學了幾個月劍法的人都懂得使用。

皇甫雪劍一橫，自下向上格去！不料黑衣大漢劍尖一縮跟着一個斜刺，劍尖指向對方左腰！這一劍却使得又輕又快！

皇甫雪斜退二步，黑衣大漢似料到這一着，大踏步向前跨出一步，劍招又隨之改爲「橫掃千軍」橫削皇甫雪腰際，這一劍又變得十分沉重！

皇甫雪大吃一驚，倒竄而出，避開對方攻勢！

黑衣大漢如影附形，向前標出半丈，

長劍掄圓當作砍刀使用斜劈皇甫雪頸脖！

皇甫雪長劍運勁向上一架，「噹」地一响，碰出一蓬火星！

黑衣大漢人隨劍走，劍隨身變，手腕一翻，劍尖直削皇甫雪咽喉！

這一招更加詭異，皇甫雪閃避一個不及，肩上被刺了一個洞。

黑衣大漢一劍得手，精神似乎一振，劍法又再一變，使了亂披風劍法，刹那之間，但見劍光撩眼，長劍使得又快又密，既不合常規又自然成章。

皇甫雪心知不敵對方，急退，他退得不可謂不快，但仍中了一劍，鮮血立即染紅衣衫。

黑衣大漢劍勢更盛，把皇甫雪的退路盡皆封住。

眨眼間，皇甫雪又中了一劍。正在岌岌可危之際，冷不防樹上衝下一個黑衣人，一把長劍展開把對方的劍招盡然接去。

皇甫雪急退半丈，略爲包紮一下傷口，抬眼望向場中，心中十分詫異，只見兩個黑衣幪面漢，兩把長劍，翻翻滾滾殺得難分難解。

一色的黑衣，一樣的長劍，幾乎一樣的劍法，若非後來的那個黑衣大漢身材較高，幾乎難以分辨。

皇甫雪看了一回，只聽那個較高的黑衣漢喝道：「還不快走，管一見正在找你！」聲音異常奇怪，似乎故意揑腔說出。

皇甫雪一怔，忙道：「多謝大俠救命之恩，敢問大俠高姓大名，好讓皇甫雪日後圖報！」

那個黑衣漢子只冷冷地哼了一聲，不再打話，一口長劍使得神出鬼沒，但那個較矮的黑衣漢劍法嫻熟，劍勢絲毫不衰，看情況兩人欲分高下，也得在千招左右。

皇甫雪沒奈何，只得往來路馳去。

× × ×

皇甫雪到了三岔路口，却不見管一見及端木盛等人。

他等了一會兒，內心老是盤算着那兩個黑衣幪面漢的身份，陡地心頭一動，生了一個念頭。他連忙向那日自地道出口脫困的方向奔去。

他記性頗佳，夜色雖黑，仍然能找到那地道出口。

地道畢直，皇甫雪連火摺子也不用，展開身法，直馳入去。

估計大概到了假山之下，他亮着火摺子，找了一陣果然找着。

地道之頂離地不高，皇甫雪一躍而上，伸手向上一托，却未能托開。身形飄動，火摺子一閃而滅。

恰在此時，皇甫雪聽到一陣步履聲傳來，他吃了一驚，此處沒處可躲，沒奈何只得又向裏面馳去！

幸而三丈之外地道拐了個彎，皇甫雪屏息伏在壁後，凝神而視。

不久，步履已近在眼前，跟着一陣火光亮起，皇甫雪伸頭偷眼一瞧。只見一個黑衣幪面人手持火摺子，右手在地道壁上一按，洞頂露出一絲光亮，黑衣幪面人立即提氣飛昇上去！

緊接着，地道又再陷入一片黑暗。

皇甫雪心頭怦怦亂跳，看身形這個幪面客似是剛才以劍傷了自己的那個人！

他是誰？

——他必是霍家的人，否則他又怎會知道這個地道？而且對這一切如此熟悉？

皇甫雪立即興起跟踪他的念頭，身子立即標前。幌着火摺子，只見壁上有塊尖銳的石頭，皇甫雪伸手在上面一按，上面立即露出一個四尺大小的洞口。

皇甫雪吹熄火摺子，飛身上去，上面正是那座假山。他爬出假山，只見花園內靜悄悄，沒有人影。

他蛇行鼠伏，走近霍傳世的寢室外。室內靜悄悄，沒有絲毫聲息，他輕輕推開窗格一縫，向裏一望，床上沒人。

霍傳世去了那裏？

皇甫雪略一沉思，決定到那日與霍揚名吃飯的小廳看一看。

穿過一個廻廊，見到有一隊霍家的巡邏隊走來，連忙倒退，伏在一棵樹後。

巡邏隊過後，只見霍揚名及霍揚聲兩兄弟聯袂而來，看身材，兩兄弟差不多一樣，跟那個黑衣幪面人也都差不多高矮。

兩兄弟走在廻廊上，廻廊一邊是一排廂房，霍揚名推開一間房門，兩兄弟同時跨步入房，霍揚聲回身把門關上。

皇甫雪正想潛上前偷窺，不料那隊巡邏隊又再回來，在房外佈防起來。

皇甫雪心頭大急，却苦思無計，不但不能走近前偷聽，連退身也怕會被人發現，眞的進退維谷，只得耐心靜待時機。

房內亮起蠟燭，紗窻上映出四個人影，皇甫雪估計是霍傳世父子四人，不知在商討些什麼。

猛一抬頭見屋簷上伏着一人，一身黑衣與夜色溶爲一體，若非仔細根本看不出。皇甫雪心頭狂跳，不知那人是誰。

過了一柱香時間，只聽房內「拍」地响了一聲，屋上那人立即衝天飛起，緊接着屋頂上瓦破磚裂射出一座燭台。

黑衣人迅速躍向另一端，皇甫雪視綫不能及。也幾在同時，房內衝出四條人影，最快的是霍揚威，次爲霍揚名，再次之是霍傳世，最後是霍揚聲。

霍揚威一出房門立即喝道：「快追！有夜行人！」

一干護衞才如夢方醒紛紛追了下去。

皇甫雪趁着凌亂退回假山中。

就在屋瓦上那個黑衣漢子衝天飛起之時，皇甫雪已從他的身形認出是救他一命的另一個幪面客。

此時不禁替他担憂起來，偷眼望出去，花園內不見人影，遠處却人聲喧天，料是霍家的人都去追那個幪面客。

皇甫雪生了一計，重新爬出假山，竄入附近一間廂房，房裏無人，他點着了蠟燭，跟着提着燭台在房中放火。待火勢已形成才重新鑽入假山，翻入地道。

他不知此計能否得逞，而替幪面客解了圍，不過，良心上總較好過。

× × ×

管一見由正中那條小路追下去，一口氣奔了二十多里，暮色經已四合，猶未見敵踪，他料定那人必非走這條路，忙向來路折回。

回到三岔路口，四處空空不見一人，他側耳聽了一回，附近並沒有打鬥之聲，正想向皇甫雪那個方向馳去，只見端木盛

及風火輪已趕回來。

端木盛手中捧着一塊白布，遞與管一見。「大哥，路上一株樹上掛了一幅白布，上面有字，但不見有人。」

管一見接過白布，風火輪連忙把火摺了亮起，火光之下只見布上用炭寫着一行字：

「皇甫雪已被霍家的人抓去，速到霍府討人。」

管一見略一沉吟，道：「咱向皇甫雪那個方向追下去查一查！」

風火輪道：「不如由咱去查，頭兒你到霍家看看！」

管一見搖頭道：「不可孟浪，霍老頭不是省油燈，弄個不好，咱們反而自討沒趣！」

當管一見等人找到皇甫雪與幪面人打鬥的現場時，天已快亮。

風火輪脫口道：「皇甫兄弟果然已遇害。」

管一見說道：「地上血漬甚少，生命諒無妨，只是不知是否眞的爲霍家之人捕去！」

風火輪看了管一見一眼，欲言又止。

端木盛謹愼地道：「屬下對霍家始終有懷疑，誰敢在附近撒野？」

管一見反問道：「霍家捉他的目的何在？」

風火輪忍不住道：「大概皇甫兄弟露出破綻讓他們認出眞實的身份！」

「只憑他不辭而別，霍家便會把他捉去？即使是霍老頭對他不滿，瞧在我臉上也不會暗中下手，而且，這又不是什麼大罪！」

端木盛不由點點頭：「如此看來，皇甫兄弟之失踪料與霍家無關！」

風火輪道：「那是誰把他抓去的？」

管一見沉吟道：「如今還未證實皇甫雪是被人抓去。也許他雖不敵却能逃脫也未定，要是眞的被人捉去。對方可能便是殺霍水仙的兇手，可能也就是那批半路攔棺襲擊皇甫雪的幪面人！」

端木盛接口道：「亦有可能便是在白布上留言的人！」

管一見目光一盛，點頭道：「如此對方的用意更加可想而知，他們希望咱與霍家火併，他們則從中收利！」

風火輪接道：「但傅家玉臨死前不是寫下兇手是姓霍的麼？霍家始終脫不了關係。」

端木盛喃喃地道：「霍家殺死傅家玉的用意是什麼？難道眞是因傅家玉是霍水仙的奸夫，而殺死霍水仙的又是誰？」

風火輪道：「越說越複雜，莫非那批幪面人也是霍家的人？」

「殺傅家玉最值得思疑的人是霍揚名與霍揚聲兩人，如果白布留言的人也是霍家之人，他們的目的咱豈非又猜錯了？」

管一見道：「白布留言者可能是霍家的對頭，他們看見霍家的人對皇甫雪下手，所以把情形告訴我們！」

端木盛道：「既然如此，他又何不直接當面把事情告訴咱們，這樣咱們豈非更會相信他。」

管一見嘆息道：「老夫便是還勘不破這一點！」抬頭一望天色，天已大白，廢然道：「走吧！」

× × ×

皇甫雪找不到管一見，心頭有點慌，他從正中那條小路跑去，希望能找到管一見。

天亮時，皇甫雪已跑了二三十里路，路上靜幽幽，不見人影。

皇甫雪一邊跑，一邊不斷思索，陡地心頭一動，脚步一拐，往樂水村奔去。

雲天高的屋門依然緊閉，門環上加了一副大鐵鎖，顯示雲天高採藥未返。

皇甫雪不死心，大力拍了一陣門，屋內沒有應聲，皇甫雪一陣失望回身離去。一個念頭這刹那浮上腦海，「下一步該如何做，管頭兒去了那裏，」無奈中又忖道：「不如到雲天高家裏等他回來。」

主意打定又再轉身走去。這次他不再拍門，飛身越牆入內。剛踏上石階，鼻端突然聞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夾着點腐臭之味。

皇甫雪心頭一震，急標入廳內，目光一落，地上倒着一人，赫然正是雲天高，胸口血漬斑斑，地上也是一團暗紅之色，看來雲天高已死了好幾天。

地上十分凌亂，桌椅藥物，風爐藥煲撒滿一地，顯示雲天高臨死之前曾與對方作過生死搏鬥，不敵而亡。

皇甫雪蹲下身檢視雲天高的致命傷，胸口一道傷口幾乎穿腔而過，是劍傷，而且這把劍比平常的劍還窄，跟霍水仙屍體上的傷口差不多。

除此之外，肩上及大腿上都各有一道傷口。

雲天高屍體仰天而臥，左手貼腰，右手臂伸直，食指微張，其餘四指稍曲。

皇甫雪心頭一動，目光沿着他食指望去，前面牆角放着一個小木櫃。皇甫雪把櫃門打開，裏面是一些藥物，或用罐裝，或用草繩紮着。

他心頭一怔，忖道：「雲天高手指指向此處用意何在？是叫人用這些藥救他還是兇手爲這些藥而殺他？」

他想了一會，推翻了第一個假設，以雲天高醫術之精當知自己中了那一劍即使是仙藥也救不了。

那麼，這些藥物肯定與兇手有關了。

皇甫雪想了一回，便找了一張紙把櫃內的藥物各取了一些包了起來，然後再入內堂檢視。

廳後便是一間寢室兼書房，房裏十分凌亂，草藥書籍東一本西一本，除此之外，其他的日常用具倒很簡單。他看了一回，看不到什麼，便把雲天高葬在院子裏。

這位外冷內熱，醫術高明的一代名醫便與他的醫廬長伴了。

做好了一切，暮色經已四合，附近人家炊烟四起，皇甫雪想起小三子，便舉步走到他家裏。

小三子見到皇甫雪有點驚詫，「叔叔，你又來找雲爺爺？」

皇甫雪微微一笑，道：「他回來了沒有？」

「回來啦！」小三子想了一會，「他回來少說也有四五天了，不過他好似又再出去了，門上鎖着哩！」

「你幾時見到門上加鎖？」

「大前天。」小三子道：「看來你白走一趟了，不如在我家中小住幾天。等雲爺爺回來。」

「哦……」皇甫雪心中又泛起一個念頭，「那把鎖是誰鎖上的，是兇手在事後爲着掩人耳目加上去的，還是雲天高要出門而把門鎖上，臨時又因忘了帶東西再翻牆入屋，才恰好遇上兇手的？」

他心中有事跟小三子虛應了幾句便離開。

他一邊走一邊忖道：「雲天高之死跟這案子是否有關連？假如有關連雲天高又是因何原因引致兇手殺他？難道雲天高知道了什麼秘密？」

想到此，心頭驀地一動，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嫁禍

管一見帶着端木盛等人再度到霍家。

霍傳世神情很沉重，對管一見略一點頭。「神捕找老夫有事？莫非已經找到兇手？」

管一見說道：「管某無能，還未找到兇手！」

「那麼，神捕敢情是專程來拜訪老夫的。」

管一見苦笑一下，道：「管某確是有點事要與霍兄商量的。」

「哦，神捕請說。」

管一見無奈，只得把昨天之事說了一遍，末了道：「敝屬皇甫雪當日不辭而別，確是於禮不周，不過彼亦的確是另有苦衷，希望霍兄大人勿怪小人之過。」

霍傳世臉色一沉，道：「神捕是懷疑老夫派人把他捉來！」

「不敢，管某只是把經過說了出來而已。」管一見說罷取出那塊白布，並遞交與霍傳世。

霍傳世打開來一看，冷哼一聲，道：「老夫是何等身份的人，豈會爲一個小小的捕快去費盡心思捕捉他！」

管一見接道：「如此說來，敝屬眞的不在府上了！」

霍傳世不悅地哼了一下，道：「這是嫁禍之計，難道連神捕也看不出？」

管一見沉思了一陣，道：「未悉霍兄最近有否與人結怨？」

霍傳世搖搖頭，道：「老夫最近幾年已呈退休狀態，豈會與人結怨。」

端木盛忍不住道：「照此看，對方豈非是老前輩的陳年宿怨者？」

「老夫也不知道現時尚有誰與霍家過不去！」

管一見驀地想起一件事，脫口道：「請問霍兄，揚名賢侄回莊了否？」

「已回來了。」霍傳世眉頭一揚，「神捕要見他？」

「是。請霍兄召他來此一晤！」

霍傳世隨即傳下命令，不及一盞茶工夫，霍傳家便陪着霍揚名而來。

霍傳家拱手道：「不知神捕駕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霍二爺言重，管某愧不敢當，久聞霍二爺英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霍揚名亦忙上前行禮，道：「拜見神捕。」

「賢侄請坐下，管某有話問你！」管一見道：「聽聞賢侄曾帶人於皇甫懷義失踪後到他家搜查過，未悉是否有此事？」

霍揚名道：「有。小侄的確帶人到舍妹夫處搜查過，不過搜不到什麼。」

管一見微笑道：「賢侄欲搜查一些什麼？」

霍揚名眉頭一揚。「當然是想查一查殺死舍妹的兇手，是否會在現場留下些蛛絲馬跡。」

管一見微笑道：「那麼賢侄到傅家又想查些什麼？」

霍揚名一怔，道：「小侄聽村人說傅家玉與舍妹同日而死，故此去看看！」

「看什麼？」

霍揚名聲音一變。「看傅家玉之死與舍妹是否有關。」

「那麼到底有沒有關係？」

霍揚名臉色刷地變白。「小侄無能未能看出什麼！」

管一見冷笑一聲，沉聲說道：「賢侄十分能幹！聽聞賢侄躍上橫樑，幹了一些事。」

霍揚名見不能再遮瞞，索性道：「是，小侄把樑上的一個字抹去！」

「那是個什麼字？」

霍揚名冷聲道：「神捕何必明知故問呢？」

「管某只想知道，賢侄對這點有何解釋。」

「此乃嫁禍之計，傅家玉之死絕非霍家的人下手的！」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賢侄能代表霍家上下二千個人？」

霍揚名不由一愕，怔怔地道：「咱家跟傅家無寃無仇，豈會殺他！」

「這倒難說，管某却聽了些風言風語，有人說傅家玉對令妹頗有非份之想！」

霍傳世怒道：「神捕此言何意？村人無知以訛傳訛，豈能當眞！再說神捕又把小女當作什麼人？」

「管某無意侮辱任何人，只是就聽聞說說耳！霍兄何必動怒！」

霍傳世冷哼一聲。「老夫敢担保傅家玉絕非敝莊之人所殺，假如神捕能拿到確實的證據，老夫絕不護短，不論他是何人也會把他親手交與你處理！」

管一見心念電轉：「霍老頭最是護短，他能如此說，看來霍家眞的沒有動過傅家玉，那麼樑上那個字……」口上却忙道：「有霍兄這句話，管某再無疑問，剛才言詞多有得罪，望各位諒之！」

霍傳世接口道：「敢問神捕，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管一見把情況略說了一遍，霍傳家道：「傅家玉可能看到殺他的人是姓霍的，但却絕非敝家的人！」

霍揚名道：「正是，天下間姓霍何止咱家，神捕豈能輕易懷疑咱？」

管一見嘆息道：「這件事看來越來越複雜了！」

霍傳家道：「這個上樑寫字的人必與白布留言的同爲一人！」

「管某也是有此想法。」管一見道：「故此管某懷疑此人乃貴莊的仇人！」

霍傳世道：「昨夜有個幪面人夜闖敝莊，可惜給他走脫！說不得此人與白布留言者同爲一路！」

管一見目光一盛，急問道：「他是什麼人？情形是怎樣的？」

霍傳家把經過說了一遍。「此人的劍法很雜，看不出是何家何派。」

管一見却想着另一個問題。「這人能够潛入來，又能够在被發覺的情況下逃脫，看來對貴府的一切都應該很熟悉，才能辦得到。」

霍揚名道：「他還有人助他——放火燒屋，分散咱的人手及注意力！」

「哦！」管一見聽了大感興趣，踱起步來。

廳上的人都靜靜地望着他。

過了一會，一個中年漢子悄悄進來，附在霍傳家耳邊說了一番話。

霍傳家臉色一變，輕聲道：「都已找遍了？」

中年漢子點點頭。「四處找不到！」

霍傳世忙問道：「二弟，發生了什麼事？」

霍傳家跟霍傳世耳語了一陣，霍傳世臉色也是大變。沉聲道：「全力追查！」

中年漢子應聲領命而去。

管一見心中詫異，輕聲道：「尊府發生了事？」

霍傳世乾笑一聲，「一個乳娘無端端失踪，小事情而已。」

「哦？」管一見心中立即又活動起來了。

霍傳世道：「神捕還有其他事麼？」言下之意無疑是向管一見下逐客令。

管一見微微一笑，道：「府上既然有事，管某也不宜久留，他日有機會再行拜候霍兄！」

× × ×

霍府之外五里處的一個小村落，管一見賃了一間農舍，以作暫時歇脚之所。

屋內三人各想心事。

端木盛說道：「頭兒，你看霍揚名把傅家玉的留字抹去，可是做賊心虛的表現否？」

管一見沉吟不語，風火輪接口道：「依我看，霍家的一切都很神秘！不見了一個乳娘，因何要如此勞師動衆？這個乳娘是何等身份值得霍老頭如此緊張？」

端木盛接口道：「正是，我也是深感奇怪！不知這個乳娘的失踪跟幪面人的出現有沒關係？」

霍揚威出莊門迎接管一見等人。

風火輪脫口道：「莫非昨夜幪面人入霍家便是爲她而去的？」

管一見仍然不發一言，只拿眼望着他倆。

端木盛深知他的習慣，管一見這一動作表示他亦充滿懷疑，而且也尚未推敲出一個道理來。他連忙再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以讓管一見加以思考及分析。

「幪面人昨夜絕對沒有得手，否則霍家用不着要今天才發覺乳娘失踪！」

風火輪道：「那麼乳娘的失踪便與幪面人無關了？」

室內又靜了下來。良久，端木盛才道：「這也難說，也許幪面人後來又潛入霍府！」

風火輪不同意他的看法。「幪面人再度潛入霍府豈有可能？霍家經過了一次，防備一定更加森嚴，豈會讓幪面人把人刦走也毫無所覺？」

端木盛不覺啞然。

管一見突然插腔道：「幪面人可能由地道進出，所以霍家毫無所覺！」一頓，又道：「皇甫雪不是說他當日是從地道脫險？」

風火輪不覺啊了一聲。端木盛訝道：「當日雪弟是誤打誤撞找着那個地道，這幪面人不會這麼巧吧……」

風火輪道：「說不得幪面人本就潛伏在霍府之內，否則當日他又豈能輕易在霍老頭眼皮下逃脫？」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對風火輪道：「你設法去找皇甫雪，嗯，到岳陽通知他們放出信鴿，全面追查，一定要把皇甫雪找

來，咱仍在這裏見面！」

又對端木盛道：「你去買幾套衣服回來，準備應用！」

× × ×

皇甫雪離開樂水村，只得走向霍家，希望能碰着管一見他們。

這些日來他心神俱疲，被這件案子攪得茶飯不思。這些年來他碰到的案子大小百件，却未有一件像今次這樣令他傷神以及毫無頭緒。

一個個如謎般的問題在他的腦海中糾纏。

——叔叔到底死了沒有？

——嬸嬸娘是誰殺的？

——那個幪面人是誰？其中那個要殺自己的可能是霍揚名，救自己的又是誰？

——霍揚名因何要殺我？我跟他有仇？還是他怕我會追查到他的頭上？

——難道霍水仙是霍揚名殺的？他殺她是因爲他知道她與其他男人有奸情？

——那個奸夫便是傅家玉？

——救自己的那個幪面人是跟霍揚名之後進入地道？還是他本就知道那個地道的存在？

——莫非他便是霍家的人？

——殺雲天高及江露天的人又是誰？與這件案子是否有關？

問題一個接着一個，皇甫雪腦門一陣陣絞痛，他恨不得有個人能替他把這些問題解答出來。

太陽已有一小半落在山後了，皇甫雪才走了五六十里路。武林中人行走江湖餐風露宿如同家常便飯，皇甫雪也不在意。

夜色越來越暗，皇甫雪低頭慢走，突然他覺得有點異樣，有股殺氣自左邊傳來，這是武人的先天感應。

他抬頭一望，那裏有座小樹林，背着光，看不到林中的情況。他剛把手落在劍柄上，林中已射出一道黑影，赫然是個黑衣幪面人。

幪面人人未至，長劍已帶着一股殺氣衝至，皇甫雪的劍也在這刹那脫匣而出。

「噹」一聲，兩劍相觸，碰起一蓬火星，皇甫雪不覺一退，喝道：「閣下是誰？」他依稀認得這人是當日兩個幪面人的其中一個，那時兩個人在一起容易分辨，如今一個人便分不出他到底是要殺自己的那個還是施救自己的那個！

幪面人沙聲道：「你去問問閻羅王便知道！」雖然說着話，手上一把長劍却未有稍歇！而聲音亦十分奇怪。

皇甫雪一邊抵擋一面喝道：「閣下兩番要殺皇甫某，究竟是何道理？」

幪面人冷笑一聲，再不打話，長劍一引，斜刺皇甫雪脅下。

皇甫雪一閃，手腕一翻也是斜刺對方胸口。

幪面人突然躍起一丈，揮劍向皇甫雪劈下，這一劍又疾又快，帶着一溜落日餘暉直貫皇甫雪頭頂！

皇甫雪踏前兩步，劍尖反刺對方小腹，這是攻敵必救之招！幪面人若不收招，即使傷着皇甫雪，也難免要受重傷！

刹那之間，幪面人充份表現出他超人的技藝，曲腰一蹬，頭下脚上，像豎蜻蜓般倒立着，皇甫雪那一劍登時落空。同時手腕一翻，長劍反手倒刺皇甫雪的背心。

皇甫雪一劍落空，背後登時勁風臨身。這刹那他心頭一動，足尖用勁，身子如箭般竄出，他心知不敵，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他快幪面人也不慢，身子落下，長劍在一塊石頭上一點，身子如怪蟒翻身般倒飛過去！

皇甫雪剛走了五十丈，幪面人已追及他，長劍離他後背不足半尺，陰森的劍氣，砭人肌膚。

皇甫雪無奈只得返身應戰，這一次交鋒，皇甫雪再也沒有機會脫身。

幪面人劍法一展開，一支幻成十支，把皇甫雪上下緊緊裹住。皇甫雪猛吸一口氣，劍法改守爲攻，他一口氣使了一百二十多劍，幪面人只略退了三步，絲毫未露敗象。

皇甫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劍勢稍鬆，幪面人的劍勢立盛。

激戰中，幪面人長劍立即自皇甫雪劍中突破而入，直刺胸膛，皇甫雪劍在外招擋不及，慌忙後退，一退之後，劍光立即在胸前佈下一道劍幕！

再過十招，幪面人手上突然一慢，皇甫雪大喜，長劍一挑，劍尖刺向對方脅下的空門！他這一招倉猝而發，自己亦不免露出破綻！

幪面人右手一拂，長劍剛好自他破綻中刺入，皇甫雪這一驚非同小可，連使個鐵板橋避過！

幪面人冷笑一聲，手腕陡地一沉，改刺爲劈，皇甫雪的胸腹盡露出他劍下！

眼看鮮血將濺，好個皇甫雪臨危不亂，雙手撐地，右脚飛踢對方手腕！

幪面人手腕立即一偏，皇甫雪手足用力，雙足翻起，身子也倒飛過去！

「嗤」一聲响，幪面人趁皇甫雪立足未穩，標前幾步，一劍刺穿他的胸衣，幸而劍尖入肉不深。

皇甫雪猛喝一聲，擰腰、竄起、撲下，長劍當作大刀使用，盡力向對方劈下！

幪面人夷然不懼，引長劍一擋，同時左足用勁，身子離地飛起，右腿一踹，正中皇甫雪小腹，這一足蓄勢而發，皇甫雪如同一個皮球般被踢飛一丈，向地上筆直落下！

這一脚使皇甫雪氣血翻騰，五腑全都像換了位置般，一口眞氣再也提不起來，「砰」一聲，跌落地上，痛入心脾。

皇甫雪吸氣運行，尚未按下翻騰的氣血，幪面人的長劍挾着勁風，望他心窩刺來！

皇甫雪勉力一滾，肩上又中一劍。幪面人獰笑一聲，長劍橫劈，攔腰截去，皇甫雪一滾再滾都未能脫離劍圈，暗嘆一聲，閉目等死！

一道勁風自身邊飛過，接着「噹」一聲巨响，同時一個聲音响起：「誰敢傷我兄弟！」

聲音熟悉，皇甫雪睜眼一看，來者却是風火輪，不覺大喜過望，他知風火輪一人絕非對方之敵，連忙坐在一旁調息。

原來風火輪奉管一見之命去岳陽，發信鴿找尋皇甫雪，半途經此，不期却遇上皇甫雪，並救了他一命！

風火輪的一條鍊子槍，抵擋不住幪面人的一番狂攻，頻頻後退，幪面人幾次都自他身邊撲向皇甫雪，却被他攔住，前進不得！

幪面人大怒，決定先把風火輪斃掉，再殺皇甫雪。五十招過後風火輪已中了一劍，他兀自苦苦支撐，漸漸已退至皇甫雪身邊。

他不知皇甫雪傷勢的深淺，急道：「皇甫兄弟你快跑，讓我抵擋他一陣。」

皇甫雪已調息好，平下血氣，紮好傷口，恰在此時長身而起道：「無妨，咱合力把他擒下，見識下他的廬山眞面目。」

長劍再度飛出，接下幪面人的大部份攻勢。「風兄請從側擊，抽冷子扯下他的罩巾？」

風火輪應了一聲，斜退一步，鍊子槍專攻對方頭部。

幪面人也非省油燈，空出左手幾次幾乎握着風火輪槍上的鐵鍊！

風火輪一驚，連忙改攻下盤，幪面人登時一亂，皇甫雪的劍勢更盛，立時扳回上風！

幪面人大怒，幾次沉不住氣，幾乎被風火輪的鍊子槍纏上小腿，他眼看勢色不對，長嘯一聲，虛幌一招，引身而退。

風火輪要追，皇甫雪連忙制止他，這一場激戰他傷口再度迸裂，血水染紅了衣衫，幪面人一退，他亦跌坐地上，喘息不已。

實際上皇甫雪也是强弩之末，要追亦沒有餘力矣。

風火輪連忙蹲下替他包紮傷口。

撲朔迷離

風火輪帶皇甫雪到了管一見租賃的農舍時，屋內空空如也，管一見等人不知去向。皇甫雪只得安心住下等候。

一宿無事，次晨，皇甫雪睡意正濃時，突然被一陣拍門聲吵醒，他睜開雙眼，見到風火輪已打開房門，房外進來兩個農夫打扮的漢子。

前面那個漢子豎起食指而行，皇甫雪及風火輪同時一笑，叫道：「大哥早！」

那人正是管一見所扮，他微笑道：「你睡夠了沒有？」

皇甫雪一骨碌爬了上來，大聲道：「精神正旺！」

端木盛笑道：「你坐下吧，不是有事要吩咐你，只是要你把那天的遭遇說來聽聽。」

皇甫雪笑道：「你們不問，我自己也快鼈不住啦！」說罷便把經過說了一遍。先由遇着一個幪面人伏殺說起，一直說到他昨日黃昏，再度遇上幪面人爲止。

這番話說罷，天色已經大亮。

房內三人聽了皇甫雪的說話都是思緒起伏，覺得事情的發展越來越撲朔迷離。

以前的案子如何複雜也有破綻或綫索留下，這件案子所留下的除了是一個又一個的謎之外，可說一無所有！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吩咐風火輪去買些吃的東西，然後道：「今天大家安心坐下研究，希望這件案子能有突破性的發現，否則，咱只能再守株待兎了！」

管一見一坐下，老習慣又發作，他自懷中取出一個扁形的小鐵盒，又把鐵盒打開，裏面放着一包包用錫紙包着的東西。

他又小心翼翼地自盒內取出一包，道：「這是上品龍茶，爲當年聖上所賜，你們去泡一壺來醒醒腦，提提神！」

端木盛應聲而去，事實上管一見一干手下中，端木盛的烹茶工夫造詣最深。

管一見說罷便不再言語，直至端木盛把茶捧來，管一見喝了一盅之後才問道：「小雪，昨日半路截住你的幪面人，到底是前幾天要殺你的還是要救你的人？」

皇甫雪苦笑道：「屬下也分不清，按理說當然是當天要殺屬下的那人，否則彼當日又何必救我？」

管一見又再沉默，半晌又問道：「這人行動之間有否異常之處。」

皇甫雪搖搖頭：「先前屬下也曾懷疑是霍揚聲，因爲只他一個知道堂叔不能人道一事，也可能知道家叔母與人通姦之情，但那兩個幪面人行動都如常人，所以這個想法也就推翻了。」

管一見像自言自語般道：「霍揚聲一脚長一脚短，行動確是不便，像他有這種缺陷的人要僞裝也很易露出破綻！不是霍揚聲，莫非便是霍揚名？」

「屬下現在是有這個懷疑！」

管一見又踱起步來，他對端木盛道：「你把咱到霍家的情況說給他知。」

端木盛當下立即把霍家的情況轉述一次。

「小雪，你說當日兩個幪面人都是從地道走出？」

「不是，第一個是，第二個屬下只是懷疑，否則霍家層層警戒豈會讓他潛至內宅才被人發覺。」

端木盛道：「那麼他亦是由地道逃脫的了？」

皇甫雪接答道：「諒必如是。」

端木盛又道：「只不知他到底是爲了霍家的一個乳娘而去，還是另有別情，更不知他與此案是否有關。」

管一見接口道：「他如純粹爲一個乳娘而去，豈會去偷聽霍家父子的談話？」

端木盛及皇甫雪一聽，目光都是同時一亮。

「那麼他必是藏在地道中，待上面平靜後再重入地道把那個乳娘刦走！」

管一見點頭不語，道：「想辦法探聽那個乳娘的身份和有關的一切。」回頭又道：「你不是說雲天高臨死時手指指向一個木櫃麼？」

皇甫雪恍然大悟，道：「屬下幾乎忘了，這櫃裏放着好幾樣藥，我把那些藥每樣取了一些回來。」說罷自懷中取出那包藥來。

這都是些尋常藥物，包括熟地，淮山，甘草，當歸，遠志，薏米，銀花等物。

管一見及端木盛一看，一臉希望登時化爲烏有。

皇甫雪道：「屬下肯定這些藥物必定與雲天高被殺之事有關，因爲當時雲天高的四隻手指都屈曲合攏，只有食指豎直，斜指前方。」

端木盛忍不住問道：「木櫃前後左右有否其他東西？」

「沒有。」

室內又再陷入沉思，皇甫雪道：「屬下一直有個感覺雲天高之死與這件案子必定有關連，否則時間上不會這麼巧合。」

管一見目光陡地一亮，視綫落在桌上的草藥之上。

端木盛問道：「頭兒有所發現？」

管一見沉吟不語，閉起雙眼靠在椅背上瞑思。

房門呀地一聲打開，風火輪提着一大包食物回來，管一見雙眼睜開一縫，道：「咦，有魚有肉，好，弄兩盅喝喝。」

皇甫雪及端木盛互望一眼，心情倏地輕鬆不少。

× × ×

風火輪煮菜的手法還不賴，這頓飯四人吃得很愉快。

飯後管一見道：「老風，給你三天時間，讓你把霍家那個失踪的乳娘的身份查清楚。」

風火輪連忙推席而起，管一見喝住他，道：「且慢，易了容再走未遲！」

風火輪離開後，管一見又再在房中踱起步來，皇甫雪及端木盛的頭腦跟着他的腳步轉。

天色逐漸暗淡，管一見道：「小雪，你去弄飯，飯後咱便離開！」

× × ×

虫聲啁啾，夜風冰凉，管一見三人伏在霍家地道出口附近！

這種守株待兔方法，管一見及端木盛只實行了數次，都是徒勞無功，今夜三更已過，仍然不見有人出現，看來，又得白費一夜時光。

正在不耐煩之時，突然隱隱傳來一陣刀劍相觸聲，時續時斷隨風吹來。

管一見心頭一跳，他吩咐端木盛繼續匿在附近，自己帶了皇甫雪循聲追下去。

走了二三十丈，聲音越來越响，聽得出是兩把劍相碰之聲，皇甫雪心頭大急，猛奔上前。

轉過一個山坳，前面是一塊平整的草地，兩個人鬥得正烈，月光下，一個身穿藍衣，一個身穿白衣，兩口劍上下飛舞，難分軒輊。

管一見一眼認出白衣那人正是霍揚名，藍衣那人却是一個中年的瘦削漢子，他一拉皇甫雪，伏在一叢野草之後。

塲上兩人鬥得激烈，管一見及皇甫雪潛近也未有所覺，管一見看了一會，已認出另一個漢子，乃黑道上著名的劇盜商十七。

再過百招霍揚名已取得了上風，步步進逼，商十七邊戰邊退，敗象已呈。

管一見就在皇甫雪耳邊輕聲問道：「這兩人的劍法像麼？」

皇甫雪自然明白他話中之意，搖頭道：「霍揚名的劍法十分嚴密正大，隱隱然有一代名家風範，商十七劍法驃悍，跟幪面人的快詭路子截然不同。」

商十七敗象雖呈，但仍悍不畏死，拚死力鬥，霍揚名仍要拚盡全力才能保持住上風的優勢，看了一陣，管一見肯定霍揚名的壓箱本領都已使了出來，每一招都是正大嚴密，在平淡中見精奇，絕非以詭奇取勝。

他不覺又浮上了一個念頭，霍揚名既然不是幪面人，那麼誰才是？

難道是霍揚威，不是，霍揚威身材粗壯絕不能僞裝成幪面人那種瘦削的身材。

剩下來的是霍傳世及霍傳家兩兄弟了，難道是他倆的其中一個？

管一見想了一陣，又自否定了。

——如此看來，霍家豈非毫無值得懷疑之人，自己的所有推算豈非全要落空？

管一見正想把事情由頭至尾細想一遍，突然耳畔傳來一個輕响聲，他忙抬眼一望，只見塲中罩上一團濃烟，商十七飛身急退，霍揚名剛自烟霧之中衝出來。

皇甫雪正欲現身追趕商十七，管一見不想在此與霍揚名見面，忙把他按倒。

霍揚名怕烟中有毒，站在一旁調息起來，待他睜開雙眼，商十七已不知去向。

霍揚名回劍入匣，拍拍衣上塵土，緩緩走動，他不是回霍家，而是向外馳去。

待霍揚名的背影消失，管一見及皇甫雪才站了起來。

他望一望天色，四更已過，心想幪面人此時也不會再出現，便吩咐皇甫雪去把端木盛找來。

× × ×

走了半途，將明之天突然黑暗起來，只一忽，雷聲隱隱傳來，端木盛急道：「快下雨，趕緊找個地方避一避。」

話還未說罷，銀光一閃，光耀大地，令人目眩，緊接着雷聲猛地一响，彷似天崩地裂，大地都爲之一顫。

雷聲雖過，餘音猶在耳裏嗡嗡作响，豆大的雨點沙沙落下。

雷聲再一响，雨水像瀑布般瀉下，管一見三人找不到避雨之所，索性在雨中趕路。冰涼的雨水自頭頂流下臉頰，又迅速滴在地上，經雨水冲洗過，三人都覺得腦袋倏地一清，思路也格外清晰起來。

銀光在夜空中像金蛇般狂舞，又似有人在一張巨大的黑紙上用狂草書寫文字。

皇甫雪驀地叫道：「那個字不是傳家玉寫的！」

雨水沙沙亂响，使他的話也混濁不清，端木盛問道：「你說什麼？」

皇甫雪興奮地道：「樑上那個字不像是傳家玉寫的！對，是別人寫上去的！」

管一見沉聲道：「你怎會知道？」

「傳家玉是習狂草，但樑上那個霍字，此刻屬下想起，那個字雖然寫得很潦草但絕不是傳家玉的手跡，證明這個字是別人在傳家玉死後才加上去的。」

端木盛脫口道：「難道正如霍揚名所說，這是嫁禍之計。」

皇甫雪越想越興奮，腳步却漸漸緩慢下來。「那時候，我知道傳家玉臨死前取了兩個燒餅去吃，手上必定沾上油漬，因此在樑上寫字，久之因灰塵的陳蓋便把字跡現了出來，其實，兇手假如細心，他亦能想得出來。」

他吐掉口中的雨水，續道：「兇手必定發現傳家玉桌上有放過燒餅的油漬，便用手指沾油在樑上寫下個霍字，讓人一看以爲這個名字是傳家玉臨死前所寫的！」

端木盛喜道：「看來殺死傳家玉的兇手必然是霍家的仇人！」

皇甫雪突然住腳，道：「他殺死傳家

玉跟家叔母被殺又有何關連！假如沒有關連，咱不是白費工夫？」

端木盛接口道：「有關連！第一，傳家玉與令叔母幾乎同時被殺，第二，傳家玉暗戀霍水仙，兇手要是只爲找霍家洩恨，他殺了令叔母便已足够，何必多殺傳家玉？這證明了其中一定尚有外人難知的秘密！」

皇甫雪又是一怔，脫口道：「如此說來，兇手又不全是霍家的仇人，假如他要嫁禍於霍家，大可以找個武林中人下手，何必殺死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這對霍家到底有多大的衝擊力？假設，兇手若是殺死丐帮的一個弟子，以同樣手法嫁禍之，霍家豈有寧日？」

端木盛不禁默然，他望向管一見，只見他也是低着頭思索，顯然思想也是十分混亂。

雨來得快，停得也快，眨眼間便雨過天晴，天上烏雲盡去，露出曙光，全然沒有下過雨的跡象。

只有地上的積水才使人覺得下過雨。

端木盛走了一段路，回首不見皇甫雪，不禁一怔。只見皇甫雪倚在一株樹下，不斷揮手，神情十分奇特！

「頭兒，你看小雪！」

管一見回頭一望，目中精光一閃，道：「咱回去看看！」兩人便由原路退回。

過了一會，皇甫雪才拍拍腦袋，道：「前天在半路截殺我的，不是那個人！」

這話說得沒頭沒腦，端木盛不禁問道：「到底不是那一個人？」

「不是那天要殺我的那個幪面人！」

管一見訝道：「那是誰？」

皇甫雪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是救我的那一個幪面人！亦即是第二個出現的幪面人！」他怕他們還不明白，忙又道：「是那個身材較高的幪面人！」

端木盛訝道：「他既然救你又爲何會再殺你？」

皇甫雪表情像要哭了出來般。「小弟也是想不通，所以也……」

管一見截口道：「你剛才不斷揮手有何用意？」

「那個幪面人刺傷屬下胸口這一劍招式十分奇特，他手腕後屈，又突然彈了出來，令人防不勝防！」皇甫雪說着又重覆地做着那個手勢！

管一見看了一回，道：「這是袖劍的手法！劍本是藏在衣袖之內，出劍之時，手腕屈後，握住藏在袖內之劍，然後伸臂翻劍出招！」他把動作做了一遍。

皇甫雪脫口呼道：「他那一招正是由你這一招變出來的！」

管一見沉聲道：「再說下去！」

皇甫雪道：「屬下記得那天那個救我的幪面人也使過這一招！除此之外，他們兩個人的劍路都十分複雜，幾乎各家各派的都有，令人難以分辨！」

這話說罷他又自言自語道：「當日他既要救我，日前又何必殺我？」目光不禁投向管一見。

管一見雙眼望天，雙腳一動，向前馳去。「先回窩裏再說！」

到了那小村落前，管一見腳步一止，道：「那個幪面人要救你的原因我還猜想不出，但他要殺你的原因，可能是因爲你已知道了雲天高被殺的秘密。」

皇甫雪叫道：「我知道雲天高被殺的秘密？我到底知道了什麼？」

管一見點點頭。「此人可能便是殺害雲天高的兇手！」

「哦？」皇甫雪與端木盛同時叫了一聲，但兩個人的表情却各異。

管一見不再說話，推門而入。

皇甫雪立即跟進，他見管一見臉色嚴肅，不敢再問。

× × ×

第三天，風火輪拖着疲乏的身子回來了！

「霍家失踪的那個乳娘本是霍傳世的小妾衞氏的貼身婢女，後來便做了霍水仙的乳娘。

霍傳世對她恩禮有加，撥了一座小院給她住，但霍家的下人，人人都有假期回家探親，這個乳娘就從來未離開過霍家一步，聽說是霍傳世不讓她走的！」

管一見哦了一聲：「這豈非奇怪，還探聽到些什麼？」

風火輪喝了一杯茶，接道：「聽說衞氏產霍水仙時是在她娘家的，後來因難產死去，霍傳世把霍水仙抱回來時，才順便把乳娘帶回來，那時乳娘也剛產下一個兒子。

「以後霍水仙也一直跟着乳娘生活，即使她出嫁之後，回娘家時也經常住在乳娘那座小院內。」

「沒有啦？」

「只這些。」

「衞氏的娘家在那裏？」

「聽說在離此百多里地的一個小村落裏。」

「她家裏有些什麼人？」

「屬下只探聽到衞家在那村落裏頗有一些田地而已，其他的便不知道了！」

管一見又踱起步來，良久，才道：「那座小村落之名你知道否？」

「喚三橋村，聽說此名是因爲村中有三座橋而得來的。」

管一見道：「好，你休息一下，小雪你去煮飯！」又轉頭對端木盛道：「飯後到三橋村查一查，最好能到衞氏娘家走一趟！」

「是。」

秘密

端木盛馬不停蹄一口氣馳到三橋村，那已是第二天的黃昏。

三橋村不很大，但看村屋却很壯觀整齊，一看便知道這是一條魚米之鄉，村人都很富庶。

端木盛把馬放在村外，讓他自行吃草，自己在村緣走了一遍，這條小村果然有三座石橋。

他敲開了一堵木門，開門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兒，鬍鬚皆白，滿面紅光，精神矍鑠。

老頭瞪着一雙詫異的眼珠子望着端木盛。

「老伯，小可在此路過，因爲口渴得緊，所以來向老伯討一碗茶水解解渴！」

那老頭十分好客，忙道：「客官快請進來，老朽正好泡了一壺茶要喝，你來得正好，陪陪老朽喝一壺！」

端木盛謝了一聲，跟他入屋，這棟屋子以紅磚建造，面積還頗大，房間也不少，入屋便聽見孩子的哭叫聲。

老頭不耐煩地叫道：「小鳳，還不來哄哄孩子！」

裏面傳來一個少婦的聲音：「就來，爹你自去休息吧！」

老頭拉一拉端木盛，道：「小哥，到老朽住處較清靜！」說着走向院子的另一端，那裏另有一棟小磚屋。

老頭十分健談，叨嘮個不停。「老朽嫌孩子吵，去年特別再建了一棟屋子，清靜多啦！咦，小哥快進來！」

屋子不大，睡房跟廳都在一起。老頭斟了兩杯茶，拿一杯給端木盛。「這個春茶，味道兒還不錯！」

端木盛仰脖一口喝乾，隨口問道：「老伯現在在家裏納福啦？」

老頭呵呵地笑着。「敢情是如此，不過自個兒悶得緊，孩子又頑皮又吵，眞難受啊！」

端木盛笑道：「老伯世居此地？」

「是，不過，這棟屋子還是老朽靠這雙手掙來的！我爹只剩下幾畝田給我！」老頭說着又替端木盛倒了一杯茶，「小哥口渴多喝幾杯吧！」

「多謝老伯好意，嗯，小可聽說貴村有個姓衞的好像有點錢，他女兒還嫁給一個大戶人家做妾侍哩！可有這回事？」

「啊，敢情你說的是衞艮田，對對，他閨女聽說是嫁給一個姓霍的大戶！」

端木盛心頭喜道：「老伯跟他們很熟絡？」

「噢，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啦，現在這件事村人大多都不知道了！小哥你怎會知道的？」

端木盛忙道：「小可有位朋友在霍家做事，小可從那裏聽到的！咦，老伯的話好生奇怪，莫非姓衞的已搬到別處了？」

老頭搖搖頭，臉上現出驚恐之色，低聲道：「要是衞艮田搬到別處倒還好點，他家雖不是世居此地，不過跟本地人倒很合得來，心地又寬又好，往日他賃田給人，遇到收成不好，也不會强逼田戶納租，可惜，唉……」

「請老伯明言！」端木盛看透這老頭悶得發慌，忙加上一句：「反正小可有空，就陪老伯聊聊！」

老頭聽了這話，精神果然一振，「衞艮田之父從江北遷來此處，他家有點錢，來此便買了一些田地租與本地的佃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當時老朽年少時跟衞艮田年紀相當，經常一起玩耍耕種，長大之後也還有些來往。

後來聽說他家來了個姓霍的大人物，老朽也去看看，那個姓霍的年紀跟老朽差不多，躺在床上，身上綳了些紮帶，好像受傷的樣子，過了不久，衞艮田便請老朽喝喜酒啦，讓他閨女嫁給那個姓霍的，老朽說姪女還年輕怎會嫁個年紀跟咱們差不多的，他說女兒自己喜歡，阻不了，算啦，反正閨女遲早都是要嫁出去的。

老朽知道他生性隨和，又十分疼痛他閨女，心想必是他閨女纏他答應這頭婚事的，也就不再多言！」

說到此處，老頭又道：「小哥，再喝一杯，咦，你等等，待老夫取點花生送茶，你且等等！」

端木盛忙道：「老伯不必客氣，還是請你把故事說完吧！」

「嗯，不行不行，小哥你自說要陪老朽聊天的！」老頭彎腰從床底下取出一個鐵罐子，抓了一大把花生米放在几上，「來，這是老朽自己晒的，還不錯哩！你吃過就知道老朽沒有騙你！」

端木盛爲着他早點把話說完，忙取了一顆花生剝開，放入口中。「不錯不錯，老伯好手藝！」

老頭得意地笑笑：「老朽這一手，我媳婦兒就是學不會。」

「後來呢？」

「後來，衞艮田的閨女便回娘家啦，不久，肚子便漸漸大了，衞艮田便留下她待生育過後才回去。後來便生了個小女孩，老朽也去看過，唏，跟姪女長得一模一樣，只怕十六年後又是一個大美人哩！」

「聽說衞氏是因難產而死的，可是眞的？」

老頭睜大眼睛，道：「誰說的？擺彌月薑酌時，老朽還親眼見過她了！」

「哦？」端木盛不禁心頭一動：「後來怎樣？」

「過不了多少天，衞家突然失了火，這場火十分旺，兼且當時天寒地凍，附近的人都縮在炕上睡大覺，待得別人發覺，已經不可收拾了！」

「衞家的人呢？」

「報銷啦！一個人都沒逃出來！好慘啊，一家二十四口全部死淨！」

端木盛心頭狂跳，問道：「衞家有這麼多人？」

「不是，衞艮田僱了不少婢僕在家聽侍候，他們也都同時遇難！」

「聽說衞氏有個貼身婢女……」

「啊，那是玉蘭，咳，她還是老朽的一個遠親哩！衞姪女嫁後，她便也嫁了人，後來衞姪女生了孩子，聽說奶水不足，剛好她剛生下孩子不久，衞艮田便僱她去當乳娘！」

端木盛再問一句：「她也沒有逃出火場？」

老頭搖搖頭，不勝唏噓。

「衞家失火之後，霍家有沒有人來過呢？」

「不知道，沒有吧！」

「也沒有人去通知霍家？」

「村人都不知道姑爺是何鄉人氏，如何通知！衞艮田平生就做錯了這一件事，他沒有把他女婿的地址告訴村人，連老朽也不知道！」

「但是，霍家不見了個媳婦也該來看看啊！」

「是啊，咱都是這樣想！大概衞姪女當時是跟她夫婿鬧翻才回家吧！」

「衞氏回來多久，才產下那女嬰？」

「大概八九個月吧！」

端木盛看看沒有什麼可以再問，便起身告辭，那老頭說什麼也不答應，留下他吃晚飯，又過了一宿才放他離去。

端木盛出了村，遠遠便看見那頭白馬尚在吃草，心頭大喜，連忙上鞍催騎離去。這一行可說收獲甚豐，可是知道了這些秘密跟霍水仙之死又有否關連？

× × ×

當管一見聽了端木盛的一番轉述，他又再踱起步來，皇甫雪等人亦默不作聲，仔細推敲。

「霍水仙不是霍傳世生的！」管一見突然冒出了這句話，各人都是一怔。

「霍傳世在知道了衞氏生了孩子之後，便跑去衞家把衞家之人全部殺掉，然後放火燒掉一切！」

端木盛接問一句：「霍老頭只帶走了霍水仙及那個叫玉蘭的乳娘？」

管一見點點頭。

皇甫雪問道：「既然如此，證明衞氏與人有奸情，霍水仙自然又是個雜種，霍傳世既然能殺死衞氏，豈會留下霍水仙一條小命？」

「這可能是霍傳世對衞氏尚有一縷感情，而霍水仙長得跟乃母一個模樣，也許是愛屋及烏吧，所以，霍傳世留下了霍水仙一條小命！」

端木盛等人不禁點頭稱是。風火輪又問道：「這個跟霍家作對的人，以及刧走乳娘的人莫非是衞家的漏網之魚，或者是衞艮田的遠親？」

「有可能，」管一見精神一振答道：「乳娘之被刧可能與此案有關！想不到霍水仙一條命却牽引出這許多人命來，也因此揭發出霍傳世當日的一段罪孽來！」

風火輪道：「霍家的下人說當年，霍傳世抱了霍水仙回來，聲稱衞氏難產而死，這件事說起來似乎沒有破綻，但其實亦會引起霍家之人的懷疑，比喻，會問霍傳世如何不把衞氏的屍骨帶回來等等。因此，這個秘密霍家一定尚有不少人知道！」

管一見頷首道：「對，起碼霍傳家及霍家的一些年長的人也會知道！」

端木盛接口道：「這樣說來，殺死霍水仙的人便不是刧走乳娘的人了！因爲，假定刧走乳娘的人是衞家的人，那麼衞家的人又豈會殺死霍水仙？」

皇甫雪道：「莫非霍水仙是被霍家的某一個人在他知道了霍水仙不是霍家之後而殺死她的。」

風火輪脫口道：「可能是如此，咱們只要知道霍家有誰知道霍水仙的身世，便能進一步推敲出誰是兇手了！」

管一見雙眼精光連閃，道：「你們且在這兒等候，今夜我便潛入霍家探個究竟！小雪，你把霍家的地道詳情畫出來，讓我了解一下。還有，在我未回來之前，你們不能擅自離開。」

管一見準備了一切，臨走之時又改變了主意。「你們伏在霍家附近等候吧！假如有事，我便施放信號烟花召集你們！」

× × ×

管一見未待天黑，便先匿在地道之內。他待二三更時分才從假山出口爬出去。

第一天晚上他只找到霍揚聲的住所，這是因爲霍揚聲獨自一人住在一座小院子之內，較易發覺之故。

這座院子比較僻靜，附近房舍很少，院子裏只住了一個霍揚聲。

除了他之外，霍揚威及霍揚名都已成家立室，與霍傳世兄弟住在一處，因此管一見決定先從霍揚聲這邊下手調查。

霍家莊院異常之大，房舍鱗次櫛比，若非長期在莊內生活，要找個人實在不容易。

管一見看看天色將亮，便潛入廚房之內，偸了幾個包子，然後匿回地道之內。

他利用白天的時間在地道內思索計劃及尋找其他出口。經過他細心的檢查，果然發現了好幾個出口。

其中一個大概是在皇甫雪當日偸聽到霍揚名及霍揚聲兩兄弟談話的地方。

管一見待晚飯時候，然後按動開關掣，頭頂突然露出一個洞口，寬僅及肩。管一見藝高人胆大，飛身自洞口穿出去。

上面是一間書房，書櫃一座連一座，中間一張大書桌，旁邊放了兩三張舖着軟墊的交椅。

書房頗大，但是空無一人。管一見走近書櫃一看，櫃上的都是一些練功的秘笈，刀槍劍戟，拳掌脚打招式圖形，無所不有，甚至各門各派的都有。

管一見心中狐疑，不知這房是何人的，回頭望一望書桌，上面放着一張白宣紙，紙上寫着幾行字。

「子曰：學百藝者必無所成。願與三弟共勉，愚二兄。」

管一見心頭一動，看情況這個書房若非霍揚名的便必是霍揚聲的。他再略一推敲，便斷定這是霍揚名的書房。因爲紙上之字筆劃工整正大，頗似霍揚名的劍法。

管一見看看沒有什麼可疑之處便又退入地道。

天色剛暗，管一見便潛入霍揚聲的院子裏，伏在廳裏的一條橫樑之上，藉着承塵的遮掩，不虞被人輕易發覺。

廳旁廂房的門緊閉，燈光自門縫中透出來！大概霍揚聲在房裏！

一會兒，房裏傳來一陣陣的呼呼風聲，若非管一見耳力好，幾乎聽不到。

管一見聽了一回，斷定這是劍上發出來的風聲。

——霍揚聲在練劍？他一脚長一脚短，劍法能練得好？

管一見正在狐疑，房門突然打開，霍揚聲臉露疲態自房中走了出來，眉宇間十分落寞，他隨手把房門關回，跟着坐在廳上的一張躺椅上。

四處靜悄悄，只聞霍揚聲的粗重的呼吸聲，管一見却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隔了一會兒，管一見却覺得好像過了漫長的一夜般長久，霍揚聲突然大聲叫道：「我二哥回來了麼？」

管一見給他這一舉動嚇了一跳，一忽兒，門外走入了一個老頭，看模樣是服侍他的家僕。「稟三少爺，二少爺還沒有回來。」

霍揚聲煩燥地道：「沒事了，你出去吧！」

「是，少爺早點休息！」僕人說完便轉身要回去。

霍揚聲又把他叫住。「你看看六叔有空沒有，叫他來聊聊，還有，回來時去厨房看看有什麼可以下酒的沒有！」

那老僕又應了一聲才出去。

隔了一陣，一個瘦削矮小的老頭走了入來，管一見仔細一看這人其實並不老，不過他一頭白髮，加上滿面皺紋，看上去便比實際年齡老得多了。

白髮老人有點佝僂，更覺矮小，他一隻右袖空盪盪，拂袖在一張椅上一抹，跟着坐下。「聲侄，找愚叔有事？」

「唉，悶得慌，找六叔來喝杯酒解解悶！」

白髮老人呵呵一笑，語氣有點凄涼。「除了聲侄你，其他人還有誰肯陪你六叔這個老殘廢喝酒！」

霍揚聲臉色倏地一變。「六叔，不要再提殘廢這兩個字！」

六叔自嘲地一笑。「愚叔一聽有酒喝，一時咀快，又忘記了！」

管一見心頭一動，心想這霍揚聲天生有脚疾，却使他心理異乎常人，自尊心也比常人強得多。

說話間，那個老僕巳捧着一盤酒菜回來，他輕輕把酒菜放在桌上。「三少爺還有沒有其他吩咐？」

霍揚聲揮揮手，然後替六叔斟了一杯酒，六叔大喜，一飲而盡，自己伸手又去倒了一杯。

老僕悄悄退下。

喝了一回，霍揚聲道：「六叔爲何不練左手劍法？」

「唉，人老啦，還有什麼雄心？」六叔語氣之間不勝唏噓，「一個劍手失去一臂，等于失去生命，即使練成左手劍法又如何？少了一臂，身子便難以平衡，多少絕招都不能把其精粹之處發揮出來！」

「六叔可以裝一條假臂藉以平衡身子的！」

六叔睜開醉眼，道：「賢侄又非不知愚叔回來吃了家裏多少恥笑！斬斷愚叔之臂者是誰你知道麼？」

「是誰？這件事家裏一直莫諱如深，小侄早想動問，却怕傷了六叔之心。」

六叔苦笑一下，又一口乾盡杯中酒，澀聲道：「斬斷你六叔之手臂者不是別人，就是你六嬸！」

此言一出，不但霍揚聲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連樑上的管一見都暗吃一驚。

「往事不堪提，今朝有酒今朝醉！來，賢侄，愚叔也敬你一杯！」六叔的聲音有點像哭，「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霍揚聲詫異地問道：「六嬸她，她……去了何方？」

六叔突然笑了起來，笑得比哭還難聽。「不可提，不可提！伊人巳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吟罷眞的哭了起來。

霍揚聲怒道：「這種賤人，六叔何不把她殺掉！哭哭啼啼豈是英雄所爲？」

六叔抬起頭，怒道：「你要我像你老子那樣，把她殺死，而又念着舊情把那小雜種抱回去撫養？」聲音轉厲，「這才算英雄？」

霍揚聲臉色一變，大聲說道：「住口！我爹爹是何等英雄，豈是你能望其項背的！」

「放屁！這樣也叫英雄！哼！什麼英雄？」

「我爹爹拿得起放得下，既懲罰了淫婦，又不失厚道，孩子無辜，豈能與大人相提並論！」

六叔臉色一變再變，伏在桌子上又再哭起來，霍揚聲一臉不屑，冷冷地道：「先前小侄還以爲六叔是爲咱家的榮辱而失去一臂的，想不到……」

六叔怒道：「住咀！我還道上次告訴你水仙的身世，讓你不要學你爹那樣看不起我這個老殘廢，想不到，你還是和你老子一樣！哼哼，充其量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巳！」

霍揚聲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好不嚇人！

六叔冷哼一聲，伸手掃掉桌上的酒菜，冷冷地道：「你也不用神氣，充其量也跟我一樣是個半殘廢！你對我還有兩分情義也只是瞧在同是殘廢人面上而巳……哈哈……我在霍家固然不得意，你呢？孤僻，自大，暴燥，除了我又有誰肯跟你接近？以前還有個水仙同情你，現在你連我也不要了，哈哈，你日子也會好過麼？」

霍揚聲身子像篩斗般顫抖起來，臉上青筋浮突，「你，你……」

六叔霍地轉過身去。「我還有酒……哈哈……」舉步出去，「鐘鼓饌至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聲音漸弱，人巳去遠！

霍揚聲臉色靑白，倏地一拳擊在桌上，「喀嗤」一聲，桌子塌了下去，霍揚聲像一陣風般衝入房中，接着房內又傳來揮劍的風聲！

管一見心念電轉，正想躍下樑繞到房門到窗外偷窺，目光及處，忽見廳外窗台下伏着一團黑影。管一見心頭一驚，正在尋思間，黑影一閃即沒。

管一見立即飄身下樑，飛出廳外，黑影在屋後一閃不見，管一見猛吸一口氣，身子如離絃之箭射出！

恰在此時，霍揚聲在房裏聽見聲响，揚聲喝問道：「誰？」

管一見身子立時一偏，伏在附近一棟的屋子之後。屋前門聲一响，那個老僕聞聲撲出來：「三少爺發生了什麼事？」

管一見却趁他離開時自窗口潛入他屋內。

× × ×

霍揚聲擾攘了一會兒，沒有發現什麼，便以爲自己心情欠佳聽錯了。

那個老僕一邊叨嘮，一邊推開房門入來。

管一見伏在床底，待他入了睡，才輕輕爬了出來，制住了老僕的痳穴，然後抱着他，費了好大的工夫，避過霍家護院的巡邏隊，潛入霍揚名的書房。

然後又到書房的地道入口，躍下地道之中。

待他出了地道，天巳將亮，他放了一枚信號烟花，把端木盛等召集了過來，並找了個山洞作暫時棲身之所。

老僕被拍開穴道，睜開眼時，又驚又異，叫道：「你們是什麼人？」

管一見臉色一正，沉聲道：「老夫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

管一見名頭之响，幾乎婦孺皆知，老僕聞言不禁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你叫什麼名？」

「我，我……小人霍招金，大人把小人……叫來此處，不知……」

管一見臉色一緩，溫聲道：「你不必害怕，老夫把你請來是有事求你！」

霍招金受寵若驚地道：「大人有事但請吩咐，這樣說倒折殺了小人了！」

管一見向皇甫雪打了個眼色，皇甫雪立即問道：「你家三少爺在上月中下旬有否離開家門？」

霍招金想了一想，道：「沒有，他很少離家的！」

「你每天都見到他？」

「是，他的飯菜都要小人送去，別人連那座小院子他也不讓進去。」

皇甫雪忖道：「霍揚聲即使由地道進出，一日之間亦無辦法自樂湖園往返，這樣說霍揚聲倒沒有殺人的嫌疑了。」

管一見接問道：「你是專職服侍霍揚聲的麼？」

「是。三少爺一傳呼，小人便得進入聽吩咐了！平時他沒有吩咐，小人便不能擅自進去。」

「他性格很古怪？」

「是！大概因他有脚疾吧。」

「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一些關於他的比較特別的事情麼？」

霍招金略一想，搖頭道：「小人雖然服侍三少爺巳有不少時日，不過他實在太過孤僻，因此，連小人對他也不甚了了，嗯，除了小姐生前經常與他有來往之外，便是霍大老爺的堂弟霍傳春霍六爺跟三少爺還能談得來。再下來便是二少爺及大老爺了。」

洞內刹那沉默了起來。

霍招金訝道：「大人問此，可是三少爺出了事麼？」

管一見道：「看情況你即使回去，霍家也不會再善待你了，如果你不嫌棄，倒不如在老夫手下聽使喚，還來得自在！不知你意下如何？」

霍招金大喜，忙跪下叩頭，道：「小人服侍那個怪物十多年，早巳厭了，大人肯收容小人，小人……」

管一見一笑把他扶起。「以後不必大人小人的稱呼，在我那裏做事，只以兄弟相稱。」

妙計巧安排

回到農舍之內，管一見一連數天都是茶飯不思。

他是這樣設想的：假如幪面人才是眞正的殺人兇手，那麼他爲何屢次在霍家出現？

霍揚聲雖然知道霍水仙的身世，又知道皇甫懷義不能人道，也可能知道霍水仙跟別人有染，但他却沒有殺人的可能，因爲他沒有離開過霍家。

若說霍揚名是兇手，他又在霍水仙死後才知道皇甫懷義不能人道之事，說他殺人似也沒可能。

那麼殺霍水仙的是誰？

他再次堅定了原先的一個假設。

想到這裏，他決定再到霍家去證實一件事，但是回心一想那條地道可能會因最近屢生意外，而被霍家關閉起來。

他又頭痛起來，可是，他又不讓腦袋休息。

到了晚上他巳有了頭緒，便帶着端木盛再到地道入口附近匿伏。

他們剛趕到那裏時，便見到兩個黑衣幪面人正在血戰。

其中一個較高的似乎受了傷，行動頗爲不便，另一個則劍法淩厲，着看進逼。

皇甫雪看了一忽，便道：「上次屬下碰到的，正是這兩人！」

管一見看了一會，便吩咐皇甫雪去助那個受傷的幪面人，又在他耳畔輕輕說了一番話。

皇甫雪聽後立即拔劍躍前，喝道：「閣下快逃，當日你救皇甫某一命，今日皇甫某還你一命！」說罷劍尖斜刺另一個幪面人。

那幪面人怒哼一聲，劍一圈，把兩個人都罩入劍圈之內。

皇甫雪的一劍快似一劍，招招拚命，一口氣刺了七十二劍，幪面人在兩人的夾擊之下，抵擋不住，連連後退。

那個受傷的幪面人却即時飛身後退。

幪面人怒哼，壓力稍減，刹那之間，反把皇甫雪迫退。

皇甫雪邊戰邊退，幪面人寸步不讓，緊纏不捨。

皇甫雪拚盡全力發了一劍，未待招式使老，便飛身急退，幪面人立即跟進。

皇甫雪飛身急竄，眨眼之間便到了一叢野草之前，幪面人隨後而至，皇甫雪立即飛越草叢而過。

幪面人冷笑一聲，跟着提氣飛起。刹那之間，草叢簌簌亂响，一口長劍及一枝木棍自草叢中飛起。

幪面人一驚，長劍巳刺至胸口，長棍亦巳擊向他左腿！

半空中難以閃避，他咬牙挺上一棍，長劍一沉一橫，格開自下刺上之劍。

「叮」一聲，隨着又是「篤」的一聲，幪面人斜飛落地，他不敢戀戰，雙脚起落間，跳躍疾如星丸，全不似左脚中了一棍似的。

皇甫雪提劍欲追，端木盛及風火輪自草叢中躍出，叫道：「三弟不可追！」

皇甫雪一愕訝道：「爲何不可追？」

端木盛微笑道：「頭兒吩咐下來的，他欲知的事經巳知道，以後的事他自有安排。」

「頭兒去那裏？」

「他去追另一個幪面人了！咱先回去吧！」

× × ×

管一見回到農舍之時，巳近晌午，他臉有得色，陰霾全散。

皇甫雪喜道：「頭兒，事情巳經清楚了？」

管一見點點頭，他見各人都一片渴望他把事情講出來的神情，不禁笑道：「快了，五天之後你們便能知道了！」

風火輪道：「頭兒先露點口風吧。」

管一見略一想想，便說道：「好吧，我得先問問你們，昨夜追殺小雪的那個幪面人……」

風火輪急道：「那人果然如頭兒所料

，脚上發出篤地一聲，似非血肉之軀！」

管一見臉上笑意更濃，說道：「這就是了。」

風火輪見他還未說到正題，急問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爲那幪面人的左腿安上假脚，是木造的！」

端木盛脫口呼道：「他是霍揚聲！」

「正是！」管一見含笑道：「知道了這一點，便解決了一部分謎了。」

「沒有！」皇甫雪急道：「那些謎根本還未解開。」

「那就留待另一個幪面人替你解答吧！」回頭對風火輪道：「去弄點酒菜來慶祝一下吧，暫時還不能讓霍招金露面！」

風火輪應道：「屬下知道。」

管一見又寫了一封信，吩咐端木盛過兩天把它送去霍家。

× ×

霍傳世自家人手上接過管一見的信，目光一落不覺一怔。

信封上寫着霍傳世兄親拆親閱。旁邊還加上一道紅筆，表示不能讓人看到。

霍傳世望一望乃弟，霍傳家立即退開，霍傳世把信拆開一看，身子不禁顫抖起來。

「霍兄大鑒：啓者，前曾聞貴府失落了一個乳娘，如今弟巳代爲找着，可惜伊不在弟手上，弟念在與兄之感情乃代爲談判，對方卒肯把乳娘放交貴府。

不過，有個附帶的條件，一則，要兄偕同令三公子同來，二則，對方規定要兄於明早日出之時，到附圖的地點相見，否則對方將把事實眞相向江湖公佈出來，不利吾兄云云。

弟爲兄着想恐其有不利吾兄之處，故此懇求對方准兄帶同霍二哥同來，彼最後卒之答應。

又：對方又云兄長若多帶人手，彼將不顧道義把事情宣揚出去。

請兄依時前來，爲恐對方食言，兄將與手下伏在附近，以防對方另有佈置，草此 並詢

台安！

弟一見頓首。」

信後還附着一張地圖。

霍傳世看後便把信遞與霍傳家，霍傳家看過，訝道：「莫非是衞家的人前來尋仇？」

霍傳世吐了一口氣，說道：「敢情是吧。」

兩人默默相對，霍傳家低聲道：「這件事讓管笑面知道實在不很妙。」

霍傳世嘴角肌肉扭動，道：「愚兄就不信他能奈我何，何況愚兄下手之時，那乳娘巳被愚兄點住昏穴，他有證據麼？」

霍傳家這才略略放心，一忽又想起一個問題：「對方要聲兒同去是何道理？」

霍傳世也是詫異不巳，沉聲道：「大不了連管笑面也跟他拚上了，到那裏一切看我眼色行事。」

真相大白

天上剛露出一綫曙光，霍傳世巳偕同乃弟及其三子依約來至一座小山上。

山上只有幾棵光禿的小樹，一目了然，不見人影。

霍傳世怒道：「莫非是管笑面誆我來此？」

天色越來越亮，陽光巳照到樹梢。

霍揚聲眼尖，見山下走來幾個人，爲首的那個正是管一見。

管一見見到霍傳世忙道：「霍兄果然準時。」

霍傳世臉色一變，怒道：「人呢？」

管一見苦笑道：「管某可能也被騙了，剛才在山下走了一匝也不見他！」

霍傳世勃然色變。「管笑面，你當老夫是三歲小孩？」

管一見聞言也是臉色一變，他最恨人直呼其外號。「老夫豈敢把你當作三歲小孩。」

霍傳世冷笑道：「否則你爲何誆老夫來此？」

管一見道：「衞氏一門血仇老夫尚未跟你算帳，你還敢兇？」

霍傳世哈哈笑道：「她不該死？」

「她雖該死，她家人難道也該死？」

霍傳世笑容一歛。「你有證據？」

「若要調查，也難不倒老夫。」

「老夫女兒之死因，你尚未調查出來，反而要查她娘的死因？」

管一見道：「水仙的死因老夫巳知道，因爲她與人通姦，肚中懷了個孽子！」

霍傳世厲聲道：「誰殺死她的？姦夫是誰？」

「兇手遲早也會出來與你相見，姦夫却在你身邊！」

霍傳世雙眼圓睜，喝道：「你胡說什麼！」

管一見冷笑道：「老夫是否胡說，你問問你的寶貝兒子便知道。」

霍傳世陡地回頭，霍揚聲臉色大變，顫聲道：「你胡說，我，我幾時與舍妹通姦？」

管一見哈哈一笑：「老夫還未說及你，你便急不及待否認，豈非不打自招！」

霍傳世及霍傳家兩昆仲，同時臉色灰白，霍傳世狠狠地瞪了霍揚聲一眼，倏地哈哈大笑起來，一轉身，沉聲道：「他們通姦被你看到？所謂捉姦在床，如今，哈哈……水仙巳死，你來這一手十分低劣，這叫做死無對證！」

管一見臉色也是一變，刹那塲邊塵土飛揚，一人破土而出。

皇甫雪眼尖，認得他正是前幾天那個受傷的幪面人。

霍傳家喝道：「閣下何人？可是衞家之後麼？」

幪面人突然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笑聲。「衞家跟我有何關係？」說罷扯下幪面巾，露出一張清癯的臉龐來。

塲上各人都是大吃一驚，只管一見含笑不語。皇甫雪驚呼道：「叔叔！」

那人正是皇甫懷義，他雙眼直勾勾瞪在霍揚聲臉上。

霍傳世又驚呼道：「是你，懷義！你沒死麼？」

皇甫懷義又再爆發一陣狂笑。「水仙的姦夫未死，我豈能先死！」

霍傳家道：「你詐死便是爲了調查這件事？」

皇甫懷義不語，表示默認。

霍傳世怒道：「你怎能懷疑水仙？」

皇甫懷義冷冷道：「也許她接受了乃母的遺傳吧！去了娘家回來便懷了孕！」

霍傳世臉色一變再變。「那你又爲何要殺死傅家玉？」

皇甫懷義道：「既然你們都看出來了，某家也不再否認！不錯，傅家玉是我殺死的！一則，我要使姦夫安心，二則，這姓傅的紈袴子弟，每次，見到水仙都像失魂落魄似的！水仙是我的，他憑什麼這樣做！」

皇甫懷義語氣中表示不認他這個岳丈。霍傳家不禁罵道：「水仙無論如何，大哥終究還是你岳丈，你豈能以此口氣跟他說話！」

皇甫懷義道：「誰叫他兒子姦汚了水仙，他還要替他強辯！」

霍傳世驀地大喝一聲：「今日你不把話說清楚，老夫絕不放過你！」

皇甫懷義冷冷地道：「你既然不怕被人聽到，某家又有何懼！水仙去了娘家兩個月，回來後飯便後不斷嘔吐，某家雖然自己不能生育，但這情況也自猜得出來，她在家時，某家日夕陪着她，她即使要作紅杏出牆也沒有可能，因此證明姦夫必是霍家之人！」

塲上之人都不禁暗暗點頭，同意他的這番分析。

只聽他又道：「某家便安排了與孟剛的決鬥，然後上岳陽跟江露天相聚。未到岳陽之時，某家先至約會地點作了一些安排。之後便稱赴約離開，到了半途便折了回家把那淫婦殺掉，跟着再把傅家玉吊死，然後趕往樂水村，再在那裏下船赴孟剛之生死約會！」

霍揚聲冷冷地道：「你要殺水仙根本不須如此安排！」

皇甫懷義冷笑說道：「某家如此安排自然有道理！想不到舍侄剛好來舍下，某家無可奈何，只得再作安排，我故意僱人在半路截棺，造成兇手不肯罷休的現象，最後，又裝死，使你不會懷疑到我的頭上來。」

「笑話，我早就對你有懷疑了！」

皇甫懷義不再理他，自顧自地道：「我作了這些安排便是爲了潛入霍家調查眞相，因此，日夕伏在你家附近。有一日我見管神捕跟舍侄等人入去你家，不久之後我便發現你出現在一株樹上，那時我還不知你那眞實身份，但知你必有所爲。

「果然不久之後，管神捕出來了，我見你故意現身，跟着閃入一條岔路，又見舍侄從那裏追下去，便撕下一幅襯衣，用炭筆寫了些字，掛在一條岔路上，然後折去另一條路追了下去！

「某家救了舍侄一命之後，你便落荒而逃，某家遠遠跟在你身後，見你進入一條地道，於是某家亦跟着進入地道。後來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皇甫雪問道：「叔叔，後來你又爲何要殺我？」

皇甫懷義臉色一變，咀唇緊閉不語。

管一見接口說道：「因爲他殺死了雲天高，又恐你知道內情，所以便要殺你滅口！」

皇甫雪驚叫一聲：「眞的是如此？」

皇甫懷義臉色灰白，身子微微發抖。

管一見接答道：「他怕雲天高洩了他不能人道及霍水仙懷孕的眞相，因而使人懷疑霍水仙是他殺的，所以，把他殺死滅口！不但如此，他還把江露天殺掉，因爲江露天知道他學了劍法，令叔若要長期隱伏便不能讓人知道這一點！」

皇甫雪道：「他如何要隱瞞自己的身份？」

「因爲那時他還不敢絕對肯定，姦夫是霍家的人，甚至殺了人後對水仙是否眞是懷孕也有懷疑，因此才會在殺人之後再去詢問雲天高！他怕霍家懷疑到他的頭上，所以便得詐死，除此一法，他將難以逃得過霍家的追殺，甚至他出一萬兩銀子聘我破案，也是以退爲進的一種手法！」

皇甫雪又問道：「你又怎麼知道雲天高是家叔所殺的？」

管一見道：「因爲，你帶來的那些藥物，裏面有淮山及薏米這兩味，這兩種藥各取一個字便是淮薏，跟懷義剛好同音！當時，我也只是懷疑而巳，後來再根據種種跡象推敲，便肯定了！」

皇甫雪想不到自己的堂叔城府居然如此深沉，幾乎連自己亦被殺掉，不禁打了個寒噤！

管一見又補充了一句：「那天晚上我追上他，跟他訂下誘使霍家父子來此的計劃時，便肯定他是皇甫懷義了！」

霍傳世冷冷地道：「你們說完了沒有？」回頭面對皇甫懷義，「你到底找到了什麼證據？」

「我挾了乳娘回來，不料她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我只得再度潛入你家。後來聽到霍傳春跟霍揚聲的話，才知道水仙不是你所出的。因此，當時我便懷疑霍揚聲是她的姦夫，因爲只有他才知道水仙的身世！而水仙又一向同情他殘廢！」

霍揚聲嘿嘿冷笑。

皇甫懷義接着道：「那晚霍揚聲發現有外人在塲，追了出來，某家却乘機潛入他睡房，無意中找到了水仙一條內袴！」

霍揚聲臉色大變，汗如雨下。

霍傳世看了他一眼，怒哼一聲。

霍揚聲大聲道：「這有何不可！他不能人道，外表完美，內裏殘廢，水仙又不是我親妹，她既能嫁給一個眞正的廢人，爲何不能嫁給我！想不到他居然把水仙殺掉了！」

皇甫懷義怒喝一聲：「禽獸！破壞自己妹子的終生幸福，還理直氣壯！」

霍傳家急問道：「後來呢，你怎樣跟管神捕聯繫上的？」

皇甫懷義道：「次日，我忍無可忍，便再次從地道潛入去，準備把這禽獸殺掉，大概他因失了水仙的內袴，知道事敗，一早匿在地道之中，某家不愼吃了他一下冷劍……後來管神捕他們來了……」

他話還未說完，霍揚聲巳倏地拔出劍來，喝道：「休再多言，今日不殺你替水仙報仇，誓不爲人！」

皇甫懷義聽他這話，更加如火添油，自身上抽出兩條短棍，跟着把它裝在一起，又加了一個槍尖，便成了一桿長槍！

他剛弄好，霍揚聲的長劍巳至，皇甫

懷義手腕一翻，用槍桿格開長劍，接着左手伸直，右手向裏一屈，槍尖改了個方向，往前一送，刺向霍揚聲的前胸！

這一槍他蓄勢而發，眞如毒蛇出洞般快捷狠毒！

霍揚聲長劍一迴，格住槍桿，左手陡地抓向槍桿，同時長劍泛起一團劍花，刺向皇甫懷義面門！

皇甫懷義連忙沉腕避開一爪，手腕向後一縮，握住槍尾刺向他下身！

霍揚聲的劍短，那一劍便被他避過。

霍揚聲怒叱一聲，飛身而起，皇甫懷義長槍適時向上疾刺。

好個霍揚聲凌空擰腰，身子一側一沉，手腕倏地握着槍桿，跟着如坐滑竿般溜下，長劍一揮，向皇甫懷義劈下！

皇甫懷義槍桿被握，等於沒有兵器，皇甫雪等人不禁啊地一聲驚呼起來。

皇甫懷義倏地拋桿，側身、擰腰、拂袖，白光一閃，一口長劍自他袖中飛出，直刺入霍揚聲胸膛，鮮血立即噴泉般湧出，濺了皇甫懷義一臉。

皇甫懷義彷似沒有感覺，仰天狂笑，呼道：「水仙水仙，爲夫終於替你除去沾污你的禽獸啦！哈哈……」

衆人都料不到，兩個武功相埒的高手，竟然幾個回合之間便分出了勝負，都是不禁一怔。

剎那一條白光一閃，霍傳世凌空御劍飛刺皇甫懷義，皇甫懷義的一切敏銳的感覺，彷似都因狂笑而消失了般，「噗」一聲，長劍沒柄而入，笑聲倏地停止。

剎那之間，塲上所有一切，也全部靜止！

霍揚聲的劍離皇甫懷義頭頂三寸，一動不動。

皇甫懷義的長劍刺沒在霍揚聲的胸膛裏，動作似巳僵硬。

而霍傳世的劍，却沒在皇甫懷義的背後……

太陽巳經老高，照得人人心頭煩躁，額頂見汗，塲上却靜得落針可聞！

石破天驚

驀地聽見皇甫雪一聲驚呼：「還我叔叔命來！」身子如脫弦之箭向霍傳世背後射去！

霍傳世似在這剎那醒了過來，他一腳踢開皇甫懷義的屍體，接着一個風車大轉身，一劍接住皇甫雪的來劍。

「噹」地一聲巨响，兩劍相觸碰出一蓬火星，塲上各人此刻才被這情景驚醒！

皇甫雪長劍展開，盡是拚命的招式，霍傳世武功雖然比他高出不少，一時之間却也無可奈何！

皇甫雪一口氣刺了六十三劍，霍傳世漸漸摸熟他的劍路，冷哼一聲，道：「你自要找死，怪不得老夫！」長劍一引，格開皇甫雪之劍，接着標前一步，劍尖飛刺皇甫雪胸膛！

皇甫雪急退，霍傳世一口長劍如附骨之蛆緊纏不放！

管一見冷笑一聲。「欺侮個後生小輩算得什麼英雄？打小的也該瞧瞧老的！」踏前兩步，右手一揚，發出一股淩厲無匹的掌風，登時把霍傳世的劍尖撞歪，身法也不由一滯！

皇甫雪忙凌空打了幾個跟斗避開。

霍傳世老臉一紅，道：「老夫還道你不敢下塲哩！」

管一見神態一張，威猛無比，剎那間衆人覺得他好似高大了不少。

「老夫幾時怕過人來！」

「那就吃我一劍！」霍傳世手腕一抖，振起幾團劍花，白光吞吐不定，不知刺向那個部位。

管一見身子格格一陣亂响，待得霍傳世的長劍臨身，右手才揚起，食指一彈，彈開劍身，劍光立時一歛。

霍傳世讚了聲好，劍隨身走，在管一見身邊游走起來，管一見却佇立如石像。

衆人都知道兩人再次接觸時，將是石破天驚的一擊，立時，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太陽逐漸升高，人影越來越短。

霍傳世的身子却越來越快，走動間汗水赫然濺出。

管一見雖然不動，也背衣汗漬斑斑。

山上沒有一絲風，空氣也似巳凝結……

驀地一聲暴喝响起，霍傳世身形一頓，白光一閃飛閃管一見背心！管一見猛地俯腰閃避，霍傳世那猛力刺出的一劍，居然能在半途一沉，改刺對方後腿！

這一劍又疾又快，又詭又奇，眼看必能得手，只見管一見雙脚一開，劍尖便在他兩腿之中穿過！

危機尚未過，霍傳世臉上笑容一現，手腕一翻，劍刄上揮，直劈管一見股間！

管一見手下不禁驚呼出聲。

好個管一見，身子突然向前俯伏下去，霍傳世那一劍又再落空！

這個身法更加大逆常理，霍傳世不覺一怔，管一見在這一瞬之間，如皮球般彈起，身子凌空一轉，面對霍傳世，雙手五指曲起如鷹爪，抓向霍傳世面門！

霍傳世喝道：「來得好！」劍尖急刺管一見掌心！

管一見手掌一側，五指再次彈在劍身上，右手猛進，去勢更速！

霍傳世左手跟着揚起，食中兩指併起如戟，反劃管一見的腕脈！同時長劍迴飛攔腰截向管一見。管一見左手如影隨形眼看對方之劍而動，霍傳世見管一見不退避，正在暗暗高興之際，管一見的左手五隻手指巳抓着劍身！

霍傳世大吃一驚，一拉，沒能拉動，連忙翻腕絞動，管一見這才放了手，但在這剎那，霍傳世一不留神却被管一見的右手扯下一幅衣袂。

霍傳世立即飛身急退，雖然身上夷然無損，但被管一見撕破衣褲總是輸了半招。管一見嗤地一聲冷笑：「在老夫的對手之中，你還不是最强的一個呢！」

霍傳家怕他兄長落敗，忙道：「神捕且住手，小弟有話要問！」

管一見頭也不回，目光仍注視着霍傳世。「這時才問話，不是太便宜了麼？」

「神捕，你與家兄之鬥，是純粹朋友間的印證，還是生死相搏？」

「說下去！」

「假如是前者，自然無妨，假如是後

者，敢問是何原因？」

皇甫雪怒道：「他殺死家叔，難道自己便不該死？」

霍傳家冷冷地道：「令叔殺死舍侄且不說他，他殺死七星劍江露天及雲天高，難道不該死？傳家玉無端端被殺，他是該死的？」

皇甫雪不禁語塞。半响才道：「他因妾侍與人有染而遷怒其家人，殺死衞家二十四口人命，還不該死？」

「這件事，你巳找到證據？」

皇甫雪又再度語塞。

霍傳世突然打了個哈哈，道：「只要你們找到老夫殺害衞氏一家的證據，老夫隨時償命！」

管一見目光一黯，跟着道：「好，老夫便免費替衞氏一家伸寃，只要老夫找到證據，天涯海角也要把你翻出來！」

霍傳世傲然道：「老夫安坐家中，恭候神捕大駕光臨！二弟，咱走！」

霍傳家彎身抱起霍揚聲的屍體，道：「神捕後會有期，愚兄弟先行一步！」

轉身正欲離開，突然傳來一陣微弱的呼叫聲：「姑爺，請等等！」

衆人俱是一怔，連霍家兄弟也住了脚！剎那只見剛才皇甫懷義藏身的地洞爬出一個婦人來。

霍傳家脫口呼道：「是你，玉蘭！」

「正是婢子。」玉蘭便是霍水仙的乳娘，此刻坐在地上喘氣，管一見知道情況有變，忙護在她身旁。

霍傳世神色一變，沉聲道：「你爲何在此？」

「婢子被人挾持來此，他在婢子身上一點，婢子便不能動不能言了，現在才突然恢復正常！」

衆人都知她是被皇甫懷義制住穴道。

霍傳世冷冷地道：「你能走麼？回家去吧！」

玉蘭道：「不，婢子不去姑爺之家了，但婢子有幾句話要告訴姑爺！」她本是衞氏娘家的婢子，所以稱霍傳世爲姑爺。

「有話快說，不要吞吞吐吐！」

「剛才婢子躺在洞中，聽了你們的話才知道原來姑爺懷疑小姐不貞。且把小姐殺死！其實你們都錯了，小姐至死時對姑爺都是一片忠貞！」

霍傳世臉色一變，厲聲道：「你懂個屁！當時老夫跟她巳有多時沒有燕好，她生了個雜種，難道還是老夫的骨肉！」

「水仙正是姑爺的骨肉！」

此言一出，彷似石破天驚，衆人都大吃一驚。霍傳世更是厲聲喝道：「賤婢你若不說個清楚，老夫今日便饒不了你！」

玉蘭含淚地道：「姑爺請靜心聽婢子細說。小姐生了水仙之後，婢子曾問水仙爲何不給姑爺送個信兒，她說她要待水仙彌月之後，才抱她回家，好讓姑爺高興一下。婢子當時十分奇怪，便問她姑爺是否還不知道你有喜，小姐答說姑爺不會知道，婢子更是奇怪，忙問她是什麼原因…」

霍傳世急問道：「她怎樣說？」

「小姐說姑爺後來再娶了一房媳婦，便是柳氏吧，姑爺便開始跟小姐疏遠，可是小姐對姑爺的心意還是絲毫不變。所幸柳氏跟小姐合得來，兩人情如姐妹，有一天，柳氏對小姐說，姑爺今晚會來找她，但她却不想再服侍姑爺了。

「小姐當時十分驚奇，便問她是何原因，柳氏說她發覺有喜了，怕姑爺粗魯震動腹中胎兒，所以求小姐跟她換個房，好讓小姐也能早日養個胖娃娃！」

霍傳世神色大變，連聲音也變了：「你小姐答應了沒有？」

「當然答應了，所以才會懷了水仙。小姐也同時怕姑爺會擾及腹中胎兒，所以回娘家靜養，不料，唉……小姐一家死得眞寃！」

霍傳世怪叫一聲，聲如夜梟：「你所說可是眞的？」

「婢子若有一句虛言，死後定必被打落十八層地獄，不得輪生！姑爺若是不信可以回去問問柳氏，便知眞僞！」

塲中衆人，也都是心頭震動，這個「故事」使他們不堪設想，玉蘭的話假如是眞的，不但衞氏一家死得寃，更大的悲劇乃霍揚聲跟霍水仙乃是兄妹亂倫……

這剎那，霍傳世彷似老了十年般，他無力地道：「都怪老夫當日魯莽，事後又死要面子，竭力遮瞞，否則柳氏也會告訴我，悲劇也不會發生……」

霍傳家道：「大哥請勿傷心，待回家問問柳大嫂才能作準！」

霍傳世搖頭道：「不必了，當日愚兄沒有對水仙下手，乃是她見到愚兄便臉現笑容，而愚兄亦覺得跟她好像認識的般，竟然下不了手……唉，想來此乃父女間的一種感應！聲兒，你，你……水仙，老父害了你！」他突然啕哭起來。

衆人心頭都像壓了一塊石頭，剛才覺得他剛愎野蠻，如今却覺得他好像是一個無依無靠的老人……

霍傳世突然哇地噴出一口鮮血，叫道：「管笑面，老夫的命你不用取，我自給你！」回頭又道：「二弟，這家你好好把持，三年之內不得過問江湖之事，愚兄去了！」反手擊在腦門上，腦漿登時迸出，身子也癱軟了下去。

剎那只聞一片大哥及姑爺的哭叫聲。

× × ×

日頭越昇越高，响午了，天氣更熱，山上只剩下霍傳家及玉蘭兩人，面對着地上的三副屍體，無言流淚……

管一見着令皇甫雪帶皇甫懷義屍體及衆人離開，走了好一段路都沒有人開口。

管一見心頭也如鉛石般沉重，他經手接辦的案子，無法統計，但論到案子的悲慘却以此爲甚。一條人命却牽出母女兩人的悲慘命運，他希望這種案子越少越好，省得日後心頭難過。

良久，他回頭向皇甫雪道：「你準備去那裏？」

皇甫雪眼眶噙淚，擧一擧懷中的皇甫懷義的屍體，道：「把叔叔的屍體運去葬在嬸嬸墓旁！」

管一見默默點頭。叫風火輪陪他一同去！皇甫雪跟風火輪的背影終於消失在視綫之中，管一見長嘆一聲道：「咱也回岳陽吧！」

端木盛應了一聲，轉身離去。

雷聲又隱隱傳來，跟着天地便黑暗起來，一塲豪雨眼看又將降臨……（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馬騰・文
黃白石・圖

賊殺賊

爲財殺把兄

洗勇興沖沖地走在路上，步履輕快，飄飄然恍如踩在雲端，時不時發出幾聲輕笑。

這條路一直通向縣城，洗勇正要到城中。

想到城中集春院中的紅牌姑娘妙鳳那股騷媚嗲勁，洗勇忍不住又發出輕笑聲，心癢難搔的，輕快的步履一緊，恨不得立刻趕到城中，將那騷娘兒摟在懷中……

想想已有個多月沒有到城中集春院找妙鳳了，不知那騷娘兒是否還記得自己，更加心急，直恨這條路太長了，抬眼朝前望，依然見不到那破舊的城牆，腳下加緊，差不多是小跑了。

摸摸纏綑在腰間，沉甸甸的大洋，洗勇臉上不禁浮漾起一抹興奮的笑意。

由腰間纏綑着的大洋，他不禁想到，他腰間帶着的大洋，只不過是百十分之一，他應得的一份，沒有一萬，只怕也有九千！

想到那堆在面前，一箱箱的大洋，洗勇禁不住咧開嘴笑了，有了這人見人愛的大洋，他將有一段快活日子好過，待花光了他應得的一份，再幹他一票，銀晃晃的大洋又滾滾而來，想到這，他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在他來說，世上再沒有那吹一口氣會嗡礿發出悅耳聲響的大洋來得可愛了，有了錢，他可以嫖，可以賭，隨心所欲，快活逍遙。

法網終難逃

想到快活逍遙，他不禁發出一聲輕笑，心想，不知陶老大魏老三蕭老四尋那門子快樂去了……

× × ×

洗勇與陶禮，魏雄，蕭德義是結義兄弟，四人居住在離縣城六十多里外的一條小山村中，表面上是正經老實的莊稼人，實則是這一帶方圓幾百里內的悍匪巨盜，作過不少大案，由於平日四人行爲謹愼，掩飾得又好，故此沒有人懷疑他們。

五日前，他們在兩百多里外的一個山坳內，截刦了一隊客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在那些貨物中，竟然發現了一批大洋，其數目之大，令他們爲之咋舌不已。

那批銀洋有三萬七千之鉅！

他們作案數十次，每次的數目均不超過一千塊，想不到這一次數目如此之鉅，面對着那批閃亮的銀洋，四個人興奮得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還是做老大的陶孔見多識廣，出主意叫每人拿了二百個大洋，然後將那些裝在袋子中的銀洋揀個隱密的地方埋起來，待風聲平息後，再拿出來均分。

像每一次作案那樣，這一次也幹得乾淨俐落，那隊客商連脚夫在內，一共十二人，全部給他殺了個乾乾淨淨，然後將屍體掩埋起來，一絲痕跡也不留下！

——刦財殺人，這是他們一貫的作案手法，目的是不留下絲毫綫索，自他們作案以來，死在他們手上的人，沒有一百，

也有幾十！

他們就靠了這種兇殘的手法，從來沒有一次出過紕漏。

這一次，他們刦到如此鉅額的銀洋，個個歡喜若狂。決定好好快活一下，過一段日子後，才分贓。

他們出外快活，從來不會在一起，各尋各的，互不聞問。

這是他們聰明之處，聚在一起，自不免目標大了。很容易引人注意，若是分開來，到的又是大地方，那就絕不會引人注意了。

而他們每次作案後，出外快活，絕不會到同一個地方，引起別人的注意。

這次洗勇決定到縣城快活一下，他是忘不了妙鳳這個又騷又媚的娘兒們，自從在個多月前嫖過那娘兒後，他一直念念不忘，決定破例一次。

他之冒險破例一次，是有原因的：他決定分贓後，拿了那筆錢，遠走高飛，另謀營生，不再作這殺人越貨的勾當了。

說實在，對於這種殺人越貨的冒險勾當，他有點膩了，所以他決定收手不幹，不管三位結義兄弟想法如何。

促成他收手不幹的主要原因，還是那筆尚未到手的贓欵，要知道，在當時來說，一筆爲數差不多成萬的銀洋，是個大數目，在那種小地方，是個驚人的大數目！

在當時，有些窮人家，一年能剩下三數枚銀洋，是一種稀罕事，就算是稍爲富裕的人家，家中也從來沒有上百的銀洋儲存，這成萬的銀洋，可以買幾百頃良田，蓋大莊院，你說，這是個小數目嗎？

× × ×

洗勇想着想着，抬眼一望，破舊的城牆已然在望，遂收斂思潮，將脚步放緩，以免惹起路人的注意。

太陽還未升到頭頂，熱烘烘的日頭洒下來，洗勇絲毫不覺得燠熱，反而覺得暖洋洋的，晒得身心舒暢。

人在心情好的時候，覺得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好的。

——洗勇此刻的心情就是這樣。

許是已近晌午，附近的農人都歇息去了，路上附近一個路人也沒有。洗勇也不以爲意，他此刻只想快些趕進城中，找家客棧住下來，然後吃喝個痛快，到集春院找妙鳳那騷娘們快活一番！

只要走完了這片高粱地，就接近城門了。

比人還要高，青綠一片的高粱地，在風吹下，輕柔地起伏擺動着，發出一陣悅耳的沙沙聲。

瞧着擺動起伏的高粱棵，洗勇嘴角泛起一絲淫邪的笑意，眼前輕柔擺動的高粱棵，幻化爲妙鳳那欵擺的水蛇腰，沙沙的葉子聲，聽在他耳中，變作了妙鳳那令人神馳魄蕩血脈賁張的淫語浪笑呻吟聲，他由不住心頭一蕩！

也就在洗勇陷於淫思欲潮，寢然渾忘一切的剎那，起伏擺動的高粱田中，驀然間白光一閃，閃射向洗勇的背心！

這道閃光發自洗勇身後右邊的高粱地中。

而高粱葉發出的沙沙響聲，將破空聲掩蓋了。

那道閃光又勁又疾，霎眼間，已閃射至洗勇背心！

顯然，偷襲洗勇的人，是想一擊殺死他！

沉浸在綺思欲念中的洗勇，在白光閃射在背心的剎那，似已有所覺，倏的偏身一旋！

可惜他驚覺得太遲了。

雖然避過了背心要害，肩背上「噗」的一響，一柄明晃晃的尖刀插在他肩胛上，刀鋒沒入一半，立時湧濺出鮮血。

想是那偷襲者的腕勁特强，洗勇肩胛中刀，雖則他偏旋的身形已卸去一部分勁道，但仍不免旋退一步，人亦痛得渾身一抖，臉色煞白。一個餓虎撲羊，敏捷地摔扒在地上，免得站着將身形暴露在偷襲者的攻擊範圍內。

在摔扒在地的同時，他的左手已多了一把短槍！

由於右肩胛插着一把尖刀，令到他右手無力，不能握槍，只好改用左手。

左手握槍雖然有點不便，但他自信槍法一如右手握槍般準確。

——他的左手槍法，練得與右手槍法不相伯仲。

由於肩胛處刀傷劇痛，令到他頭上暴出黃豆般的汗珠，咬牙抵受着，一邊掃視着發出飛刀的那塊高粱地。

由於有槍在手，令他信心大增。

因爲他在四兄弟中，槍法第一，拳脚方面最差，也由於他拳脚功夫最弱，才苦練槍法，以補拳脚之不足。

手握短槍雖然令他信心大足，但也令到他額上暴沁出的汗珠更多！人也猛打了個寒顫！

因爲他想到，剛才那偷襲者發出的不是飛刀，而是槍彈，那他就沒有這樣僥倖了。不像死狗般倒斃在路上才怪！

但接着他立刻鬆了口氣，因爲他隨即想到，要不是偷襲者身上沒有槍，那就是恐怕一開槍，驚動了城門口站崗的保安隊，不敢開槍殺他。

吁了口氣，他雙眼如鷹，搜索着斜對面，七八丈外的高粱地，發現稍有動靜，立刻放槍；同時，他扒伏在地上的身軀亦快速地朝後移動。

——只要他退到另一邊高粱地，往裏一鑽，那就如大海撈針般，襲擊者再也找不到他，扭轉了敵暗己明的劣勢，處於安全境地。

他的身形才動，驀地一道閃光自斜對面的高粱地中發出，在空中劃了個光弧，飛射向他。

若不是他肩胛上插着一把刀，令到他不能滾動，那他只要翻身疾滾，足可從容避過那疾飛而來的尖刀，他在沒辦法滾動的情形下——他若一滾動，插在他肩胛上的尖刀，被他翻壓得從肩胸處透出，他的一條手臂可能會報廢，性命既然受到威脅，他也顧不了那樣多，抬手向着那道如電閃般的閃光開了一槍！

他的槍法果然是第一流的，但聽「砰」的一聲槍響，那道閃光被攔腰擊斷，兩邊彈飛開，落下兩截斷刀！

這一響槍聲，果然驚動了守在城門口的保安隊，叱喝聲立刻傳來。

這時候若不再逃，到那些作威作福的保安隊趕來，那就很難脫身了。

所以洗勇立刻當機立斷，短槍橫掃，一發五彈，射向那發出刀光之處，同時猛地弓起腰，一個疾轉，朝身後的高粱地竄過去。

那一輪槍彈不知是否擊中那偷襲者，但高粱桿子却被擊斷了不少，「啪里沙啦」地倒了不少棵，不見再有飛刀射出！

這時，保安隊的雜亂叱喝聲，已清晰地傳來。

像一頭受驚的黃鼠狼般，洗勇「刷啦」一聲竄進了高粱地中。

那茂密茁壯的高粱立刻將他的身形掩蔽起來。

他的身形不再暴露在毫無遮蔽的路面上，他已安全了。

一鑽入高粱地，洗勇立刻蹲下來，從高粱桿的隙縫間往外窺察，仍然不敢鬆弛下來，緊張地喘着氣。

那些保安隊的吆喝聲越來越近，雜亂急促的腳步聲亦可聽聞。

洗勇一聽，決定不再呆下去，溜之大吉才是上策。

他往高粱地外邊，隔着一條黃土大道，斜對面的高粱地再掃了一眼，才轉過身，準備往高粱深處鑽入去。

只要他鑽進恍如大海一樣深廣的高粱深處，要找到他，簡直比大海撈針還難。

却就在他半蹲的身形將轉未轉之際，驀地警覺到背後有極輕微的擦响聲，他剛想掉頭察看，驟覺背心一陣劇痛，痛得他雙眼昏黑，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左手一迴，食指一扣，不管是否對準目標，「砰砰砰砰」一連發了四槍！

槍聲還未停歇，「啪」的一聲，他握槍的手腕已被自背後偷襲得手者一腳踢中，骨痛欲裂，短槍脫手飛墜，而他亦再也支持不住，癱倒在地。

在他的背心要害處，插着一把鋒利的尖刀，只露出二三寸刀身，但這足以要了洗勇的命！

洗勇居然還未咽氣，臉容因了不可抵受的痛苦，抖動着，扭曲得不似人樣，醜陋極了，一雙散渙無神的目光無目的，急亂地掃視着，終於讓他搜尋到那偷襲者。

他散渙的目光立刻一凝，也有了光彩，嗆出一口血後，喘促地道：「你……」一口血又湧起，堵塞了他下面的語聲。

站在他身邊的偷襲者面上蒙着一塊布，露出的雙眼兇殘地盯視着垂死的洗勇，乾笑一聲：「你去死吧！」

猝然抬腳一踹，踹在洗勇的胸前，洗勇張口想叫，却被大口大口湧出的鮮血窒噎了，半聲也發不出，身軀一挺搐了幾搐，接一軟，咽了氣。

那蒙臉偷襲者陰殘地一笑，迅即蹲下來，動手將細纏在洗勇腰間，那條像豬腸一樣，裝滿了大洋的布帶解了下來，拿在手中，就着蹲下的身形，一弓腰，竄進了高粱深處。

偷襲者的身形才掩沒在高粱深處，外面已傳來人聲，腳步聲並且向着洗勇伏屍處移近，從那人語聲，很容易就分辨出來的是縣城的保安隊。

結果，那幾名在城門口站崗放哨，被槍聲驚動了，循聲急奔而來的保安隊員，在高粱地裏發現了死狀可怖的洗勇屍體。

× × ×

在縣城的轄區內出了人命案子，負責一縣治安的保安隊，立刻着手偵辦。

保安隊隊長趙德財，在死者伏屍的地方察看搜索一番之後，覺得這件命案很棘手，現場一點綫索也沒有遺下，唯一的綫索就是死者身上插着的兩把尖刀，但尖刀是普通的尖刀，毫無特別之處，任何人也可以打造，從兇器（尖刀）上根本發現不到有用的綫索，令到趙德財皺眉不已。

他本就不是個能幹的人，他之幹上保安隊長這個要職，全仗裙帶關係，縣長的四姨太，是他的親姐姐。

倒是副隊長劉長智，是個精明幹練的人，年紀雖只三十出頭，但已幹了九年保安隊，他是憑着他的才幹，熬了九年，才幹上這個副隊長的位置的。

而趙德財也有自知之明，對於這個能幹的助手倚爲臂助，凡遇棘手的問題，皆委託劉長智去辦。

這一件命案既然這樣棘手，趙德財自然推給劉長智去辦。

劉長智接手之後，認爲首先要弄清楚死者的身份姓名，才能夠進行下一步的偵查行動。

而他從死者手握短槍之一點推測，死者必是道上人物，平常百姓，斷不會身懷槍械。

由是，他想到近年來不時發生的刦殺案，先後不下二三十宗，由於作案者手法乾淨俐落，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留下，無從偵查，變成了懸疑未破的案子！

由這宗案件，他想到了這是否有關聯，同爲一人或一人以上的匪賊所幹。

由於死者身上分文皆無，一點財物也沒有，令到劉長智初步肯定，這是一宗刦殺案。

於是，他立刻派出他的得力手下，四出打探死者的身份姓名。

魏雄生平最喜歡賭，他認爲，若沒有得賭，那不如死了倒好，賭，對於他來說，比女人更加具有吸引力。

他雖然好賭，賭術也很精，但一直欠缺賭運，所以，他可說逢賭必輸，大賭大輸，小賭小輸，越輸越賭，結果，他每次與陶禮，洗勇蕭德義作案後所分到的贓銀，總是輸個乾乾淨淨，無錢下注才罷手！

不過他有一點好處就是，他身上有多少錢就賭多少，從不向人借錢或欠數，輸光了就拍屁股走人，所以方圓二百里內的大小賭場，均歡迎他這樣有賭德的賭徒去賭。

魏雄這一次是在離開縣城足有百里外的一個鎮集上豪賭了一日一夜。

起先，他在牌九桌上，將帶來的二百塊銀洋輸剩了十一塊，轉到骰寶桌，將十一塊銀洋押在大字上，結果他贏了，開出來的是雙六單五，十七點大！

他本來準備若輸了立刻拍屁股走人，想不到却意外地贏了，於是他連本帶利，二十二塊再次押在「大」上面！

可能是他的運氣來了，開出來的竟如他所願，十一點，又是大！

這一翻，二十二塊變了四十四塊。

他仍然將四十四塊押在「大」上面。

所謂跟紅頂白，不少賭徒見他連贏兩口，紛紛跟風下注。

眞係邪，當三粒骰子停下來時，點數又是大！

魏雄又贏了！

四十四塊變成了八十八塊！

連過三關！

本來，一般的賭徒在連過三關之後，多數會暫停下注或改買小，很少會繼續買大的。

可是，魏雄却不理三七二十一，他不信邪，將全部銀洋再押在大字上。

很多賭徒都不相信在開了三口「大」之後，仍會是大，紛紛改買「小」。

只有幾個跟着他下注買「大」。

結果，又是「大」！

魏雄又贏了！

八十八塊變成了一百七十六塊。

那些沒有跟風而輸了的賭客，悔恨得直想將自己的眼珠挖下來。

連開四口大，這一次不由那些賭徒不信邪了，紛紛拿眼望着魏雄，準備跟風下注。

魏雄這時興奮得臉也脹紅了，一顆心蹦蹦跳跳，這確是世上最刺激無比的玩意，他略一考慮　毅然斷然地將一百七十六塊押在「大」字上。

衆人立刻發出哄的一陣驚呼聲，立刻紛紛將賭注下在「大」字上！

整張骰寶枱上，竟然沒有一個人將賭注押在「小」上面，全部將賭法押在「大」上面！

這一下，負責搖骰的荷官臉也青了，他在賭館幹了近廿年，從沒有遇過這種一面倒的情形，緊張得他臉上暴沁出汗珠，捧着骰盅的雙手禁不住輕微地顫抖起來。

一面有節奏地搖着骰盅，荷官一面在心裏暗自禱告：「小，小，小……」

而隨着他搖動骰盅的節奏，衆賭客却很自然地齊聲叫出：「大！大！大……」

在衆人的呼喝及虎視眈眈之下，終於揭盅了。

荷官一瞧，不禁在心裏發出一聲呻吟，抖着聲，黯澀地叫出：「四五六，十六點大！」

「大啊——！」衆人哄地歡叫起來。

這已經是第五次大了！魏雄的一百七十六塊，變成了三百五十二塊！

由十一塊變成三百五十二塊，眞像滾雪球一樣，除了二百塊賭本，他已贏了一百五十二塊！

他從來沒有贏過這麼多錢，興奮激動極了，這是他賭博以來，唯一贏錢的一次，他自忖：莫非這次鴻運當頭，福星拱照？不然，豈會連開六口大！

不過，他雖然興奮激動，但仍保持着冷靜的頭腦，他決再賭一口，不管是輸是贏。

這時候，所有圍在骰寶桌上的賭客，見魏雄連贏六口，都以爲他鴻運當頭，皆視他爲財神，個個屏息靜氣，巴巴地注視着魏雄，唯他馬首是瞻，只要他下注在哪一「瓣」，他們必定是跟風下注。

幾個賭場的「巡場」聞訊先後趕來，但却默不出聲，只是臉色凝重地注視着魏雄，沒是採取行動。

——他們都認出了魏雄是這裏的常客，是個不好惹的人物，而魏雄也「進貢」了不少錢給賭場，所以，魏雄是最受歡迎與最佳的賭客，換了別一個，他們不借題發揮，將他趕走那才怪。

這時，賭番攤，牌九等的賭客，亦有不少人圍到骰寶這一枱來瞧熱鬧，瞧瞧如何一個邪法。

骰寶枱邊，圍滿了人，最少有三十多對眼睛，緊緊地注視着魏雄的舉動！

——看他下注在那一「瓣」上面。

魏雄也沒有讓衆人久等，微一凝眸，瞬即含笑充滿信心地將三百五十二塊大洋全部推在「大」那一「瓣」上！

衆人不由瞪大了眼，激動得「哄」的低嚷出聲，刹那像一鍋開了的水般，騷動議論起來，紛紛迫不及待他將賭注下在「大」那「一瓣」！

但也有少數不信邪，賭一口氣的賭客，將賭注下在「小」那「瓢」上。

骰寶桌上這一「盛」極一時的情景，將那荷官弄得驚怔住了，青着一張臉，一任那汗水自額上像蚯蚓般淌流下，緊張得忘了抹，也忘了捧起骰盅去搖。

——不知怎的，荷官莫名其妙地產生了一種預感，這一次開出來的點數，一定是「大」！

他被這種預感支配着，一直不敢去捧起骰盅。

於是有人不耐煩地催促了！

那荷官數年來穩定如山的雙手，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毫不受控制地顫抖起來。

那幾名「巡場」個個臉色凝重，瞧着押在「大」上面沒有一萬也有數千的巨大賭注，也緊張得差點透不過氣來，其中一個皺皺眉頭，似乎職權比較大，向那荷官使了個眼色。「老李，你且歇歇，讓我替你。」

那荷官老李一聽，如獲大赦，如釋重負地長長吐了口氣，一迭聲應「是」，抹抹額上的汗水，退在一旁。

於是，那「巡場」上前代替了荷官老李。

掃視了緊張而又興奮的衆賭客一眼，那代替了荷官老李的「巡場」，咀角一牽，泛起了一絲冷笑，將手穩定地捧起了骰盅。

立刻，數十道目光瞬也不瞬，緊張地隨着那有節奏地上下搖動的骰盅，上下移動。

有些緊張到張大了口，咀角流出口涎也不自知。

只有魏雄，神態輕鬆篤定地雙手交抱在胸前，一雙銳利的目光緊緊盯着那「荷官」的臉。

那「荷官」在魏雄的注視下，心頭不由一懍，上下搖動骰盅的手不自主一窒，將骰盅放在枱上。

衆人的目光立刻聚集在那動也不動的骰盅上，急促粗重的喘息聲清晰可聞。

「開——」那「荷官」終於在數十人的急切期待注視下，將那盅蓋揭起！

在盅蓋揭起的刹那，在衆人還未瞧清楚骰子的點數前，所有圍在骰寶桌上的人

——包括賭場方面的人與魏雄，全都在那剎那間緊張得停止了心跳，屏住了呼吸，在落針可聞的情形下，像刀子般銳利的數十道目光，射落在骰盅內靜靜躺着不動的三粒骰子上。

「雙三六十二點大」——那「荷官」沒精打彩，拉着長長的語音叫出，臉色刹那也變得青白一片。

「大！啊哈，我的媽啊，又是大！」在哄然的興奮嚷叫聲中，有人忍不住跳起來大叫。

魏雄盡量掩飾着內心的興奮，對那青白着一張臉，有點手足無措的「荷官」笑道：「崔兄，我又贏了，請賠錢。」

那「荷官」本來有十成把握「贏」這一口的，那知，在魏雄銳利目光的注視下，心內一虛，手一窒，原本應該是小的，現在却變成了大，令到他衝動得想一拳將魏雄的臉面砸爛，但理智却告訴他，千萬衝動不得，眼前這人雖不知他來路，總之是個棘手人物，一個弄不好，可能會毀了這間賭場。

勉强擠出一絲苦笑，那「荷官」道：「賠，一定賠，魏爺還有興趣玩下去嗎？」他口說心裏却暗道：「只要你繼續玩下去，遲早總會玩完的！」

在他以為，以魏雄這樣嗜賭的人，決不會在運氣最佳的時候收手不賭，一定會繼續賭下去，直到輸光為止。

——這是賭徒的習性，輸了固然賭下去，而贏了，十個有九個半會認為這是運氣到了，想繼續贏下去，很少會見好就收的，而賭場最歡迎這種賭客，因為不管你贏了多少，只要你不收手，繼續賭下去，那麼，終會輸回給賭場，最後連賭本也輸光，才懷着懊悔的心情離開。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這個嗜賭如命的賭徒，却一反常態，理智地及時收手。「崔兄，運氣不是永遠跟着一個人的，我巳連贏七口「大」，相信再不會有這種運氣，而我亦是第一次贏錢，贏了這麼多錢，我巳心滿意足，所以，我決定不賭了。」

他這個決定，不但令到那「荷官」驚詫，連那些跟風下注，贏了不少錢的賭客，亦是驚愕不巳，紛紛議論起來。

他們都是想勸說魏雄繼續賭下去，一個人難得有如此好的賭運，應該在運氣當頭時，乘勝追擊，贏他個盤滿砵滿，讓他們也沾沾他的光。

總之，說七說八，總歸一句話，勸魏雄繼續賭下去。

魏雄却不為所動，笑笑道：「崔兄，可否借個布袋給我。」

那姓崔的巡場臉色很難看地澀聲道：「魏爺眞的不賭了？」

魏雄却不正面回答他。「崔兄，請算算，三百五十二塊翻一翻，是不是七百零四塊？」

「對，」那姓崔的巡場道：「魏爺是要現洋呢，還是銀票？」

——要知道，七百多塊銀足有幾拾斤重，携帶起來，很不方便，反之，銀票就方便了，只要摺起來，往懷中一放，就可輕輕鬆鬆地離開。

大多數的人，都不會要現銀，携帶起來既笨重又惹人注目，而銀票放在身上，只要你不說出來，誰也不知你身懷鉅欵。

照說，十個有九個半都會要銀票，只要到銀號兌換，數目不會短少，既方便，又安全。

但出乎意料，魏雄却要現洋。

這令到衆賭客與那姓崔的「巡場」不禁愕然，不明魏雄何以會如此「笨」。

魏雄却不理會別人的反應。「崔兄，煩你借個袋子給我裝那些銀洋。」

那姓崔的眼珠一轉，立刻爽快地道：「那當然可以，魏爺，請跟兄弟到賬房去拿。」

於是，魏雄在衆賭客的竊竊議論下，隨着姓崔的到賬房去拿取銀洋。

× × ×

要不是一個臂力特强的人，提着一袋數十斤重的銀元，肯定不可能行走得如此輕鬆從容。

魏雄正是個臂力特强的人，提着那裝了七百多塊銀元沉重的布袋，步履輕快，神色興奮，要不是時候巳是深夜時分，他眞想大聲嚷叫，宣洩他心內的狂喜。

——他自懂賭錢以來，何止賭了千百次，但每一次總是輸個精光的，難得這次運氣這樣好，連贏七口，除本贏了五百多塊，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怎不叫他欣喜若狂呢？

正因為是第一次贏錢，第一次贏了這大的數目，所以他才理智地不再賭下去，他要保持這一次贏錢的紀錄，若再賭下去，他知道遲早肯定會輸個清光，仍然打不破逢賭必輸的不雅之號。

「逢賭必輸」這個不雅之號，是他三個結義弟兄奉送給他的外號，這次他贏了幾百塊錢，足可以在弟兄面前炫耀一番，證明他不是逢賭必輸的倒霉鬼。

這也是他收手不賭的原因之一。

想到他將這袋銀元擺在三位結義弟兄面前，他們驚怔不信的詫訝表情，魏雄不由發自心底地笑出聲來。

他的笑聲雖然不很响亮，但在靜夜中聽來，分外清晰，而一陣急促輕微的脚步聲，夾雜在笑聲中，清晰地傳來。

魏雄雖然很興奮，但仍保持警覺，急促輕微的脚步聲傳來，他立刻警覺地停步側身扭頭向後張望。

× × ×

他這時候正走在通向客棧的一條橫街上，這條橫街由於新近遭到火燒，所以橫街兩旁到處是斷垣殘壁瓦礫，遭到回祿光顧的人家，全部搬出，只剩下兩三個老而無依的老人，在斷牆下搭起一個簡陋的窩，作棲身之用。

這條橫街，可說荒僻得很。

魏雄之所以敢提着一袋銀元走在這條荒僻的橫街上，是因他技高人胆大，懷插短槍，二是這條橫街到客棧，可縮短一半路程，這是他走這條橫街的原因。

他扭頭一望之下，心頭一跳，瞬即閃身貼着一堵斷牆站着，將身形隱在斷牆黑影中。

幾條矯捷的身形，正飛快地奔向這面而來。

心中冷笑了一聲，魏雄暗忖，來人若眞的是衝着他來的，那可說是賊刦阿爸了，心念一動，他立刻繞到斷牆後，弓着腰

，竄到另一面斷牆下，貼牆蹲下來，同時從綁腿中抽出一把匕首。

至於插在腰間的短槍，他認為還未到應用的時候。

——他要弄清楚這幾個急奔而來的人是否衝着他而來才作最後打算。

那幾個人大概是衝着他而來的，幾條人影迅捷地奔到他剛才停下來的地方，散開來，擺出一副搜索包圍之勢，慢慢向着他最先貼站的斷牆掩過去。

魏雄藏匿的這面斷牆，距那面斷牆一丈不到，所以他從斷牆後窺看得一淸二楚，看見來人的陣仗，衝着他來的巳是絕無疑問的了，不由心頭一緊。

——他很清楚，這些人是為了他那袋銀元而來的，照規矩，刦財滅口是肯定的了，只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

不過他猜想，來的人九成是賭場的人，這種手法，他也時有所聞，那就是人客若在賭場贏了大錢，必會尾隨而殺之，將輸掉的錢搶回來，他想不到自己可能也會遇上這種遭遇。

他雖然身手高强，且身懷短槍，但對方有五個人，在人數上佔了優勢，若再帶着槍，那就不好了。

想到這，他決定忍下這口氣，不與這些人作正面衝突，溜之大吉為上。

那五條人影像幽靈一樣，一點聲响也沒有弄出，漸漸掩逼近那堵斷牆。

而魏雄亦於此時，趁着那幾人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堵牆，弓着腰慢慢向後退。

眼看着他只要退到斷牆的另一頭，然後竄過横街，鑽進廢墟中，就可全身而退，而他亦巳退到了牆的那頭。

由於他一直很小心翼翼，所以一點聲响也沒有弄出。

這時候，只要他一轉身，就可以輕捷地竄過橫街對面，可惜，那一大袋銀元實在很笨重，一個不小心，碰在牆角一塊突出的斷磚上，發出一聲碰撞聲。

這一聲雖則不很响，但在靜夜中，足以傳出老遠，自然驚動了那五個巳然掩到斷牆前後，一無發現的漢子耳中。

响聲入耳，五條人影立刻機靈地一齊轉身循聲察看，一面散開來，迅速掩奔過去。

魏雄這時才懊悔為何不要銀票而要携帶這樣沉重的銀元，但後悔於事無補，眼前唯一是能够逃得了，最好是盡快逃，所以他不再掩蔽着身形，挺起身，箭一樣斜斜竄奔向橫街對面的廢墟中。

只要衝入廢墟，魏雄有六成把握可以擺脫追來的人，溜之乎也。

那袋沉重的銀元在這緊急關頭，可以說成了他的累贅，令到他奔跑的速度慢了三份一，若不是這袋銀元，他極有可能擺脫得了那些人。

這時，他眞想將這袋銀元扔掉，但又捨不得。

就在他快要竄進焦樑敗瓦殘垣的廢墟的剎那，一條人影凌空一個翻滾，越過他頭頂，在空中向他猛然踢出一脚！

這一脚，凌厲無比，逼得魏雄不得不一窒步，右手白光一閃，刺向那人踢來的腿脚！

那人顯然志不在傷敵，而在於截停魏雄，見目的巳達，踢出的一腿不待匕首刺到，半途一收，身形急墜，落向地面。

就這一窒步的剎間，其餘四人巳先後奔到，散開來，將魏雄困住。

而那截停魏雄的人影，亦在魏雄哼冷出聲間，站在魏雄面前，手上執着一把閃亮的短刀。

魏雄這時看淸了五人手上沒有執槍，放心了不少，至少，在動手時，他不需顧忌，而更重要的一點是，若他們無槍，而自己身上却有，到必要時，就佔了很大的便宜。

冷冷地掃視了五人一眼，魏雄立刻認出了截停他的人，正是賭場那名姓崔的「巡場」。

魏雄語聲冷銳得有如刀鋒：「崔明，你這是什麼意思？」

姓崔的巡場道：「難道這也不明白，多此一問！」

魏雄怒聲道：「想不到這一手竟然衝着我來，你可知道，我在你們那裏輸了多了錢？」

崔明道：「我知你輸了不少錢。」

魏雄沉聲道：「那我只贏了你們幾百塊錢，就想將我攔途刦殺？」

崔明冷冷道：「若單是你贏了那幾百塊銀元，咱們也還輸得起，你可知道 今晚因為你，咱賭場輸掉了多少錢？」

魏雄怒道：「這與我有何關係？你們既然開賭，那就輸得起！」

崔明銳聲道：「因為你，咱賭場今夜共輸了萬多二萬銀元！咱們可輸不起！」

魏雄哂道：「你們輸不起就來這一手，我以往輸光的，又如何？」

崔明大笑道：「你輸了是你手氣差，總之，你今夜贏得有點邪門！所以咱們一定要你將贏的吐出來！」

魏雄怒極反笑：「哈哈，老子贏了要吐出來，那老子輸了的 你們也要還給老子才公道！」

崔明臉色一沉。「那你是不吐出來的了？」

魏雄冷哼一聲道：「你以為老子是好欺的。若想老子吐出來，只要你們有本事擺平了老子，只管拿去！」說着提起了那袋銀元。

五個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那袋銀元之上。

魏雄却在這時將那袋銀元一掄，掃砸五人！

五人慌不迭閃身後退！

這一退，就露出了空隙！

魏雄立刻偏身急竄，從崔明與另一名賭場打手之間閃過，竄入廢墟中。

崔明一退，眼見魏雄就要竄入廢墟中，情急之下，手中短刀脫手擲向魏雄！

魏雄見刀光如電閃般射到，不得不一擰身，揮動手臂，以匕首擋格崔明擲來的短刀！

「鏗」一聲，短刀被他擊飛，而他也想到崔明的手勁這樣强，被那短刀挾帶的一股勁力，震得脚步微移！去勢亦窒了一窒！

這一窒，身後左右銳風嘶响，四條人影疾撲向他！

魏雄吸一口氣，身形一矮，半蹲下來

，七首一劃，四條疾撲向他的人影立時在驚呼聲中向後彈躍開。

魏雄跟着乘機向前一衝，迎着撲來的崔明，將袋子迎面砸去，七首同時挺刺！

崔明見一大袋銀元挾着勁風迎面砸到，忙偏身一閃，避過了那袋銀元，却避不過魏雄刺向小腹的七首，小腹上一陣劇痛，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

這一聲有如鬼哭神號的慘叫聲，在夜空中响起，份外慘厲刺耳，攝人心魄！

四名同來的賭場打手聽了，欲撲的身形不由爲之一窒！

魏雄目中兇光大露，絕不給崔明以逃生的機會，右手一扭，七首在崔明腹中絞動，接一腳踹出，將崔明踢得倒飛而起，七首自然亦脫出了崔明的小腹！

曳着一道噴濺出的血箭，崔明發出一聲悠長悽怖的慘叫聲，越過一堵斷牆，墜在廢墟地上，沒了聲息！

那四名打手不由顫抖了一下，瑟縮着不敢上前，也不敢後退！

魏雄森厲地發出一聲笑，擰身面對四名打手，雙目發出野獸一樣兇殘可怖之光，獰聲道：「你們還不快滾，是否想老子也宰了你們？」

四名打手眼見崔明慘死，早已嚇破了膽，再見魏雄神情兇厲如惡鬼，禁不住打了個寒顫，轉身拔腿就逃。

逃得比受驚的兎子還要快！

魏雄忍不住發出一聲得意的笑聲，直到看不見那四人的身形，才將七首在鞋底擦了擦，插回綁腿中。

×　×　×

就在他彎下腰，將七首插回綁腿的時候，一條人影自廢墟的一堵低矮斷牆後冒起，狸貓般輕捷地竄到魏雄背後！

而魏雄竟然不覺！

大概他認爲殺死了崔明，四名打手嚇破了胆驚急逃逸，這附近已沒有人，所以放鬆了警惕。

那人影掩到魏雄背後，魏雄剛好將七首插好，挺起腰！

而那人影亦在這時，無聲無息地一刀插落魏雄背心！

魏雄這一挺起身，無疑將背心要害自動送上，迎向那偷襲者的背心！

所以待到魏雄驚覺到背後有異時，已無從閃避！

所以他只有死！

死得不明不白，不甘不願！

他在臨死的一刹那，腦中什麼也沒有想，只是想到：我終於在臨死前，贏了一次錢，打破了逢賭必輸的慣例！

接着，他就無聲無息地死去，死得糊裏糊塗。

因爲，他連殺他的人是誰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殺他的人爲何要殺他！

那人影用黑巾蒙着臉，所以魏雄在臨嚥氣前扭頭一瞥，却看不到殺他的人的樣貌。

那偷襲者在確定了魏雄死了之後，從魏雄手中拿過那袋銀元，沒有多作停留，立刻竄進廢墟中，鬼魅般消失不見。

黑夜，確是殺人者最佳的掩護！

×　×　×

劉長智聞訊帶着兩名幹練的保安隊隊目趕到鎭集上時，太陽已落山。

儘管又餓又累，他也不歇一歇，吃喝點東西，立刻直奔那條發生命案的橫街！

好在兩條屍體沒有被人移動過，劉長智察看過兩條屍體之後，並從一條屍體身上搜出一把短槍，一柄帶着血漬的七首，另一條屍體身上，却只發現幾枚銀元。

後來，一個隊目在破磚殘瓦中，找到一柄短刀。

劉長智拿着那柄帶血的七首在廢墟內那具屍體小腹上的傷口上對比過後，確定了廢墟內的屍體，是被橫屍街上那死者殺的，但殺那人的又是誰呢？

他先不研究這問題，目前最緊要的是：先弄清楚這兩名死者的身份。

經過鎭上有關人等的辨認，很快就認出了躺在廢墟內那具屍體的身份——他就是鎭上賭場的打手頭目之一的崔明，而第二具屍體，也經賭場的人辨認，認出是一個姓魏的賭客！

——這個人當然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魏雄！

只可惜無人識得他的名。

而鎭上的人，也不知魏雄來自哪裏。

賭場的人並指出，魏雄離開賭場之時，身上携帶着七百多塊銀元，如今却不見了。

賭場的人當然隱瞞了企圖刦殺魏雄不遂的事。

劉長智經過一番調查思索之後，初步認爲這是一宗刦殺案，因爲姓魏的死後，身上不見了那筆賭欵。

劉長智的初步推論是這樣的，魏雄在賭場贏了幾百塊銀元，離開賭場後，遭到賭場打手崔明的截刦，互相動起手來，崔明不敵被魏雄所殺，而魏雄在大意之下，被一名預先等候隱伏着的兇手乘其不備，在背後將他殺死，取走了那筆錢。

起初他懷疑魏雄是被賭塲內的人殺死的，經過一番盤問，賭場的人只好將昨夜的一切和盤托出，並經過那四名打手的說明，他才不再懷疑魏雄是賭場的人殺的！

死者身上錢財被刦，懷中有槍，想到槍，劉長智不禁心頭一動，突然想起，死在縣城南門外高粱地的死者，不也是身上帶着短槍的嗎？而身上的財物也被取走，亦是被人偷襲殺死的，情形與目前的死者一模一樣！

想到這些共同點，他不禁點點頭，初步懷疑這兩名死者是死於同一個兇手手上的。

×　×　×

經過方多調查，劉長智終於查到，死在城門外的死者名冼勇，而死在楊樹鎭的死者名魏雄，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兩名死者不但死法及身上帶槍失去財物方面巧合，最巧合的是，兩名死者竟是同一條村的人！

知道了冼勇與魏雄是同村之後，劉長智對於兩人是死於同一個兇手的推測，更加肯定。

於是，劉長智帶着兩名隊目，趕到槐樹村。

——槐樹村就是冼勇和魏雄居住的村莊。

在槐樹村調查所得，劉長智知道冼勇與魏雄及另兩個人——陶禮蕭德義是結義弟兄。

得知了冼勇魏雄是結義兄弟，劉長智完全肯定了兩人是死於同一個兇手之手！

據村中的父老，對劉長智說，由於這條村山多田少，所以耕地不足，村中有大半人手要到附近的村鎭靠傭工爲生，而冼勇魏雄陶禮蕭德義四人正是靠出外傭工過活的人。

至於四人在外面幹些什麼，村中的父老就不大清楚了，只知道四人逢年過節回村時手頭很鬆動，好像在外面混得不錯！

其他的，就一無所知了。

劉長智見再搜集不到更多有關冼勇四人的資料，也不多作停留，立刻與兩名隊目趕回縣城。

回到縣城後，第一件事就是，派出得力手下，趕往四鄉八村，附近鎭集，打探陶禮蕭德義的下落行踪。

從冼勇魏雄之被殺，他推想兇手可能也會殺死陶禮蕭德義！

他之所以作出這種推想，完全是因爲冼勇魏雄先後死亡，若他推斷不錯，冼勇魏雄是死於同一個兇手手上的話，依此推想下去，兇手很可能是針對這四個人的，那陶禮與蕭德義就有可能會被殺死！

若四個人皆被殺死，那就很難找尋到破案的綫索了。

因爲從冼勇魏雄之被殺，決不是刦財奪命那樣簡單，其中必有內情，那只有找到陶禮或蕭德義，才能探悉到一些內情，尋找到破案的綫索！

而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陶禮與蕭德義兩人中，又有一人被殺！

×　×　×

陶禮對於兩個把弟之死的事，一無所知。

這幾天以來，他都沉醉在溫柔鄉中，渾忘了外間的一切人與事，但對於那筆錢，他是念念不忘的！

他之所以這樣重視那筆錢，是由於他有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就是利用分到的錢與相好的女人雙宿雙棲，重新做人，不再幹以前的勾當，一如冼勇的想法一樣。

這個與他相好的女人，是個三十不到的寡婦，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個集市上搭上的，不知是緣份還是什麼的，總之陶禮自搭上這個寡婦後，着了迷，認眞起來，從那以後他不嫖不賭，將每次作案分到的錢，全部交給那寡婦，準備將來洗手不幹後另謀生路之費用。

而那寡婦對他也很體貼，本來是個勾三搭四的人，自搭上了陶禮後，一改常態，只對陶禮一個人好。

陶禮對這寡婦是死心塌地，而那寡婦也對他一往情深，陶禮這次作案後，與三個弟兄分手後，哪裏也不去，携着二百塊銀元，一逕找那寡婦去了。

這幾天，他簡直像個住家男人，足不出戶，窩在白沙莊那寡婦的家中，並將以後的打算告訴了那寡婦。

那寡婦聽了，自然萬分高興，她亦想離開這村莊，到遠遠的地方，與陶禮重新生活。

要過一種不會被人在背後指指點點，名正言順的夫婦生活。

由於陶禮對她這樣好，她亦投桃報李，對陶禮加倍慇勤體貼，熱情如火，令到陶禮樂陶陶的，對她更加迷戀。

他一心一意只想着分到錢後，到什麼地方去，幹那門生意，却不知道，這一切美好的憧憬，永遠無法實現。

這一天晚上，他與那寡婦吃完晚飯後，由於喝多了兩杯，有點酒意，少不免與那寡婦在床上親熱一番，之後沉沉睡去。

那婦人在經過一番折騰後，亦倦極入睡。

×　×　×

黑夜，確是一切罪惡的最佳掩護，一條人影在夜色的掩護下，正輕捷無聲地接近那寡婦的屋子。

由於夜已深，黑沉沉的夜色將那人影的面貌掩去，只能隱約看到一條淡淡的人影夜貓子般翻入低矮的院牆，一會，那人影已靠貼在屋後的一扇窗下。

從半開的窗子中，雖然看不到屋內的物件，但却可以清晰地聽到從屋內傳出來的鼾聲。

那人影傾聽了一會，正要有所動作時，驀然間鼾聲中斷，跟着床板吱吱作响，嚇得他急忙蹲下身，站在牆脚不敢動。

隨之，聽到有人下床聲，跟着是「拖搭拖搭」的脚步聲，開門聲，有人向屋後的茅坑走來。

那人影很機警，挺身一按窗台，人已輕捷地翻進了屋內。

就在他身形在窗內伏下的刹那，脚步聲已來到了屋後窗前，繼續向屋角的茅坑走去。

那人影立刻一步竄到床前，手一翻，多了一柄在黑暗中閃泛着寒光的尖刀，看了一眼躺在床裏，露出一條裸臂，一頭長長的亂髮披散在枕邊床上的人，左手猝然按在床上那明顯是個婦人的咀上，右手刀光一閃，猛然扎落那婦人挺聳的胸脯上。

那婦人被那人影一手按在咀上，立刻驚醒，想叫，却叫不出聲，剛想掙扎，那人影的尖刀已準確地刺進了她的心臟，一入即出，那婦人半聲也叫不出，身軀一挺，隨即鬆軟，嚥了氣。

那人影手法乾淨俐落，立刻將那婦人推到床裏，而他却一竄上床，貼着那婦人躺下來，順手將裹在那婦人身上的薄被扯過來，連頭將身子蓋住。

×　×　×

陶禮睡得正濃，忽然腹痛如絞，從睡夢中痛醒，急忙提着褲子，赤着上身下床，穿上拖鞋，睡眼矇矓地摸着黑走到屋後的茅坑去大解。

唏哩花啦地猛瀉了一陣後，腹痛已止，也就矇裏矇矓地提着褲子離開茅坑，走回屋內。

由於他酒意未消，睡意未醒，所以連嗅覺也遲鈍了。不然，他必然嗅到屋內正瀰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可惜他却一無所覺，矇矓中滾身上床，身軀朝裏一翻，張臂摟向他心目中認爲的婦人！

摟是摟着了，但他的心臟要害處，被刺進了一刀，致命的一刀！

他的身軀猛一抖搐，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但半聲也叫不出，被那人影手一翻，

掀開身上蓋着的薄被，掩塞住他大張的咀，硬是將那聲慘叫堵塞在他口中！

縮手抽刀，一股血箭自陶禮胸前標出，却被那張薄被擋住了，摟着那人影的一條手臂無力地滑垂下，翻側的身軀攤仰在床上，死了。

那人影立刻一躍下來，手中尖刀在陶禮身上的薄被上反覆一抹，毫不停留，兩步竄到窗前，越窗而出，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　×　×

十天不到，竟接連在轄區內發生了五人被殺的命案，令到劉長智驚怒不已。

在兩名男女死者的伏屍處察看過後，並詢問過白沙莊的父老，弄清楚了兩名死者的身份來歷。

女的姓梅，是個名聲不大好的寡婦，那男的姓陶，至於名字，村中人就不知道了，他們猜想，這姓陶的可能是梅寡婦搭上的姘頭，至於因何被殺，村中人一致認爲，這是一宗因妒情殺的命案。

從表面上看來，確實像。因爲這姓梅的寡婦，自守寡到被殺，不知勾搭過幾許漢子，說不定，其中一個姘頭因妒成恨而動殺機，下手將兩人殺了。

但劉長智在經過一番搜查後，發現姓陶的枕頭下，壓着一枝短槍，而從兩名死者的致命傷口上推測，兩名死者都是在毫無反抗之下，被人下手殺死的，那種手法，與冼勇魏雄之死很相像。

由於發現了一柄手槍，而死者又姓陶，遂引起了劉長智的聯想，這會不會是陶禮？冼勇魏雄兩名死者的把兄？

爲了確定死者的身份，劉長智派一名保安隊員到槐樹莊帶幾個父老來，辨認一下，死者是否陶禮。

幸好白沙莊與槐樹莊相距不過三十多里路，在天未黑前，槐樹莊的幾名父老隨着那隊員來到白沙莊，辨認過屍體後，一口咬定死者就是陶禮！

×　×　×

確定了死者是陶禮後，劉長智一顆心不由一沉，從陶禮冼勇魏雄身上攜帶有槍這一點看來，他猜想這包括了未死的蕭德義在內的四個結義弟兄，肯定不是好人，否則，怎會身上帶槍，由是他聯想到，近年來發生的多宗殺人刦財的案子，有可能是四人做的！

但目前首先要找到生死未明的蕭德義，從他身上，或者可以找到破案的綫索，因爲從陶禮冼勇魏雄的先後被殺，兇手可能是衝着他們四人的，若眞的是，那蕭德義就危險了，隨時皆會被那兇手殺死，那麼，唯一可以提供綫索蕭德義，就是最重要的綫人！一定要先一步，將活生生的蕭德義找到，那才有希望破案！

劉長智不愧是個能幹的人，立刻撇下一切，命令手下的保安隊員，四出打聽蕭德義的下落行踪，一有消息，立刻回報他。而他自己則連夜趕回縣城，等待各方面的消息。

×　×　×

劉長智總算鬆了一口氣，一整天提起的心也放了下來——總算打聽到蕭德義的下落！而這個蕭德義，不是死的蕭德義，是活生生的蕭德義！

據手下那名保安隊員回報，蕭德義現在正在距縣城五十多里外的一個鎮集上，又嫖又賭又吹又喝！快活得很！

劉長智立刻帶着那名隊員，火急趕往那鎮集！

×　×　×

蕭德義年紀只有二十多歲，身材精壯，相貌標悍，劉長智一眼看見他，就知他不是善類。

蕭德義被一名保安隊員帶到鎮公所，一見劉長智，臉色微變，瞬即恢復，站在劉長智面前，瞧着劉長智。

劉長智上下打量了一眼蕭德義，第一句就問：「你就是槐樹村的蕭德義？」

蕭德義沉着地點一點頭：「不錯，你是——」

「保安隊副隊長劉長智，」劉長智接口道：「你是否與陶禮、冼勇、魏雄是結義兄弟？」

蕭德義眨眨眼道：「是。」

「你可知道他們三人已先後被人殺害？」劉長智緊緊盯着蕭德義。

蕭德義神情一震，又驚又急地道：「劉隊長說的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否則我無端端將你找來幹甚麼？」劉長智注視着蕭德義臉上的表情。「你還未答我！」

蕭德義一臉悲痛之色：「我……我當然不知道，否則，我又怎會留在鎮上！」

「只怕未必吧？」劉長智忽地站起來，「你們是結義弟兄，照說，他們被殺，他怎會一點消息也聽不到？」

蕭德義驚痛悲急地道：「我確實不知，咱們雖然是結義弟兄，但一向各幹各的，一個月才碰一次頭，上次見他們，還是好好的，想不到他們却被人殺害了，劉隊長，你定要捉拿到那殺人兇手！」

說時聲淚俱下，現出一副悲憤痛恨的表情！

「那你一直以來，幹的哪一行？」劉長智忽然冷冷地問。

蕭德義一呆，接道：「我……我一直以來，四出替人打工，什麼活也幹。」

劉長智沉聲道：「既然是個打工的，何來這樣多的錢，又嫖又賭又吹又喝？」

蕭德義神情微震，很快恢復常態。「隊長，那些錢是我在賭場贏的，不信，你可到鎮上的賭場查問一下。」

劉長智忽的又坐下來，話題一變：「你可知道你三位結義弟兄被殺之內情？」

蕭德義毫不思索地一口答道：「不知道。」

劉長智心頭微動，冷聲又問：「你眞的不知道？」

蕭德義似是一口咬定，答道：「眞的不知道。」

「你別說得那樣肯定，需知道，你若隱瞞了什麼，那對你是很不利的，你的三位把兄已先後被殺害，說不定，最後一個就是殺你！」

蕭德義震驚得退了一步。「劉隊長，你不是說笑的吧？我與人無仇，怎會有人要殺我。」

「那你是否知道，你那三位把兄有哪些仇人？」劉長智目光炯炯地盯視着蕭德義。

「這……他們沒有對我提起過，我不大清楚。」蕭德義轉着眼珠回答。

「蕭德義，你若不想死，最好將知道的說出來，否則，我不能及時捉到兇手，你隨時會有被殺的危險！」劉長智見問不出什麼，有點生氣。

「我自問從來沒有得罪過什麼人，怎會有人要殺我呢？我實在不知道他們何以忽然會被人殺死，叫我如何說？」

「那你可知道他們平常幹些什麼？」

「聽他們說，亦是四出爲人幇工，什麼活也幹。」蕭德義說：「至於確實幹些什麼，我就不清楚了。」

「他們身上怎會有槍？」劉長智驟然提出，「你的身上大概也有吧？」

蕭德義冷不防被劉長智提出這個問題，臉色刹那數變，囁嚅了好一會，才吶吶道：「他們身上有槍這一點，我一直不知道，至於我身上是否有槍，隊長不妨叫人搜搜我身上。」

劉長智留心將蕭德義的表情變化全看在眼內，心裏冷笑一聲。「我才不上這個當，你若有槍帶在身上，相信也不會放胆叫我着人搜查你身上了。」

聲調一沉，道：「蕭德義，你既然一問三不知，我也奈何你不得，總不能將你逼供，你既然不將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我很難說服你，不過我決不會讓你被人殺死，我要你留在鎮公所，以便保護你。」

蕭德義一聽，可急了，忙道：「劉隊長，你對我的好意，我很感激，我自會一切小心，你將我留在這裏，我可不同意，我要去找尋那兇手，爲三位把兄報仇！」

劉長智斷然道：「追查兇手，是我的責任，你沒有必要去冒險，你一定要留在這裏，受公安局的保護，直到咱們捉拿到兇手，那時自會讓你離開！」

蕭德義有點憤怒地抗聲道：「我不願意受你們的保護，你怎麼可以將我留在這裏！」

「來人，將他帶到後面去！」劉長智懶得多說，站起身來。

立刻有一名保安隊員應了一聲，將不情不願的蕭德義帶到後面一間屋子中。

剩下劉長智一個人，不停地在踱着步，時而點頭，時而皺眉……

×　×　×

一連幾天，劉長智與幾位幹練的保安隊員，在鎮上四處走動，打探鎮上每一個陌生人的來歷。

同時，對於被「保護」的蕭德義，不聞不問，派了四個隊員，日夜看守着蕭德義，不讓他離開屋子一步，連吃飯拉屎，也在屋子內。

一連五日，皆平安無事，蕭德義安然無恙地活着，發現不到一點有人要殺蕭德義的跡像，令到劉長智有點迷惑了。

到了第六天，劉長智忽然解除了對蕭德義的「保護」，放他離開鎮公所。

蕭德義話也不多說一句，離開了鎮公所後，一逕朝鎮外走去。

劉長智在蕭德義離開了鎮公所後，才出現在門口，瞧着蕭德義越去越遠的身形，發出一聲莫測高深的笑聲。

×　×　×

蕭德義出了鎮後，頭也不回，放步疾奔，奔出了老遠，才一頭鑽進了路邊的一間茅厠內。

不大一會，他出是出來了，却不是從茅厠門口出來，而是從茅草編扎的後牆鑽了出來，像一只狗一樣，竄進了茅厠後面的草樹叢中。

到他再現身時，人已出現在一個山脚下，伏在一塊山石後，足足呆了一頓飯功夫，才從那塊山石後轉出來，閃閃縮縮地奔入一條雜草藤葛叢生的山溝中。

這條山溝很深很長，由於天旱，很久沒有下雨，山溝乾涸，一滴水也沒有，溝底的碎石全露出來。

蕭德義就踏着碎石，奔躍着，直往山溝深處奔去。

這一次，直到太陽下山，暮色四合，才見蕭德義出現在山的另一面。

——原來他順着被山水衝出來的山溝，翻越過山的另一面，再順着山溝走下去，在山溝口出現。

他進入山溝時，是空着雙手的，但這時他背上却揹着一個沉甸甸的大蔴包袋，壓得他腰也彎了。

將溝口的草樹藤蔓撩開，蕭德義探頭張望了好一會，才揹着那個沉重的蔴袋，走出溝口。

這時候雖然暮色四合，但落日餘暉將天邊映得嫣紅，天色比較明亮。

蕭德義大概揹得很吃力，抬頭望了望天色，將蔴包放下來，粗長地喘了口氣，意然一屁股坐下來，倚坐在地上，看他的樣子，會坐好一會，可能坐到天色全黑，才藉着夜色掩護離開這荒僻的山地。

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蕭德義自語道：「這筆錢眞正歸我所有了……」

突地語聲一窒，笑容凝結在臉上，倚坐在蔴包袋上的身體震抖了一下，一只手已迅速地摸在腰間隆起的地方！

×　×　×

「蕭德義，你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我吧？」一把聲音從蕭德義的斜對面，五六丈遠的一塊山石後傳出來，聽語聲，是保安隊副隊長劉長智！

而劉長智的一邊臉，也在山石側面露出。

怪不得蕭德義整個人都變得僵木震顫了。

蕭德義臉肌抽搐了一下，强裝鎮定地道：「確是想不到，劉隊長，你不是又要『保護』我吧？」

劉長智冷笑一聲，沉聲道：「不是『保護』，而是依法捉拿你！」

蕭德義隱在蔴袋後的身軀猛一震。「我犯了哪門子法，你要捉拿我？」

劉長智在石後大聲道：「殺人罪！」

「我殺了誰？」蕭德義口氣强硬地大聲道，心裏却跳了跳。

「別裝蒜了！」劉長智冷聲道：「你的三位盟兄，是你殺的！」

「劉隊長，話可不能亂說，你有何證據？」蕭德義心虛地叫道。

「當然有！」劉長智肯定地道：「請問，你這十多天到過些什麼地方？」

「一直在鎮上吃喝嫖賭！」蕭德義將腰間的槍抽了出來，對準那塊山石。

「但據我調查所得，你是在受到『保護』的三天前，才來到鎮上的！」劉長智那邊臉在石後若隱若現。「之前你到過哪裏？」

「到處逛！」蕭德義這時慌得手心流汗。

「到處逛？只怕是忙着從這一處趕到另一處，伏殺你的三位把兄吧！」劉長智冷厲地道：「經過我派人四出調查，在魏雄被殺的楊樹鎮，陶禮被殺的白沙莊，你曾經在那兩個地方出現過！」

蕭德義一聽，臉色變得極之難看，在心裏呻吟了一聲，仍然抵賴道：「那又如何？難道那些地方我不能去？」

劉長智的冷笑聲從石後傳出來：「當然去得！問題是，你出現在那兩處地方，你的兩位把兄就先後被殺，你怎樣解釋？總不會這樣巧合吧？」

蕭德義一時爲之語塞，不知怎樣解釋才好，事實上他也解釋不了。

「還有，經過我的調查，你們四兄弟表面上是四出爲人帮工討生活，實則是，帮專門殺人越貨的匪盜，從你的三位把兄死後身上懷槍這一點，及你現在手上拿着槍這一點，就可以肯定！」劉長智侃侃說出。「你是否最善用尖刀？」

不等蕭德義承認或否認，劉長智接說下去：「你否認不了，我已經對你的一切，查得一清二楚，有一次你在一間賭場因事與人發生口角，你竟然動了刀子，幸好那次沒有傷了人，是不是？」

蕭德義越聽越心寒，想不到這個劉長智忽然之間，對他的一切，了解得這樣清楚澈底，他不禁從心裏泛冒出一股寒氣，有點慌亂地道：「劉長智，這又如何？你仍然證實不了我就是殺人兇手！」

劉長智整個人已隱在石後。「那袋銀元就是證據！」

蕭德義被劉長智這句話震得心搖神蕩，差點沒有昏了過去。

「你是爲了獨佔那筆刦自一隊客商得來的三萬多塊銀元，而下手殺了三位把兄的！」劉長智每一句話皆像一枚子彈般射進蕭德義的心窩。「你們自以爲那一票做得乾淨俐落，不留一絲痕跡？將那十幾名商販脚夫全殺了，但可惜，那隊商販的接頭人，是城裏萬通錢號的陳大老板，由於這隊商販遲遲未到達縣城，將那筆錢交到錢號，動了疑，報了案！」頓了頓，又接道：「開始的時候，我一無綫索，不知從哪裏下手調查，直到你的三位把兄先後被殺，而又身上帶着槍，我才開始懷疑或許是你幹的，你的三位把兄被殺，可能與分贜不勻或滅口有關，及至找到你，你却一問三不知，將一切推得乾乾淨淨，我才對你動了疑，試問，你的三位把兄先後被殺，如果另有兇手，一定會繼續將你伏殺，但你却在那鎮上逍遙快活，沒事人一樣，這就大違常理，以你們在道上混的人來說，怎會對三位把兄被殺之事一無所知的，這一點簡直荒謬，而在你被『保護』期間，你一點也不担心害怕，而鎮上也沒有陌生人出現過，半點有人要殺害你的風聲也沒有，這就令我對你起了疑，決定解除你的『保護』，暗中跟着你，觀察你的一切行動，你若是表現得從容鎮靜，不那樣慌急，我確實奈何不了你，雖然懷疑你，但却找不到證據，可惜你的行動太急了，若我猜得不錯，你是想趁機將那筆刦來的鉅欵分批取走，你現在藉以掩護身形的那袋銀元，一定是用來逃到外地的費用，在外地安頓好後，再潛回來取走其餘的，是不是？」

蕭德義一邊聽，一邊不住冒汗，這個劉長智，像未卜先知，也將他肚內的蛔虫，連他的想法打算也知道，他怎抵賴得了，他雖然驚慌，但求生之念激發起他潛藏在體內的兇暴本性，他已動了殺機，「劉長智，我承認那一切皆是我所爲，你又能奈我何嗎？」

劉長智的臉居然從石後露出來。「我既然有本領跟踪你到這裏來，目睹你在山洞深處挖取這袋銀元及你拿在手上的短槍，當然有把握將你繩之於法！」

「可惜你太大意，隻身犯險！」蕭德義在蔴袋後看得眞切，瞄準了一槍射向劉長智露出在山石上面的臉龐！

「砰」的一聲槍响過後，山石上面不見了劉長智的臉龐，石後却傳出劉長智的嘲笑聲：「蕭德義，若是你的槍法與刀法一樣厲害，我的臉龐不開花才怪！」

蕭德義恨得牙癢癢的，連他自己也對自己的槍法失去了信心，低聲咒罵了一句，抬手又對着那山石放了一槍！

別以爲他這一槍是爲了洩憤才胡亂放的，實則他是有目的的！

那槍才响，他整個人已倒身在地，滾向溝口左邊的山石樹草叢後面。

只要讓他滾到那裏，他就有把握逃脫得了。

而他剛才伏身的地方，離溝口不過丈許遠，兩三個翻滾就可滾到。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

可惜却不能如願！

他的身軀才在地上滾了一滾，「砰砰」槍聲中，在他的去路前面，貼着他的身形，地面「噗噗噗」响了三下，子彈將地面激得泥土激濺，差一點沒有傷了他。

他急忙揚手一扣槍機，連放四槍，掃向那塊山石，同時將身形重新滾回蔴袋後面。

「蕭德義，剛才那幾槍怎樣？沒有傷到你吧？乖乖地棄槍投降吧？你逃不掉的，若再頑抗，下一槍就不會這樣客氣了！」劉長智可惡的語聲在石後傳出來！

蕭德義兇狠地道：「但你也殺不了我，只要我不現身出來，咱們就這樣乾耗着吧！」

「你想得到美，現在天已快黑齊，耗到那時候，你好摸黑逃之夭夭！」劉長智似乎不耐煩了，而事實上夜色已瀰佈在天空，黯了很多，若待到天色全黑下來，那時就很難有把握將蕭德義捕捉了，所以劉長智話聲未了，一輪亂槍掃向蕭德義！

子彈呼嘯着從蔴袋旁邊掠過，有兩槍擊中了蔴袋，擊在銀元上，發出「錚錚」之聲，嚇得蕭德義緊伏在蔴袋後面的地上，動也不敢動。

但一雙眼，却從蔴袋側邊，瞄着那塊山石，恐防劉長智乘機在亂槍掃射掩護下，向他掩近。

他一心一意注視着前面，却忽視了後面。

驀地，一枝冷硬的槍管抵壓在他背上，恍如焦雷般的低喝亦隨之响起：「乖乖地不要動！」

剎那間，蕭德義整個人如墮冰窟，渾身冰涼僵硬，乖乖地動也不敢動，連頭也不敢稍動一下。

——因爲他感覺得到，抵在他背後的，確是一柄槍！

「將你手上的槍慢慢鬆開，然後將雙手放在後腦上！」背後用槍威脅着他的人沉狠地道：「別耍花樣，你也很清楚不論你的動作如何快，也快不過我的手指一扣吧！」

蕭德義實在很想反抗，但他聽了那人的話後，自忖確實快不過手指一扣從槍管中發射出的槍彈。

所以他儘管一千一萬個不甘心，仍然將握在手中的短槍鬆開，任它墮在地上，雙手搭放在腦後。

「蕭德義，我說你逃不了，你一定逃不了！」劉長智在蕭德義鬆槍棄槍的時候，已從石後冒起，兩三個縱躍，來到了蕭德義身前，用槍頂住了他的太陽穴，「陳彪，將他鎖起來！」

原來乘蕭德義被一輪亂槍壓得抬不起頭，悄沒聲地從背後掩近，用槍抵嚇住他的人，就是劉長智的一個得力隊目陳彪！

陳彪應了一聲，自腰間取出一副手銬來。

然後以熟練的手法，快捷地將蕭德義雙手反扣鎖在背後！

檢起地上的短槍，劉長智退開一步，才帶笑道：「蕭德義，你準備接受你應得的懲處吧！」

陳彪一把將蕭德義自地上提起來。

蕭德義臉如死灰，搭拉着腦袋，渾身顫抖個不停，默然不語。

踢一踢那袋銀元，劉長智揶揄地道：「費盡了心機，不惜下手殺了三位把兄，到頭來，這筆鉅欵你仍然享用不了，你可說枉費了一番心機！」

蕭德義像頭鬥敗了的狗，腦袋搭拉得更低，幾乎貼在胸膛上。

× × ×

抬頭望一眼夜色黯淡的天空，劉長智一擺手道：「陳彪，將那袋銀元揹回去，我押着他！」

陳彪遵令揹起那袋沉重的銀元，劉長智則押着蕭德義，在夜色沉沉中，向山脚走下去……

（全文完）

梁興甫雙掌揚威

麥海雲

現時有許多人懂得太極拳，近年中國大陸各地風起雲湧，練習太極，認爲中年人早晚打太極拳，可以使血脈流通，避免高血壓和心臟病，必然可以保健長壽，孩子學習太極，助長發育，不會傷害筋骨，故此老幼咸宜，後來推廣到美國去，在美國七大都市裏面的公園或靠近公園之旁的僻靜街巷，天天有人打太極，有些醫生發表論文，稱讚太極拳係最理想的健身術，至於太極拳練習到純熟的階段，不單是健身長壽，還可以作爲攻擊性的拳脚，這一點就非美國醫生所能獲悉，本港有些拳師到外地交手，用太極拳擊倒對方，另一方面，有些拳師把原來的太極拳，變成兩派，一種是「內太極」，另外一種是「外太極」，屬於外太極的拳脚，招招實用，故此，太極門在嶺南各地，包括省港澳，至今仍是一個很大的門派。

跟太極拳相似的另外一個門派係「先天無極掌」，屬於內家的功夫，由唐代江南安慶縣的李道子創造，在道家方面說，李道子比較張三丰更加古老，他也是在武當山修練的，住在南岩，不食人間烟火，他創造的先天無極掌，係以練氣化神爲主，以柔制剛，不管修練道術，抑或作爲攻擊性的武器，都可以稱雄，至於張三丰，比較他後一輩，由於張三丰在武當山練拳，學過先天無極拳，太極拳裏面有許多招式跟無極掌相似，故此太極拳以及無極掌可說是同一派別。

從李道子傳到江南寧國府，有俞家三傑，叫做俞一誠，俞蓮舟，俞清慧，都是當時第一流的武林高手，搏鬥之際，軟硬兼施。

進入清代，先天無極拳突然有一個拳師出現，他姓盧名五，把這一派的掌法練到極爲精純，堅如鋼鐵，綽號「鐵掌盧五」，門下弟子極衆，後來他在黑龍潭隱居，蘇州的梁興甫親到黑龍潭追隨他練習這一派的拳脚，經過十年苦練，回到蘇州，當時他名氣跟太極拳的楊露禪，形意拳的郭雲深，以及八卦門的董海川並駕齊驅，受到武林中的敬仰。

不過，梁興甫係這幾個名拳師當中最年輕的一個，容貌英俊，看來有如一個讀書人，甚至覺得他係花花公子，故此他身懷絕技，無人知孱。

有一晚，梁興甫因事由金陵返蘇州，路經「聚寶門」，那時黃昏已過，剛剛入黑，到處都有人喊着反清的口號，幾處城門都有士兵把守，入黑就紛紛把城門關閉，不准行人來往，梁興甫那晚由於在城外的一個親戚家裏喝酒，略有醉意，他匆匆的入城，怎料天色已黑，趕到「聚寶門」，看見守城的兵丁把城門關閉，那些城門俱是高二十四尺的，需要八個人一齊合力關門，梁興甫知道此時正係千鈞一髮，略爲拖延，無法入內，因此標馬上前，大叫：「請候入城」，跟住雙手把兩扇城門使勁推出，由於外邊有梁興甫推門，門內有八個兵丁向外推前，兩種氣力分別集中在城門之上，那一扇城門就無法關合，但亦不能推開。

那時守城的官員湯牛，正在看熱鬧，他是旗下人，任職管帶，一向自命不凡，他走近看時，剛好透過未曾關盡的城門那個空位，看見外邊有人推門，乃係書生打扮，知道他一定係錯過時辰，趕着入城，罵了一聲，說：「老子正在關門，你在外邊猛推，難道想把我推跌嗎？」

梁興甫趕快打躬作揖，說：「請長官不要講笑，如果我知道你也在場，就算胆大包天，也不敢推門，現時已經推了幾下，後悔已遲，敬請長官原諒！」

湯牛聽了，冷笑一聲，說：「你如此大力推門，以爲城內沒有人抵擋得住你的氣力嗎？我站在城門之內，任由你推，如果你把我的身體推開，我就任你進城。」

梁興甫聽了半驚半喜，說：「既然長官這樣說，我就在管帶的臉前獻醜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到時我如果把你推開，請你不要反悔。」

湯牛點點頭，說道：「我當然不會反悔。」

講完便即運用內勁站在城門之內。

那時八個兵丁仍然動手擋住城門，兩塊城門中間僅容一個人通過，照情形看，梁興甫如果能够發力把對方推開，就要發雙倍的力，因爲他的一雙手只能向兩扇門的空位推出，無法把全身氣力加在雙手之上，故此湯牛認爲自己一定獲勝，笑着說：「如果你能够把我的身體推開，我不單是任你入城，而且拜你爲師！」

湯牛當時看見梁興甫文質彬彬，料想他一定無法把自己推動，心裏輕視他，故此絕不爲意，叫他盡快動手。

當時梁興甫突然發掌向湯牛的胸前出擊，本來雙掌齊出，乃係正路的打法，由於他只係單掌打出，湯牛相當機警，認爲對方可能施展詭計，不敢怠慢，立刻提高警惕，站穩兩脚，接招的時候，兩手一齊抓住對方的右臂，想用「順手牽羊」這一招把他拉跌。

梁興甫正是想對方接招的，發覺對方的一雙手快要抓住自己的手臂，立刻把右臂向下一沉，俯下半邊身，伸出右脚來，撬他的下盤，跟住竄入，湯牛恐怕兩腿之間給對方撬跌，趕快退後，避過來勢，就在那時，梁興甫已經竄進城來，還施展另外一招，用手握着對方的頸，一提一按，扣住湯牛頸上的筋，湯牛就立脚不牢，好像一條木柱跌落似的倒下來。

梁興甫看見他是一名官員，如果當臉給他難受，恐怕惹出是非來，趕快搶前一步，雙手扶着他，說：「湯管帶，你的鞋太滑了，請再玩兩手。」

到了那時，湯牛滿面羞慚，十分坦白的說：「你的武功認眞好，我遠不如你，有言在先，就請好漢進城，有機會我還要拜你爲師，學習武藝，好漢究竟係貴姓大名呢？」

梁興甫說：「我姓梁，叫做興甫，根本武功膚淺，剛才只係湯管帶滑了一脚，並非我能够把你推動。」

說完這一句，雙手抱拳向對方作了一個揖，便即轉身入城。

此事發生之後，梁興甫的大名就傳遍了大江南北，跟其他名拳師同一階段，料不到樹大招風，有一個人係廣西的和尚，暢遊蘇杭各地，綽號「玉面如來」，擅長鐵布衫，且又精通貼身短打，他曾經在寺門外邊脫光衣裳，任人毆打，只係不准打眼和打下體，十多個人拳打脚踢，他的身上沒有傷痕，而且沒有半點瘀血，可見他的血脈確係非常暢通，他苦練二十年的鐵布衫，故此十分自傲，那天他偶然來到蘇州，聽說梁興甫的武功認眞出色，便到梁家訪問，他到達梁興甫家內，剛巧興甫因事外出，玉面如來就覺得有些失望，向他的家人說知，他係由廣西到來的一個和尚，聽說梁興甫擅長先天無極掌法，因此到來求教，如果他返家，請他到郊外的天靈寺一聚，說完拱手告辭。

翌日梁興甫遠行回來，家人告知此事，梁興甫說：「我跟他無寃無仇，只係以武會友，不必担心。」

說完他就前往天靈寺，指名道姓拜訪玉面如來。

玉面如來係該寺的掛單和尚，看見外邊有人找他，很是高興，出來相見，知道這個文縐縐的書生就係梁興甫，恍然大悟，說：「原來施主係先天無極掌的能手，聽說這種掌法係內家登峯造極的拳術，創自李道子，貧僧也懂得鐵布衫係內家功夫，敬請施主賜教。」

梁興甫說：「鐵布衫是無法用拳掌打得入的，不過，只係精於鐵布衫，打鬥的時候，往往失手，給人推跌，如果你有興趣跟我較量一下，我們就在天靈寺的石階上面交手好不好？」

對方有意挑戰，當然點頭，於是兩人就在天靈寺的石階之上過招，剛剛動手，梁興甫就發掌搶攻，玉面如來以他擅長的貼身短打兼鐵布衫兩種絕技過招，怎料梁興甫的攻勢快得像車輪，收拳之後却又懶洋洋的有如病貓，一起一伏，很難知道他的虛實，心裏有些吃驚，後來他用鐵虎憑欄一招，手脚齊施，封住對方的門戶，上邊用掌，下邊用脚，向梁興甫出擊，怎料梁興甫左掌一穿，從他的兩手之間穿過，身形突轉，已經到了左側，由下邊打上，這一脚叫做鐵鎖橫江，踢中對方膝蓋彎後面，玉面如來站不穩，竟然倒下來，雖然他在地上滾了滾便即站起，仍是臉有愧色，梁興甫看了於心不安，說：「大師，你只是被我用詭計絆跌，並非打輸給我，事實上你的鐵布衫無人可破，即使你跌倒我也沒有力量使你受傷，可見你眞的是空門裏面一個奇人，佩服之至。」

玉面如來跟他無仇無寃，又見他如此誠意結交，絕無傲氣，心裏也很佩服，不再邀他搏鬥了，一起飲酒，談論武功，反而變成知己，此後先天無極掌就加入「鐵布衫」這一門功夫，更加勇猛。（完）



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

血濺上海灘

王龍·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王雁回鄉之後，在鄉間歎不下去，又悄悄地重回上海，誰知一到上海，才知昔日的弟兄多被上海的三大天王所殺，沒死的也已四散各處，而王雁一到上海，也立即遭到接二連三的襲擊，三大天王聯成一氣，似乎非要置王雁於死地不可，王雁經過幾場連續不斷的搏鬥，憑着他的機智與高明的身手，總算大難不死……一日他到一家專售槍械的店子準備購買槍械時，又遭到襲擊，王雁機警地逃出之後，來到一位老江湖的家中……

連番幺二三　喋血四五六

大清早，雪花飄飄，人們恨不得在暖窩內多躭一會兒，路上行人稀少。

錦香麵店的小夥計看看天色，喃喃地道：「這種鬼天氣，有生意才怪呢！」

話未說完，突見一個漢子身穿棉襖，縮着頸，低着頭，一頭撞了入來。

夥計立即用毛巾在桌上擦了一下，又拉開一張櫈子。

那漢子却全不理他，一直走到最裏面的一副桌子才坐下。「夥計，先來碗牛肉麵！」

夥計心頭一跳，心想這人敢情是個熟客，否則怎會知道咱的招牌貨，但看面孔又十分面生，便一邊嘀咕着一邊替他寫單子。

不一會兒，又有兩青年快步走了入來。這兩人也是全不理他，走到身穿棉襖的漢子旁邊坐下。「兩碗牛肉麵！」

接着便見他們三個人低聲傾談起來。

夥計剛捧着牛肉麵走近，三人立即停止說話。

那個身穿棉衣的漢子便是王雁，兩個青年一個是馮大叔替他找來的萬源，一個叫小包是王雁私下的心腹知己。

牛肉麵剛吃完，兩個青年便率先離開，王雁又吃了一碗，這才慢條斯理地走出店子。

雪還在下着，但行人已漸多，王雁把領巾包着口臉，低頭而行。路上的行人也都如此，或將衣領翻上，或用領巾護着下半張臉。

路上駛來一架黃包車，車伕身上寫着金龍兩個字，王雁心頭一動，招手把他喚來，跨上車子，沉聲道：「大新湯池！」

車輪在雪地上輾過，跑得雖較慢，但却十分平穩。「兄弟，今天生意好麼？」

「娘的屁！這種天氣趕狗也不出門，你還是咱頭一個主顧呢！」

「哈哈，這倒難怪！」王雁拉起車篷，頂住雪花，「你們老闆眞的賺大錢呀！我看沒有三百架車子也有二百六七吧！」

「不止三百架，咱的服務好嘛，大家都爭着要乘咱的車子，咱老闆便越買越多了！」

王雁心中暗暗冷笑：「放你媽的屁，誰不知道張玉簫手段毒辣，把其他小公司吃掉，這傢伙看來也不是好東西。」

說着車子已停在大新湯池門口，王雁付了車資，車伕道：「先生這麼早便要來泡湯？好像還未開始營業哩！」

「哦——」王雁莫可奈何地說道：「咱便等一會兒吧，反正沒事做，便早一點來！」

車伕拉着車跑開，王雁四顧無人，伸手在門上扣了幾下，二重一短！

隔了一會兒，門內有人應道：「先生找誰？咱店子還未營業！」

「不是先生，是兄弟？」

「兄弟找誰？」裏頭的聲音登時一變了。

「兄弟自然是找自家的兄弟！」

門打開一縫，接着猝然大開，應門的正是林森。「大哥，你早！」

王雁輕聲地問道：「大木，裏邊有人麼？」

「有兩個小夥計，不過沒問題！」

王雁立即閃身入去，大木伸頭向外望了一會兒，才把門關上。

林森把王雁帶到一間房子裏，急問道：「大哥，這般早來找我，可是有事？」

「老三已被勇獅帮的人放倒，當時我也在塲，只可惜對方人手太多，沒能護着他！」

林森臉色一變。「連老三也……咱實力豈非更單薄了！大哥，你有啥計劃？」

王雁道：「目前是困難一點，咱得出奇制勝才能收到一點效果！」

林森搓手急道：「有啥好辦法？」

王雁話到咀邊，突然轉腔道：「現在我叫你打探一下老九的下落，那天他下樓賣酒，却一去不回來，不知能不能逃過這一刧！」

林森道：「沒聽到他的消息，最近三大天王的人很少來此，若有來，小弟一定細心打探。」

「你小心點，不要露出身份，否則後果可就不妙！」

「多謝大哥關心，小弟會小心。嗯，大哥到底有啥辦法？小弟快鼈不住啦！」

「點子還未想出來，不過，有一點可以告訴你的便是我決定留下來，跟他們決個雌雄，不是我死便是他亡！」

林森興奮地道：「這才對，大哥，假如用得着我的，便請吩咐一聲，我大木人雖矮小，但功夫可不賴！」

王雁微微一笑。「你暫時還是當個暗樁的較好，時機適合時自會找你，好吧，老九的下落你留意一下，我先走了！」

「大哥，你現在住在那裏？有事怎樣通知你？」

王雁把住址告訴了他，然後道：「不要張揚出去！」

林森把門打開，邊道：「小弟跟了大哥這許多年，難道連這個也不懂！」

王雁閃身而出。「大哥你小心，路上可能有狗！」

王雁揮揮手，急步走向街口。地上積雪頗深，一脚踩下去，陷下兩三寸。

林森剛躺下床，仔細回憶王雁剛才的話，拍門聲又响了起來，二重一輕，他心頭大喜，連忙披衣去開門。

× × ×

王雁沒有回馮大叔的家，他在外面蹓躂了一會兒，然後走向慶寧寺。

北風凜烈，把地上的積雪捲飛，王雁的背影也在風雪迷漫中消失。

× × ×

四五六菜館是家名震滬杭的老字號，今日儘管整天下着雪，來此光顧的食客仍然不少。

黃昏，外頭風雪更盛，行人稀疏，菜館外面突然駛來兩架黃包車，車上拉起車篷，前面還放下一塊頂風的油布。

車子停在門外，油布一掀，走下一個年近五十的人，頷下留着一撮鬍子。這人看樣子頗土，但手上戴玉穿金，穿着一套馬褂，衫扣上掛着一條金鍊子，斜搭在口袋裏，看樣子是個價值不菲的袋錶。

後頭那架車子却走下一個皮膚黝黑的青年，提着一個小皮篋，右手持着一根拐杖，他急步走前，把拐杖遞給那老人。「老爺。」

四五六的伙計都是眼光銳利的人，一看這情況便知道來了個貴客，連忙把這主僕迎了入去。

那老人突然嘰嘰咕咕地對僕人說了一番怪話，夥計們臉臉向覷，不知他說些什麼。

他的僕人聽後不斷點頭，回首對夥計道：「咱家老爺說，他要一個清靜的廳房，你們有沒有？」

「請問老先生是不是要宴客？」

那僕人狗伏主人威，一瞪眼，怒道：「我家老爺剛自南洋回國，聽聞上海大名，特來一遊，又聽說貴店菜弄得不錯，特來嚐嚐，他錢多的是，你不必理人數有多少，有清靜的小廳即管闢一個來。」

夥計一聽是個南洋貴客，忙道：「有有，只是不知老先生會不會滿意。」

說着便把他兩人引上二樓，打開一扇房門：「這都是敝店的貴賓房，不知老先生滿意否？」

僕人嘰嘰咕咕地對他主人說了一番話，那老人也咕嚕咕嚕地回了幾句。

「我老爺在問你們，還有其他的沒有呢？」

「對不起，其他的房都一早給人訂下了！」

「那就好吧！」僕人輕輕扶着老爺入房。

房裏的佈置十分雅緻，桌椅也都是上等木材製造的。那老先生年紀雖大，但胃口似乎比年青人還好，一口氣點了十多個小菜。

然後又對他僕人說了一番話。

僕人道：「我老爺說他吃飯很慢，菜你們不能全部捧上來，要一道一道慢慢來，這樣才能吃出味道！你們只要服侍得好，這個小費嘛自不會少！」

夥計們登時大喜，忙不迭應允。

× × ×

老先生取出袋錶一看，七點三刻了，隣近的房間吆喝聲以及劈劈啪啪的痲將聲時不時傳過來。

菜果然上得很慢，快三個鐘頭了，才上了六道菜，以此推算十二道菜，豈非要

吃六個鐘頭？

老先生依然不急，不徐不疾的吃着，夥計們不斷地出出入入，換茶換水遞毛巾，還替他拿了一個小火爐，溫着紹慶酒。

大概是八點左右吧，第七道菜已吃完，老先生又嘰嘰咕咕的說了一番話。僕人連忙翻譯，「夥計，我家老爺問對面那房子在玩什麼玩意兒？」

夥計恭謹地道：「他們在玩骰子！」

僕人向老先生翻譯過後，老先生目光登時發亮。

「對面的房子是什麼人在請客？」

「是本地大大有名的石二爺。」

「石二爺？他很有錢？」

夥計唔唔地虛應着，心中暗道：「這石二爺的厲害豈是有錢兩個字所能代表得了的！」

「我家老爺想跟石二爺玩兩手，你去問問他！」

夥計不禁猶疑起來。「這個，這個……石二爺……」

僕人臉色一沉，伸手拋了五個銀元給他，「這是你問話的賞錢，我家老爺若是贏了錢另有賞賜！」

夥計的眼睛登時睜得像銅鈴般大。五個銀元已是他兩三個月的薪金了，問幾句便能賺到，這種錢還有什麼比它好賺！

他立即道：「小的去問問，請老太爺稍坐一下，小的等下就來報喜！」

僕人忙再道：「假如事成了再加上五塊！」

不久，夥計又回來，說道：「老爺，石二爺答應了，不過，他說他向來賭得很大……」

僕人道：「賭大錢？這正合我家老爺的胃口！」

夥計大喜，鞠躬出去。過了好一會兒再度回來，語氣帶着歡欣：「大老爺，石二爺請你們過去。」

僕人經過一番翻譯，對夥計道：「我家老爺說他要吃飽才有精神，剩下的那幾道菜上快一點吧！」

夥計自然答應。

× × ×

大概是晚上十點左右吧，老先生才在僕人的攙扶下走到對面去。

石二爺是唐超的手下第一條好漢，他姓石名板。石板這個姓名十分古怪，不過據石板自己對人說，他們祖傳至今沒有人上過學堂，都是斗大的字認不到一籮的大老粗。

他祖父叫石頭。他父親叫石塊。生下了石板本來石塊打算替他起個石子的名，可是回心一想，石頭比石塊大，石塊又比石子大，以此類推，豈非一代不如一代？因此才替他改個石板的名。

石板自小便生得十分粗壯，又喜舞刀弄拳，學得一生好本領，加上胆大勇氣足，在唐超手下很快便竄紅，終於坐上第二把交椅，也算得是强祖勝爹。

剛才石二爺聽了夥計的介紹，心想這不是送上門的寃大頭？他自然不會把財神拒於門外，他叫手下準備了一切才叫夥計過去通知老先生過來。

不料這老先生架子也大，拖了一個多鐘頭才過來。

當下石板立即把局子擺開，粗着嗓門道：「咱賭錢素來貪圖痛快，就要骰子吧，輸就輸，贏就贏，這才乾脆！」

僕人把話翻譯成番話，老先生豎起拇指，表示讚同。

石板大喜，心想：「這老小子眞的不知死活！」喝道：「咱一注三十個銀元，第一手由咱先抓！」

老先生把三十個銀元推了出去。石板拋了三把，才拋出兩個么一個五，是五點，這已是勝算很大的點數了。

老先生捋起手袖，抓起一拋，大海碗一陣叮叮亂响，赫然是么二三！

石板及其手下哄聲大笑，石板道：「再來！」又拋了一次三點，三點可不很妙，這趟石板也有點緊張。

老先生咕咕一笑，輕輕抓起三顆骰子一拋，「叮叮叮」又是么二三！

石板及其手下立時又爆出一陣歡笑。

老先生人老却固執，嘰嘰咕咕對他僕人說了一番話。他僕人道：「我家老爺說，這次要由他先拋，且每注增加至五十個銀元！」

石板道：「沒問題，咱是客隨主便！這樣吧，咱倆輪流先拋，這才公道。」

老先生欣然同意，抓起一拋，哈！眞是背運，又是么二三！

石板連拋也不用拋便贏了五十個銀元，他手下都欣喜若狂。小廳房裏人聲沸騰，烟霧瀰漫。

石板拋了一次四五六，老先生自然輸了！

老先生再拋，又是么二三，石板又贏了。手下怪叫連聲，大發謬論。「這眞是倒了八十年的大霉，他媽的，連續五手都是么二三，咱還未碰見過！」

「許是二爺走運了！」

老先生一頓拄拐，站了起來。石板忙道：「老先生怎地不玩了？」

老先生咕咕說了一連串令人聽不懂的話，僕人道：「我家老爺說，賭錢的只是兩個人，但看的人太多，又吵，他沒興趣了！」

石板忙道：「這還不容易！」回頭喝道：「你們替我靜下來，不許吵！」

「這還不行，咱們二個人，你們也只能兩個人，其他的要嘛退出去，要嘛咱離開！」

石板沉思了一會，道：「好吧，小包留下來，其他的到外面玩吧！」又向他們打了個眼色。

石板賞了一把銀元與他們，手下們只得出來。

這次老先生要求每注一百，石板臉上發光，心中大喜，口上却故意道：「老先生，你運氣不很好，還是玩小一點吧！」

「不要緊，人少的時候我家老爺的運氣便來了！」

「好，既然如此，兄弟便捨命陪君子啦！」石板手一撥，叮叮叮，三個骰子在碗中轉個不停，第一顆停下的是五點，接着是六點，第三顆仍在轉動，石板叫道：「四點，四點！五點！」

骰子終於停了下來，是六點，雙六一個五，是五點！

石板噓了一口氣。「五點也好！」暗

罵自己太緊張，這老頭連手么二三，難道人少了眞的會走大運不行！

老先生一抛，叮叮叮連聲，却是三個一點，通吃！

老先生頭一次贏錢，格格亂笑，拿了十個銀元賞給他僕人。

石板看得眼睛一亮，老先生再一抛，四五六！又贏了一百個，先後對抵，老先生反而贏了十個銀元。

石板猛吸一口氣，抓起骰子一抛，四五六，贏了。

接着老先生一抛，又是五個一點，也贏了！

此刻石板再傻也看出有一點蹊蹺，心頭一動：「這老小子原來裝瘋要來詐我，這不是想死？好，待老子抛了這一手便不賭，看他怎樣。」

原來這三顆骰子裏頭注了鉛，可以控制，道上高手要他四五六便四五六，要它么二三也可以么二三。

石板果然再抛了一手四五六，又果然表示不再賭了。老先生居然沒有生氣，而且還賞了十個銀元給石板的心腹小包。

石板不覺有點奇怪，他把桌上的銀元放入袋中，向小包打了個眼色。

小包立即走近一步，俯在石板耳邊說了一句話：「二爺，你輸啦。」

石板一怔，腰上隨即覺得一涼，他脫口喝道：「小包你……」

老先生行動突然矯捷起來，將拐杖抄在手中，越過桌子向石板撲過去！

石板猛吃一驚，他是個不畏死的硬漢，立時一偏身，腰上一涼，血水立時迸出，可是小包畢竟慢了一步，未能制他於死命！

老先生拐杖一掄，「卜」一聲，擊在石板肩上。石板雖然堅硬仍然痛得啊地大叫一聲！

石板的手下根本沒有離開，而是守在門口，聽得裏頭石板的叫聲，知道不妙，連忙把門撞開！

冷不防那僕人站在門後手指一扣，手上的一柄快慢機「叭叭叭」亂响，勇獅帮徒衆不虞及此，紛紛中彈倒下！

石板中了一拐，立即竄入桌底下，一滾而過，雙手如爪抓向僕人的雙足！

那僕人的武功也自不錯，跳高三尺避過！正想開槍，一個勇獅帮的打手猛地向他射來了一把飛刀，那僕人凌空擰腰避開，石板立即自地上竄起，飛向門口。

他快，老先生更快，拄拐一按，抽在石板的後背上，「拍」地一响，聽得旁人毛孔直豎！

說時遲那時快，老先生再標前一步，左手一搭，抓着他的後衣，接着把他提起，拐杖頂着他的後腰。

「快叫他們退開！」

石板大喝一聲，猛力一掙，雙脚向後一撐，蹬在老先生胸膛！

老先生連忙扭腰一閃，「嗤」一聲，衣破人落！石板背部立即向側一滾！

那僕人標前一步，「叭叭」兩聲，子彈全射入石板身上！

這刹那，也有一個勇獅帮的打手，抽出手槍，老先生比他更快，「砰！」駁殼槍膛冒着一絲青烟，那個打手應聲而倒！

小包立時自房裏竄出，一個打手喝道：「原來是你這個吃裏扒外的小雜種，害死二爺！」

小包朝他吐了一口口水。「我呸！我本就是王爺的兄弟，臥在你們帮內，是你們自己瞎了眼，什麼吃裏扒外！」

那些打手齊把目光投向老先生，訝道：「你是王……王雁王大哥？」

老先生冷哼一聲，伸手扯下臉上鬍鬚，道：「正是！你們平日欺壓善良，雙手沾滿血腥，本來不想饒恕你們，但看在你們也大多是苦哈哈出身，暫且寄下你們一命，希望今後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那幾個打手在兩管槍的指嚇下，噤若寒蟬，良久才有個大漢道：「多……多謝王……王大哥不殺之情！」

「但死罪雖免，活罪難赦，你們自己動手割下一隻耳朵來，以後我再發現你們繼續恃强凌弱，哼哼，那後果麼，相信你們都會知道！」

那些打手，面面相覷，不肯動手。

小包喝道：「快！再不動手，可別後悔！」

僕人也喝道：「我數三聲，你們再不動手，我便動手了！」說罷揚起手中的槍，「一——二——」

一個打手忙道：「且慢且慢，王，王大哥，我們自己動手！」

這人倒也狠，抽出刺刀往左耳一拉，一隻帶血的耳朵，登時落在地上。

其他人見他如此，也紛紛效法。一時之間，地上擺滿了六七隻耳朵。

王雁道：「好吧，你們可以走啦！」

那干打手以手掩耳，忙不迭跑開。

王雁俯身在石板身上搜出那袋銀元，隨即下樓。

樓下空空蕩蕩，不見一個食客，連夥計及掌櫃也已躲開，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王雁倒了一些銀元在櫃枱上，叫道：「你們可以出來，這點錢是賠償你們的損失！還有，麻煩掌櫃替我通知唐超派人來收屍！」

說罷一招手，帶着小包及僕人出店而去。

一出店，迎面吹來一陣凜烈的北風，刺膚欲裂，如遭刀割，鵝毛般大小的雪花不斷地飄落，地上滿是積雪。

王雁道：「走快點，唐超可能快要到了！」

出了街口，王雁故意在附近兜了一圈，然後離去。

小包邊跑邊道：「大哥，唐超要是知道石老二已報了銷，準會跳脚！」

那個僕人是王雁的一個心腹兄弟，平素住在慶寧寺，日間做小販，夜間跟寺內的一個老和尚習武，很少在外頭露面，因此唐超的手下沒人知道他的底細。

他姓萬，單名一個源字，年紀雖然不大，却十分機智。「咱得防唐超會報復，通知兄弟們小心防備！」

「對，這件事還是由你去辦，小包已不能再露面了！咱先到馮大叔那裏去歇一會兒吧！」

萬源道：「不好，還是回慶寧寺那裏安全一點，咱便以那裏作聯絡站，先把散去的兄弟找回來，再進行下一步計劃！」

小包道：「咱已有了計劃？」

「是，第一個對象是唐超！」王雁沉聲地道：「解決了他手下第一條悍將，下一步便輪到他本人了！」

小包喜道：「好，兄弟這口氣早已久了！不如由我再回去打探一下。」

王雁道：「不行！咱人少力弱，不能走錯一步，這件事須從長計劃，只准勝不准敗！」

三人越走越急，路上不見一個行人。北風自頸脖衣領處吹入去，冷得令人直打哆嗦，到後來，索性跑了起來。

風越吹越急，路旁的大樹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枝，不見一張葉子。

昏黃的路燈，在風雪迷漫中，更加暗淡。

敵中既有我　我中又有敵

吃過早飯之後，天氣突然好了起來，不但雪霽，而且間中還有陽光，北風也沒有昨天的猛烈。

路邊街角，不少小孩在玩堆雪人的遊戲，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來。

女人們都在自家門口打掃積雪，這一切似乎頗有生氣，但王雁却覺得有點心跳，打從昨夜開始他便一直覺得心神難安。

在街角啜了一碗熱豆乳，送一條剛離鍋的油條，身子暖洋洋的，他解開了靠頸脖的那顆衣扣洒開大步往馮大叔家走去。

那是一條陰暗的小巷，小巷裏搭滿破舊的木屋。像馮大叔那樣的家，在小巷裏已算是「大戶」的了。

一到巷口，王雁的心跳得更速，甚至連眉頭也跳動起來，他的行動突然小心起來。

往日小巷在這個時刻已很熱鬧，起碼孩子必在巷裏玩耍，今日這種天氣反而不見一個。

他懷着忐忑的心情摸到馮大叔屋外。大門虛掩着，木窗在晨風中顫抖搖擺。

這刹那，王雁倏地泛起一個不祥的念頭，他一扭腰竄到屋後廚房處，自窗口探頭入去，往內一望，一切似乎沒有變化，他心神才較平定。

可是，當他自窗口爬進去時，鼻端嗅到一股血腥的味兒，身子如遭電殛般，抖了一下，隨即抽出手槍

他輕輕推開廚房的木門，門外就是那座小廳，廳上桌子歪在一旁，兩張木櫈倒在地上。木牆上印着一個鮮紅色的掌印！

血手印！王雁身子又再抖了一下，一定神之後立即標前，他一掌推開馮大叔的房門，只見地上倒着一人，正是馮大叔！他那兩頭與他相依爲命的猴子也倒在血泊中。

王雁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像受傷的豹子般倒竄起來，進身衝入蘇秀的房間！房中渺沒一人，也沒有屍體，王雁略略放心，他回到廳上點了一盞油燈，重回馮大叔房中。

馮大叔是被利斧殺死的，那兩隻猴子却是被槍擊斃！

王雁與馮大叔之間有一份眞摯的叔侄感情，也是王雁僅有的幾個親人之一，如今他却因自己而死，王雁不禁生了一份愧疚之情。

心潮起伏了好一陣，才逐漸平覆下來，隨之昇起的却是一股復仇的怒火。

房內並不太凌亂，看來馮大叔是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殺的。那兩隻猴子大概因爲動作靈活，對方追殺不及，才以槍殺之。

王雁抱起一隻猴子把牠放在馮大叔屍旁，有意把他們葬在一起，好讓馮大叔身死也有個伴兒。

目光一落，突然發覺猴子的左手緊緊握着一物，王雁疑雲大起，使勁拉開猴指，拖出一物，却是一塊碎布片，王雁把碎布放入衣袋，喃喃地道：「你陪大叔去吧，王大哥替你報仇！」

王雁重回廳上，望着那個血手印，不禁想道：「大叔死在房內，蘇秀不在，那麼這個血手印對方是故意留下的！」目光落在歪倒的桌子上，又忖道：「不對！桌子怎會倒下？一定是蘇秀也在家中，她在房裏聽見大叔的叫聲，衝出來，在廳上跟對方打了起來……」

想到這裏，他又像一陣風般衝入蘇秀房中，燈光下，房中傢具擺設絲毫不亂，炕上的棉被有蓋過的跡象，王雁的一顆心登時不斷往下沉。

照情況看來，蘇秀一定是被人挾持綁走，對方是誰？唐超？還是張玉簫的人？老大富已去南京，此事料非他所爲。

對方既然把蘇秀捉去，自是爲了以此威脅自己，那就不怕不知道對方的身份！

他在屋內仔細搜了一遍，沒有發覺對方留下的片言隻語，他略一沉思，推門出去，走到隔隣拍門，應門的是個老頭，王雁送了他一筆錢，叫他把馮大叔及那兩頭猴子安葬在一起，然後才離開。

×　×　×

王雁走得很小心，看看天色經已近午，他先在一爿小麵檔吃了一大碗肉絲麵，然後跳上一架黃包車。「兄弟，在附近兜兜圈！」

這車夫十分年輕，肩寬胸闊，兩條胳臂像鐵杵似的，拉得又快又穩。

王雁的心緒却不斷起伏，到了跑馬廳那裏，附近沒有樓宇，北風突然凜烈起來，王雁的頭腦登時一淸，他想起了一個問題：「對方到馮大叔之家是爲了什麼？」

他心中立即自我答道：「他們絕非爲了馮大叔，只是爲了我，若非他們知道我住在那裏，又爲何會把蘇秀抓走——若果我不是在那裏落脚，他們把蘇秀抓去又不留下話來，我又怎會知道？」

想到這裏，他又想到：「他們把蘇秀抓去又不留下字，這證明我的行踪對方一定清楚，起碼他們已對我進行了嚴密的監視！」

還有更嚴重的一個問題：「我住在馮大叔家，只有萬源及大木知道，萬源絕不會有問題，那麼秘密便是大木洩露出去的了！」

「對對，一定是他！弟兄們趕的被趕，殺的被殺，爲何單單大木沒事？而且，他還是在那個碍眼的地方幹活！」

王雁目光落在那車夫的號衣上，上面寫着九記兩個白字，他心頭略略一鬆，喝聲道：「兄弟，跑快一點，送咱去大新湯池！」

車夫應了一聲，背着風跑得更快，沒一刻，巳到了大新湯池，王雁跳下車，抬步入店，車夫叫道：「先生，你還未付車資！」

王雁道：「你且等等，我進去一會兒就出來！」推開那扇嵌着玻璃的木門，迎面便見到掌櫃，此刻剛開店營業不久，客人稀少，掌櫃坐在椅上抽着悶烟，看見王雁忙拋下烟屁股站了起來。

王雁忙道：「掌櫃，大木在嗎？」

「大木啊，哼，這小子剛升上師傅不久，就端起架子來啦，留下了一封信，說要回鄉過年節！」掌櫃沒有好氣地道：「他家就在杭州，用不着在臘月十一就離開的！」

「哦？大木什麼時候離開的？」

「吶，昨天咱上班就不見他了！」掌櫃打開櫃門拿了一封信出來，「他把這封信放在我櫃上，就跑啦！混帳，老子要扣他的年獎！」

王雁接過來一看，上面只草草地寫着他要回鄉過節，年初七才上班。

掌櫃又問道：「先生跟大木是什麼關係？」

「咱小時候在杭州認識的，他那時在杭州跟個老師傅學剃頭的，後來混不下去才來上海的！」

「對對，那小子也說過，不過他的按摩功夫的確不賴，咱壞的壞說，好的好說，可不是咱替自家師傅吹牛皮！先生既然跟他是老相識，有空請多來光顧！」

王雁心中怒火燃燒，此刻他巳認定大木是出賣他的叛徒，因怕東窗事發，藉請假跑掉了。口上却道：「如此咱也不再打擾了，改天再來！」

掌櫃脫下毡帽，彎腰道：「不送不送，先生慢走！」

王雁推開玻璃門出去，那架黃包車還停在門外，王雁正想跨上去，車夫道：「先生且慢。」說着拿毛巾在座位上揩拭。

王雁望着他的一切舉動，只見車夫突然推開座椅上的那塊軟皮墊子，在箱下抄起一把刺刀，回身便刺，王雁眼明手快，連忙扭腰閃過！

白光一閃，那把刺刀在王雁腰旁三寸之處刺過，他一刀落空，左手立時撮唇打了個口哨，「吱——！」一聲，十分尖銳响亮！

這刹那，王雁巳一掌切在車夫的肩上，那車夫額頭登時冒出冷汗，可是仍然十分兇悍，回手一劈，王雁只得後跳避開！幾與此同時，巷裏陰暗處撲出幾條大漢，都是手持利器！

王雁一看勢色不對，立即返身衝入大新湯池裏。那個掌櫃剛站了起來，又見隨後衝入幾個殺氣騰騰的大漢，登時嚇得「啊」地驚呼一聲。

王雁一手撥開珠簾，向內堂衝了入去。澡池裏熱氣騰騰，烟霧迷漫，池裏的幾條肉虫，尚不知發生什麼事情，猛聽那夥打手大聲呼喝：「不要亂動，否則照殺不誤！」那幾個人立即縮入水底。

恰在此時有個夥計提了一大桶熱水走過來，王雁喝道：「放下水桶，快跑！」

那夥計一見這種情況，只恨爹娘少生了一雙腿，放下水桶，奔回熱水房。

王雁立時彎腰提起那桶熱水，向後一潑，那幾個大漢閃避不及的登時怪叫起來，熱水着肉之處立即起了幾個水泡，痛得他們踩脚亂叫，身上白烟翻騰！

王雁隨手把水桶拋了過去，同時奔向熱水房，不料那房門巳被夥計自內上了鎖，一時之間推撞不開，利那幾個未受熱水燙傷的大漢巳撲了上來。

王雁只得回身應戰，白光一閃，一把利斧飛劈而至，王雁偏身伸出左手，握住他的手腕，右手猛切在關節處，「格」一聲，那大漢手臂脫臼，豆大的汗珠自額角淌下！

王雁順手奪過他的利斧，回身一擋，剛好架住另一把向他砍來的斧頭！

「噹」一聲，兩斧相碰，火星子直噴，地上濕滑，那大漢立足不穩，滑開了幾尺。

王雁立時飛起一脚，把他踢倒，再一個猛衝，飛劈一個矮漢！

矮漢見他來得勢兇，先懼了三分，連連閃退，不知不覺巳退至池邊，王雁飛蹬一脚，矮漢再一退，「噗通」一聲，跌入池中，濺起老高的水花！

王雁再回身殺過去，斧頭飛處，血光乍現，劈開一個瘦漢的腦袋，這一下震懾全場，那批打手，紛紛縮退。

王雁喝道：「你們聽着，回去告訴張玉簫，我姓王的絕不好惹，他再不收手，我便親自登門找他！」

說罷拍拍衣衫穿堂出去。今日他沒有携帶武器在身，幸而這批打手亦似不是事先佈置好等他上鈎，是以有驚沒險。

他心中默默計劃撂倒了唐超，下一個對象便指向金龍帮的張玉簫。

出了店他拉下毡帽，拋下斧頭，急步而行。走了一會兒，想起大木，心中又再升起一股怒火，他伸手入懷把碎布取出來一看，是藏青色的粗布，他哼了一聲，重新把他放入懷中。

× × ×

王雁不敢直接回慶寧寺，他故意在附近兜了一個大圈，然後找了一間咖啡館坐下。

他面對門口，腦中不斷地盤算着清理門戶及報仇的事，那杯咖啡是啥味道，他根本品嚐不出。

煩悶間他取出那塊布塊把玩着，突然發現布上有一團深褐色的東西，像是油漬又像是被火烤焦，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起來。

玻璃門一暗，有人入來，王雁立時把布塊放入懷中。

那人穿着一襲深褐色的上衣，一頂破毡帽拉得低低，口中叨着一根捲烟，看樣子絕不是富貴人家的人。

那人在靠門口的一張椅子坐了下來，抬頭向夥計要了一杯咖啡，這時刻王雁登時認出了他，心頭大喜，低着頭，伸手在桌上輕輕扣動，兩重一輕！

那人略一拉高毡帽，目光在帽沿下閃閃發亮，瞥及王雁，臉上露出又驚又喜的神色，他目光在四周掃了一回，然後走向王雁，道：「老闆，今天怎地有空來泡咖啡？」

王雁道：「是呀，今天生意不好，來

坐坐。嗯，相逢不如偶遇，坐下聊聊！」

那人坐下，輕聲道：「大哥，你沒事吧，那天嚇死我了，要是大哥有什麼閃失，兄弟們都沒了頭兒，咱可真的要離開上海啦！」

「老九，那天你也沒事吧！」

原來這人便是彭勤，他懊悔地道：「那晚小弟下樓，在附近買了兩瓶白干，正想再去買包醬牛肉，不想轉過街角遇上幾個勇獅帮的人，小弟拚命逃跑，他們緊追在後，最後終于擺脫了他們的糾纏，可是却不敢回去，怕把落脚處洩露出去。到了臨天亮才悄悄摸了回去，只見三哥倒在血泊中，却不見了大哥……大哥，小弟實在担心得很……這兩天，都在四處閑蕩不敢露面。唉，我眞後悔那晚沒趕回去！」

王雁輕嘆道：「你當時要是在塲也難免會有閃失，而且要是把追踪你的人引回來，只怕連我也脫不了身。」

「大哥知道小弟的苦衷，小弟十分感激。」

「老三的屍體你有作了處理嗎？」

「第二天晚上，我便悄悄把他背走，找了一塊地方安葬了！」

「對，這樣才顯得咱與那些禽獸有點分別，起碼咱比他們多了一點人味。」王雁點點頭道：「你把他葬在何處？咱待事了，好去祭他一祭！」

彭勤道：「大哥要去祭他？危險一點吧，現在是那夥禽獸的天下，咱還是小心一點。」

「我是說在事了之後，那地方你不會忘記吧！」

彭勤輕笑一聲：「小弟要是連這個也忘記，豈非豬狗不如了麼？咱把他葬在慶寧寺後頭，咱當時心想，那些香客上香時，三哥不也是可以沾點光麼！」

王雁一笑。「老九果然有心思！」

「大哥，你現在住在那裏？」

王雁道：「四處爲家，跟你一樣。有個落脚處反而成了累贅！嗯，咱不如一起吧！」

彭勤忙道：「不好，這樣目標反而更明顯！」

王雁頷首道：「岑一山的老婆讓人抓走，不知對方是誰，兄弟若有機會不妨打探一下！」

「啊！一山老婆讓人抓走？是那個狗養幹的！好，大哥，咱明日下午這個時刻再在此見面，小弟去查一查！」

「你可得小心點，別把自己也賠上去，你先走吧，我隨後才離開！」

× × ×

王雁肯定了身後沒有人釘梢，才兜去慶寧寺。

小包及萬源住在後廂房，王雁敲開了門，他倆正準備吃飯，萬源忙道：「大哥一齊來吧，只是寺內只能吃吃素菜！」

「沒關係，咱什麼苦未吃過？換換口味也好嘛！」

三人一邊吃飯一邊閑談。「大哥去了一整天，可有什麼收獲麼？」

王雁嘆了一口氣，把經過說了一遍，小包跟萬源聽了都是大吃一驚，連飯也沒心吃了。

萬源道：「想不到唐超這般厲害，連大哥的落脚處也會知道！」

王雁怒道：「只怕是有人把秘密洩露了出去！」

小包道：「誰有這個胆子？」

「大木！」王雁恨恨地道：「除他及萬兄弟之外沒人知道，昨日萬源兄弟未曾離開過我，即使他自己說他出賣了我，我也不會相信！」

小包謹愼地道：「大哥，會不會是你自己讓人釘上了而不知道？」

「不會，每次出入我都盡量小心，要是如此，對方何不在我養傷期間來找我？而偏在我把地址告訴大木之後才進行？」

「不過石板那裏我倒不知道有我們的兄弟被他們收買了過去。」

王雁冷笑道：「石板雖然勇悍却是個莽漢，唐超的另一個大將却不能小視！」

「大哥是指李三爺？」

王雁點點頭。「李智雖然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但唐超的很多決策都是他出的點子，外間的人因他無拳無勇而輕視他，實是個大錯，三年前我跟他見過一次面，便知道此人絕不簡單！說不得大木是讓他收買過去的，他與石板面和心不和，這件事料不會告訴他，你又何從知道？」

小包道：「這倒頗有可能！」

「剛才碰到彭老九，他幸而逃過大厄，我巳經叫他替我留意一下，他經常在外邊混，人面較廣，調查的事他是最適合的了！」

小包道：「你在那裏碰到老九？」

「在一家咖啡廳！」王雁便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

萬源訝異道：「他說他把老三葬在[illegible]後？」

王雁一怔，脫口道：「萬兄弟有何看法？」

「假如葬在寺後，我怎會不知道！須知兄弟每晚在寺後練功，有人在那裏挖坑，我會聽不到嗎？」

王雁心頭一跳，道：「這倒有可疑之處！」

小包忙道：「咱出去查一查便知道他的話是眞是假，何必多猜心思！」

萬源道：「正是！走，咱出外看看！」提了一盞燈推開後門出去。

三人在寺後附近找了很久都不見地上有被挖過的痕跡，王雁一顆心登時一沉。

萬源道：「看樣子也不用再找了，咱回去吧！」

三人坐在房內，都是怒火塡膺。小包道：「這個地方彭勤知道嗎？」

王雁道：「不知道！萬兄弟根本不是江湖上的人，我跟他只是武功上的朋友。以前打過一架，後來反而成了朋友！」

萬源接口說道：「這就叫做不打不相識！」

王雁接道：「正如你小包，嚴格來說，也不是我帮會中的人，只是大家志同道合都有心要把上海灘上的黑勢力剷除掉而巳！那時候咱還未與四大天王正面接觸，這些事我都沒有告訴其他兄弟！」

萬源突然道：「大哥，你把那塊布塊給我看看！」

王雁隨手拿與他，萬源看了一陣又拿到鼻端下嗅了一下，道：「好像有點炒栗

子的味道！」

王雁登時心頭一跳，脫口道：「如此更沒錯了，叛徒便是彭老九！他是賣炒栗子的，難怪衣上有烤焦的痕跡！」

小包說道：「但他怎會知道大哥的住址？」

王雁心頭再一跳。「莫非是大木告訴他的？這樣說來大木只怕已凶多吉少！」

萬源考慮地道：「大木不知他已叛變，自然會把話告訴他，但大木經已離開大新湯池，又是什麼原因？」

「大概他怕大木會把一切說與大哥知道，如此大哥自然會懷疑到他的頭上。」

「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王雁冷笑道：「他千不該，萬不該，說把許老三的屍體葬在寺後，這反倒露了馬脚！」

小包接口道：「看來他是在當夜被唐超的手下抓住，威迫利誘下叛變的！」又問道：「大哥明日把他幹掉吧！」

王雁咀角含笑，道：「我自會分曉，總之他的命也不會太長久！」

× × ×

還是那爿咖啡店，王雁先到，彭勤在王雁抽了一根烟後才推門進來。彭勤見王雁只一個人來，臉上露出笑容。

王雁假裝不知，道：「老九，有消息啦？」

彭勤低聲道：「聽到了，是讓唐超的人抓去的！」

「哦？難怪！」王雁也低聲問道：「消息來源可靠嗎？」

「絕對可靠！聽說唐超要以蘇秀脅迫大哥你！」

「哦！這豈非笑話！我跟蘇秀非親非故，她不過是一山的老婆而已，他憑什麼威脅！」

「這個……唐超認爲大哥跟她住在一起……」

王雁心中暗暗冷笑，忖道：「狐狸尾巴終于露出來了！唐超的看法若不是告訴你，你又怎能知道？」口上却道：「放屁！我是什麼人，豈會幹出這種事來！」

「是是，這個小弟自然清楚。不過咱可也不能不把一山的老婆救出來。」

王雁道：「這倒有理，老九，你可有什麼計謀否？」

「不如約他們出來見個高低，來次大火併！」

「笨蛋！這不是拿鷄蛋跟石頭碰麼？不行，約唐超出來四五六菜館見面。」

「時間呢？大哥？」

「五天之後的黃昏，我單刀赴會，單獨去見他！這件事便交由你去辦，把消息放給唐超的人！」

「大哥，你一個人去不太危險麼？小弟願效犬馬之勞替大哥提槍携刀！」

王雁故意露出感激之色道：「不必啦，三天後咱在跑馬廳外碰個面，時間最好是午夜時份！」

「小弟一定準時到。」

「好，咱就在那裏見面，不見不散，我要你替我找幾個人來。」

彭勤目光一亮，道：「找人來作大哥的副手共同赴會？」

「不，我要他們先到四五六菜館內去埋伏，要不然事情有了變化，大哥我豈不吃虧？」

彭勤豎起拇指道：「大哥這一招果然高明！你要不先透露一聲，小弟怕這幾天連飯也吃不下了，說什麼兄弟們都不會讓你單刀赴會！」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告訴唐超五天後我跟他不見不散，只怕他不敢來！」

彭勤道：「現在他勢力大豈會不來！好啦，小弟先走一步，三天後在跑馬廳見面！」

「不送！」王雁道：「路上小心有狗，事後咱兄弟倆再痛快地喝一頓！」

× × ×

彭勤果然在那晚被伏在暗處的唐超手下抓住，他連日生活在風雨飄搖之下，早已成了驚弓之鳥，在威迫利誘之下便答應替唐超効力。

王雁一踏上碼頭便被金龍帮的人盯上了，張玉簫立即把消息告訴了唐超，不過唐超却有點不相信，那個闊氣的青年會是王雁。後來在彭勤的證實之下，便連夜抽調人手偷襲，倉猝應戰之下，只能殺死了許老三。但他手下有個心思縝密的智囊—李智，在事前立即派人到火車站及碼頭佈防，以免讓王雁逃脫。

又派了石板去吳老闆處潛伏，因爲他估計到王雁在忍無可忍之下，必會奮起反抗。他當然需要槍械防身，果然又被他預料到，可惜仍然讓王雁逃脫。

這時刻唐超便派上用場了，他在王雁離開之後，便炸開了大新湯池的門，又騙取了大木把王雁的地址洩露了出來，最後大木當然落在勇獅帮手中。

在大新湯池襲擊王雁的却是金龍帮的人，那個車伕認出了王雁，臨時召集同伴，欲把王雁置之死地，好回去邀功，可惜賠了夫人又折兵。

迫虎作跳牆　勇獅吃苦果

三天之後的黃昏，近郊的一座別墅，龐大又雄偉，像一頭靜臥着的雄獅，這便是勇獅帮的總部，也是唐超的住宅。

別墅高三層，樓下是一座大客廳，兩邊廂房住的是唐超護衛保鏢。二樓是會議廳及帮中紅人的睡房，三樓便是唐超一家人的住所。

二樓會議廳的燈已亮着了，長長的桌子旁邊坐了七八個勇獅帮的要人，唐超坐在上首，他年在五十左右，顴骨高聳，臉龐瘦削，白膚無鬚，兩個眼窩深深的陷了下去。彭勤坐在最後面，靠唐超身邊的是一個比唐超瘦削中年的人，眼小面圓尖嘴猴腮，一看便知不是好人，他便是李智。

唐超提起了酒杯啜了一口，並道：「老彭一吃了晚飯你便準備動身，先在附近兜一圈，以免讓姓王的生疑！」

「小弟知道，不知大哥還有沒有其他的吩咐？小弟想先到外面去，晚飯便在外頭吃好了！姓王的那人確是很精靈，不能不小心點。」

李智接着道：「老彭這個決定也好，你記得一定要把王雁要的那幾個人的底細揣出來！」

「小弟必定盡力而爲，以前姓王的一直對我很信任，只要我開口絕沒有不告訴我的！大哥跟三哥大可以放心！」

唐超大喜道：「這件事成功之後，我便升你做老七，我們的排位比你們以前那夥人不同！排名越高權勢及待遇越好，這個你也該知道一點！」

彭勤感激地道：「多謝大哥栽培，小弟必以死相報！」

唐超一口把酒喝乾，哈哈一陣大笑。

彭勤去了一陣，菜便擺了上來，吃了一半，唐超突然問道：「你們說說王雁有什麼胆量單刀赴會？他憑什麼？」

一個手下答道：「彭勤不是說要找幾個人助他麼？」

唐超道：「算他有十人吧，難道咱都是吃素的！還是王雁沒把我看在眼裏！」

另一個手下道：「咱何必來這許多顧慮，只要他一踏入四五六菜館，我便先送他一枚『烏棗』，小弟就不信他會刀槍不入！」

唐超放下筷子，目光投向李智，道：「我却怕他在店內另有埋伏，只怕我進去時，他便先請我吃烏棗！」

李智道：「大哥的顧慮十分有道理，雖然我對四五六菜館十分熟悉，但到底不是我開的，說不定裏面的夥計是他的人，抽冷子給我來一道紅燒『烏棗』，可不是好玩的！」

剛才那個手下道：「咱可先到那裏把夥計抓來搜查一遍，要是有帶武器的，我便先把他放倒，不就沒事了！」

另一個道：「老六就是有勇無謀，菜館這麼大，放一兩把槍隨處都可以，咱怎樣搜查！還是聽李軍師的！」

李智接口道：「依我之見，咱還是兵分兩路，派一部分人到四五六那裏監視一切，另外派一部分精銳到跑馬廳那裏埋伏，只要那姓王的出現，我們便亂槍掃射，必要時將彭勤放倒也不必顧慮！」

頓了一頓，眼掃全場，沉聲道：「咱玩火動刀，爲的是什麼，兄弟們心頭都有數，到這個時刻還講什麼江湖義氣？王雁約我在四五六見面，讓他提早到閻王處報到！」

唐超在桌上擊了一下，喝道：「對！所謂無毒不丈夫，但求能把王雁放倒，其他的我可不管！放倒了他，起碼咱勇獅帮也比張玉簫那飯桶以及那個老不死的老大富威風！今後上海灘的大大小小頭目，誰不敬畏咱三分！」

這番話說得十分激昂，他手下都是精神一振，李智帶頭鼓起掌來，其他人也都跟着他拍馬屁！

唐超嘿嘿一陣狂笑，然後道：「老二，嗯，對於老石既然無福消受，他的位就讓你坐上了吧！」

李智道：「小弟怎敢担此大任？」

唐超道：「誰說你不能担此大任，我唐超說行便行！」

其他人也恨不得李智答應，好讓自己也晉升一級，當下便忙向李智道賀，李智也假意謙虛一番，然後才向唐超說了一番感激的話。

唐超哈哈一笑，道：「老二，剛才我老唐是想告訴你，有關擊殺王雁的事便由你安排，這可是你顯威風的時候！」

李智忙道：「既然承大哥看得起小弟，小弟就不再客氣了，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便開始研究人手及火力調配問題！」

到一切人馬集齊，已近九點鐘。分成兩隊，人多的去跑馬廳，人少的去四五六菜館。

唐超望着他們離開，才對李智道：「老二，你在這裏統籌一切，我先上去休息了，假如事情有變，上來通知我一聲。」

× × ×

壁上的掛鐘噹噹响起，李智抬頭看了一眼，已是十點，他心知手下沒有這麼快回來，可是又不能走開，無聊之下，一陣睏意襲了上來，加上身子早被酒色淘空，便伏在桌上打起瞌睡來。

入夜之後，北風極猛，鵝毛般大小的雪花，又再紛紛揚揚的飄下，天寒地凍，郊外四處無人。

唐超的別墅之外，地上一片白皚皚，陣陣的北風不時把積雪捲起，唐超的保鏢一見這種鬼天氣，咒駡一聲，縮入門內，心想這個時候還有誰人敢來捋虎鬚？

整座上海除了王雁一個之外，其他人全不在他們三大天王的眼內，現在王雁經已自顧不暇，說不定早已死在亂槍之下，自己若仍站在門外把守，豈非自討苦吃？

風雪迷漫中，突見幾個白點慢慢移動，不一會兒，白點漸近，已能淸楚地看出是三個白衣人。

白衣人兜了一個圈走近屋前，在窗口透出來的昏黃燈光的照射下，只見小包及萬源身子略爲一蹲，王雁急竄兩步，飛身躍在他倆肩上，身子一長，伸手握住水管，颼一聲，狸貓般爬了上去。

萬源接在他之後，雙手在小包肩上一撐，人如白貓般飛高，手一抄，立刻緊握水管，隨王雁之後升了上去。

× × ×

李智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在他肩上一拍，他一驚而醒，抬頭一望却是一個陌生人，他一驚非同小可，正想張口，那人手一伸，一把鋒利的利刀貼上了他的喉管。

「李先生，你太善忘啦，三年前咱曾見過一面！」

李智面色立刻大變，像離開河水的魚兒般喘着氣。「你是……是……王，王大哥……」

王雁微笑點頭，道：「我早就知道你會中計！假如沒有你，唐超自會在四五六菜館那裏打主意，偏偏你是個多疑奸滑之徒，自會想出更絕的辦法，便是提前把我幹掉，以圖一了百了！饒你奸滑似鬼，還得吃大爺的洗脚水！如今不是中了大爺的調虎離山之計了麼！」

李智面色灰白，小眼睛骨碌碌的亂望，王雁輕喝道：「你不必再動壞腦筋，老子既然敢隻身入虎穴，自然沒存絲毫僥倖之心，要是有什麼風吹草動，哼！第一個給我墊背的是你！」

李智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王爺，你……你想……」

王雁喝道：「帶我上樓，敲開唐超的門，告訴你，要是有什麼讓我看出不對的地方，你自家小心點！」

李智只得帶着王雁自那舖着地毡的木樓梯登向三樓。王雁的刀子架在李智的後頸，緊隨他身邊上樓。

恰在此時，會議桌上的電話突然「鈴

鈴鈴」地响起來。李智脚步不由一緩，王雁也不由一怔，這道電話要聽麼又怕拖延了時間，不聽麼又怕驚醒了唐超。

正在猶疑間，唐超的門裏响起一陣的吆喝：「老二！他媽的！你睡着啦，快聽電話。」

王雁當機立斷低聲說：「快上去！」

李智只得硬着頭皮急步登樓，口中叫着：「來啦來啦！」

這情況機智一點的人都能聽到勢色不對，王雁左手執着李智的後衣領，把他推到門口，輕聲道：「把門叫開！」

李智顫着聲，叫道：「大哥，電話是找你的！」

王雁不禁罵道：「見你媽的鬼，電話鈴聲尚不停的响着，唐超又不是死人，怎會聽不出疑點來！」

他一急，右脚自李智的雙腿之間，蹬了出來，「砰」的一聲，門沒被撞開！

這一來更加是欲罷不能，王雁輕聲道：「以肩撞門！」李智不敢不依，兩人合力撞門，不料那門十分堅實，門鎖又緊，直撞了三下之後竟沒能撞開！

這聲音及電話鈴聲驚動了樓下唐超的保鏢，他們紛紛趕了上來。王雁手上只有刀沒有槍，這情況眞的十分緊急。眼看唐超的門未能撞得開，他只好閃開兩步，後背靠牆，把李智捉住護在身前。

這刹那，那十個保鏢已經衝了上來，齊聲喝道：「放下人來，否則開槍！」

王雁聽若不聞，左手握得更緊，李智身體直發抖，王雁喝道：「站好點！」

李智挺一挺身子，哀求道：「兄弟們，瞧在平日的香火緣上，千萬別開槍！」

房門霍地打開，唐超一身睡衣褲，手持駁殼槍而出，他冷冷地道：「王雁，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王雁把李智的身子略略一移，擋住唐超的槍。沉着道：「你要殺我也沒這般容易！王爺也不想再在上海灘待下去，是你迫我重入江湖，連王爺的去路也被你封閉，迫虎跳牆，老子最多跟你同歸於盡！」

唐超哈哈一陣狂笑。「同歸於盡？哈哈，你不是跟大爺開玩笑吧！憑你現在這個熊樣，你能跟大爺同歸於盡？」

唐超退了兩步，站在樓梯上，笑聲更狂，他索性把手槍插在腰上，戟指道：「我困也把你困死，老子就不信你能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站在那裏。」

王雁也格格冷笑。「王爺也不信你有這個耐性！」

唐超喝道：「老子沒耐性又怎樣？大不了賠上李智一條命而已，他死了之後，難道我便找不到另一個李智還是陳智？」

李智像殺豬般叫道：「大哥，你是小弟的救星，你千萬不要叫他們開槍！」

唐超嘿嘿冷笑，斜目視他。

李智心頭更悸。「大哥，小弟以後一定加倍忠心於你，你要小弟幹什麼，小弟都願意！」

唐超冷笑道：「大哥我要你爲我去死，你肯麼？」

李智身子一震，幾乎哭了出來，他想不到平日對他言聽計從的唐超此刻會翻面不認人，頓時手足冰涼，說不出話來。

正在此時，唐超房裏，突然响起一聲「嘩啦」的玻璃破碎聲，緊接着是一個女人的尖呼，隨之是「砰砰砰」三聲槍聲。

子彈自房門射了出來，唐超吃了一驚，霍地自樓梯上滾下。

槍聲在別墅裏震盪，接着是接二連三的女人及孩子叫喊聲，附近幾個房門同時打開來，衝出幾個年紀不一的女人及孩子，這都是唐超的老婆、姨太及他的兒子。

唐超滾落地上，一滾立即爬了起來，臉色鐵青地喝道：「你們不要出來！」

可是那些女人及孩子幾時遇過這種場面，此刻儘管唐超再兇也難以喝住他們，她們都爭先恐後的走向樓梯。

王雁大喝道：「通通給我站住！」

接着，一個青年冷聲地道：「回來，不然就開槍。」大部分的人在這時候都住了脚，有個女人却拚命向下奔去。

「砰！」槍聲再一响，一顆子彈立即自她背後射入，那女人像一個肉球般自樓梯滾下。

尖叫聲又起，那干女人及孩子只得退回三樓。王雁喝道：「排成一列！」

沒有什麼話比在槍膛的威脅下說的效力更大，由五個女人及六七個孩子擺成一道長蛇陣，做了王雁及萬源的肉屏風。

王雁喝道：「李智，你也去排隊。」

李智乖乖站在靠邊的位置上，王雁道：「唐超，現在形勢不是改變了麼？」

唐超臉色鐵青，喝道：「你這樣便能嚇得住我？笑話？」

這句話任誰聽了都知道唐超實在是色厲內荏，王雁刺刀在一個最青年的女人頸上一比，那女人立即尖聲一叫，幾乎暈倒。「咱一個個幹，我就不信你眞是鐵石心腸，這些女人是別人養的，孩子可是你的骨肉。」

唐超臉色刷地變白。「老子放你們離開便是，何必有風駛盡悝，有話說盡！」

王雁道：「你把蘇秀抓到那裏去？」

唐超目光登時一亮。「咱索性再放大方一點吧，你把她也帶走好了。」

「她人呢？」

「戴光，去把蘇秀叫來。」

一個大漢立即應聲下樓而去。

王雁冷笑道：「我且等等你！」

唐超氣得心頭發痛，自己明明佔着上風，可是王雁却活像他已是個勝利者似的。樓下突然傳來一聲悶哼，跟着便沒有了下文。

唐超臉色又再一變，喝道：「他媽的，戴光人長得像一頭壯牛似的，却連個女人也拉不上來，再下去兩個。」

又有兩個保鑣下樓，這次唐超再也沒有吭一聲了。「叭叭！」兩聲清脆的槍聲過後，樓下又再陷入一片沉寂。

唐超怒道：「王雁！你帶了多少人來！」他話音剛落，樓下竟然响起一聲尖銳的口哨聲。

王雁知道小包已把蘇秀救了出來，臉上登時露出微笑。「人數足以置你於死命，也叫你知道拳頭底下未必能爲所欲爲，迫虎跳牆也絕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唐超立即竄到一張沙發椅後，重新把手槍拔了出來。「老子便不信你能這般兇悍！」一轉頭，喝道：「飯桶！準備應戰！那些女人死了也就算了。」

他的七個保鏢立即藏身沙發及桌子之後，只露出一顆腦袋及槍械。

唐超急喊：「監視住樓梯的出口，他媽的都是這個歪才書生出的好計謀，累得大爺賠上一場風險。」

他見王雁站在李智之後，把手一揚，砰一聲，子彈射不着王雁却射着了李智。

王雁迅速改換一個位置，站在一個唐超的姨太太的身後，那個姨太太尖聲大叫，亡命地向樓梯衝下去，她一動，其他人也像受到傳染般紛紛亡命奔下樓梯。這形勢使王雁和萬源大吃一驚，又不忍心叫萬源開槍，王雁只好叫道：「退入房中！」

這情況也使唐超心頭大喜，連忙叫他們散開，找地方藏起來。

也在這情勢大亂之際，梯間突然露出一顆腦袋來，正是小包，他立即「叭叭叭」地掃了一梭子彈。

哎唷兩聲，兩個保鏢中彈身亡，小包立即自樓梯上滾下樓下，接着衝出門外。

王雁剛退入房中，冷不防門後閃出一個女人來，這女人面目妖冶，穿着一襲透明的睡袍，身材惹火，令人目眩，可是她手上的槍却令人心悸！

她把槍管抵在王雁後腰上，輕喝道：「不要動，放下手中的刀子！」

王雁這刹那好似被蚊子咬了一口，一震之後，立即冷靜地拋下刺刀。

那女人大概是唐超的新寵，剛才唐超便睡在她房內，她胆子大，身手也十分俐落，左手執着王雁的衣領，一翻一轉，使王雁面對着萬源，同時威脅萬源：「拋下手中槍，否則休怪老娘把他殺掉！」

萬源怒道：「臭婊子你敢？」

那女人杏眼圓睜怒喝道：「你再敢罵我一聲，老娘就把他斃了，快放下槍！」

形勢急轉直落，萬源只得把槍拋下。

那女人大喜，尖聲叫道：「老唐，那兩個小子已讓老娘制住了！」隨即對萬源道：「站過一邊去！」

唐超這一喜，好似臨死吃了顆仙丹般，立即高呼一聲與他五個保鑣衝了上去。

這刹那，房內的形勢又再改變了，那女人正在沾沾自喜之際，猛聽窗戶格一聲响，一個女人正自外伸手推開玻璃窗，右手赫然握着一把盒子砲。

她一驚非同小可，右手立即一轉，改爲指向窗外的女人！

她一動，王雁立動，曲腰反劈她的右手，「砰」一聲，子彈射在地上，王雁那一掌恰好切在她手腕上，痛得她扣動食指，把槍扳响，可惜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不能命中目標。

王雁更不讓她有喘氣之機，左掌猛摑在她臉上，「叭！」打得她眼冒金星，發昏十二章，王雁隨手把她的手槍奪過來，左手再抓住她衣領，一拉護在身前。

萬源也趁這時把地上的手槍執起來。

這一刻那女人好似鬥敗了的公鷄般，拉搭着腦袋，脚步聲一响，唐超及其手下已衝至房門之外。王雁再沒顧忌，槍管在那女人的手臂處探出，食指扣動扳機，「砰砰砰」連响數聲，槍管上吐着暗火，一連三槍全都射在唐超的胸膛上。

萬源也不怠慢，手上的駁殼槍隨之叫响，唐超的手下猝不及防，未及開槍已紛紛倒下，未倒下的，也被王雁解決掉！

窗外那女人一踏足房內，槍戰經已完畢，她歡叫道：「大哥，咱報了仇啦！」

王雁回頭道：「多謝嫂子來得及時，趕得及救我一命！」

那人正是岑一山的寡婦蘇秀，她淺淺一笑道：「我還未多謝你冒險救我哩！」

她目光落在唐超姨太身上臉上不由一紅。

王雁隨她視綫望去，臉上也是一熱，原來他抓得過於用力，那女人的睡袍上扣子被扯掉，一對碩大乳房不由裸露出來。

那女人此刻臉色灰白，像死魚般難看：「王爺饒命……我也是被唐超騙來的窮苦人家的姑娘……」她知道王雁出身窮苦，一向很同情社會上那些苦哈哈的。

王雁不屑地道：「呸！弄好衣服，下樓！」

下到二樓，王雁把房門推開，那干女人孩子又尖聲大叫起來。「通通出來！」

廳上擠滿了啜泣流淚的女人及驚恐的孩子，萬源却找不到小包。

王雁問蘇秀道：「小包去了那裏？」

「他只叫我從水管爬上三樓把槍帶給你而已，我從唐超手下的手中拿了槍便爬了上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萬源道：「不會是出了什麼紕漏吧！」抬頭一看，掛鐘已指在十一時一刻了。

桌上的電話又响了起來，王雁一手抓了起來，聽筒是飄來一道焦急的聲音：「二哥，那小子還不見！」

王雁認出他是彭勤，便道：「我是老八，二哥吩咐你回來一趟，他怕那小子使詐今天不去，反正跑馬廳那裏都有咱的人，少你一個也不怕他跑得掉，告訴弟兄們，等到天亮才收隊，你現在立即回來！」

「是，我立即回來。」

王雁收了電話，小包剛好在三樓一個房間走了出來。萬源忍不住道：「你跑到那裏去？」

小包嘻嘻一笑。「唐超當了好幾年天王，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咱豈能空手入寶山，我自然是去找寶啦。」

王雁笑罵道：「早知你這鬼靈精見錢開眼啦，拿一些分派給這些人，他們雖然是唐超的老婆子女，但尚沒大惡，派發他們離開吧！」

×　×　×

弄好了一切，王雁便與小包等人下樓伏在門後。過一會兒，彭勤果然回來了，他推開大門，見屋內黑黝黝的，不覺一怔，正在這時，小包已一手叉在他喉管上。

彭勤大吃一驚，結巴巴地道：「我沒騙大哥，姓王的那小子的確約我在今夜來跑馬廳相會，大哥，我對你眞的是忠心耿耿的。」

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眞是個忠心耿耿的人？你往日坑殺了不少兄弟吧！」

「那只是王雁那批死心眼的呆鳥……」

電燈突然亮起，王雁冷冷道：「我早就告訴你，你我不見不散！你看，咱這不是見面了麼，只不過不在跑馬廳而已！」

彭勤一見王雁不覺三魂不見了六魄，怔怔地道：「大哥，我，我……」

「閉上你的咀，誰是你的大哥，大木呢？」

「大木？」彭勤打了個寒噤，「大木

……他，他不是我殺的！」

「不是你殺的，也是被你誣害的，馮大叔可就是你殺的了！你衣角被他的猴子抓下了一塊，這才使我對你產生懷疑。」

彭勤掙脫小包，霍地跪在地上，叩頭哀求：「大哥，你一向大量，便放過我一次吧，小弟以後……」

王雁向小包打個眼色，彭勤一看勢色不對連忙轉過身去，身子尚未竄起，小包的槍已叫响，彭勤慘叫一聲，撲地便倒。

× × ×

午夜，北風更形凛冽，雪下得更大，王雁等四人離開唐超的別墅，走在寒風中却絲毫沒有寒意。小包及蘇秀更是興高采烈，咭咭咕咕，說個不停。

王雁倏地回過頭來，道：「唐超雖然已死，他的手下還未解決，要是讓老大富及張玉簫收買過去，對咱來說形勢並沒有因此而較好轉！」

萬源也同意地道：「他們只要另選一個頭子，便又是一股勢力龐大的組織，咱們眞的是殺不勝殺！」

小包不服氣地道：「萬兄弟，你也別太長別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說什麼都好，今夜咱總算是大獲全勝。」

王雁道：「趕緊把子彈裝滿，說不得咱回去時門外已有幾管冷槍等着咱們。」

小包及蘇秀不由打了個寒噤，蘇秀道：「大哥你別嚇人好不好？」

王雁沉聲說道：「四大天王最厲害的是老大富及張玉簫，他倆一日未死，我都不敢大意，那眞是兩頭吃人不吐骨的猛獸啊！」

一陣北風吹來，把地上的積雪捲起，四人的背影也消失在風雪中……

（完）

孫玉峯勇戰林鐵

嚴霜

中國的功夫非常深奥，有些拳師苦練十多二十年，確是渾身肌肉結實，有如鐵鋼，給人用拳頭打或者用腳踢，也不會受傷，這種功夫就叫做鐵布衫，亦名金鐘罩，表示他的身體到處都有很堅强的抵抗力，倘若別人突然向他軀體某一處打過去，他不必經腦，該處自然會發生反彈力，能够練到如此精湛武功的人，當然着數許多，不過，孫玉峯就反對這種說法，他絕不主張一個人傾全力去苦練鐵布衫或者金鐘罩，在他的一生中，經過無數次的實際戰鬥，因為他是鎮遠鏢局的鏢頭，身經百戰，有時還要接受外來拳師的挑戰，其中有些人就是精於鐵布衫的，可是，却給他一招打贏，而且當堂喪命。

有一次，他在鎮遠鏢局閒坐，那時尚未吃中午飯，忽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自稱姓林，單名一個鐵字，進門挑戰，他大言不慚的，認為孫玉峯必然敗於他手下，如果孫玉峯不敢跟他交手，就要馬上滾出鎮遠鏢局的大門，讓他充任鎮遠鏢局的鏢頭，反過來說，倘若孫玉峯有本領打贏他，就算把他打死，也不在乎，最後他還聲明自己曾經苦練鐵布衫，拳打不傷，叫孫玉峯想清楚然後跟他過招。

孫玉峯向他細心打量一眼，說：「林兄，你正在年少有為，如果你想在鏢局裏面打出路，不必跟我交手，我聘請你做一級鏢師，那不是更好？」

林鐵冷然說：「不必多講，你有胆就跟我過招，否則，滾出鎮遠鏢局門外。」

孫玉峯也動了眞火，說：「林兄，世事決不會這樣簡單，照情形看，若干年前你一定是有一兩個父兄死在我的手上，現時登門找我尋仇，並非係武林裏面彼此較量高下那麼簡單。」

林鐵說：「到底肯不肯跟我過招？」

孫玉峯看見他傲氣迫人，並不正面回答自己提出來的問題，顯然是給他猜中了，此行必然係尋仇，故此他亦不再作考慮，並且講清楚一定要在鎮遠鏢局的管賬先生以及當事人面前簽了生死狀，然後在演武廳過招，雙方有甚麼死傷，絕不追究，當時林鐵一口答應，於是在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內辦妥此事，便即展開搏鬥。

孫玉峯沒有落場交手之前，已經心裏有數，他認為這傢伙如果沒有詭計，決不會說出他苦練鐵布衫多年，一定有特殊作用，或者他眞的苦練過鐵布衫，渾身是勁，拳打不傷，既然他這樣說，極有可能誘惑對方向他的下體發招，假如他用銅皮罩住下陰，自己飛脚踢出，受傷的並非這傢伙，而是他自己。兩人搏鬥的時候，只要微微受傷都會窒，說不定就在這一瞬給他一招打死，故此孫玉峯很快就想出另一個辦法來應戰，絕不施展撩陰腿這一招，亦不向他身上任何一個穴道發招，決定傾全力施展二龍爭珠搶攻對方一雙眼。

林鐵不知孫玉峯的厲害，因他恃着自己年少力强，曾經苦練鐵布衫，下邊還有鐵罩護陰，自信緊守中上門決不會打輸。

兩人都滿肚密圈，各施各法，林鐵有備而戰，以為對方必然中計，怎料孫玉峯身經百戰，料事如神，很快識穿對方的詭計，落場交手，立刻施展羅漢掌，碰頭就纏住他團團轉，使他透不過氣來，失去攻擊的目標，末了孫玉峯一雙羅漢掌壓住他的手，把心一横，兩指齊出，向他的眼睛標去，登時林鐵慘叫一聲，倒地打滾，如果孫玉峯補加一脚，他就喪命。

本來二龍爭珠只係挖眼，不一定喪生，可是孫玉峯發覺此人毒如蛇蝎，假如打蛇唔死三世冤，將來這傢伙再來尋仇，索性下毒手，一脚踏在此人腰間脊骨的命門穴，便即了結這一場決鬥。

事後孫玉峯提及此事，還感到不安於心，不過，他鄭重的說：「武林之內恩恩怨怨，往往糾纏十多年，假如對方係蛇，一定要把他殺掉，不能够留下禍苗。」

孫玉峯已經逝世多年，當時他說出這番話來，仍然留在耳邊，正如他所說，雙雄決鬥，非死則傷，切勿打傷對方，留下一條禍苗，假如受傷的人懷恨在心，自己沒法報仇，還可以托兄長或親朋戚友報仇雪恨，甚至把報仇的心願留待下一代，故此，跟此種人交手，非下毒手不可。（完）

超人的故事／

馬雲·文
黃白石·圖

邪教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超人章日明和阿蘭為了探查岑芬妮的下落，兩人分頭查訪，章日明向殯儀館經紀賈保羅詢問，賈保羅帶章日明到墳場，一羣大漢巳在墳地等候章日明，一見章日明，立刻圍攻，章日明一一把他們擊敗，賈保羅見無法逃脫，就說岑芬妮是拜月教教徒，是不會死的……阿蘭獨自探訪郭玉貞，也遭到突擊，後來對方以為阿蘭是私家偵探，就釋放了她，阿蘭和章日明會合一起後，說明郭玉貞既是岑芬妮，他們必須再到舞廳探問郭玉貞，但在半途兩人又被幾名黑衣人所擄，他們均是拜月教的信徒，超人雖力大無窮，但為了阿蘭的安全，他也不敢亂動。

飛來裸美女　溫香抱滿懷

阿蘭放眼內望，當堂呆住了一陣！原來躺在裏面的，正是從醫院殮房失蹤的馮奇的屍體。他面色蒼白地，躺在那冷藏格之內，一動也不動的，顯得十分的安詳，就像一般死人一樣，看來並無分別。

黑衣人把鋼櫃推回原狀，一邊又對阿蘭道：「你的朋友有福了，因為他生前加入了拜月教，所以他便有機會復活了。小姐，現在你大概也明白，為什麼會有這許多人加入拜月教了。」

阿蘭偷眼看看那個鋼櫃，編號是：「20」。也就是二十號。

她忍不住好奇地問道：「這裏有多少等待着復活的死人？可否讓我看看其他的呢？」

黑衣人笑道：「這裏並非死屍收容所，我們只對本教教徒盡一點義務，所以這裏即使有其他屍體，也必然是先前加入我們拜月教的男女。」

阿蘭的企圖失敗了，因為那名黑衣人十分機巧，只靜靜地帶過了，就將她帶離「殮房」。

阿蘭靈機一觸，乘機說道：「是否每一個人加入拜月教的人都可以復活？」

「不錯。」黑衣人道：「只要死者及時落入我們的手上，他們就有機會復活。因此，拜月教在世界各地擁有數以萬計的教徒。」

阿蘭又問：「如果我和我未婚夫要加入，有什麼手續？你們是否也接納？」

黑衣人冷冷地笑了笑：「我看你們未必想加入我們拜月教，尤其是你那位未婚夫。」然後他又說道：「對了，你還沒有回答我，章日明到底是什麼人？」

阿蘭道：「我以為你最好去問問他，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名傻瓜。因為他只有一身蠻勁，沒有頭腦。」

黑衣人只「嗯」了一聲，沒有再追問下去。

忽然有個人走過來，低聲對黑衣人說了一些話。黑衣人於是叫人把阿蘭關進一間密室去，然後匆匆拐過了走廊，到一間

「X」光透視室裏面去。

在那間房裏面，有許多穿上白袍的人．與剛走進來的黑衣人剛好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

那名身材高大的黑衣人一直受到各人的尊敬，看情形，他可能是這裏一名首領。從表面上看，他似乎與其他黑衣人並無分別，除了身材特別高大之外。但是，假如用心看看，就知道其中大有分別。那就是他頭上所戴的一個黑色頭罩，額角上有一點藍星，在燈光之下，閃閃生光。而其他黑衣人就沒有。

「敎長，底片冲出來了。」一名穿白袍的男子，很恭敬的，對那位黑衣首領道：「但是很奇怪，底片竟然會是一片空白的。」

被尊稱爲「敎長」的黑衣人怔了一怔：「會不會是曝光了？抑或儀器出錯？」

穿白袍的人說：「我們的儀器十分先進，那女子的反而十分完整。請你看看。」說着，他把一張「X」光底片遞到了「燈箱」的前面去；那是一般診所專供看底片的「燈箱」。

黑衣首領看了一陣，又看看那曝了光的一張。「看來我倒沒有猜錯，章日明果然不是地球人，他可能是外星球生物。」

白袍人道：「那麽，他可能對我們不利。」

黑衣人道：「是的，他一直在跟我們作對。」

白袍人說：「何不將他毁滅？這樣最少可以免了後患啊！」

黑衣人沉吟道：「這件事非同小可，因爲他並非一般地球人，我們更加要小心處理。否則，可能後患無窮。」至此，他又問白袍人：「其他測量結果呢？」

白袍人取過一叠表格：「其他方面看不出什麼破綻，一切與常人差不多。我們測量他的時候，他正在昏迷狀態中，心臟跳動自然慢了，脈搏也正常。」

黑衣人想了想，很愼重地說：「看來我們必須將情形向紐約總部報告，說不定我們已遇上了十分强大的對手。目前我們絕不可能太魯莽。」

然後黑衣首領又吩咐助手：「替我草擬一份報告，用密碼向紐約總部傳遞！」

黑衣首領開了那間透視室，轉進中央控制室去。這裏可以透過秘密電視，監視每一間密室裏面的活動情形。

控制人員把光綫調較好，讓黑衣首領觀察其中一個畫面——那是囚禁着超人的密室。只見章日明閉上了雙目，正躺在室內唯一的床上，似乎睡着了。

其實，超人章日明並未睡去，他巳找出了那監視電眼之所在，只是靜待時機而巳。

那間密室的天花板一角，就是電眼之所在，超人章日明早巳看出了破綻。只是他却若無其事地睡了過去！

到了半夜時份。

超人章日明一覺醒來，巳是凌晨三點半。這是人們最酣睡的時刻。當然是指一般生活正常的人，而不是那些職業上須要晨昏顚倒的人。

密室內有燈光，並不明亮。章日明知道，那完全是爲方便電眼監視室內的情形而設。

章日明翻身下床，想去推開那扇門，但門緊閉着，自然開不動。他終於在牆角站好，就地解決。

在這剎那間，他細心注意到一切反應，包括來自門外的，以及天花板擴音器的。但是，全無反應。至此他巳是心中有數了。

章日明並非一個不講究衞生的人，他的做法只是要知道他的想法是否正確。現在證明的確是：連監視他的人也睡了。否則，最少也有人提出責備啊！

於是他首先過去將那張床推過來，然後站上去，伸手到天花板一角，把那個傳眞鏡頭弄毁！

超人那雙手就像鐵鉗一樣，插進天花板之內，那個鏡頭扭曲作一團。最後他才回到地上，走到牆角這一邊來，按了一個按掣！

「卡察」地輕微一响！隱蔽在牆內的控制儀器立刻推了出來。

但是超人不敢去動那些機掣。因爲他可以想像得到，只要動它一動，外面的中央控制室一定可以感應到。

他只是伸手進騰空了的牆洞之內。因爲這是他心目中的計劃之一部份。

他可以憑住超人的力量，把手指當作電鑽一樣，插進牆壁之內。較早時他巳試聽過那幅內陷的牆，從聲音反應可以想像到：那幅牆並不太厚。

這應該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因爲那兒向內凹陷，造成一個缺口，用來隱藏這一副控制儀器，所以在建築設計方面，它後面的牆壁，不可能像密室中其他牆壁一樣厚。現在最少也證明超人的想法是正確的。

章日明只用一點力，手指巳輕易插穿那一幅牆。

可能是夜深人靜的關係，即使是輕微的「沙沙」作响之聲．聽來也感到非常之刺耳。尤其是在章日明個人感覺上。

超人的力量往往是不可思議的；他的手指插開了一個小洞，牆上的三合土紛紛墮地，難免會弄出一陣「沙沙」作响之聲！外面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總之這時候就傳來了一陣交談之聲，是二名男子的談話聲，看來他們要追究這聲响的來源。

超人章日明巳經在室內停止了一切活動，包括他那些有如電鑽的手指在內。然而他的眼睛，他的耳朶却集中精神，注意着室外的動靜。

他的眼睛透過那小小的洞孔——被他的手指戳穿了的牆洞，只見一些光綫。但是他的耳朶却聽到兩名男子的聲音。他們正在交談着。

「別貪睡了。」其中一名男子說，「我似乎聽到一些什麽聲响，快起來去看看吧！」

另一名男子的聲音十分啞澀，顯然是睡意正濃：「別嚕囌好嗎？三更半夜，那裏會有些什麽聲响呢？分明是你做夢！睡吧！」

「嗯——」最先說話的人，似乎不想跟他的同伴吵咀。但心裏却又不服氣，於是到處張望了一遍。

然而他什麽也見不到。他心裏於是想

：也許是自己發夢吧，否則一定是神經過敏。

他摸摸腰間那一柄利刀，又閉上了眼睛睡了過去。

突然間，他彷彿又聽到一陣「嘩啦啦」的聲响，好像有些東西倒塌下來！

這一次他自問聽得很清楚，因爲他沒有眞正睡着。

他望望身畔的同伴，那傢伙依舊熟睡如豬，天塌下來也不關他的事似的。他推了他一把！

「幹嗎？」他的同伴埋怨着反問。

「快些起來！」這一次他完全不加解釋，首先自己去採取行動。

他握住那柄利刀．轉進走廊那邊去！

走廊上面是一系列的房間，但都緊閉着門戶。因此那名大漢根本也看不出什麽破綻！

第二名大漢拖住一根棒尾隨而來，懶洋洋地問道：「發現了什麽？」

「可能不是這邊有事吧！」第一名大漢揮了一下手中的利刀：「到那邊去看看吧。」

第二名大漢打了一個呵欠：「我看根本就沒有事，假如有事發生，中央控制室一定會發出警報。」

豈料話猶未完　擴音器巳傳來了一陣召喚聲：「第五、第六號崗哨，請即與中央控制室連絡。」

那二名大漢所負責値勤的崗位正是編號第五、第六號的。於是第一名大漢首先走到走廊上牆邊一個內綫電話機之前，拿起了聽筒，撥了一個號碼，立即接通到中央控制室去。

控制室的値勤領班在電話中說：「一號房裏面的傳眞機可能出了毛病，我們這裏見不到章日明的活動情形，你們快些過去看看。」

於是二名大漢立刻轉進了另一條走廊去。

二名大漢分別巡視走廊上兩間房，一間囚禁着超人章日明，另一間則囚禁着阿蘭。前者正是一號房，後者則是二號房。

第一名手持利刀的大漢匆匆走到一號房門外；第二名手持木棒的大漢則跑到二號房去。阿蘭當時巳經入睡。她躺在房內唯一的一張床上，沒有被褥可以蓋上，因此顯得衣衫不整。那大漢雖然只由房門上一個小窗內望，也看得有點怦然心動！

至於第一名手持利刀的大漢　當他打開門上小窗內望時，竟然見不到超人章日明，甚至也見不到那張床——那是房間裏面唯一的傢俱。

爲了方便巡視起見，他們一直把那張床安置在固定的位置。目的自然是讓巡視的人打開了門上小窗之後．就可以輕易見到房中人的動靜．尤其是晚上；晚上人們當然非在床上睡覺不可。

但是，現在人和床呢？於是那持刀大漢就急不及待地，一邊召喚他的同伴，一邊把那房間的門打開了。

毫無疑問，那大漢分明是急得亂了方寸，假如他懂得冷靜一些，按步就班，首先把同件召到身邊來，商量好，然後再知會控制室人員，最後才開啓那房門，情形也就好得多了。可惜他的性子太急。

房門剛打開，那大漢便感到不妙；首先是一個巨大的黑影自門後閃出，那不會是一個人，而是那張唯一的床。那大漢立刻被撞得身不由主地往後倒跌了開去！眼前一黑，也曾昏迷了片刻！

手持木棒的大漢，事前雖然曾被他的同伴召喚，可惜他當時正埋首於二號房的門上小窗內，怔怔地瞪住阿蘭那迷人的胴體。

等到他發覺情形不對時，回轉身來的剎那間，一個人影巳像箭一樣射到了他的跟前來！他惟有急急揮動木棒，迎頭就要毆打下去！

他的反應雖快，只可惜他面對的並非一般普通人，而是超人章日明，所以他清楚地聽到了「卜」一聲，木棒與超人的手臂碰在一起的時候，折斷的竟然會是那一根像三指般粗大的木棒。

那名大漢根本也沒有機會反手擊出第二下，巳被超人抓住衣領和腰帶，高舉過頭。那大漢登時嚇得呱呱大叫：「不要殺死我！不要擲死我……」

超人於是把他放下來，按在牆上，問道：「與我同來的女子在何處？」

大漢往房門一指，超人由門上的小窗內望，這時，阿蘭巳被一連串的聲浪吵醒了。

阿蘭明知外面一定是發生了事，就是不知什麽事。

她翻身下床．撲到門後去，可惜她無法將那扇門打開。任她用上多大的氣力。

出乎意外地，門就在這剎那之間打開了。更加令到阿蘭驚喜莫名的，就是出現在她面前的人，竟然會是超人章日明：她幾乎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眼前的情形當然不會是夢境。章日明匆匆對她說道：「快些走！我們不能再在這裏等死！」他一把拖住阿蘭，就朝住走廊那邊衝過去！

走廊的地上，躺着二名昏倒過去的大漢。

阿蘭緊隨着超人東奔西竄，左拐右轉的，竟然找不到出路。二人又急又驚！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就是沒有人阻止他們逃走！就像剛才那二名大漢一樣，最低限度也會再出現一批人制止他們逃走才對，但是沒有。

超人東闖闖，西闖闖，總是找不到一處正確的出路；那些通道和走廊，雖然可以四通八達，但是，到頭來總是走回到原來的地方。

阿蘭跟在超人後面，氣急敗壞地，走得上氣不接下氣，也弄得筋疲力倦！

他們彷彿被困在八陣圖裏面。

超人仰首上望，見不到電眼，也見不到擴音器；那些設備可能都是隱蔽式的嵌在天花板之內。

他想像到他們的一舉一動可能一直都被人從傳眞電眼中見到。但是很奇怪，爲什麽一直沒有人對他們吆喝、制止？沒有聲音，沒有行動。難道他們對這一切居然會一無所知麽？

超人試過用手去拉開好幾度房門，有些房門向內，有些向外。向內的就推開，向外的就拉開。但是那些房間裏面，都見不到一個人。

有些房門拉不開，推不動；最奇怪的卻是全無窗戶。否則，他們最低限度也可以由窗口爬出去。

但是這裏好像全部用空氣調節，四周彷彿一幅銅牆鐵壁！韋日明儘管有超人的力量，也沒有辦法把它撞開闖出去！

超人甚至不知道這兒究竟是什麼地方。因爲他們都是在一輛大貨櫃車內被一種神秘氣體焗暈的。後來如何被人搬進這裏面來，以及這裏的內外環境等等，他們都一概不知道。

他們在那些走廊通道上分頭奔走，目的是要找一個出路闖出去，但現在看情形。他們可能枉費心機了！

「喂！」阿蘭在那邊忽然喜極低叫過來：「日明，你過來看看，出路原來在這裏啊！」

超人回頭後望，竟然見不到阿蘭。當時他們正在分頭尋覓離開這兒的門徑。

雖然看不見阿蘭，但是却可以聽到她的聲音，同時那邊走廊上的一間房門却打開了。超人走過去，阿蘭果然就在裏面。

阿蘭正站在一個鋼櫃的前面，怔怔地瞪住打開了的櫃門。她顯然有所發現。

超人走了過去：「出路怎麼可能會在一個文件鋼櫃之內？」

超人一邊說話，一邊走到了阿蘭的身邊來，跟隨着她的視綫望進櫃內。

那個文件鋼櫃之內，果然另有乾坤。因爲出現在櫃中的並非一個個的鋼製抽屜，也見不到文件，而是空洞洞的，令人感到深不可測。

超人立刻明白了，阿蘭並沒有說錯，這兒的確就是一處出路。

他憑住天花板透射下來的光綫，望進櫃內，下陷的黑洞邊緣，似乎有一條吊梯，那扶手隱約可見。

他們手上沒有電筒，否則一定會探首進去照射一下。現在他們雖然也探首下望，但可惜下面深不可測似的，什麼也看不見！

毫無疑問，這是一處秘密出路。可能是有人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用作緊急撤退之用。但下面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超人爲了探測一下，試將一小顆硬物由黑洞投下去，靜聽下面的回聲！

「得」的一聲，那硬物很快便着地了。由此可見那兒下面大概總不會太高吧！

硬物是電掣開關，超人由牆上用手指揑斷的。

經過這簡易的試探之後，超人和阿蘭二人開始小心翼翼地，沿住洞內的扶梯往下爬。那是太平梯似的金屬吊梯，頂端勾搭住櫃內的洞口。有巨大的羅絲將接口處釘穩，看上去非常之穩固。

由於這是阿蘭無意中發現的，所以他們絕對沒有理由去懷疑它可能是個陷阱。於是他們在黑暗之中，慢慢地往下爬！

不知是否吊梯太單薄，竟然有些動搖，同時發出了一些聲响！爲安全計，超人叫阿蘭讓他先下去看看，而阿蘭則暫時爬回洞口等候！

超人以爲下面不會太深、太高，最多一層樓高，丈許左右而已。那是從剛才的回聲中忖測得到的。

阿蘭突然聽到超人一聲尖叫，聲音迅速急急下墮，他彷彿跌下了無底深潭去！

鋼櫃內出現的秘洞，僅可容納一個人進去，由洞口下望，又黑又空洞，根本什麼也見不到。剛才超人在一聲尖叫之後，迅速下墮，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蘭根本無法可以想像得到。

超人韋日明雖然有金剛不壞之身，超乎常人的身手，但下面深不可測，後果實在令人不敢想像。

「日明，日明，你怎麼啦？」阿蘭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扶穩洞口，揚聲叫了下去！

然而這一叫，亦足以令到阿蘭更加担心不已！

回聲的反响，空洞得可怕！

阿蘭在這一刹那間必須作出决定：到下面去，不管是什麼惡劣環境，希望可以救回超人。此外就是逃走。

阿蘭不是個自私的人，何況她又那麼愛超人呢，於是她决定下去一次：儘管她並不知道後果會壞到何等程度，她還是要下去！

就當她背轉身來，讓身體的下半部踏上吊梯時，突然有一隻巨大而有力的手臂自鋼櫃外面伸了入來，緊緊地捉住她。她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因爲那隻手迅速將她自鋼櫃之內拖了出來！

事情實在來得太過突然，阿蘭感到無比的驚愕！

一個黑衣人將阿蘭捉住，另一名加入協助。

紛亂中，阿蘭感到有一種「上當」的感覺。因爲她彷彿見到有人閃進鋼櫃中去把洞口封閉，然後迅速把櫃門也關上了。

阿蘭被人拖出了那間房，她儘管極力掙扎，無奈氣力怎樣也敵不過那二名黑衣大漢！

阿蘭被人帶進了另外一間房，她對這兒的一切環境也不會陌生：她較早時本來就是被囚禁在這裏的。

這裏面只有一張床——一張很特別的床。床緣四周有尼龍綁帶，可以將一個人安安穩穩地綑綁在床上。

阿蘭明知處於劣勢底下，如果她再反抗，只有受到更嚴密的看管。因此她對身邊的黑衣人道：「請你們不要難爲我的男朋友，我不會再逃走的。」

黑衣人其中一個說：「你男朋友雖然是個超人，他無論如何也逃不出這裏。至於你就更加不用說了。」

另一個却道：「三更半夜，無端白事，要我們忙了一大陣，你想我們如何優待你？」

阿蘭順口道：「對不起，我男友可能沒有耐性而已。其實我根本就不想逃！」

二名黑衣大漢忽然交換着眼色，阿蘭感到不妙。她急急往後倒退幾步，豈料一個不小心，反而倒向床上。二名黑衣人一湧而上，將她按在床上。她身上那件已經破爛的衣服，更被扯得片片碎。

二名黑衣大漢有如色中餓鬼，阿蘭雖然拚命掙扎，看來也只是枉費氣力。

眼看陷於絕境之際，突然有一陣空洞的聲音，自天花板上的擴音器散佈下來：「你們瘋了嗎？」

二名黑衣大漢的粗暴動作，迅速停止

下來。

擴音器繼續傳出了聲音：「讓她好好的休息，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二名黑衣人退出了那間房，然後把房門關上了。

「對不起！」又是天花板散佈下來的聲音，「你們可以說得上是咎由自取。這兒是銅牆鐵壁，任你有天大的本領也逃不了，好好地休息吧，明天，我們將會令你感到無限的驚奇！」

阿蘭躺在房內唯一的一張床上，喘息着！

她不知道說話的是個什麼人，但從剛才那二名黑衣人的反應，可以想像到那人可能是首領：最低限度他的地位一定比二名黑衣人高。

可惜她見不到對方，否則她一定問他到底超人怎麼樣了。現在她只有閉上眼睛睡覺。

另一方面，超人韋日明此刻正在黑暗中掙扎！

事前超人絕難想像得到那條吊梯原來是一個陷阱：顯然有人要他上當。

吊梯的長度不錯只有丈許高而已，而且末端還有一塊丁方僅有一呎的鋼板，所以當超人將少許硬物投下試探時，不但有回聲，還顯得「不會太深太高」。

但是，當超人韋日明沿住吊梯下去時，他儘管步步爲營，仍然身不由主。原來吊梯最低的鋼板，正是最巧妙的「陷阱」，當超人站在那鋼板上面，轉身想再踏下一級時，整個人就掉進了深淵中去！

超人彷彿跌進了地獄裏去，下面深不可測，加上眼前一片昏黑，任他是銅皮鐵骨，也會嚇得呆住了一陣。

超人會飛，但是在這刹那之間，他竟然飛不起來！

他感到有一股壓力，令到他身不由己，顚顚倒倒的，終於墮到了地上！

他不知道這兒距離上面洞口究竟有多高，只可以感覺得到其間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才觸及地面。憑他在黑暗中的感覺，最少也有好幾十秒。如果在一般情況底下，須要幾十秒才可以觸及地面的話，其間的距離應該是數以千呎才對。

但是一個人由數千呎高墮下，怎麼可能還會生存？

超人刹那間也弄得腦筋糊塗起來。

黑暗中，他伸手摸摸坐着的地板，有一陣冷冰的感覺；憑那感覺，他覺得地板可能是金屬的。究竟這是什麼地方？他感到毛骨悚然！

在一間安置了不少儀器的房間裏，那一排排的電視傳眞螢幕，是用紅外光鏡頭透視的，因此超人韋日明目前所處的環境，儘管沒有半點光綫，這間房裏面的人，在一排排的電視螢幕之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另外一間房間的情形。

當時超人正坐在地上。因爲裏面根本就沒有光綫，所以他坐在那裏不斷用雙手到處撫摸、探測。

在這邊控制室裏面的幾名黑衣人之中，有人說道：「看見了嗎？就憑着剛才的試驗，就可以知道這小子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

「是的，一般常人在這種高度墮下，大概只須要一秒鐘不到的時間，但他剛才足足花了四十多秒的時間。」另一名黑衣人說。

「那是因爲他下墮時數度掙扎，想向上飛，要不是我們爲了存心試驗，事先在裏面安置了强力的吸力機器，他可能會來得及由原來的洞口飛出去。」

「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處置他？」

「先囚禁他，千萬不要讓他離開這間有特殊裝置的房間。讓我們通知總部。」

「他們兩個會不會是警方派來的？」

「我相信不會吧！據說有許多外星球人到了地球上面來探險之後，有不少自願留下來，這小子可能正是其中之一。」那名身材高大的黑衣人可能是這班人的首領。「照我估計，他們可能只是爲了滿足好奇心。」

「那麼，他們又何必逃走？這會不會證明他們作賊心虛？」

「就是因爲他們這一次的逃走，我才猜測他們不會是警方派來的人。道理很簡單，我們早已說過讓他們參觀我們的儀式。假如他們是警探，當然會耐心地等下去，以便見機行事。但是，從剛才他們企圖逃走的做法忖測，證明他們因爲未受過訓練，怕我們會對他們不利，所以才會乘機逃走。」

突然有個黑衣人「咦」一聲，指住其中一個傳眞螢幕：「你們瞧吧！」

各人的視綫集中在那電視螢幕之上。超人這時候正站立起來，在那斗室之內，到處走動。

那黑衣首領道：「剛才的試驗，證明他有反抗地心吸力的本能，若非我們在金屬地板下面裝置了强力吸盤，很可能被他飛走了。但是現在，他竟然好像恢復了視力。奇怪！他怎麼可以在黑暗之中見到東西？」

「他在找什麼？」

「當然是找出路。」忽然又有人叫道：「他飛了！」

當那名黑衣人因爲目睹螢幕傳眞中的超人，數度屈膝作勢想飛之際，那名像是首領的高大男子加倍留意着那些儀器的反應。

另一方面，他又忙於注視超人的一舉一動，以及向其他黑衣人發佈命令：「暫時不要加强吸力，讓他試飛。檢查上面的鋼窩，是否已將出口關閉了。」

刹那間，控制室裏面的幾個黑衣人都忙了起來；他們全神貫注地注意儀器的反應，雙手則小心控制各個按鍵，眼睛則監視住螢幕內的超人。

超人數度屈膝作勢欲飛，也一再仰首望向屋頂之上，顯然他能在黑暗環境底下看見東西，這正是黑衣人最担心的事。

但是，超人在掙扎中好像逐漸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首先是他墮下之後，發覺自己不但失掉了飛行的本能，同時也見不到東西。

後來他閉目養神，再度張開雙眼，再試看四周的環境，竟然可以依稀見到這間房的輪廓：那情形就好像一幅抽象畫。他見到的只是一些斷續的綫條。

儘管如此，此時此地對超人來說，已經很有帮助。然而黑衣人們，並不清楚超

人自己本身的感覺，惟有盡量利用儀器去操縱那些特殊設備，防止超人逃走。因爲那是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一切設備都可以由控制室這邊加以操縱。

黑衣人最初的目的，只是要知道超人本身是否地球人；現在他們却希望進一步去研究這個具有飛行本領的人，所以必須先將他困住。

超人一再試飛失敗之後，洩氣地倚在牆角上，但黑衣人對他的監視，仍不放心。那首領除了吩咐控制人員切勿讓金屬板下的吸力降低之外，又與另一名黑衣人耳語一番！

數分鐘後，那密室突然裂開一個缺口。透進了少許的光，這種情形足以令到此時此地的超人帶來了一陣驚喜。不過也僅僅一陣而已，因爲那缺口在屋頂上面，他飛不出去——！最低限度現在他就不能飛。

由於有光綫透入，超人見到缺口處竟然出現了一個人影，而且那人影正在緩緩地下降。

超人差點還以爲有人像他一樣也會飛，但後來細看清楚，那人影的背後還扣了一條繩；原來只是繩子將一個人吊下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超人靈機一觸，想出了一個逃走的方法。他等到那人影離地面不足一丈時，突如其來地朝住人影上面跳上去，住攀繩子往上游。這情形完全令黑衣人根本想不到。

超人因爲三番四次試飛失敗，於是想像到可能是一種强力吸力的影响。現在看見那繩子將一個人吊下來，屋頂又露出了一個缺口，所以他以爲沿住那繩子就可以像猴子一樣爬上去！

本來他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對，事實他很快已爬了數呎高。但是，繩子突然之間好像斷了一樣，令到超人身不由主地跌了下來！事實是整條繩子都滑了下來。

繩子末端本來綁住一個人，超人剛才是突然從側面跳上去攀住繩子的。現在既然連同繩子一齊掉下，所以就無可避免地，與那人擠在一起。

那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赤裸着身體的健美女郎。在昏暗中超人雖然看不清楚，却可以感覺得到；滑不留手的肌膚，以及陣陣幽香！當然又令超人呆住了好一陣！

「你是誰？」超人怔怔地問。

那裸女不作聲，她在飲泣！

超人替她解開攔腰綁住的繩子，想像到她可能又是黑衣人的俘虜之一，於是安慰她，

那女郎似乎感動起來，撲進了他的懷抱中，帶淚輕叫着：「我怕！我很害怕！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超人一邊擁抱住她，一邊仰首上望。

高處的缺口還未關閉。因此仍有光綫由該處射下。

女郎顯得楚楚可憐，超人表現得柔情似水。兩個看來同病相憐的人，感情上總是較易拉攏的。何況在這昏暗的環境下，他們肌膚接觸，感受上自是不同。

超人忽然發覺那邊牆角的環境似乎突然改變了；爲什麼剛才他所見到的又不是這樣？抑或是由於太過黑暗，超人根本就見不到？

原來那兒不但有一張床，還有一張几子。

几子上面有杯子，也有一瓶水。似乎還有些其他東西堆放着。

超人十分高興，帶着那女郎過去。事實上他這時候也感到又餓又渴，疲倦也是無可避免的事。

几子上除了一瓶凍開水和二個杯子之外，果然還有一包食物。超人於是與女郞併肩兒坐在床緣分享。

超人一邊飲水和吃東西，一邊想着如何逃出去。因爲現在已經不單祇是他一個人的事，而是「爲人爲已」的事；除了救自己和阿蘭，還有身邊這女郎。

不知怎的，超人有一陣難以抑制的衝動，那是從未試過的。女郎也在昏暗的環境，表現得十分大胆。於是他們雙雙倒向床上，

他們瘋狂地擁吻、愛撫，有如一雙熱戀中的情侶。可惜超人完全不知道這是一種詭計。

在中央控制室之內，黑衣人們分別紀錄下儀器所顯示的數目字。那些螢幕上所顯示的畫面，則出現超人與那裸女的造愛情形，就像不同角度的色情電視片。可惜這一切，超人一點也不知道。

超人只知道當那一杯水喝進了肚子裏去之後，他整個人就好像失去了控制。

那女郎的情形也是一樣，她由担心、恐懼而至到興奮、衝動，完全是因爲床頭几上的一杯水。

唯一不同的就是：超人好像有用不完的氣力，自始至終就有如一頭蠻牛一樣．狂衝亂撞！

相反，那女郎由飲泣而至到暫時忘記了一切痛苦。然後又由無限歡樂中，帶來了痛苦、最後惟有向超人苦苦哀求。

其中的過程，自然都被控制室內的黑衣人利用紅外光傳眞鏡頭，偸窺得一淸二楚。

「果然是名副其實的超人！」一名黑衣人看得嘖嘖稱奇！「假如我們拜月教有這麼樣一個人加入，對我們擴展教務，必然大有帮助。」

「可惜他的來龍去脈，我們一概不知：甚至他可能還是我們的死對頭。」另一名黑衣人說。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將情形詳細報告總部。同時把這份紀錄利用人造衞星傳送回去，讓總部利用電腦分析清楚，也許可以找出一個眞正的答案來亦未可料。」那名黑衣人首領道：

這時候，螢光幕上的超人已停止了他的動作。無限溫柔地把那女郎擁入懷中，安慰着她。

原來超人也及時發覺自己失去了常性，忙用瓶子裏的凍開水迎頭淋下。因此現在鏡頭中所見，超人的頭髮是濕淋淋的。

他對那女郎道：「對不起！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唉！我眞該死！」

女郎儘管流淚，却沒有意思去責怪超人。她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不！這些事怎麼可以只怪你一個人？事實上，只是我心裏有事；毫無疑問，你會帶給我無限快樂，可惜我無福消受……」

她伏在超人的胸前，超人感覺得到她雖然流淚，她的手却一直不停地撫摸着超人的胸肌，顯得無限悽婉似的。又帶着無限的溫柔！

「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你的身世呢。」超人道。

「我是被他們捉回來的。」女郎突然又低聲問：「你有辦法救我出去嗎？」

「試試吧！」超人放眼四望，一邊又說：「我們總不能獃在這裏等死的，可不是嗎！」

那幾個黑衣人在中央控制室這邊，不但可以從傳眞螢幕上見到密室中超人和那女郎的活動情況，還可以從收音儀器中，聽到他們交談的情形。

超人的情緒開始平伏下來，他正離開了那張床，在密室中團團走動。

那女郎呆在床上，眼睛則跟隨着超人；她好像把一切希望全都放在超人的身上一樣。

超人終於又回到床邊來，他一邊瞧住最接近床邊的牆角。一邊說道：「算是賭賭我們的運氣吧，現在就請你暫時離開這張床。」

女郎赤裸地由床上爬下來。超人開始用他的雙臂去推動那張床；他首先把床拉向後面數呎，再用力往前一推！撞向那幅牆上！接連撞擊了好幾下。

「轟隆」連聲，整幅牆也震撼了好幾下！

「那瘋子！他幹什麼？」控制室這一邊，一名黑衣人嚇得呱呱大叫！

但是身爲黑衣人首領的高大個子却十分冷靜，雙眼瞪住螢光幕上的傳眞，咀裏却說道：「放心吧！他逃不出去的！我們就讓他消耗一些體力。不過，我們必須小心監視一下！必要時，可以利用B室。」

各黑衣人唯唯諾諾，怔怔地瞪住眼前的螢幕。

密室那邊，超人已將一床一几擲得粉碎，仍然無法可以令到那幅牆倒塌，甚至裂開少許的罅縫。

那張床只剩回一張床墊，放在地板上。超人現在就氣喘喘地躺在上面；女郎則坐在他的身畔，道：「算了吧！別浪費氣力了，看來我們注定要失敗！」

女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也好！有你在一起，最低限度就不會寂寞！唏，可以告訴我嗎，你到底爲什麼會被他們囚禁在這裏？」

超人在這刹那間，才發覺那張床墊有些古怪；裏面則隱藏着一些儀器的綫路，以及敏感的觸鬚。

他翻過身去，令到自己的面部向住床墊，一邊却對女郎道：「你還沒有詳細告訴我，關於你的身世呢。」

超人俯伏在床墊上，故意讓女郎的身形遮掩着他，一邊與她交談，一邊檢查隱蔽在床墊裏面的設備。他明知剛才被人做了試驗品，也是無可奈何。

女郎却說道：「我本來只是祈求他們救活我那死去的家人，却想不到他們竟然是個邪教組織，在集會中我被汚辱了。唉！現在這情形也不知何時才可以出去。」

在這情形下，超人本來可以婉言安慰那裸女，但當他發現了床墊內的秘密時，眼看又無法闖出去，於是把心一横，就對女郎說：「如果我要求你跟我一齊留下來，你答允我嗎？」

那裸女怔了一怔，問道：「你眞的要留下來？難道你對拜月教也有了好感？」

「嗯，好感暫時談不上吧。」超人感慨地說：「不過經過這一次之後，我的確對他們有了興趣。我覺得，假如他們眞的能使一個死了的人復活，也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此外就是你——」

「我？」裸女回轉身去，瞪住正在仰望着她的超人，她感覺得到他的目光中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於是她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剛成過去的歡樂時刻，既纏綿，更令她難忘！

「對了，此外就是因爲你。」超人說，「我眞希望與你多點時間相處。」

那裸女深受感動，終於情不自禁地，俯伏下去，擁吻着超人。

超人本來別有用心，却想不到這麼一來却令裸女動了眞情　因此一切便由她來採取了主動！

密室中熱情如火，控制室這邊也忙個不少；黑衣人在那名首領的指揮下，正忙於錄映和收音，就像電視台裏面的情形一樣。

至於正被困在另一間房內的阿蘭，她是眞眞正正的如在夢中。自從逃走失敗後，她一直記掛住超人；她担心他跌死了。

阿蘭在極度疲倦中睡了過去；直至被一陣喁喁細語聲吵醒爲止，其間她也不清楚相隔了多少時間。

總之，當阿蘭睜大雙眼時，發現牆丁出現了一些影像，就好像夢境變成了眞的一樣。

耳畔她聽到的，是超人和另一個女子的喁喁細語；在睡意還濃之際，阿蘭一度以爲自己正在做夢，夢見了超人移情別戀，也夢見了她的愛人懷抱中的裸女不是她自己。

想不到當她清醒過來時，果然是噩夢似的感受，彷彿利針刺心，整個人自床上紮了起來！

她揉揉雙眼，豎直了雙耳，不會是假的。牆上大銀幕出現的人，正是她的未婚夫超人章日明，那裸女熱情如火，看她的表情簡直好像想把超人吞進了肚子裏去一樣。

阿蘭看得眼睛也在冒出了火！

她放眼四望，想找出開關來，將放映機按停，因爲她自問沒有勇氣再看下去。

阿蘭在房間裏面急得團團轉之際，房門「呀」然而開，三名黑衣人走了進來！

爲首一名黑衣人道：「我說過令你眼界大開，今天晚上你就有機會與我們的信徒們在一起，參觀一次罕見的再生大會。我們要令你絕對相信拜月教所崇拜的萬能月神的力量，也願月神賜福給你。」說完雙手一拍，後面二名黑衣人，就趨前將阿蘭帶了出去。

阿蘭被二名黑衣人押至一間辦公室之內。

辦公桌後面，坐着另外一名黑衣人，雙目烱烱地瞪住阿蘭：「你希望獲得自由嗎？」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文 黃白石·圖

血蝙蝠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雲飛鵬與梅玉霜，方筠等三人，齊心合力，從石牢頂上竄出，落在高牆之上，隨即向莊院外奔逃，而他們的行動，早被隱在莊外林中樹梢上監視的沈勝衣看得一清二楚，由於沈勝衣判斷他們三人並非莊院的人，而像是逃亡者，於是他便立即掠前，要去接應援助他們脫險。當雲飛鵬等三人奔至護莊溝邊時，發覺無法飛渡，正在徬徨之際，發現沈勝衣飛掠而至，並示意他們如何超越對岸，接着，沈勝衣以很輕巧的武功，將身子穩住在對面的溝壁間，然後將雪飛鵬他們三個人先後送到對岸，最後他才掠回來，四人即拚命向清水鎭逃去……

脫出假臉皮　還其眞面目

莊院之內的確是已經發現了雪飛鵬他們的失踪，却是在沈勝衣他們三人聽到鐘聲的時候，無面無珠才掠上牆頭來。

無珠灰白的眼瞳向牆內望，而無面却向牆外望，嘟喃道：「這三個小鬼那裏去了？」

無珠應聲回過頭來，笑道：「你以爲他們已走出莊外？」

無面冷笑道：「他們要是有這份輕功，我們根本就抓他們不住。」

無珠道：「那你還望莊外幹什麼？」

無面回頭向莊內望了一眼，這麼寬闊的地方，他們若是躲起來，眞還不容易發現。

無珠苦笑道：「可惜我們能够用的人實在太少。」

無面道：「別說這些了，你往東，我往西，分頭去搜索。」

無珠嘟喃道：「早該將各處門戶封閉，就是嫌自己出入痲煩。」

無面道：「那三個小鬼倒走得是時候，教我們都不在那附近。」

無珠道：「梅玉霜方筠兩個囚了這麼久，都想不到這辦法，偏就是那個雪飛鵬一來就出事，準是他出的主意。」

無面道：「那個出的也好，將他們找回來再說。」

無珠道：「找回來就將他們扔在蛇窖裏，看他們以後還敢不敢胡來。」

語聲一落，無珠往東面掠了出去，無面身形亦展開往西面掠出。

兩人的身形都不太快，目光盡往莊內搜，看來在雪飛鵬他們離開的時候，莊院內的人顯然都毫無消息。

若說是走運，他們這一次的確走運之極。

憑他們的輕功，的確是絕對躍不下那道高牆，可是，沈勝衣却就在這時候趕到來。

× × ×

莊院那麼寬敞，要找三個人，實在不容易，何況那三個人根本又已經離開。

無面無珠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人參與此事。

難道整個莊院，地方雖然大，人却就是那幾個？

他們的身形或起或落，繞着高牆轉了一圈，才往下掠去。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莊院內搜索起來。

花木叢生，屋脊鱗次櫛比，這個莊院最少可以住得下三百人。

在一個可以住得下三百人的地方找尋三個人，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 ×

夜未深，五福客棧的靜院之外並不靜，之內却一些聲音也沒有，靜得可怕。

靜院就是被沈勝衣包下來，陪同他來的有三個頭戴竹笠的人，那當然就是梅玉霜、方筠、雪飛鵬三個，他們完全是江湖人的裝束。

然後楚浪也遷進來了。

燈已經亮起，楚浪手掌着燈盞，站在雪飛鵬的面前，那樣子就像是個傻瓜。

他反覆打量了雪飛鵬不下十次，最後就變成這樣。

每個人都看着他，甚至雪飛鵬也不例外。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候，楚浪才回復正常，將手中燈盞放下，頹然在一旁坐了下來。

「你說的很多都是我與雪飛鵬之間的秘密，聲音也很像。」楚浪苦笑。「可是你的相貌却一些也都不像。」

雪飛鵬歎息着道：「我若是假冒的，也不能將這一件事情都說得那麼詳細。」

「所以我不能不承認你就是雪飛鵬，是我的好兄弟。」楚浪也歎息，轉向沈勝衣。「沈大哥，你說我們昨夜所見的那個雪飛鵬……」

「應該就是假的了。」

楚浪沉吟道：「難怪我當時總有些陌生的感覺，却又說不出來。」

沈勝衣道：「對方必定有一個易容的高手，也許就是那個無無面。」

雪飛鵬插口道：「我看他簡直是一個妖怪，突然能够將眼睛鼻子抹掉。」

沈勝衣道：「這想必是一種障眼法，你們難道相信，他們竟然會不是人？」

衆人都默然，沈勝衣接道：「根據你們的說話，那絕無疑問，是魔教餘孽，又蠢蠢欲動。」

雪飛鵬忽然歎息道：「那麼我們的父親，只怕也……也是天魔的手下……」

梅玉霜哀怨的道：「我說就是了，他們差不多都有些相似。」

方筠道：「什麼地方相似？」

梅玉霜道：「都是有很多錢，不愁衣食，都是隱居起來，很少出外。」

雪飛鵬道：「都有一身武功，都是在江湖上完全不出名，還有，都是接到那樣的一枝令旗，趕到同樣的地方。」

楚浪道：「這已經足够了。」

雪飛鵬道：「你說我們該怎樣？」

沈勝衣道：「這些事情與你們本來一些關係也沒有，你們的所以被請去，只怕是惟恐你們的父親不服從命令，準備要以你們來要脅。」

楚浪道：「我也是大哥這意思。」

沈勝衣道：「若是知道你們已經逃出了生天，你們的父親只怕又不會那麼服從了。」

雪飛鵬問道：「他們可是那些人的手下？」

沈勝衣道：「若是他們一定會很服從，根本就沒有將你們誘進去的必要。」

梅玉霜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樣，先給我們的父親消息？」

沈勝衣道：「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你們的父親開始工作之前，一定會提出先見你們一面。」

梅玉霜道：「應該會的。」

沈勝衣道：「天魔他們現在相信已經在開始到處搜捕你們，這相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梅玉霜道：「是不是因爲他們的人不够用？」

沈勝衣道：「我看就是了，根據你們所說，誘拐你們的都是無面無珠二人，而我與楚浪這幾天遇到的，亦只是他們，再還有，就是一個假的雪飛鵬。」

梅玉霜道：「我們逃出來的時候，一路都沒有遇上其他人，整座莊院，到處一片死寂。」

沈勝衣道：「他們的人手若是足够，前夜我要離開只怕亦沒有那樣子輕易。」

梅玉霜道：「這又怎麼樣？我們攻進那座莊院？」

沈勝衣道：「沒有用的，我們即使找到其他的朋友來帮助，有足够的力量摧毀那座莊院，但也得顧慮到你們的父親的安全。」

梅玉霜道：「他們可都有一身武功，說不定還可以裏應外合。」

沈勝衣笑笑。「你是疏忽了天魔等人的武功，若非他們都有一身可怕的武功，有一種可怕的勢力，你們的父親也不會如此輕易的就範。」

梅玉霜三人都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接道：「在目前來說，大家還是不要妄動，且看清楚他們的動態。」

他的目光從三人面上掠過：「而我們先要解決的，還是怎樣讓大家恢復本來面目。」

楚浪立即道：「這的確是必須先解決的事情。」

雪飛鵬三人雖然沒有說話，但眼神已經將他們的心意表達無遺。

楚浪旋即走到雪飛鵬面前，道：「我先去給你們準備一些淸水。」

雪飛鵬搖頭，道：「沒用的。」

梅玉霜亦道：「我們每天都要洗刷面龐，却都是沒有脫落。」

楚浪雙手撫上雪飛鵬的雙頰，道：「那莫非是黏上去的。」雙眉隨即皺起來。

雪飛鵬急問：「你發現什麼？」

楚浪道：「細心撫摸下，你的臉龐的確是有些異樣，近耳後的地方厚薄的像不一樣。」

雪飛鵬想想，道：「你試試看能否將之揭下來。」

楚浪一點頭，雙手執住了雪飛鵬的雙頰，用力的一揭。

雪飛鵬立時怪叫起來，楚浪急停下。

「怎樣了？」

「痛得要命，你是要將我本來的面皮也剝下。」雪飛鵬埋怨起來。

沈勝衣走了過去，道：「讓我來看看。」隨手拿起了桌上燈盞。

在燈光照耀下，雪飛鵬的臉龐反射出一種灰白的光澤，實在不像是正常人的面色。

連死人的面色也不像，沈勝衣伸手撫索，觸手微溫，與常人却並無多大不同，只是欠缺了正常肌肉的那種彈性。

楚浪急不及待的追問：「沈大哥，你看怎樣了？」

沈勝衣道：「這是罕有的易容術，飛鵬的面上好像多出了一層皮膚，這層皮膚與原來的皮膚却彷佛已經結合在一起。」

雪飛鵬驚問：「那怎麼是好？」

沈勝衣道：「若是勉強剝下來，只怕會損壞本來的皮膚。」

雪飛鵬道：「我不在乎。」

梅玉霜方筠面面相覷，却沒有作聲，她們到底是女孩子，對於自己的容貌當然看得很重要。

沈勝衣道：「總有辦法解決的，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

雪飛鵬訥訥問道：「大哥可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沈勝衣道：「現在沒有，對於易容，我也是門外漢。」

雪飛鵬再問：「那麼……」他顯得心很亂，下面的話完全接不上去。

沈勝衣道：「我有些朋友對於易容方面也很有研究，可惜他們都住得太遠。」

楚浪道：「他們不能來，我們可以去，總好過呆在這裏。」

沈勝衣道：「最怕我們徒勞往返，他們都是束手無策。」

楚浪道：「我以爲，只要是易容術，都差不多，沒有解決不來的。」

沈勝衣搖頭道：「那正如藥物一樣，各有各的配方，解決不來就解決不來。」

「那大哥的意思是……」

「解鈴還須繫鈴人！」沈勝衣道：「既然我們還不能離開，索性就在這兒想辦法。」

所有的視綫都在盯着他，沈勝衣又看了他們一眼，道：「大家還是先去休息一會，讓我好好的想想。」

衆人看見他那副樣子，也不敢多作說話，匆匆退了出去。

沈勝衣目送他們離開，在一旁靜了下來，陷入沉思之中，這時候，更鼓聲傳來，二更已快到了。

× × ×

霧很重，山野在霧中迷濛，彷佛並不存在的，沈勝衣他們也有這種感覺。

他們是乘坐馬車到來，一日一夜之後，才來到這個地方。

馬車在三里外停下，那附近根本已沒有道路，只見樹林，沈勝衣遣走了馬車，才帶着雪飛鵬，楚浪，梅玉霜，方筠四人走進樹林之內。

穿過了那一片樹林，他們却反而找到了道路，那條道路並不寬闊，也不知從何方伸展到來，又通往何方。

沈勝衣自東往西走去，走出了三里，道路仍未到盡頭，他却終於停下了腳步。

雪飛鵬急不及待的追問：「到了？」

沈勝衣道：「還沒有，但我們應該歇一歇的了。」

雪飛鵬道：「我們還可以走下去。」

沈勝衣搖頭，道：「那位老人家不喜歡看見別人狠狽的樣子。」隨即在路旁一方石上坐下來。

雪飛鵬「哦」一聲，沒有坐下。

梅玉霜這時候忽然又插口問道：「沈大哥，那位老人家眞的能够恢復我們的本來面目。」

沈勝衣道：「他自誇易容技術天下第一，應該有幾下子。」一頓，接又道：「在目前來說，我們什麼辦法也得試一試的了。」

梅玉霜點點頭，道：「倒是辛苦了大哥。」

沈勝衣尚未接話，楚浪已應道：「大哥俠義無雙，人所共知，既然管上了這件事，我們都莫要說什麼客氣話。」

梅玉霜向沈勝衣一欠身，道：「說話不當的地方，大哥切莫要見怪。」

沈勝衣笑道：「這又是客套說話。」

梅玉霜垂下頭去，方筠笑接道：「還是我最好，什麼客氣話也不說。」

她與梅玉霜的相貌完全一樣，陽光下閃動着一種令人寒心的白芒，幸好她的語聲是那麼的動聽，是那麼的嬌憨。

楚浪忽然道：「是了，大哥一路上都沒有提及那位老人家高姓大名。」

沈勝衣道：「那是因爲他根本就沒有姓名。」

衆人齊皆一征。

沈勝衣道：「十年前，有人叫他做無名相公，亦有人叫他無名居士，至於他本來叫做什麼，却就只有他才清楚了。」

方筠笑道：「無面無珠現在還來一個無名，說不定將來還有什麼無手無腳。」

沈勝衣失笑道：「你放心，這個無名與那些人一些關係也沒有。」

方筠道：「那他怎麼會無名？」

沈勝衣道：「這要他才能够解釋清楚的了。」

方筠道：「你是他的好朋友，難道也不清楚？」

沈勝衣道：「我們其實也不是好朋友，已經有三年我沒有見過他了。」

方筠追問道：「你們以前是怎樣認識的？」

沈勝衣道：「這說來話長，不過他雖然行徑怪異，但爲人也實在不錯。」

方筠道：「大哥這樣說，我們就放心了。」

話聲未已，一縷簫聲，突然劃空飄過來。

淒涼的簫聲，在山野林間迴盪，聽似遙遠，又彷佛就近在咫尺。

衆人都詫異之極，沈勝衣却一些反應也都沒有，神態自然。

簫聲未絕，那邊的山路上就出現了一個白衣人。

那個白衣人舉步瀟洒，吹着一管簫，在一方石上坐下，却是背着沈勝衣他們。

楚浪忍不住說道：「這個人有些奇怪呢。」

「我可不覺得。」雪飛鵬搖頭，方筠

接着道：「一個書生遊山玩水，興之所至，簫吹一曲，有什麼奇怪的。」

楚浪道：「這個地方可不是一般書生來得到的地方。」

方筠道：「一般書生都有些傻氣，什麼地方去不得？」

楚浪道：「你又不是江湖人，又怎知道江湖上這些事情？」

方筠道：「那個書生也不見得就是江湖人。」

楚浪道：「我却認爲一定是。」

梅玉霜這時忽然插口道：「爲什麼你們不聽聽沈大哥的意見？」

衆人的目光立時都移到沈勝衣面上。

沈勝衣面帶微笑，道：「我以爲大家不妨坐在這裏，靜觀其變。」

衆人相顧一眼，都靜了下來，却露出一面的疑惑之色。

他們都看得出沈勝衣眼神有異。

× × ×

簫聲終於停下，那個白衣人身形突然拔起，凌空翻了一個觔斗，凌空落在衆人面前。

衆人這才看清楚他的容貌，齊皆吃一驚。

這個白衣人的容貌竟然與沈勝衣完全一樣，就只是裝束不同。

他身形落下，右手一探，那管簫立時點向沈勝衣的眉心。

沈勝衣偏身閃開，倒踩七星，接避過白衣人跟着的幾簫攻擊！

楚浪刀已經出鞘，大喝一聲，立時一刀疾刺了過去，白衣人冷笑一聲，簫一沉，叮的撞在刀身上，將來刀撞開，接挽了一個花招，向楚浪連攻三簫。

楚浪只擋得一簫，其他兩簫已擋不住，急退兩步，白衣人第四簫出手，劃向楚浪握刀右手的脈門。

楚浪收刀已不及，急放手棄刀！

「叮」一聲，那柄刀被簫挑上半天，白衣人一探手接下，再一刀插向楚浪！

梅玉霜等人大驚，却已來不及阻止，沈勝衣雖然站在附近，也竟然一直沒有阻止。

衆人就因爲有沈勝衣在附近，所以根本就沒有考慮到去搶救。

楚浪閃不開那一刀，驚呼失聲！

「錚」一聲，那一刀都只是插進楚浪腰掛的刀鞘之內，不偏也不倚。

這目光的銳利，出手的迅速，判斷的準確，也實在驚人。

楚浪總算發現那是什麼一回事，整個人怔住在那裏。

白衣人隨即仰天大笑，一拔身，掠上旁邊的一株大樹上，翻了一個觔斗，又落下來。

沈勝衣看着他落下，才道：「你玩笑開够了沒有。」

白衣人哈哈大笑，道：「已够了。」

楚浪驚魂甫定，呆望着白衣人，一面撫摸着腰間那柄刀。

雪飛鵬再也忍不住，道：「大哥，這位到底是……」

白衣人笑道：「我是他的孖生兄弟，名勝衫。」

雪飛鵬傻了臉，梅玉霜心思較縝密，即時道：「大哥，這莫非就是你說的那位無名……」

白衣人截口問道：「老弟，你什麼時候多了這許多弟弟妹妹。」

沈勝衣道：「還是近日的事。」

白衣人一笑，道：「我看這不是你的福氣。」

「怎麼不是，可曾見別人一下子有這許多弟弟妹妹？」

白衣人身形一動，已來到楚浪面前。

「你這四個弟弟妹妹之中，只有這一個還過得去，其他的三個可都麻煩得很。」

沈勝衣緩緩站起身子，道：「我可不覺得。」

白衣人突然一沉臉，道：「你是來找我的。」

「不是找你，又怎會走到這裏來？」

「你是準備將這些麻煩帶給我？」白衣人的臉更沉。

沈勝衣道：「在你來說，這也算得上是麻煩？」

白衣人「哼」一聲，他與沈勝衣相貌一樣，只是現在已少了沈勝衣那份瀟洒。

楚浪四人看在眼內，很覺得一種難言的詭異。

一個人突然變成了兩個，若是一般人，只怕就會認爲是妖法，逃也逃不及。

雪飛鵬忍不住道：「大哥，既然你這位朋友這樣不高興，也就算了。」

沈勝衣一看雪飛鵬，笑罵白衣人道：「一把年紀了，還在尋小輩開心，倒嚇着他了。」

白衣人身形又一動，掠至雪飛鵬身旁，一把揪住雪飛鵬的胸襟，笑問道：「你的胆子眞的那麼小？」

雪飛鵬一時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白衣人笑接道：「那就讓我先將你的胆子改大，好不？」

雪飛鵬茫然不知所措，旁邊方筠大着胆子問：「胆子也可以改大的？」

「怎麼不可以？」白衣人說得非常肯定。

方筠不由自主的追問：「怎樣改？」

「先將他的胸膛剖開——」白衣人右手忽然就多出了一柄銀刀。「再將他的胆子挖出來，然後揀一個比他胆子大的人，將那個人的胆子換進去。」

方筠聽着一連打了兩個寒噤，雪飛鵬便待要掙扎，白衣人却已將他放開，身形倒掠回沈勝衣身旁，道：「這小子的胆子最大，就換他的好了。」

沈勝衣哈哈大笑。「你若是眞的有這個本領，莫說你要換我的胆子，就是腦袋，也只管取去。」

白衣人立即轉向楚浪四人，道：「這不是我說的，你們都聽到了，都得替我做證。」

四人只有聽着，白衣人忽然一頓足，回罵沈勝衣，道：「總有一次，我會將你身上的五官四肢，五臟肺腑全都拿去換給別人，將你整個身子都變成他人所有。」

沈勝衣笑問：「我跟你好像並沒有什麼仇怨，怎麼你這樣恨我？」

白衣人怒道：「你忘記了，上次我要與你鬥酒，約好了，到時你却不辭而別，落荒而逃。」

「那是因爲我知道根本就不是你的對手，你就是有病在身，也一樣可以要我敗得一塌糊塗。」

白衣人跳起來。「你是說我當時有病在身，喝不過你，好像我這種人，也會生病的。」

沈勝衣道：「不要再跳了，否則頷下的白鬍子就會全都跳出來的了。」

衆人聽得說，小心望去，果然發現那個白衣人的頷下露出了一根根的白鬍子。

白衣人大怒。「你就是這樣看出我的底細來？」反手將面皮扯下。

那竟然只是張巧妙的面具，之後是一張蒼老的臉龐，他接將頭髮也拉下。

那一頭黑髮之下乃有白髮，疏疏落落，他的鬍子也已是發白，年紀看來已實在不少。

這一變，與方才簡直就完全兩個人。

沈勝衣笑道：「你本該將那些白鬍子剃掉，那才不會露出破綻來。」

白衣老人嘿嘿冷笑。

沈勝衣又道：「還有，在我面前你應該易容做別個，因爲我既沒有一個同一模樣的兄弟，也絕不相信，天下間竟然有兩個那麼相似的人。」

老人扳起臉龐：「這算是教訓我。」

「不敢——」沈勝衣笑問。「是了，你什麼時候弄出我這張面具？」

老人道：「不干你的事。」

沈勝衣忽然道：「也好。」

老人一呆，道：「不好，這小子要打我這張面具的主意了。」

沈勝衣笑道：「反正你現在留着也沒有用，何不就送給這老朋友？」

老人怔住在那裏，沈勝衣接道：「我可是比你更用得着。」

老人立即問：「什麼用？先說來聽聽，我若是滿意，才可以商量。」

沈勝衣道：「你還是這副急性子？」一頓又問：「你却是知道我們的到來。」

「你們才進樹林我便已看見，我本是要外出散悶的，現在你們這一來，害得我要趕回去，換過這一身衣裝面目。」

沈勝衣道：「你本來可以不必這樣的嘛。」

老人道：「難道你不知道這是一種樂趣？」

沈勝衣道：「可惜他們都不知道，否則就更加有趣了。」一頓接說道：「你本該出外到處走走，這一來，心情總會好得多。」

老人沉臉道：「外面的人心險惡，你慫恿我外出是存心害我。」

沈勝衣苦笑，老人隨將那面具遞向沈勝衣，道：「這個送給你。」

沈勝衣一面接一面問道：「不是用人皮造的吧？」

老人怪笑道：「不是用人皮，是豬皮，我戴在面上英俊瀟洒，你戴上，則像個公豬。」

沈勝衣笑道：「我本來就有一張這樣的臉，又怎會戴上它的？」

老人一言驚醒。「那你要來幹嗎？」

沈勝衣道：「到你那兒坐下，再細說成不成？」

老人歎息道：「跟你做朋友實在要命，時刻都要担心被你害死。」

沈勝衣大笑道：「你現在不是還活得很好？」

老人道：「快要累死了。」

沈勝衣立即轉向方筠，梅玉霜，雪飛鵬，道：「你們還不上來多謝這位無名大師。」

雪飛鵬他們也是聰明人，立即會意，上前拜謝，老人看見這種情形，便待縱身拔起，却立即被沈勝衣拉住，硬硬受了那一禮。

老人氣呼呼的瞪着沈勝衣。「沒有事不見你來找我，一找我，就是給我大添麻煩。」

沈勝衣道：「那麼我下一次來找你，就緊記非獨不給你找麻煩，而且還給你好處就是。」

老人道：「還有下一次？」接一聲悶哼。「這一次之後，我就搬家，有多遠就搬多遠。」

沈勝衣笑道：「要不要我們來帮你一把？」

老人一怔，沈勝衣接道：「你那麼大的一個家，一個人如何搬得了？」

老人氣得又跳起來，大罵道：「你是看準我搬不了？說這些話氣我。」

沈勝衣連聲道：「不敢。」

老人怒笑道：「氣死了倒好，省得惹這些麻煩。」他的眼翻白，看樣子，竟就好像隨時都會昏倒在地上。

沈勝衣忙道：「孩兒們，還不快上前扶住這位老先生？」

楚浪生性較豪快，當先就上去，一把扶住了無名老人。

老人偷眼瞟了瞟楚浪，道：「好小子，還是你最起勁，可惜你的臉又沒有什麼不妥。」

說話間雪飛鵬他們也走上前來，擁着無名老人往前去。

× × ×

小徑盡頭，豁然開朗，是一幅廣闊的平地，四周樹木，鳥語花香。

在平地當中，建了一座不大不小的莊院，牆壁竟然完全是用樹幹編成，屋頂也是，精巧中帶着一種蒼凉的古風。

門前有一池清水，旁邊有幾隻仙鶴，看見人到來，毫不迴避，自顧臨水照影。

那一池清水之上架着一道精巧的木橋，人從木橋上走過，倒影在水中，微風輕吹，心曠神怡。

沈勝衣走在木橋上，忽問道：「這座莊院你一個人弄了多少年？」

無名老人冷哼道：「十年——這是你第二次問，是要我告訴你那些弟弟妹妹，我是捨不得這座莊院的是不是？」

沈勝衣不答，轉對楚浪他們道：「由現在開始，大夥兒小心，這裏的任何一樣東西，都是我這位老朋友的精心傑作，莫教弄壞了。」

各人都點頭，無名老人道：「姓沈的，你說了這許多話，只有這一句還像個人話。」

沈勝衣道：「十年辛苦你老兒才弄成這樣一幢莊院，怎能不關照各人小心。」

這句話說完，老人已經將那道精緻的大門推開，內望是一個極富江南情調的小

院子，一石一木都顯然經過小心選擇。

再進是大堂，古味更濃，掛在當中的幾幅畫竟然全都是出於名家之手。

那些桌椅全是以樹脚彫刻而成，透着淡淡的木香，整座大堂都是天然的木色。

無名老人一踏上大堂，身形便自拔起來，凌空疾翻了兩個觔斗，落在照壁前的一張木椅子之上。

他隨即拍掌大笑道：「入門就是客，來，先讓我這個主人敬你們數杯。」

沈勝衣從容在旁邊坐下，楚浪他們亦只有坐下來，老人看在眼內，又翻了一個觔斗，在右邊牆壁旁的一個櫃子上取過了幾只木杯子，繞着大堂打了一個轉，就在各人身旁放下了一只杯子。

他輕功的高強，亦在衆人意料之外。

身形一停下又開展，再繞一匝，已在另一邊木櫃上取過兩壺酒。

他左右手齊用，交替斟下了五杯酒，然後再回到自己的坐位，替自己斟下一杯，雙手接一翻，一聲「去」，酒壺脫手飛出，「呼」的飛向兩旁木櫃。

那兩只酒壺不偏不倚，落在原位，無名老人看也不多看一眼，舉杯往衆人一抬，一聲：「飲！」

沈勝衣應聲一飲而盡，楚浪雪飛鵬方筠也照飲不誤，梅玉霜却嚷道：「我可不懂喝酒。」

老人杯一照，道：「不懂也得懂。」

沈勝衣忙道：「這個酒不烈。」

老人又說道：「不喝酒，就是不給我老人的面子，你那張臉也就不用改了！」

他說得很認眞，梅玉霜無奈只有喝下。老人臉色這才再展開，大笑道：「這才是好孩子。」將酒杯放下，忽然輕數道：「一，二，三——倒！」

一個「倒」字出口，兩個人就倒在椅上，一個是雪飛鵬，一個是方筠，楚浪一見大驚，梅玉霜面色亦一變。

老人隨即手指梅玉霜，又是一聲：「倒！」

於是梅玉霜也倒了下去，楚浪急顧沈勝衣，道：「大哥——」

沈勝衣毫不動容，道：「你我是絕不會倒的。」

楚浪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因爲我們的臉都沒有問題，不用他動手術。」

老人應聲笑罵道：「你這臭小子，怎麼就是嚇你不倒。」

沈勝衣道：「你連取兩壺酒，我就知道是什麼回事的了。」

老人道：「早該那一壺都是藥酒，連你也弄倒。」

沈勝衣道：「那你呢？豈非也得倒下來！」

老人「哼」一聲，道：「別再呆在那裏了，快帮我將他們送進後堂去。」

× × ×

後堂又是另一種佈置，全都是以石砌成，當中還有一個大石鼎。

一條長長的以竹接成的管子將遠山的清水引到石室的窗外，老人再以一條竹管將清水接進來，注滿了石鼎，然後就在石鼎下生起火來。

大石鼎之外還有幾個小石鼎，老人取來了其中七個，再取來幾個玉瓶。

每個玉瓶都盛着不同顏色的粉末，老人分別洒在七個石鼎中。

他看來並不着急，動作很緩慢，神態却異常愼重。

沈勝衣楚浪一旁看着，想帮上一把，却又不知道如何着手，惟有就呆在那裏。

石鼎的水終於煮沸，石室中蒸氣迷濛，老人再取過一個石杓，將開水一杓杓澆在那七個小石鼎之內。

「滋滋」聲響處，一股股不同顏色的烟霧從鼎中冒起來，氣味也各異。

楚浪不由咳了起來，沈勝衣一直忍着，到老人停下手，才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替他們弄去臉上那些東西。」老人一面說一面拉開牆上一個石匣，取出一把玉刀，一把銀剪，還有一個錦盒。

「要這樣麻煩？」

「誰叫他們遇上的，竟是一個易容高手。」

「那又怎樣了？」楚浪忍不住追問。

老人道：「沒什麼，只是所用的藥物乃是特別製煉，幾乎與他們的肌肉連結在一起！」

「你看得出那是什麼藥物？」楚浪又問。

老人冷笑道：「若是看不出，姓沈的也不會將你們弄到這裏來。」

楚浪忙閉上嘴巴，老人接又道：「易容術就像是醫術一樣，不同的只是來去都是那數十種藥物，醫術則多至千百種。」

「數十種藥物，如何分辨得出來？」楚浪又問上一句。

「好像你這樣蠢的人，當然分辨不出來啦。」

楚浪再次閉上嘴巴，沈勝衣笑道：「年輕人不懂事，你老人家又何必這樣生氣呢？」

「既然不懂事，那就少嚕嗦，靜靜的站在一旁看我老人家的手段。」

楚浪呆看着，老人却遲遲再沒有任何的動作。

石鼎的水沸騰不已，旁邊那些小石鼎的異色烟霧却逐漸淡下來。

沈勝衣等了一會，又問道：「你老人家還在等什麼？」

老人道：「等藥水全都凉了，現在這樣，準得將他們的臉皮弄壞。」

沈勝衣「哦」的一聲，道：「你一個人呆在這裏，日子是不是很難打發？」

老人冷冷道：「若是難打發，現在我早已不在這裏，讓你撲個空。」

沈勝衣道：「劍磨十年，一定鋒利得很，你苦心研究易容術差不多三十年，應該就無人能及的了。」

老人奇怪的看着沈勝衣，道：「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哦！」沈勝衣同樣奇怪。

「好像你這樣謙虛的人，怎會說這種話來？」老人冷笑道：「你不是也說，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沈勝衣啞然失笑，道：「然則你覺得替他們易容的那個人功力如何？」

「絕不在我之下。」老人忽然顯得有些沮喪。「我實在想不出，有那一個有這

樣的本領？」

沈勝衣道：「聽說易容也一樣有分門派。」

「當然有，江東上官，淮北慕容，關中司馬，都是以易容見著。」

「是否可以從他們所用的藥物分辨出來？」

「可以的。」老人沉吟道：「就像各門各派的武功一樣。」

「那你看，替他們易容的到底是那一門派的人？」

「看不出。」老人有點氣惱。「所以我的心情才那麼惡劣，難道你完全看不出來？」

沈勝衣微喟道：「武無第一，想不到易容術也是一樣，你老人家不是說已經什麼也都看破了？」

「就是看不破這一點。」

「會不會那慕容、上官、司馬三家的別創一格，有所新成就？」

「不會的，那方面易容術就像是武功一樣，一樣是有路子可循，習慣了一個方式的人，很少會改變的，因爲這影响並不大。」

沈勝衣只有聽着。

「司馬家是從鼻子開始，上官家慣由面頰，而慕容家則是由上而下。」

「現在他們呢？」

「完全沒有路子可循，倒像是我一樣呢。」

沈勝衣盯着老人，苦笑道：「連你老人家都看不出，別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老人追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面將那個錦盒打開，放在盒內的是一排十二枝長短不一的金針，用紅緞墊着，閃閃生光。

沈勝衣道：「不怕干擾你？」

「不怕。」老人將錦盒在一旁石案放下。「離我動手的時間還很久。」

隨即他燃着了一炷香，沈勝衣於是開始敍述他們的遭遇，以最少的說話，將整件事情的始末交代清楚。

老人聽得很用心，雙眉終於皺起來，但仍然等到沈勝衣停下才開口：「你是說你們遇上了天魔敎的無面與無珠？」

沈勝衣道：「這兩人的武功已可以稱得上一流。」

「那麼雪飛鵬所見的天魔？」

「沒有露過一招半式，至於有多强，那就不清楚的了。」

「你們沒有交過手？」

「也沒有碰過面，否則，只怕已活不到現在。」沈勝衣歎息一聲。「江湖傳說，天魔的武功出神入化，所向無敵。」

「這只是傳說而已，若是事實，天魔敎又怎會瓦解，在江湖之上消失？」

「聽說，那一次九大門派圍攻天魔敎，是以數敵一，在傷亡慘重之下取勝。」

「的確是這樣。」老人的臉色忽然陰沉起來。「那一戰的慘烈實非任何言語所能够形容。」

沈勝衣沉吟着道：「聽你的口氣，當時你也是在場。」

「嗯。」老人並沒有多說什麼。

沈勝衣也沒有多問，轉顧道：「還要等多久？」

老人道：「等那炷香燒盡，就差不多了。」

楚浿那邊走了過來，道：「易容這門子學問，可眞不簡單。」

「任何學問都不會簡單。」老人道：「你越學習，就會發覺越複雜。」

楚浿道：「可惜我的心氣太浮躁，太沒耐性，否則我倒想跟你老人家學習。」

老人嘿嘿冷笑道：「你這種徒弟老夫當然就不會收的，就算你的耐性再好也沒用。」

楚浿道：「那又是什麼原因？」

「你的手太粗。」老人道：「做這種工作，非要一雙柔巧的手不可。」

他忽然伸出他的一雙手。

那雙手輕巧柔軟，恍若無骨，老人雙手一合，十隻手指竟然可以摺叠起來，再一翻，更就折到一般人難以折到的位置。

沈勝衣忽然一笑，道：「這樣的一雙手其實除了方便易容之外還有一樣工作很方便。」

「你說來聽聽。」老人追問道。

「偷東西。」沈勝衣笑道。「有一雙這樣靈活的手，還有什麼鎖打不開來？」

老人只是望着沈勝衣，半晌才道：「那什麼時候你也被人弄倒，改變了容貌，那就好了。」

沈勝衣道：「你放心，我就是到那個地步，也不會來找你的。」

老人獰笑道：「你若是到來，我少不免替你動刀子，將你再加改造。」

沈勝衣道：「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你要將我改成怎樣。」

老人道：「改成怎樣，你說說看？」

「當然有多醜怪就多醜怪？」

「錯了，」老人笑道：「我要將你改成很美很美——」一頓才道：「的——女孩子！」

沈勝衣怔在那裏，楚浿却笑道：「大哥英俊瀟洒，就是變做女孩子，也一定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女孩子。」

老人哈哈大笑，沈勝衣却就笑不出來了，楚浿反倒有些不是味道，怔在那裏。

老人隨即將剪刀等都拋進那個大石鼎之內。

火未熄，石鼎內的水仍在沸騰，刀剪無聲的往鼎底沉去。

楚浿奇怪問道：「這又是幹什麼？」

老人道：「我是怕那些剪刀不乾淨，放進沸水中，那就是不小心，弄傷了他們的皮膚，也不怕有什麼影响的了。」

楚浿似懂非懂，沒有在聽着，沈勝衣也沒有插口，目光轉移向那炷香火。

香火已燒去了大半。

× ×

香火終於燒盡，老人取來了一枝長鉗子，將那鼎底的刀剪夾了上來。

然後他走到雪飛鵬身旁，雙手捧起雪飛鵬的臉，細意端詳起來。

好一會，他才取過幾方白紗，浸在那些小石鼎中，再取起。

再然後，他就將那幾方白紗逐一敷在雪飛鵬的面上。有的帶着濃重的酸氣，有些則帶着香味。

每敷一方白紗，老人就往上撫摸，到最後一方白紗揭起來，雪飛鵬的臉龐已變

得皺摺不平，就像是一個方蒸起的饅頭。

老人終於取過一枝金針，刺入雪飛鵬的面皮之內，將他面皮的一角挑起來，再取過剪刀，剪下去。

一下令人牙肉酸軟的聲音响處，雪飛鵬的面皮被他剪開來。

面下另有面皮，雪飛鵬的本來面目終於露出來。

老人下剪不停，異聲响處，雪飛鵬的整塊面皮終於被一塊一塊剪下。

近鬢邊的老人則改用金針挑起來，再用夾子逐塊夾掉。

他的動作非常迅速，而且非常靈巧，數十下動作之後，雪飛鵬的臉龐仍然很完整，一些損傷亦沒有。

沈勝衣楚浿一旁看着，目定口呆，沈勝衣與老人雖然是故知，亦未嘗看見過老人如此緊張，將一塊面從人面之上拆除。

他當然明白，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已是易容術的巔峯。

楚浿更就是破題兒第一趟，他幾乎懷疑自己是否在做夢，懷疑所見的，是否事實。

老人將最後一塊面放下，立即轉頭大呼道：「將那邊浸着的白紗拿起來，小心替他拭抹，再拿一塊乾淨的白紗，浸入沸水中，到半暖之後，敷在他面上，洗刷乾淨。」

沈勝衣立即上前，楚浿亦忙幫一把。

老人轉向梅玉霜方筠下手，有過一次的經驗，這一次他的動作更純熟更迅速。

這仍然差不多一盞茶之久，老人才完成他的所有工作，將梅玉霜二人的面皮都剝下。

沈勝衣楚浿二人亦忙個不了。

老人反而縱身跳到那邊的木榻上坐下來，放開了手脚，沒命的喘氣，彷彿隨時都會昏倒。

汗從他的額上淌下來，這若非太緊張，就是他方才的一番動作，實在亦耗神之極。

雪飛鵬三人被沈勝衣楚浿二人一次又一次的輪流替用力拭抹臉龐，三人的臉色看來仍是那麼蒼白。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李待問

寧可殺我身，不可傷百姓。

李待問，號存我，他時常憂慮悲憤國家的政事愈來愈壞，感到悲痛得很，當滿清侵略的軍隊攻入了中國，佔據北京的時候，他還住在松江府，聽到了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的消息，曾經大哭一場，悲慟萬分。於是與朋友史可法、沈猶龍等聯合在一起，想辦法保守住江南，抵抗清軍，於是馬上召集民間有志之士組成軍隊，終於能够在短時間內迅速完成。

軍隊既然已經組成，待問就將家中所有財物，全部拿出來購買軍械，充當軍餉，這二千多人組合的軍隊，由於餉械都不缺乏，就在松江城樹立起義軍的旗幟，抵抗清兵，保衞國土。待問平常侍奉母親極爲孝順，這時侯既然有軍事行動，免不了要使年老的母親受到驚嚇，爲了安全起見，於是就派人將他的母親遷居到鄉下，使他沒有後顧之慮，以便專心致力於防守城池的工作。

有一天，遇到一個姓宋的朋友，就問他說：「待問，你年老的母親還健在，如何能防守這危險的城池？」待回答說：「我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而且又已經結婚，我死了也不要緊！」姓宋的朋友又說：「你現在守城，奉的是政府的命令嗎？爲什麼使你願意死守在此地？」待問回答說：「我如果和清兵決一死戰，那眞是一輩子的奇恥大辱，我已經下定了決心！」他的意志十分堅定，仍然監督率領着他的軍隊，建築城池防守的工事，準備清兵來時，對清兵迎頭給他們來個重重的攻擊。

清兵乘着戰勝的威風，大批的軍隊南下攻打，兵力强大沒有人可以抵抗，攻破城池掠奪土地，沒有不盡他們的力量，何況松江這一座孤城？果然清兵愈來愈多，非常地兇猛，但是守城的將士們非常勇敢的抵抗清兵，一點也不害怕，激戰許多天的結果，雙方的軍隊死傷都非常地重。後來清兵的援軍到了，將城池緊緊地包圍起來，情形十分危險。待問深深覺得這座孤單的城池很難以防守，但目前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保全這城人民的生命，他越想越着急，甚至哭得很傷心。

松江這一座孤立沒有任何援助的城池既然難以防守，但仍然想辦法保全百姓的生命，在有一天的早晨，待問穿着整齊的衣服，在庭院前擺設了香案，抬頭向天大笑着說：「待問世代接受國家的恩惠，又考上進士，城池存在我也存在，城池滅亡我也滅亡；無論在朝廷或是在家，都爲國家犧牲沒有二心！」又向東方叩頭，喊道：「母親，不孝的孩兒向您叩別了！」

這時候，李待問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廳上，在公案桌上鋪了一面白布，將手指用力咬破，流出鮮血，就在白布上用血寫着「寧可殺我身，不可傷百姓一人」十二個大字。沒有多久，城池被攻破，清兵馬上就殺進內來。李待問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廳上，一看見清兵，就大聲地罵他們，結果被清兵一刀把他的頭砍掉。但是奇怪的很！他那具沒有頭的屍體，仍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沒有一點移動。凡是看見這件奇怪的事件的清兵，差不多個個都被嚇得半死。清軍的將領們看見了這種情形大爲感動，就照着他的血書去做，沒有殺害全城的人民。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黃白石・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林歌助南仙把老壓些殺了之後，南仙讓林歌離去，並指點林歌往西方一處山峯中尋找「武林一條街」，林歌依言向西行，途中，遇上數次的狙擊，但每次却因林歌的機警和出色的身手而避過災難……林歌正感饑餓時，一隻野兎現在眼前，他殺死野兎烤熟吃了，忽覺肚子一陣陣絞痛，林歌知是中毒，正運勁把腹中之毒逼住，只見一位老人由林中出來，自認是老土司，並巳在林歌腹中下蠱，要林歌成爲他的部下，替他去殺死南仙和毒西施，林歌因爲老土司下了蠱，不聽他的話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林歌只有暫時答應他……

計謀遭戳破　救星天上來

老土司道：「正是，我看你一路上往西方疾趕，懷疑南仙命你來殺我……後來我發覺你武功實在高强，便決定收你爲部下。」

林歌道：「南仙告訴我西方山中有一座形狀像竹筍的山峯，峯下有個山洞，要我進入那山洞看看，就會發現與『武林一條街』有關係的事物。」

老土司道：「他在騙你，由這裏再往西走巳無高山，只有一望無際的森林，你若進入那森林，必死無生。」

林歌道：「怎麼說？」

老土司道：「那森林中遍地瘴氣，會使人不知不覺中毒而死！」

林歌一驚道：「眞的麼？」

老土司笑道：「你要是不信，我陪你去看看，那片森林我們稱之爲『死亡之林』，連我都不大敢進去。」

林歌早就懷疑南仙是在哄騙自己，如今聽了老土司的話，情知自己果然上了南仙的惡當，不禁恨聲道：「眞是可惡！」

老土司道：「好了，現在你聽我的話趕快回頭走，最好明後天就能進入地瓶谷，只要你能殺了南仙，我不但會替你解蠱，而且會贈送你一些禮物，快去吧！」

林歌道：「咱們一道回去？」

老土司搖頭道：「不，你自己回去，我不跟你一道走。」

林歌道：「爲甚麼？」

老土司含笑不語。

林歌道：「你巳在我腹中下了蠱，還怕甚麼呢？」

老土司道：「不是怕甚麼，我還有別的事情要辦，不能跟你一起去。」

林歌道：「我殺了南仙後，如何與你見面？」

老土司道：「你殺了他後，便到洞外放火，不須半天我自會趕到。」

林歌性命操在他手中，只有唯命是從，便點頭道：「好，我去了！」

將身一縱，飛上樹梢，瞬息不見！

老土司側耳凝聽了一會，確定林歌巳

經遠去，這才走入樹林，來到一棵巨樹跟前，對着巨樹行了一禮道：「啓禀主人，那林歌巳被老奴騙走了。」

只聽樹腹中透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很好，他相信你的話麼？」

老土司笑嘻嘻道：「他不信也得信，因爲老奴巳在他身上下了蠱，他爲了保命，老奴怎麼說，他就得怎麼聽啊。」

樹腹中的人說道：「你要他去殺死南仙？」

老土司道：「是的。」

樹腹中的人道：「他有能力殺死南仙麼？」

老土司道：「有的。」

樹腹中人冷笑道：「你敢打包票？」

老土司道：「林歌這小子的武功非常了得，他應該有此能力。」

樹腹中的人冷哼了一聲道：「我告訴你，我對林歌十分了解，他出道至今不滿七年，中原武林的十大高手大都敗在他手下，不過和南仙一比，只怕還是稍遜了一些。」

老土司道：「可是，殺人不一定是全靠武力，老奴的身手遠不及他，但此刻他得聽老奴的命令。」

樹腹中的人忽然哈哈笑道：「這話倒是不錯，就以你我來說，你是南荒之王，又會下蠱，又有許多部下，在這地方人人對你如敬鬼神，可是偏偏我就能制服你，把你這個人見人怕的老土司收爲奴僕！」

老土司聽了這話，神色有些尷尬，點頭道：「是，是……」

樹腹中的人聲調一沉，又恢復冷冰冰道：「記住，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不准洩漏我的秘密，否則你的老命就要沒了！」

老土司連聲應道：「是，是，老奴不敢。」

樹腹中的人道：「林歌若能除去南仙，便是你的大功一件，屆時我對你自有賞賜。」

老土司躬身道：「是，多謝主人！」

樹腹中的人道：「好，你去吧！」

老土司又一躬身，後退三步，才轉身出林，渡過山澗，拍掌三响，便見從樹林中跳出四個野人，這四個野人抬着一頂肩輿，老土司跳上肩輿坐定，打了個手勢，四個人便抬着他入林而去……

× × ×

第二天中午，林歌回到了地瓶谷外，他不敢走進蜘蛛陣中，就站在陣外大叫道：「南前輩，南前輩，我是林歌，有事奉告，請出一見！」

他知道，除非南仙正在陣內，如是在地瓶谷中，那麼喊破了喉嚨也聽不見，但他實在不敢擅闖蜘蛛陣，是以存着僥倖之心開聲呼喚。

他連喊十幾遍，硬是不見一個人影出現！

他嘆了口氣，暗忖道：「罷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就闖它一闖，說不定運氣好，被我闖到洞口也未可知！」

於是，他準備了一些草束，隨即舉步入陣，到了陣內，立刻點燃起一束乾草，燒開結在亂石林間的蜘蛛網，一路往前闖進，燒完一束乾草，接着又點上一束，陣中的許多毒蜘蛛網雖然可怕，牠們也見火就逃，因而得以安然前進。

一路東彎西拐，不久乾草燒完了，而眼前仍是一望無際的亂石林！

他便拔出長劍撥破蜘蛛網，繼續往前走，那知走了幾十步，忽然發現地上有燒成灰的乾草，正是剛才掉在地上的東西。

這就是說，他走了半天，結果又回到原來的路綫上來了！

林歌大爲沮喪，但仍不灰心，當下改變路綫再往前走，剛才他走的是「自認可行之路」現在他便選擇「不可行之路」前進，同時用劍在所經過的路上劃出一條痕綫，以爲識別。

這樣又走了一程，當又發現走回「起點」之時，立即再改變綫路，走上那未經劃綫的路……

行行又行行，約莫半個時辰，整個蜘蛛陣的可行地面都劃上了痕綫，却仍然身在陣中，摸不出出陣之路！

他再改變走法，跳上巖石，踏着千奇百怪的巖石飛行，這回他選定一個方向筆直前進，那知向前飛行二三里路，眼前仍是看不盡的巖石，恍似置身於茫茫的大海之中，總是走不到盡頭。

至此，他完全沒有信心了，便停在一座巖石上發呆，心中頗希望南紅鳳能夠適時出現，帶領自己入谷去，正在這樣痴心妄想之際，忽聞近處有人輕輕說道：「林歌，你又來幹甚麼？」

是南仙的口音！林歌大喜，轉頭一望，却不見南仙的身影，忙道：「南前輩請現身一見，在下有事奉告！」

南仙的話聲從另一個方向響起：「你說吧，有甚麼事？」

林歌急急循聲望去，結果仍不見其人，只得道：「南前輩，在下沒有找到你所說的那座山峯，那是你自己虛構的吧？」

南仙冷冷笑道：「是我向壁虛構，還是你沒有走到那地方？」

林歌聽他話聲又在另一個方向響起，心知不可能見到他，故不再轉頭去看，而說道：「那地方只有一望無際的森林，看不見甚麼山峯。」

南仙道：「那一定是你走錯了方向，你不妨再走一回看看，只要方向沒攪錯，定可找到。」

林歌道：「我不能再去了。」

南仙道：「爲甚麼？」

林歌道：「我快要死了！」

南仙道：「怎麼說呢？」

林歌道：「我在山中打了一隻兎兒，烤食之後，忽然腹痛起來，你猜是怎麼回事？」

南仙輕啊了一聲道：「你中了毒？」

林歌道：「比中毒還可怕。」

南仙道：「中蠱？」

林歌道：「正是。」

南仙冷笑道：「那必是老土司幹的勾當，見到他沒有？」

林歌道：「見到了，他要我回來殺死你！」

南仙嘿嘿的笑道：「你答應了？」

林歌道：「我要是不答應，此刻還有命在？」

南仙道：「你眞的想殺我？」

林歌道：「如我眞想殺你，怎可在你面前說出來？」

南仙道：「若不想殺我，你回來幹甚麼？」

林歌道：「老土司說你是他是女婿，你對蠱術想必——」

南仙截口說道：「不，我不懂解蠱之法。」

林歌嘆了口氣道：「這樣的話，你說我該怎麼辦才好？」

南仙道：「只有一個方法，你出其不意把他殺了，而且必須一劍就砍下他的腦袋才行。」

林歌問道：「這樣就能解去我腹中之蠱？」

南仙道：「不能，但那隻蠱只聽他一人的命令，你殺了他後，他就不會指揮蠱傷你性命，雖說你腹中之蠱一直存在，但因主人巳死，牠就不會傷害你了。」

林歌道：「你是說，我腹中之蠱將永遠潛伏不動？」

南仙道：「不錯，三年後，那之隻蠱將死在你的腹中，那便一切沒事了。」

林歌道：「還有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

南仙道：「有，你殺了我，提着我的首級去見他，他便會替你解蠱。」

林歌苦笑道：「你放心，我此來絕無殺你之意，我也不相信老土司在見到你的首級後便肯替我解蠱，他不是一個能够守信諾的人。」

南仙道：「那麼，除了出其不意砍下他的腦袋之外，再無別的辦法了。」

林歌道：「要出其不意砍下他腦袋，必須有人協助才行，你願意協助我麼？」

南仙道：「殺老土司是我期待巳久之事，你不妨說說看，要我怎麼帮你？」

林歌道：「我猜他必在暗中跟踪我，現在我們在此說話，他聽得見聽不見？」

南仙道：「聽不見，他從不敢入陣一步，如果他敢入陣，我早就把他殺了。」

林歌道：「那麼，你假裝被我制服，讓我帶你去見他，我便趁他不注意時，一劍砍下他的腦袋，如何？」

南仙沉默了一會，才答道：「不。」

林歌道：「你拒絕的理由是甚麼？」

南仙冷冷地道：「理由是我不敢信任你。」

林歌嘆氣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不敢信任我林歌。」

南仙冷笑道：「你們這些中原人個個奸詐狡猾，詭計多端，我以前去過中原，被騙得好慘！」

案歌道：「這就是你不要令嫒嫁給中原人的原因麼？」

南仙道：「不錯。」

林歌道：「中原人有好有壞，每個地方都有好人和壞人，你不能一桿子打翻一條船啊。」

南仙道：「總之，我不喜歡你們中原人！」

林歌道：「你的武功是從中原學來的吧？」

南仙道：「不，是我自創的！」

林歌笑道：「你說我們中原人奸詐狡猾，我倒覺得你比任何人都奸詐狡猾。」

南仙怒喝道：「我甚麼地方奸詐狡猾了？」

林歌道：「你那一路『無極縹緲掌』是我所見過的掌法中最虛實難測的，如果你不狡猾，又怎能創出那種使人捉摸不定的掌法呢？」

南仙喝道：「你胡說，武學與人品是兩回事，我的智慧只有在武學方面，從來不會使詐害人，此乃所謂『出汚泥而不染，明機巧而不用』者也！」

林歌聽他忽然「酸」了起來，心中暗笑，便問道：「你學問不錯，不知可曾聽過『信人示己之誠，疑人顯己之詐』這一句話？」

南仙道：「我當然看過，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詐矣！」

林歌笑道：「對啊！你不信任我，豈不是人未必詐己則先詐矣』？」

南仙突然從一座巖石後面閃了出來，哈哈笑道：「小子，你好像也讀了不少書啊！」

林歌欠身道：「好說，在下只讀過幾年書，學識淺薄得很，若與南前輩一比，那眞如螢火之對皓月，差得太遠了。」

南仙聽了很高與，笑道：「來，到我谷中去喝幾杯，談談詩詞歌賦——我自從二十年前回到南方，至今還沒有遇上一位可交談的人，難得你談吐不俗，咱們喝酒去！」

說畢，轉身領路行去。

林歌沒想到和他酸了幾句後，竟使他態度大變，心中自是欣悅當即隨後跟去。

他剛才絞盡腦汁也走不出蜘蛛陣，這時在南仙的引導下，不消片刻便已來到地瓶谷的洞口，眞所謂「知機眞神乎，會趣明道矣」了。

通過長長的洞道，由白將軍開了洞門，林歌再度置身於地瓶谷中。

南仙領他走入木屋，大聲道：「鳳兒！鳳兒！」

「來啦！」

南紅鳳應聲而出，一見林歌和父親在一起，大感意外，又驚又喜道：「爹……他……他怎麼又來了？」

南仙笑道：「是爲父領他入谷的，妳快去準備酒食，爲父要同他喝酒！」·

南紅鳳不知父親爲甚麼對林歌友善起來，但這總是一件好事，當下喜孜孜的應了一聲，立刻跑入廚房裏去了。

不多久，酒菜上桌，南仙招呼林歌坐下，兩人就開始喝酒暢談起來。

南仙笑道：「林歌，不瞞你說，我對中原文物可是景仰得很，年青的時候，曾在杭州讀書，原想考個一官半職，誰知去應試時，官家知我非中原人，竟不讓我投考，把我氣得半死呢！」

林歌笑道：「我也讀了幾年書，可是我在讀書的時候，從未想到要做官，我讀書的目的只想充實自己，求知而已。」

他淡淡而言，卻似替南仙開了竅門，只見他神色一呆，痴痴的想了一會，猛可一拍膝蓋道：「對！對！讀書的目的在於求知而非求取功名！這個道理怎麼我一直沒想到呢？」

林歌微微一笑道：「南前輩太聰明，

有時不免反爲聰明所誤。」

南仙輕嘆一聲道：「正是，我是擺夷族的人，由於從小愛讀書，不免想到我要是能考個一官半職，便可成爲我們擺夷族第一個做官的人，認爲這是非常光榮的一件事呢！」

林歌問道：「後來你是怎樣棄文從武的？」

南仙道：「我在杭州住了幾年，打算另求發展，誰知處處碰壁，大家一聽說我是夷人，總是對我投以異樣的眼光，有幾次還上了當，帶到中原去的五十斤黃金統統被騙光了。」

林歌道：「這眞不幸。」

南仙道：「我一氣之下，便束裝南返，在路上救了一位病重的老和尚，那老和尚便贈我一部秘籍，我回到南方潛心苦練，終於練成了一身武功，成爲南方第一高手。」

林歌道：「後來呢？」

南仙道：「後來邂逅鳳兒的母親，她名叫鐵山蘭，長得很漂亮，我不知道她是老土司的女兒，就和她結爲夫婦，誰知她嫁給我是有目的的，有一天，她趁我不在時偷走了我那本秘籍，跑回家裏去了。」

林歌訝然道：「她偷那秘籍幹麼？」

南仙道：「那是她父親老土司授意的，老土司知道我有那麼一部秘籍，想學秘籍上的功夫，便教唆女兒來嫁給我，第二年生下鳳兒時，她才找到我藏放秘籍之處，竟不顧親生女兒，竊取秘籍跑回野人山去了。」

林歌道：「後來呢？」

南仙道：「爲了養育女兒，我只好來到這地瓶谷居住，一住就是十多年。」

林歌道：「你沒有去找老土司要回那部秘籍？」

南仙道：「沒有，一來要照顧女兒，二來野人山險惡無比，孤身一人絕對去不得。」

林歌道：「老土司有沒有練成秘籍上的武功？」

南仙道：「我多方面打聽，得知他雖然練了，却沒有多大成就，原因是他悟性不高，不能領悟秘籍奧秘。」

林歌道：「那部秘籍是屬於哪一門派的？」

南仙道：「那是達摩禪師所著的『達摩眞經補述』，裏面所記載的武功，較之少林七十二藝更爲高明，那老和尚原是少林寺藏經閣的僧人，他無意中發現這部秘籍，一時起了貪心，更帶着它離開少林寺，可惜在潛練秘籍上的一門內功時，不愼走火入魔，終於病倒路上，我延醫爲他治療，可惜救不了他，他便在臨終前贈送我秘籍，希望我練成之後，將秘籍帶去還給少林寺。」

林歌點點頭道：「我雖未見過那本秘籍，但稱爲『達摩眞經補述』，想必上面所載武學定然高於少林寺的各種武功之上——你如得回秘籍，是否願意遵照老和尚的遺囑送回少林寺？」

南仙道：「我是有這打算，可是要從老土司手中搶回秘籍，只怕十分困難。」

林歌道：「我若能不死，有機會當助你一臂之力，現在請你告訴我，那『武林一條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南仙搖頭道：「我不知道，自從我帶女兒來到這地瓶谷後，一向深居簡出，從不過問外面的是非。」

林歌道：「那麼，你說西方一百多里以外的山洞……」

南仙道：「那不是騙你的，去年有一天，我入山採藥，走到那峯下時，發現有幾個武林人物圍坐在洞口聚談，我在遠處窺視了一會，看見他們走入山洞去，久久不見出來，我因不愛管閒事，也就離開那地方，那天你一再問起『武林一條街』，我想那些人說不定是『武林一條街』的人，所以要你去看看。」

林歌道：「這麼說，那些人可能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不過，我想『武林一條街』不可能坐落在該處，那地方距離大理太遠，絕無可能在一夜之間往返的。」

當下，便將賈彎刀和自己「夢遊」武林一條街的情形再次詳細說明。

南仙沉思道：「以你所說的情況看來，『武林一條街』應在大理附近，可是大理附近好像不可能設有那麼一個地方而不被人知……」

林歌道：「依你看，老土司和『武林一條街』是否有關？」

南仙道：「老土司擅長蠱毒迷藥之術，他們在客棧睡覺被帶去『武林一條街』，自是中了某種迷藥之故，但老土司不識之無，我不相信他能够精心設計出這樣一個神秘的地方。」

林歌點點頭，與他喝了一杯酒，嘆道：「這件事實在怪異難解，是我經歷過的最爲不可思議之事，我眞的不知道該怎麼去尋找了。」

南仙道：「目前你最重要的是如何應付老土司，他的蠱術異常厲害，如果他知道你此刻和我在此喝酒，他只要唸起咒語，你非立刻死亡不可。」

林歌嗒然道：「你知不知道有誰能解我腹中之蠱？」

南仙搖頭道：「在南荒一帶，會蠱術的人固然還有，但以老土司最爲高明，別人是無法解去他所施放的蠱的！」

林歌苦笑道：「這麼說來，我豈非死定了？」

南仙冷笑一聲道：「這也不見得，我答應帮助你就是了。他既然在你腹中下了蠱，必然捨不得立刻殺死你，而會繼續威脅你替他辦事，等下我假裝被你制服，你帶我出谷，等他出現時，冷不防一劍砍下他的腦袋，或者由我出手亦可，只要把他殺了，你即可無事。」

林歌喜道：「好，我在此先謝了。」

南仙笑道：「不要客氣，這是我自願的，你是我第一個產生好感的中原人——對了，我女兒好像很鍾意你，那天你說你是有婦之夫，這話可眞？」

林歌點頭道：「是眞的。」

南仙道：「那也不妨，我女兒一直希望嫁個漢家郎，如你喜歡，娶她回去做妾便是了。」

林歌一驚道：「這可使不得！」

南仙道：「爲甚麼？」

林歌道：「因爲……因爲這對令嫒太不公平，而且……而且我家裏那個女人也

不會答應，我若帶一個姑娘回去，她不殺了我才怪呢！」

南仙哈哈笑道：「好吧，此事以後再說，現在咱們來談談詩詞歌賦，論語陽貨篇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你認為如何？」

林歌暗暗着急，只好點頭道：「我認為說的很對啊！」

南仙說道：「中國最古老的詩應是詩經，古時稱之為詩三百，至於經這個名詞，似乎起於戰國末年，禮記有經解一篇，所稱述的是詩、書、樂、易、禮、春秋六種……」

林歌雖然讀了一些古詩，却沒深入研究，這時聽他大談詩之起源，不禁暗暗叫苦，只好聽一句點一個頭，並不斷的稱讚他博學才高等等，最後實在應付不了，便說道：「南前輩，那老土司必知我已進入地瓶谷，我若是在此停留太久，只怕他會起疑，咱們等解決了他之後，再來飲酒論詩如何？」

南仙點頭稱善，當下叫出女兒南紅鳳，將林歌的處境及計劃說給她知道，並教她如何配合行事。

× × ×

火，在蜘蛛陣外的一座樹林裏被點燃起來了。

不多久，大火巳將鋻個樹林吞噬，熊熊大火向上冲起，發出劈劈拍拍的聲響，濃烟直冲雲霄。

這是發給老土司的訊號，告訴他「南仙已死」，可以現身與林歌相見了。

南仙當然沒有死，不過他滿身血跡，狀似受了重傷，一動不動的躺在蜘蛛陣外的石地上。

林歌則仗劍坐在一旁。

他靜靜的注視着數十丈外正在焚燒的樹林，等着老土司的來臨；在這一刻，他的心情實是萬分緊張，因為這種「將計就計」能否騙過老土司，也毫無信心，因而他很担心萬一計策失敗，自己很可能斃於此地，而留給水蜜桃無窮的痛苦……

大火，在那片樹林中猛烈的燃燒着，巳經燃燒將近半個時辰之久了，老土司却還不見到來。

林歌一想起自巳腹中潛伏着一隻蠱，再想起老土司若巳來到近處，當他發現南仙躺在地下時，如果他真以為南仙巳死，認為不必和自己見面，立刻唸動咒語指揮蠱殺死自己……這樣一想，不禁心頭一陣顫慄！

就在這時，忽然一陣蚊鳴般的細語傳入他的耳中：「林歌，老土司到了，他在左前方十幾丈外那塊巨石後面！」

是南仙的傳音入密！

林歌心頭一震，向那塊巨石瞥了一眼，隨即大聲道：「老土司，你既然到了，何不現身相見，還躲在那石後幹麼！」

「哈哈哈！」

一聲大笑，從巨石後冲起一條人影，正是那怪模怪樣的老土司！

他縱上巨石站着，大笑說道：「林歌！你耳朵好靈！——那個姓南的畜生怎麼樣了？」

林歌站起，用劍一指脚邊的南仙道：「他就在這裏，你過來看看吧。」

老土司却很機警，不肯過來，笑問：「他死了沒有？」

林歌道：「沒有，不過也差不多。」

老土司道：「你是怎麼傷他的？」

林歌道：「就照你所說的方法去接近他，然後出其不意給了他一劍。」

老土司道：「你為何不把他的腦袋砍下來？」

林歌道：「他中了我一劍後，一直昏迷未醒，我想把活的交給你也許更好，所以沒有砍下他的腦袋。」

老土司哈哈笑道：「我不要活的，只要他死了，我即心滿意足，現在你就替我把他的腦袋砍下來吧！」

林歌急道：「你不過來看看麼？」

老土司道：「我站在這上面看得很清楚，你動手就是啦！」

林歌笑道：「你好像很怕這個南仙，是嗎？」

老土司詭笑一下道：「少廢話，你要命的話，立刻砍下他的腦袋，否則我一唸動咒語，大羅天仙也救不了你了！」

林歌原以為他會趨前探視，那時便可出其不意一劍殺了他，這時見他不肯上當，反逼自己立刻殺死南仙，頓感無計可施，大為焦急。

臨此局面，他若想保住性命，只有當真砍下南仙的腦袋，但他會這樣做麼？

這個念頭，林歌想都沒有想過，他呆了半晌，才又開口說道：「老土司，我認為這個南仙如果該殺，應由你親自下手才對。」

老土司道：「為什麼？」

林歌道：「因為我與他毫無過節，而你與他却有怨恨。」

老土司笑道：「不，我現在命令你砍下他的腦袋，你快動手吧！」

林歌聳聳肩道：「我覺得，他畢竟是你的女婿，無論如何——」

老土司突然截口喝道：「住口！我叫你動手你就動，那來這許多廢話！」

林歌道：「那麼我問你：你要不要你的外孫女兒？」

老土司冷笑道：「要便怎樣？不要便怎樣？」

林歌說道：「要的話，你就不能殺他父親，你殺了她的父親，她會恨你一輩子的。」

老土司怒道：「我管不了這許多，你立刻給我下手，否則便表示——」

一語未了，南紅鳳忽從陣中飛出，一聲嬌叱，振劍便向林歌刺去！

林歌脚下一滑，閃開數尺。

南紅鳳搶步疾上，長劍連揮，一路迫上，同時開口駡道：「你這個卑鄙下流的東西！我爹對你不錯，你為什麼傷他？我跟你拚啦！」

林歌舉劍招架，一面大聲道：「老土司，你快來，這丫頭的劍法詭奇難當，我不是她的對手……」

說到這裏，佯裝招架困難，節節後退——退向老土司那邊。

老土司忽然哈哈大笑道：「林歌，你別作戲了，那畜生根本沒被你殺傷，我早就看出你們在搗鬼——好啦！現在我要唸

咒語了！」

南紅鳳一聽大驚失色，連忙撤劍急道：「不！你不能殺他！」

老土司大笑道：「鳳兒，他不是好人，你爹也不是好人，他們死了後，你可以跟我回去，妳娘一直惦記着妳呢！」

南紅鳳道：「不！你若殺了他，我永遠不認你做外公！」

老土司聽了神色一沉，哈哈大笑道：「不認就不認，我還稀罕麼！」

說畢，便要唸起咒語。

林歌自分必死，心中暗嘆道：「水蜜桃啊！妳當家的今天要離開妳了，望妳珍重！」

他希望在臨死之前殺了老土司，故在心中與愛妻告別之後，隨即大喝一聲，騰身疾起，似一道閃電向老土司猛撲過去。

不料就在此時，忽見老土司「啊！」的一聲，身形搖幌了一下，便從巨石上一頭栽了下來。

接着，但見人影一閃，一條人影如鷹掠至，一掌切中老土司的後腦啞穴！

好快的動作，只一瞬之間，來人巳坐在老土司的背上，哈哈大笑道：「林歌，我來得正是時候吧？」

他，竟是朱五絕！

林歌做夢也沒想到他會趕來蠻荒，大感意外道：「五絕，我不是在做夢吧！」

朱五絕嘻嘻笑道：「啊哈！聽了你這句說話，足見你吃了不少苦頭……」

林歌又驚又喜，上前問道：「你是怎樣來的？」

朱五絕一拍大腿道：「跑路來的！」

林歌笑道：「我是問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朱五絕笑道：「還不是你那母老虎迫的！她說她和凌波仙子保護及人善堂足足有餘，要我趕來助你一臂之力，如此這般，我就趕來了。」

林歌急忙問道：「及人善堂沒再出事吧？」

朱五絕道：「沒事，沒事，所有的財寶巳被人搶走，及人善堂再沒有甚麼足以引誘人的了。」

林歌大喜道：「好極了，你又怎麼找到這個地方來的？」

朱五絕道：「我找到那家客棧，那位伍掌櫃告訴我你可能到點蒼山來了，我丟下包袱立刻跑來，剛才趕到這裏，剛好見你受制於這個老蠻子。」

語至此，表情轉為嚴肅，問道：「聽你和這老蠻子的說話，好像中了他施放的蠱？」

林歌嘆道：「正是，要不是你這時趕到，我這條命就沒有了。」

這時，南仙和南紅鳳巳一齊走了過來，林歌便為他們雙方介紹，並大略將事情說了一遍。

朱五絕低頭看看老土司，道：「這老蠻子即是搞那『武林一條街』甚麼的傢伙麼？」

林歌搖頭道：「不是，他是這裏的老土司，與這位南谷主有一段恩怨……」

當下，又將他們的關係說明。

朱五絕說道：「那麼你找到『武林一條街』沒有？」

林歌道：「沒有，不過我來到大理的第一天晚上就去過『武林第一街』……」再將當晚的情形說了一番。

朱五絕聽了驚訝不已，道：「這麼說，你來這麼多天，竟是毫無收獲了？」

林歌道：「正是！」

朱五絕駡道：「他奶奶的！那個勞什子的『武林第一街』居然如此詭秘，我朱五絕倒要領教領教，看他們能不能把我也弄去！我……嘿嘿，我朱五絕應該也可值得幾萬兩銀子吧？」

林歌正色道：「不要大放厥詞，這『武林一條街』實在不簡單。」

朱五絕看了南仙一眼，道：「這位南谷主既是南方武林高人，對『武林一條街』難道毫無所悉？」

南仙淡然道：「我與南方武林人物從無來往，有關『武林一條街』的一切，我確無所知。」

朱五絕「唔」了一聲，用手摸着老土司的頭，笑道：「如今怎麼來處置這老蠻子？」

林歌道：「我中了他的蠱術，要是他願意替我解蠱，倒可饒他一命。」

朱五絕道：「蠱是非常可怕的東西，他只要一唸咒語，你便死定，所以我點了他的啞穴，叫他開不了口。」

說到此處，一把揪起老土司的腦袋，喝問道：「老土司，你願不願意為我的朋友解蠱，願意的話，就眨眨眼皮，不願意的話，老子挖下你的眼珠子，割下你的舌頭，叫你慢慢的死！」

老土司連連眨眼，表示願意。

朱五絕便先解開他的啞穴，又喝道：「那麼你現在就解，若敢要花樣——」

不料剛說到這裏，林歌忽然狂叫一聲，身子一下跳出數尺高，繼之砰然摔倒在地，登時昏死過去！

朱五絕大吃一驚，正待一掌劈下，一旁的南紅鳳忽然驚叫一聲道：「出來了！出來了！」

一條全身光滑，狀似毛蟲的猙獰的怪物，從林歌的口中蠕蠕爬出，怪的是爬出口腔時，本有三寸長的體積，突然一下縮小成一寸左右，繼而三人只覺眼前紅光一閃，定睛再看時，那條怪物巳然不見了！

南紅鳳嚇得花容失色倒退了好幾步。

南仙道：「蠱巳解了。」

朱五絕這時才轉怒為喜，起身一把抓住老土司的腰部，喝道：「去休！」老土司便似草包被扔出七、八丈外。

他剛才以一顆鵝卵石擊中老土司的軟痲穴，這時順手一扔，巳解了老土司的穴道，因此老土司被扔出之後，手脚立刻能夠活動自如，只見他空中一個翻身，輕巧的落地，沒有摔倒。

朱五絕一怔，接着啞笑道：「哼，敢情你的身手不錯呀！」

老土司恨恨的瞪了他一眼道：「你報上名來！」

朱五絕笑道：「姓朱，名五絕，你要報仇的話，隨時奉陪！」

老土司道：「好，後會有期！」

語畢，飛身一撲，竄入另一片樹林去了。

（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

浪子白如龍

曹若冰・著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那個冒充費小琪的青年，晚上在村外林邊散悶，突然傳來一個聲音，他一聽，便知是他主人派來的，這個聞聲不見人的神秘客，對費小琪作了一番指示，然後人離聲杳。這時，安秀鳳找尋到來，於是假的費小琪便遵照指示改變初來時表現的態度，因而獲得安秀鳳的青睞，芳心大開，且願以終身相期許。假的費小琪喜出望外，兩人立即往見安逢時，並徵得安逢時的同意，允以女兒下嫁。隨後，安逢時命安秀鳳將費小琪父親費慕天的遺物——一口小鐵箱取來，交還假的費小琪，就在這時，猴子孫突然而至，一見到這口箱子，不禁一怔……

一撮毛設局　黑寡婦中計

「少爺，恐怕不只是這一樣吧？」猴子孫雙目盯視在小琪的臉上，咧嘴笑着。

小琪臉上一紅，笑了笑沒說話。

「哈！」猴子孫雙手一拍巴掌說：「行了！這回可有喜酒喝了。」冲着小琪與小鳳一拱手：「少爺，姑娘，猴子孫叔這裏向你倆先道喜了。」

一句話剎時紅了兩張臉，小琪顯得有點不自在，小鳳的眉梢眼角却都能看見羞喜意。

「大爺，訂了日子沒有？」猴子孫轉望着安大爺。

「還沒有。」安大爺含笑搖頭：「反正事情已經定了，急什麼？」

「您是不急。」猴子孫看了小琪跟小鳳一眼，咧嘴笑笑。

安大爺也笑了。他沉默了一下說：「不管怎麼說，這在咱們這一夥人當中是件大事，我得先給老三他們捎個信兒，等他們都到齊了之後才辦。」

猴子孫微微皺了皺眉頭：「五爺、七爺、八姑娘三位都很好送信兒，只有三爺，您知道他準在那兒？還有四爺，多少年了，一直沒個音信……」

「三爺出不了大河南北，派個人找找他就行了。至於四爺……」安大爺沉吟了一下：「只有盡力找找看了，實在找不到，也就無可奈何了。」

「這找人的差事，您看是我去還是痲子去？」

安大爺想了想還沒說話，猴子孫接着又開了口：「我看還是讓痲子去的好，家裏的事兒留給我，辦這種事兒我可比痲子行。」

「那就讓痲子去吧。」安大爺含笑地點點頭。

「我這就先給二爺送信兒去，然後趕回去叫痲子收拾收拾，明兒個一早就攆他上路。」話一說完，人便像一陣風般地捲了出去。

「時候不早了，你們倆都回房去休息吧。」安大爺含笑地抬了抬手。

「那麼您也請早點兒休息吧。」小琪說着跟安秀鳳雙雙站起來，併肩兒出了書房。

經過這麼一打岔，安大爺跟小鳳爺兒倆也忘了要小琪打開那小鐵箱子，看看裏頭裝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安大爺望着一雙小兒女的親密背影，自語喃喃地說：「六弟，我總算對得起你了。」

×　×　×

「小鳳，到我房裏坐坐去。」小琪捧着那小鐵箱子往前走，有點心神不屬的樣子。

「幹嗎？」安秀鳳瞟了他一眼，嬌柔無限。

名份既定，一下子兩人就好像近了許多。這本來也是，也是人之常情；從這一刻起，這一輩子，她就是他的了，他也是她的了。怎麼會不近？

「不幹什麼。」小琪搖搖頭：「只想跟妳聊聊。」

安秀鳳沒再問，默默地跟他併肩兒走着。

進了房，小琪點上了燈；燈光下的安秀鳳更顯得嬌美動人。可是小琪沒有看她，一雙目光却盯視在桌上的那隻小鐵箱子上。

安秀鳳並沒有在意什麼，事實上她也絕想不到。她眨動了一下大眼睛：「打開來看看吧。」

「我不想看，甚至根本不想要它。」小琪搖搖頭。

「你的心意我明白，只要有這個心，也就够了。六叔留給你的東西，讓我爹等你長大之後交給你，你怎麼能不要？」

「這隻小箱子，不該是屬於我的。」他這是心裏的實話，可惜安秀鳳却無法體會。

「傻話。」安秀鳳白了他一眼：「六叔留給你的，不該是屬於你的又該是屬於誰的？」

小琪沒說話，沉默了半晌，他目光忽然一凝：「小鳳，我問妳句話……」

「什麼？」

「我要妳跟我走，走得遠遠的，妳肯麼？」

「你怎麼問這？……爹不是說了麼，是留是走，將來隨咱們。」

「我不是說將來，我是說現在。」

「現在？」

「嗯！今兒晚上。」

「你想今兒晚上就走？為什麼？」安秀鳳睜大了眼睛詫異地望着他。

「我不喜歡熱鬧，也不願見二大爺他們，這是咱們倆的事，何如不驚動任何一位。」

「小琪，猴子孫叔已經給二叔送信去了，明兒一早痲子汪叔就要出門去……」

「小鳳，妳知道我為什麼不願意見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中總有一個是害我爹的人，我不願意跟他面對面，不願意讓他也喝咱們這杯喜酒；更不願意讓他有機會另施陰謀給咱們添痲煩。」

安秀鳳沉默了一下：「你說的也對，只是剛才你為什麼不說？」

小琪苦笑笑說：「大爺跟猴子孫叔都在興頭上，我要這麼一說，豈不掃他兩位的興。」

安秀鳳又沉默了一下，忽然站起身來說：「遲不走，早不走，現在就說走，好，我去告訴爹一聲。」

「別！小鳳。」小琪伸手一攔。

「怎麼？」安秀鳳雙目凝注：「連爹都不要告訴一聲？」

「最好是這樣。」小琪點點頭：「免得難分難捨心裏難受，不如給他老人家留封信。」

「小琪！」安秀鳳遲疑地：「這樣不大好吧。」

「這有什麼不好的？咱們倆又不是私奔。」

安秀鳳沉吟地：「讓我想想。」

她緩緩坐了下去，兩眼前視，一眨一眨，臉上也看不出一點表情。

小琪靜靜地坐着沒說話，沒打擾她。

一刻鐘的時間之後，她突然一點頭說：「這樣也好，過些時候再回來看爹也是一樣。世人都免不了生離死別；何況我已經是你的人了，總有一天要離開安家屯的。你等我，我去換身衣裳，收拾收拾。」

「慢點兒，小鳳。」小琪突又伸手攔住她。

「怎麼了？改變主意了？」

「不！」小琪微一搖頭：「我要再問妳一句，妳為什麼願意伴我一輩子？為什麼願意現在就跟我走？」

「很簡單。前者因為你是小琪，後者因為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妳所以這麼對我，是因為我是小琪，是不是？」

「當然了。」

「我如果不是小琪，妳會不會這樣對我？」

這話問得有點怪，但是安秀鳳並沒在意。「要是你不是小琪，咱們也就不會認識了，是不是？」

「妳的意思是說，要是我不是小琪，妳就不會這樣對我了，對不對？」

「你這是什麼意思？怎麼突然問起這個？……」安秀鳳詫異地看着他。

「沒別的。」小琪笑笑說：「我只是想知道一下，童年時代的感情在人生中究竟佔有多大的份量？」

「童年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之中的份量相當重，但那只是童稚的感情而不是兒女的情愛。十一二歲的小孩子，能懂得什麼叫情？什麼叫愛？」

「那麼妳這樣對小琪，難道不是基於童稚時的感情？」

「不是。」安秀鳳搖頭說：「童稚時我只知道誰跟我最要好，那不是兒女情愛，也不能決定一生歸宿。我對你的情愛應該是發生在一年多前；那時候我什麼都懂了。雖然你不在我眼前，可是你的影子一直在我的心坎上；我常在想你長大後的樣子。」

「妳看我像不像十年前的小琪？」

「說實在話，我在你臉上找不出你十年前的樣子。當然，十年的變化是很大的；滄海都可能變成桑田，何況一個人？」

安秀鳳瞟了他一眼說：「要不是因爲你下巴上的疤，要不是因爲你回到了安家屯來，我絕不敢認你，也絕不相信你就是十年前的小琪。」

「這麼說，妳之所以對我產生情愫，大部份還是由於童稚時的感情了？」

「不！」安秀鳳微一搖頭：「那是因爲安家屯地處偏僻，外人少至，我看見的人少，接觸的人少；要是我經常到外面走動，接觸的人多，認識的人多，我不敢說我的心還會放在你身上。」

「要是我沒回來，或者是我回不來了呢？」

「我不會說好聽的，也不願意自欺欺人，儘管我對你生了情，可是你要是一直不回來，日子一久，這種情愫是會日久淡薄的，將來我照樣會嫁。」

「這麼說，妳並不是感情起自童稚時，獨對小琪了？」

「不！現在是了。」安秀鳳嫵媚地一笑：「小的時候，我跟你最要好，長大後我對你生了情，現在你回來了，我又跟你在一起，並且兩心相許，名份已是，我的心一直放在你身上，以前沒有絲毫改變過，今後也永遠不可能有所改變。」

「那妳這輩子是跟定小琪了？」小琪目光凝注。

「當然，今生今世，我不會再有他想了。」

小琪深深瞟了安秀鳳一眼，內心十分感動地：「謝謝妳，小鳳。」

「該說謝的是我，我對你的這份感情算不了什麼，因爲如果我接觸廣，認識的人多，我隨時都可能會變。而你，在外頭這麼多年，接觸很廣，認識的人也一定很多；世上不乏好姑娘，十年後的今天，你居然爲我又回來安家屯，這才可貴、難得，這也是我爲什麼這麼快下決心跟你一輩子的原因。」

小琪又深深一眼，感動地伸手握了握安秀鳳的手：「時候不早了，快去換衣裳吧。」

安秀鳳柔順地站了起來，邁步走了出去。

小琪望着安秀鳳那窈窕的背影，消失在門外夜色裏，他臉上浮起一種奇怪的表情。

他的目光緩緩轉動，落在桌上那個小鐵箱子上。

他吸口氣，站起身子走過去，伸手一扭；「卡察」一聲，硬生生地扭斷了小鐵箱子的銅鎖。

突然，他有所警覺地臉色一變，飛快地俯身把小鐵箱子塞進了床下。

「恭喜你啊！」窗外響起了一個帶笑的話聲。

「謝謝您，屬下不敢當。」小琪聞聲知人，欠欠身。

「該到手的都到手了，是不？」

「安逢時已經答應把女兒安秀鳳嫁給我了。」

「費慕天留下的那口小鐵箱子呢？」

「他還沒有交給屬下，依屬下看，恐怕要等到成親之後了。」

「哦！是眞的麼？」

「屬下不敢說謊。」

「哼！你打算背叛主人，是不是？」

「屬下不敢，屬下天胆也不敢。」

「你不要在我面前耍這一套，我雖然不能時刻寸步不離的跟着你，但你的一舉一動絕瞞不了我。安逢時既巳把他的女兒給了你，就絕不會不把那個小鐵箱子交給你；再說那安秀鳳正在她房裏收拾東西，這分明是你假戲眞做動了眞情，想人物兩得，拐帶私逃。對麼？」

「寃枉！這實在是天大的寃枉啊。安秀鳳收拾東西，她只是要陪我出去玩兩天而已，至於那個小鐵箱子，安逢時確實還沒有交給我；您若是不信，儘可以進來搜搜看……」

「你是欺我不能現身露面，是不？」

「屬下不敢，您明鑒。」

窗外那人沒立刻說話，沉默了一陣才又冷聲說：「就算你不敢吧，現在我要警告你；在沒跟安秀鳳成親之前，不許你離開安家屯一步。一旦成了親，我也不許你在安家屯多待一刻；那時候，那個小鐵箱子你要原封不動地交給我。你要是敢稍有違犯，哼！哼！」

兩聲冷哼之後，不再聞聲，顯然，那人巳經走了。

小琪的眉宇間倏然騰起一股冷肅煞氣，可是那股冷肅煞氣只如曇花一現，旋即斂去；他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頹然坐了下去。

安秀鳳推門走了進來；她換了一身淺藍布褂褲，外面還罩了一件披風，頭上黑絲巾包着秀髮，手裏提着個青布小包袱。

「收拾好了？」小琪含笑站起身來，那笑是强笑。

「只帶了幾件衣服。」安秀鳳含笑微點了點頭，笑得也有點勉强。

她走過來坐在床沿上，把小包袱往床上一放，一雙手玩着衣角，沒再說話。

女孩子就是這樣；她明知道要走，却仍非等小琪開口不可。

小琪看着她好一會，遲疑地輕叫：「小鳳……」

「走吧。」安秀鳳伸手提起小包袱，强笑地站起。

「不，小鳳。」小琪話聲有點艱澀：「我改變了主意，不想走了。」

「你改變主意不想走了？爲什麼？」

安秀鳳愕然一怔，詫異地望着他。

「想想孩提在家的時候，身受大爺養育之恩，離家十年又讓大爺掛了十年心，我何忍再讓大爺傷心難受？」

「謝謝你，小琪。」安秀鳳吁了口氣輕輕說，臉上的神色難掩心裏的喜悅。

小琪突然笑了。但笑得仍然有點勉强：「幸虧我沒說那聲走。」

「小琪，我都收拾好了，你要是說聲走，我會毫不猶豫跟你走。」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不該說，時候不早了，妳回房歇着去吧。」

「小琪，你不怕碰見二叔他們了嗎？」安秀鳳不但沒走，反而又坐了下去，眨動着明眸問。

「不怕了。」小琪搖搖頭說：「我想過了，害我爹的人只有一個，我不能因爲他一個人而不見別的疼我愛我，關心我的長輩們。」

「小琪，」安秀鳳深深看了他一眼，突然說：「你今兒個好怪，好像有什麼心事？」

「心事？」小琪心裏跳了跳，連忙一定神：「誰說的，我自己怎麼不覺得？」

「是不是因爲想走沒走成？」安秀鳳雙目深注。

「別瞎猜了。」小琪笑了，笑得稍微爽朗了些：「是我自己改變了心意，又沒誰攔阻我，妳回房去歇息吧。」

「你爲什麼一直攆我走？」安秀鳳滿心奇怪迷惑的望着他。

「小鳳，妳是怎麼了？」小琪皺着眉頭說：「我怎麼會攆妳走，我心裏巴不得妳永遠待在這兒陪着我，可是在沒成親之前，妳能嗎？」

安秀鳳臉兒一紅，忽然站起身子：「我可不願這麼待在這兒看你愁眉苦臉，悶悶不樂的樣子。我回房歇息去了，你也早點睡吧。」她提着小包袱擰身出房走去。

× × ×

佟二爺一隻手扣着扣子，一隻手敲了費玉琪的房門。

「誰呀？」

「是我，開門。」

「哦！您等等。」

房內亮起了燈，門開了。

「這麼晚了，您有什麼事兒麼？」費玉琪披着衣裳，睡眼惺忪。

「進去再說。」佟二爺邁步進了房，坐下，臉色凝重地說：「你看怎麼辦？猴子孫剛才送信來，『無影金錢』巳經把小鳳許給那小子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費玉琪心神一震，刹那睡意全消。

「就是今兒晚上的事，痲子汪明兒天一亮就上路，分別給大夥兒送信去。」

費玉琪突然笑了。「這是喜事，從今後親上加親……」

佟二爺兩眼一瞪：「小子，你還笑得出來，還不明白麼？那小子馬上就要毀了小鳳。」

「我明白。二大爺，我又不是小孩子，這件事事態有多嚴重，我怎麼不明白，只是，急沒有用。」

「廢話！這種事我怎麼能不急；眼看小鳳就要毀在那小子的手裏，那個小鐵箱子，八成兒『無影金錢』也給了他。那可是你爹留給你的東西，現在可好，却讓個冒牌貨拿了去，我心裏急得跟個熱鍋上的螞蟻似的……」

「這也怪不得大爺，他並不知道另有一個小琪住在您店裏。」

「現在不是怪誰不怪誰的時候了。小子！你該明白，事情巳到了燃眉，不容再稍遲疑，遲一步後果便不堪設想。猴子孫一走我就來找你，你得趕快拿個主意。」

費玉琪沉吟了一下：「依您呢？」

「依我，這就上安家大院，當面揭穿他去。」

「您操之過急。」費玉琪平靜地搖搖頭。

「我操之過急？」佟二爺眼睛一瞪：「小子，這是什麼事兒，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痲子汪叔明兒天一亮上路去給三叔、五叔跟八姑他們幾個送信去是不是？」

「是啊，是啊！這是猴子孫剛才告訴我的。」

「足見大爺對這件事很愼重，要等三叔他們幾位到齊了之後才會辦事，你急的什麼？」

佟二爺怔了怔，苦笑地說：「這眞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命！」

「二大爺，話不是這麼說。」

「那你說該怎麼說？這是什麼事兒，到了什麼節骨眼兒了；小鳳認定了他是小琪，如今名份定了，兩個人之間難免就會隨便點兒。萬一那小子碰她一下，挨她一下，小子！將來叫小鳳怎麼做人？」

「您過慮了，二大爺。」費玉琪笑笑說：「小鳳非常聰明，她或許不拘小節，但大處不會不謹愼。尤其她知書達禮，在沒成親之前，她不會過於隨便的。」

「急驚風遇着你這個慢郎中，跟你說話眞能把人氣死。」佟二爺氣得直跺脚。

「您先別動氣，且冷靜的想一想，今兒白天小鳳對他是個什麼樣兒，這您是親眼看見的。」

「對啊！」佟二爺怔了怔：「我怎麼沒想起這個來，看樣子小鳳挺討厭他的，怎麼半天工夫『無影金錢』就把她許給了他？……」

「照這情形看來，大爺願意，小鳳可未必願意，大爺顧念着長一輩的交情，小鳳斷不會拿自己的終身當賭注。」

佟二爺眉峯深皺，沉吟地：「小子，這件事有點兒怪，你爹當年被害，十年前你小子掉下懸崖；『無影金錢』一直担着最大的嫌疑，他怎麼會……」

「二大爺，這有兩種可能。」

「那兩種可能？」

「第一，大爺胸中坦然問心無愧。第二，他可能是暫時受了那小琪的要挾。」

「要挾？」

「大爺心中有鬼，他要不答應這門親事，那位小琪就會把他的罪跡抖露出來，公諸於世。」

佟二爺一聲冷笑說：「小子，你該知道，『無影金錢』可不是那麼容易受人要挾的人。」

「所以我說可能是暫時受了那位小琪的要挾。」

「依你看是前者還是後者？」佟二爺目光凝注。

「這我不敢說。」費玉琪搖搖頭說：「不過，不管是前者抑或是後者，我有把握說這全是出於大爺一個人的意思。」

「小子，要是後者，你可得防着那小子施用什麼卑鄙手段。」

費玉琪淡然一笑：「要是後者，大爺是個成名多年的老江湖了，有些事情他不會想不到的。」

「看起來，事情像是全然不關你的事兒。」

「二大爺，」費玉琪神色一正：「小鳳對我好，當年她最衞護我，我不是個沒良心的人，要不是爲了她，我早就直闖安家大院了。」

「你這一提，我倒要問問你了。你爹被害，你自己掉下懸崖，幾乎丟了小命，這兩件事你究竟打算怎麼辦？」

「爲小鳳，對我自己的事我可以不計較，但絕不會因爲小鳳把我爹被害的事情置諸腦後。只是現在已經有人在替我辦這件事了，我又何不落個清閑且作旁觀。」

「你以爲從那小子身上可以看得出什麼來？」

「這是必然的。二大爺，只看那位小琪跟小鳳是否能順利成親，這件事便可看出個八九分了。」

「萬一那小子棋高一着呢？」

「我的棋下得不會比他差，而且我人在安家屯，離安家大院不過咫尺間。」

佟二爺搖搖頭：「看來我是白跑一趟了，早知道你成竹在胸，智珠在握，我應該蒙頭睡我的大覺。」

「二大爺，」費玉琪含笑說：「您這一趟並沒白跑，有您送來這個信兒，我才決定該走那一步棋。」

「好吧！你歇着吧，天亮前還够你睡一覺的。」佟二爺站起來開門走了出去。

費玉琪沒留他，也沒說話。

× × ×

佟二爺踏着夜色往自己房裏走，外面街上忽然傳來一陣由遠而近的馬蹄聲。

這陣馬蹄聲不徐不疾，很均勻，夜靜時分，聽來也特別響亮，清晰。

佟二爺心想：這麼晚了，這是誰？…

他正心想間，那馬蹄聲居然在他「佟記老棧」門外停了下來，而且還拍了門。

不管是住店的還是有別的事兒的，他這個店主東總不能不理不去看了。

佟二爺剛快步趕到前頭店堂裏時，睡在櫃枱上的夥計已然開了門，把客人請了進來。

來客是位女客。

她，穿着一身黑衣，渾身上下全是黑的，看上去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

她臉兒生得很美，身材剛健婀娜，十分美好；只要看她一眼，就會忍不住想看她第二眼，第三眼……只是，她眉宇間流露着的那股子冷肅之氣，跟她那一雙太亮的美目，還有她肩後露出的那截劍把子；却又令人望而生畏，不敢多看她一眼。

她手裏提着一具長長的革囊，進門把革囊往櫃枱上一放，開了口：「請問，這兒是安家屯麼？」

道地的一口京片子，人長得美，話聲也甜美得醉人。

佟二爺是老江湖了，還能看不出來這位女客是什麼來路，馬上點頭說：「是的。姑娘，這兒就是安家屯。」

「眞不容易啊！終於找到了……」女客輕吁了口氣，忽地展顏一笑；好美好動人。「我的馬兒還在外頭，麻煩帮我牽到後頭去。」

夥計像沒聽見，直楞楞地望着女客。

佟二爺抬手一巴掌把夥計推了出去。

女客含笑地又開了口問：「掌櫃的在麼？」

「我就是，姑娘是要？……」

「哦！原來掌櫃的就在當面，麻煩給我一間清靜上房。」

「姑娘請跟我來。」佟二爺答應一聲，伸手便要去提櫃枱上的革囊。

「不敢勞動掌櫃的，我自己拿吧。」女客的手比他快了一步，一探手便把那長革囊擱在手裏。

佟二爺看了那長革囊一眼，任憑他是個十足的老江湖，也看不出那長革囊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掌櫃的，我向你打聽個人……」女客跟在佟二爺身後往後院裏走。

「姑娘打聽安家屯的那一個？」佟二爺心裏跳了跳。

「這個人不是貴寶地的人，是由外地來的，我聽說他往這兒來了，他要是到寶地來，算算日子應該到了好兩天了。」

「哦！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是個江湖人，姓白叫白如龍，使得一手好劍，外號江湖人稱『浪子』。」

「浪子」白如龍的大名，佟二爺是久仰了。

雖然，他自在安家屯落戶定居，從沒再在江湖上走動過，但是三爺「鐵拳」鐵埜每隔三兩年回來安家屯一趟，都給佟二爺帶來說不完的江湖事兒；去年鐵三爺帶來的大半是關於這位「浪子」白如龍的事跡。

「浪子」白如龍出道江湖只不過兩年不到的時間，可是名氣却比誰都大，大得賽過當年的「飛刀」費慕天。

據說白如龍的年紀雖然不大，但一身功夫，放眼江湖却沒幾個能勝過他的，尤其是劍術；白如龍的劍術，江湖第一，出手不但快，而且準，有隻蒼蠅打頭上飛過，他拔劍，出劍，歸鞘，蒼蠅劈成了兩半兒，沒人看見他是怎麼出手的。

江湖上人都知道「浪子」白如龍，可是眞正見過白如龍的人，找不出幾個來。因爲他不輕易顯露，即使顯露也不輕易報名。

見過白如龍的人，都說他長得很俊。沒有見過白如龍的人，更說他是個「萬人迷」。

論人長短的都是好事的，好事的人說話都喜歡加油添醋，誇大渲染。

佟二爺雖然久仰「浪子」白如龍的大名，可是他不能承認知道這個人。他搖搖頭：「江湖人我不熟，這個人我也沒聽說過，安家屯地處偏僻，不輕易有人到這兒來。」

「白如龍有着一副頎長的身材，模樣兒長得挺不錯，喜歡穿白衣，乾乾淨淨，體體面面的；像個讀書人，又像個公子哥兒。」

佟二爺心裏一跳，暗說：莫不成會是那冒牌小子……

「他騎的是匹黃驃馬，掌櫃的見過這個人麼？」

佟二爺心裏不由又是一跳，暗說：黃驃馬？這我可見過，只是這小子怎麼又變成了「浪子」白如龍了……

他心裏這麼暗想，可不敢貿然抖出費玉琪來；因爲他不知道眼前這位女客是何許人？是個什麼來意？

「我沒見過這麼個人，這安家屯也不只是我這一家客棧。」佟二爺又搖了搖頭說。

「掌櫃的意思我懂，等明兒再說吧，明兒我到別家打聽打聽去。」

佟二爺心裏又盤算上了：費玉琪隔壁有一個空房間。他本打算帶她到那一間去

的。但是現在他改變了主意，把女客帶進了二進後院。

安置好了女客，從二進後院出來了，他又奔向費玉琪的房間。剛到房門口，便聽見熄了燈的房裏傳出費玉琪的話聲：「是掌櫃的麼？」

「你耳朵倒挺靈的，是我，小子，快開門吧。」

房裏燈亮了，費玉琪開了門，佟二爺一步跨了進去，伸手拉着費玉琪到燈下；也不管費玉琪爲什麼還沒睡，一雙眼睛直盯着費玉琪。

「怎麼了？您這是……」費玉琪有點像丈二金剛，一臉詫異色。

佟二爺開了口：「你小子是不是『浪子』白如龍？」

費玉琪一怔：「我是『浪子』白如龍？誰說的？……」

「小子，你可要跟我說實話，有人找『浪子』白如龍，打聽到我頭上來了。」

「誰？」費玉琪目光一凝：「二大爺，誰找『浪子』白如龍？」

「你先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浪子』白如龍？」

「您看見了，我連柄劍都沒有。」

「我也看見了，你有匹黃驃馬。」

「我怎麼把牠給忘了！」費玉琪倏然一笑：「早知牠那麼顯眼，半路上該把牠賣了才對。」

「好小子，」佟二爺一巴掌拍上他的肩頭：「你瞞得我好苦，人家不來找，我還蒙在鼓裏呢。說！你什麼時候成了『浪子』白如龍了？」

「小孩兒沒娘，說來話長。」費玉琪笑笑說：「您先告訴我，是誰找『浪子』白如龍？」

「一個大姑娘，渾身上下一身黑。」

費玉琪眉頭微微一皺：「人長得挺美的，兩眼凝威，雙眉含煞，背後揹着一把劍，連劍穗兒都是黑的？」

「對！就是她。」

「好厲害，她居然找到這兒來了。」費玉琪搖搖頭。

「小子，我問你，她是誰？」

費玉琪沉默一下：「不知道您聽說過沒有，江湖上出了名的刁蠻、狠辣……」

「少廢話了，她到底是誰？」

費玉琪吁了口氣，一字字的說：「羅剎女梅雪芬。」

佟二爺一怔，脫口說：「黑寡婦？」

「不錯！就是她。」費玉琪一點頭：「您是從沒離開過安家屯半步，怎麼也知道她了？」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小子，告訴你吧，江湖上的事兒，我知道的事多着呢，全是你三大爺每趟回來捎回來的。」雙目忽然一凝：「小子，你怎麼會惹上了這個主兒的？」

「誰告訴您我惹她了？」

「你沒惹她，她怎麼會大老遠地追到安家屯來找你？」

「我怎麼知道，這您最好問她去。」費玉琪兩手一攤，聳聳肩。

「小子！」佟二爺目光凝注：「你跟她是不是有什麼過節？」

「過節只怕還談不上。」費玉琪搖搖頭。

「那，你是不是欺負了人家？」

「您是怎麼了？瞧您說的，別人不知道你該知道，我自小就不會欺負女孩子，也最見不得別人欺負女孩子，我又怎會欺負她。」

「嗯！」佟二爺點點頭：「這倒是不折不扣的實情實話，可是人家大老遠的跑到關外來找你，總該有個理由，是不？」

費玉琪沒說話。

佟二爺沉默了一下，忽然睜大了一雙老眼，瞪視着費玉琪：「小子，『浪子』白如龍人長得很俊，更有一身好本事，是不？」

費玉琪笑了笑說：「您見過白如龍了麼？」

「小子，別跟我打哈哈，是這回事兒，憑他那副德性；那份寒酸樣兒，能稱俊不？」

「是怎麼回事兒？」

「小子，」佟二爺瞪了他一眼：「少跟我來這一套，當着你我沒什麼不好說的，是不是她迷上了你，是不是？嗯！」

「這是誰說的？二大爺，說話小心些，『羅剎女』可不是好招惹的。」

「我知道。」佟二爺哈哈一笑說：「江湖黑白兩道，沒有一個不怕『羅剎女』三分的；我聽你三大爺說過，但是，我是你小子的二大爺，恐怕她不但不敢拿我怎麼樣，還得巴結我點兒呢。」

「您太有把握了！」費玉琪笑了笑。

「小子！說實話吧！她究竟爲什麼，大老遠的追到安家屯來找你？」

「您讓我怎麼說，我眞的不知道。」

「你眞不知道？那行，我這就去打發她走，讓她快點兒離開安家屯。你那匹黃驃馬不是送給我了麼？我把牠轉送給她，黃驃馬脚程快，半天工夫包管她跑出好幾百里去。」話一說完，站起身來就要走。

「得了！二大爺。」費玉琪伸手攔住他：「您這是幹什麼？自己人那有胳臂肘兒往外彎的，再說我也沒打算瞞您。」

「你小子可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不見皮鞭不下跪啊。」佟二爺哈哈笑着，一屁股又坐下。

「其實，二大爺。」費玉琪皺眉窘笑着：「您這又何苦？」

「少跟我廢話，你究竟說不說？」

「我沒說不說啊。」

「那就給我乖乖從實招來。」

費玉琪笑笑說：「你要是到公門裏去幹差事，一定是個審案子問供的好手。」

「呸！那可倒了八輩子的楣了，我這輩子就算餓死，也不會吃一口公門飯的。小子，別把話題扯遠了，說正經的吧。」

「二大爺，您厲害，簡直是一點也不放鬆。」費玉琪笑了笑：「我只能這麼說了，羅剎女在江湖上雖然從不假人辭色，但她還不算太討厭我。」

佟二爺笑了：「小子，你眞會說話，何只她不討厭你，你往那些大姑娘面前一站，恐怕沒一個討厭你的。」

眉峯忽然一皺：「麻煩！小子，你該知道，這可是個大麻煩。」

費玉琪一怔：「麻煩？」

「嗯！難道你不以爲這是麻煩？」

「您是怎麼告訴她的?」費玉琪問。

「正如你小子所說，自己人沒有不幫忙自己人的，我怎麼會胳臂肘兒往外彎；更何況剛才我又不知道她是誰，爲什麼找你。怎會告訴她什麼?」

「那就沒有什麼痲煩了。」

「小子，你先別得意。你能躲她一天兩天，總不能躲她一輩子，這種女兒家心眼都死得很?那麼多人都瞧不上眼，一旦瞧上一個，說什麼她也不會放手的。」

「我知道。可是，目前我除了躲之外還能怎麼做，也只有躲一天是一天了。」

「話是不錯，只是，看她大老遠的追到安家屯來，滿身風塵，怪可憐的。」

「那您讓我怎麼辦?見她去?」

「小子，我可沒這麼說。」佟二爺搖搖頭：「兩難之間難煞人，我還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看哪，這種事兒還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我本來是有主意的，可是讓您這一擾，全給擾亂了。」

「好啊!」佟二爺瞪了眼：「你倒挺會往人身上推事兒的。從現在起你的事我一概不管，免得將來對小鳳不好說話。」

「二大爺，她住在那間房?」

「小子，你要幹嘛?變了主意了?」

「我要是個那麼容易變主意的人，也不會有今天了，我只是問問。」

「二進北上房，她明兒一早就走。」

「爲什麼?」

「我這兒打聽不着，她當然得到別處打聽去。」

「那最好。」費玉琪輕吁了口氣：「那就更沒有痲煩可言了。」

「哼哼!」佟二爺站起身來：「那可難說，希望看見你牽着一匹黃驃馬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很放心，世上好馬不多，識得好馬的更不多。」

「但願如此了。」邁步往房外走去。

「二大爺，我不送您了。」費玉琪站起身子含笑說。

「別送了。你睡吧。」

佟二爺走了，費玉琪臉上的笑容漸漸斂去，緊緊地皺起了雙眉。

× × ×

太陽剛出來，晨風，吹在人身上還帶着點兒涼意。「羅剎女」梅雪芬出了「佟記老棧」，牽着她的坐騎，走上了安家屯唯一的一條大街。

走沒多遠，她到了另一家客棧門口；把馬往門口木樁上一拴就進了店。

這時候，街上恰好走來個人，是個瘦瘦高高的中年漢子，唇邊長着顆痣，痣上還長着一撮毛；他看見了羅剎女梅雪芬。

他望着梅雪芬那窈窕動人的身影，嚥了口唾沫，咧嘴笑了笑，快步跟進了那家客棧。剛跨進門兒，恰好聽見梅雪芬向櫃枱上打聽人，聽清楚梅雪芬打聽的那個人，他神色一怔，臉上立刻變了色，一顆心也馬上涼了一半。

他這裏神色一怔，梅雪芬那裏已帶着一臉失望神色地轉身走出了客棧。他眼珠子打了個轉兒，立刻邁步跟了出去。臉上堆着笑：「這位姑娘，您打聽人?」

「不錯!怎麼樣?」梅雪芬停了步，瞅了他一眼，美麗的臉上佈着一層寒霜。

「我的媽呀!怎麼是這麼個脾氣的人兒……」他心裏有點心驚胆戰地暗想着。

可是一個怕字抵不過那個色字，他雖然是個極富心智，機靈透頂的人，但在這當兒，刀架在他脖子上恐怕他都覺不出冷意。他抬手一比，臉上陪着一絲不安的笑意：「您打聽的人有着一副頎長的身材，長得挺俊的，喜歡穿白衣，乾乾淨淨，體體面面，像個讀書的公子似的，是不?」

「是啊!你見過?」梅雪芬臉上的那層寒霜像忽然遇着了春風，一下子不見了，微微睜大了一雙明亮的大眼睛。

「我見過。」一撮毛點頭說：「前兩天才到安家屯來的，只不知道跟姑娘打聽的是否同一個人，我說的這個人姓白。」

「我找的那個人也姓白，他在那兒?」梅雪芬臉上一片欣喜神色。

「那就不會錯了，您請跟我來吧。」邁步就要走。

梅雪芬手裏的馬鞭兒一抬，攔住了他：「萍水相逢，不敢勞駕，請告訴我他在那兒就行了。」

「那兒?您是初來吧?」一撮毛眨動了一下眼睛，含笑問。

「我是頭一回到貴寶地來。」

「那地方不好找，您人生地不熟，還是我帶您去吧。」一撮毛笑笑，目光一瞥木樁上拴着的馬兒：「這是您的坐騎?」

「是的。」

「那地方離這兒不近，您請上馬吧。我忘了請問了，您貴姓，跟白爺是……」

「我姓梅，是白爺的朋友。」

「您跟白爺是朋友?」一撮毛深看了她一眼：「我怎麼沒聽白爺提起過?」

梅雪芬打量了他一眼：「聽你的口氣，你跟白爺似乎很有交情?」

「白爺跟我們主人是好朋友，我只是個下人。」

「哦!原來如此。」梅雪芬淡淡說。

「您請上馬吧，我在前帶路了。我這是出來買東西的，把您送到那兒我還得趕回來呢。」說完話，邁開大步往北行去。

梅雪芬因爲急着要見白如龍，所以她連忙去解下馬韁，上馬抖韁跟了上去。

一撮毛還眞像個趕時間的樣子，一出安家屯就拔腿向前飛奔。一口氣奔行了六七里，到了一座大莊院前。

這座大莊院朱門高牆，挺氣派。門口站着兩個穿着黑色褂褲的漢子；只看那副敞着胸膛，捲着袖口的架勢、模樣，就夠令人皺眉頭的。

但梅雪芬她絲毫沒在意。她是江湖上出了名的人物，豈會在意?

「姑娘，就是這兒了，請下馬吧。」一撮毛在莊院門前停了步，回過身來招呼。隨即又轉過頭去，朝那兩個穿黑褂褲的漢子擠了擠眼：「這位姑娘是白爺的朋友，快過來把馬接過去。」

兩個穿黑褂褲的漢子怔了怔，一個漢子忙走過來接過梅雪芬手裏的馬韁繩。

「梅姑娘，您請跟我進去吧。」一撮毛轉回頭來又陪着笑說。

說完，邁步進了莊門。梅雪芬跟上一步：「貴主人是關外道上的那一位，請先告訴我一下，免得待會兒我失禮。」

「我們主人姓魏，別的，您見着白爺之後就知道了。」一撮毛陪笑地說。

往裏剛走沒幾步，由裏頭走出來個人，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漢子，手裏提着個鳥籠子。

「三爺，」一撮毛忙上前飛快的遞過一個眼色：「這位姑娘是白爺的朋友，到安家屯來找白爺，恰巧讓我碰上了。」

三爺姓鍾名海清，行三，認識他的人都叫他鍾三爺。

他是個十分機靈的人，心中微微一怔之後，馬上放下鳥籠子向梅雪芬一拱手，臉上堆起了笑：「梅姑娘，我叫鍾三。」

「梅姑娘，這位是我家主人的三弟子。」一撮毛一旁介紹地說。

「鍾三爺，請恕我冒昧打擾。」梅雪芬含笑抱拳向鍾海清回了一禮。

「您這是折我，白爺不是外人，他叫我小三兒，您也請叫我一聲小三兒。」

「三爺，白爺呢?」一撮毛又遞過一個眼色。

「白爺跟老爺子出去溜躂去了，很快就會回來，老常，你請梅姑娘前廳裏坐坐，我這就派人去告訴白爺一聲，馬上來。」鍾海清轉朝梅雪芬一抱拳：「您先請前廳稍坐，我失陪一會兒。」提起鳥籠子快步走了。

「梅姑娘，您請。」一撮毛陪笑哈腰地擺手讓客。

現在的羅剎女臉上是一絲兒煞威也不見了。含笑點頭，模樣兒既嬌更美，看得一撮毛心裏直癢癢的。

可是他心裏儘管癢癢的，卻不敢有一點異動。他是個聰明人，看得出眼前雖是朵嬌艷的花兒，但卻是帶着刺兒的玫瑰。

「貴主人好大的一片產業啊。」一邊往裏走，梅雪芬一邊四下打量着。

一撮毛陪笑說：「不瞞您說，這座莊院只是我們老爺子產業的一部份，承德、遼陽都有整條街的房子，我們老爺子也一向住在遼陽城裏。只因白爺喜歡這兒，所以我們老爺子就從遼陽來這兒陪白爺。」

「哦!我沒想到他有貴主人這麼一位富甲一方的朋友，以前我也從沒聽他提起過。」

「白爺就是這麼個人。其實白爺也難得到關外來一趟，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的?」

「是捨不得離開那些江湖事兒吧。」說着話，登上了白石階，進入大廳。

好氣派，好豪華的一座大廳，大樑上掛着兩盞老大的八寶琉璃燈，地上舖着一層厚厚的紅氈。大理石的紫檀木太師椅，黑漆發亮的高腳茶几，几上擺着一套上好的景德細瓷茶具。

兩邊牆壁上掛的全是名人字畫，一幅中堂的落款赫然是奉天督軍張作霖。於此可見這莊院主人是個如何的有身份、有聲望、交遊如何廣闊的人了。

入廳坐下不久，鍾三就來了，手裏已沒有了那個鳥籠子，身後跟着個黑布褂褲，打扮乾淨俐落的年輕漢子，雙手捧着個茶盤，茶盤上放着一隻細瓷茶壺，兩隻細瓷茶杯，既白又精緻，看上去好愛煞人。

「梅姑娘，」鍾海清入廳抱拳：「您先請坐喝杯茶，我已經派人出去了；老爺子跟白爺不會走遠的，馬上就會回來。」

「有勞了。給府上添痲煩，眞不好意思。」梅雪芬欠了欠身。

「您這麼說就見外了，白爺跟我們老爺子交稱莫逆，跟親兄弟一樣，這兒也就等於是白爺的家……」轉向那年輕漢子一擺手：「把茶倒上。」

那年輕漢子應聲把茶盤放在茶几上，拿起茶壺把茶杯倒了個八分滿。

「您請嚐嚐看。」鍾海清含笑說：「這是白爺給我們老爺子從江南帶來的龍井，聽說還是白爺親自上杭州南高峯採摘的呢。」

梅雪芬已經聞到陣陣撲鼻清香，鍾海清再這麼一說，她即使不渴也得嚐上一口。於是，她端起那細瓷茶杯，淺淺嚐了一口。

「嗯!果然是好茶，清香冽齒，滿口生津。」梅雪芬含笑點頭讚許。

「謝謝您。」鍾海清含笑地一欠身，轉眼望向一撮毛常信通：「老常，去看看老爺子回來了沒有?要是回來了，請他趕快過來。」

常信通答應一聲，轉身出廳而去。

「這茶眞是白如龍從杭州南高峯上親自採摘來的?」梅雪芬臉上透着狐疑。

鍾海清笑笑說：「茶確實是來自杭州的龍井，但並不是白如龍帶來的。」

「怎麼白爺變成白如龍了?」梅雪芬雙目倏然凝注。

「那是因爲妳已經喝過一口茶了。」鍾海清淡淡一笑，但那笑笑得有點兒陰。

梅雪芬猛地站起，身子一晃，連忙扶住扶手叱道：「你在茶裏下了什麼毒?」

「不是毒，是一般迷藥而已。」

「白如龍不在這兒，是不是?」梅雪芬臉上佈滿了一層寒霜。

「有妳在這兒，就等於白如龍也在這兒了。」

「你們跟白如龍有仇?」

「雖然無仇，可是有他在一天，我們這些人就難混在一天。」

「爲什麼?」

「因爲他是我們的死對頭，如果他在江南，我們也不會去找他；可是他千不該萬不該，只怪他不該跑到關外來，我們不得不先下手爲強。」

「白如龍人呢?」

「還在安家屯的『佟記老棧』裏，我們正愁不知怎麼下手?」

梅雪芬突然笑了。她的笑聲慄人心顫：「看來我是幫了你們的忙，我一向很小心，偏偏這回竟……都是白如龍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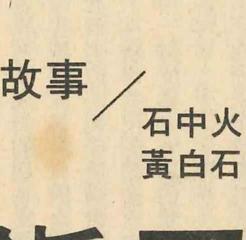
她的頭越來越暈，她知道不能再躭擱下去了，再躭擱下去，非躺在這兒不可。

這時候，她想起了一撮毛看她時的那種目光，當時她沒在意，現在想想那種目光是怕人的……

她頭暈，心裏卻很明白。她强提一口氣，彈身撲向鍾海清；可是，突然間她覺得兩腿無力，「砰」然一聲摔在地氈上了。這一摔更壞了，她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前發黑，耳邊也響起了鍾海清得意的笑聲，那笑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接着，她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不知道了。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石中火・文　黃白石・圖

小鎮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日上三竿客棧麕集了三股江湖人物，一股爲殷一劍爲領導的大刀門，一股爲荊振聲率領的風雲會，另一股則以龐衙爲首的一批武林豪雄與白虎谷的人馬。晚上，這三大武林勢力，正商議於奪得武君龍的遺產後如何分配，豈料在店外担任戒備的兄弟突然告警有敵來襲，接着，四大龍衛之一的趙飛已率衆掩殺而至，羣豪乃立即出店迎戰，首由彭凌與趙飛交手，薛揚則與鄭剛互戰，雙方殺得一時難分勝負，康天星一見形勢對己不利，便向龐衙遊說，企圖利誘龐衙放棄與大刀門風雲會聯合作戰，龐衙一聽對方所陳利害，一時委決不下，正在考慮中……

混戰死不掉　分道揚鑣走

龐衙心頭一跳，心忖：「此人說得不錯，殷一劍對左清流，劉戰對荊振聲，老夫盡可敵得住鐵志城！」他看一眼彭凌與趙飛的情形，仍思想：「彭凌那小子沒有中毒，更兼有刀在手，當能敵得住趙飛。再下來麼，大刀門那個邱鐵心自可能與康天星匹配，其他人等剛好跟一窩蜂的八大金剛實力相埒，自己這邊的手下，下午已死了十多個，人數遠遠不如對方。姓康的倒沒有故作驚人之語。」

他再三反覆推敲，都只覺得是個勝負難分之局，即使某一方面勝了亦要付出絕大的代價。

當下亦「傳聲」道：「龐某認爲你之分析頗爲中肯，但此也只是五五之局，何能說是六四之局？」

康天星一笑，「龐當家的忘了本帮早已在貴方設下了一個棋子？否則，中午貴方又豈會無端端中毒？」

龐衙心頭一寒，急聲道：「那人是誰？」一時之間竟忘了使用「傳音入密」。

荊振聲隔遠冷眼旁觀，聞聲忙道：「龐當家的跟他說些甚麼？」

龐衙欲言又止，半晌轉腔道：「龐某跟他敍敍舊。」

荊振聲心中冷笑一聲：「只怕對方在說降，這老傢伙見利忘義，十足一個小人，這當口莫被他反了過去！」他眉頭一皺，道：「風兒，你龐叔叔念舊不好動手，你去把他接下來！」

荊長風應了一聲，取出鍊子槍走上前去。

康天星忙傳音道：「龐當家你若果要再聽本座之分析，這下可要看你的了！」

龐衙臉色一沉寒聲道：「荊賢姪你這就不是了，長輩在說話你豈能來搗亂？」

荊長風道：「叔叔若是眞的敍舊，爲何要用傳音入密相談？」

龐衙惱羞成怒，道：「你是越說越不成話了！荊兄你豈能不加管教！」

荊振聲道：「風兒經已成人，荊某已有意在這三兩年之內把風雲會交給他打理

，荊某正要看看他到底處事能否盡如我意，龐老弟若認爲不妥的大可以代荊某教訓之。」

荊長風知父莫若子，聞言豈有不知道乃父之意？於是仍然站在康天星四五尺之處。

龐衙臉上再也掛不住了，怒道：「荊兄既然不認當日之情，龐某可也不敢再認這個姪子！」

荊長風道：「晚輩每逢叫你叔叔時，心中亦是大不痛快！」

龐衙臉色鐵青，「姓荊的，你兩父子可是要迫龐某了！」

荊振聲暗叫一聲不好。「莫把這匹夫迫反了！」連道：「荊某豈敢迫你？只是怕你一時受小人蠱惑而已！」

「老夫年近花甲，豈是三歲小孩！」

荊振聲忙喝道：「風兒既，然你叔叔能分清好歹，你還不回來？」他待荊長風走回他身邊時，低聲道：「提防姓龐的那老匹夫反了過去，你通知下去，由此時起，要嚴防龐衙那邊的人手，還有，不管任何一方的人都好，若果人家不先動手，咱等絕不事先出擊！」

荊長風應了一聲，忙把乃父之命令傳達下去。

康天星對龐衙一讚：「龐當家這一手果然漂亮。」

龐衙訕訕地道：「龐某正洗耳恭聽了，還是說正點子吧！」

「這着棋子到底是誰，老實說到此時亦還未知，不過，咱的手段你是見識過的。爲着龐當家着想起見，本座再透露一點消息與你。」他故意一頓不言。

龐衙忙問：「請康兄說，龐某洗耳恭聽！」

「本帮尚有一種不須使用武功的方法，能把此地之人完全消滅！」

龐衙一驚，隨又訝道：「既然如此，貴帮又何必勞師動衆自損人手？」

「那方法欠點光明，不能服衆，說不定將來又引起那些所謂俠義道羣起而攻，屆時本幫脚步尚未站穩，豈非又要重蹈前轍？」康天星不慌不忙地道：「但若果你等迫得急了，那就顧不了這麼多了！龐兄是明白人，自當知道利害！」

龐衙心頭怦怦亂跳，進退維谷，這一決定對彼影响極大，一時之間甚難委決。

康天星又道：「龐兄可作考慮，本座言只及止，當龐兄決定投向本帮，請向風雲會那邊動手，否則一盞熱茶之後，敝三帮主可會突然現身向你討教了！」

龐衙急道：「康兄且慢，貴帮爲何不找荊振聲合作？」

康天星輕喟：「如此龐兄是尚未了解本帮了！本帮即將君臨天下，豈會與人合作？荊振聲冥頑不靈，與龐兄爲識時務之俊傑何能相比！」

「敢問康兄之言都是代表貴帮主之意思麽？」

「當然，龐兄可詳細考慮。你可想想，一加入本帮即是四人之下，萬人之上矣，此種事去何處求之？」

龐衙怦然心動，「又爲何要先對付風雲會？」

「唉，龐兄問得眞够詳細，難道龐兄不發覺荊振聲此匹夫眼高於頂，目無餘子，亂端架子麽？」

「正是正是，此老匹夫果眞目無餘子！」這話說到龐衙的心坎裏，可是他自己却又忘了他比之荊振聲根本不遑多讓，而其趾高氣揚，頤指氣使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龐衙武功獨樹一幟，他之「鷹爪功」亦是武林一絕，在此八大門派閉關封山，武林中一片混亂之際，彼若想開山立派，開門建帮大有條件，可惜此人無此種魄力與處理繁瑣事務的恒心，如今，「天龍帮」給他的條件，對正他的胃口，既免了他去處理瑣事，又能使他過足威風。想到此處，龐衙大是意動。

（三）

婉兒想到的辦法是，把老三給她晚膳做菜吃剩的酥炸排骨，慢慢執拾過來，然後夾在雙手縛繩的中間，果然不久，羣鼠聞香而來，一隻隻肥大而又醜惡的老鼠在婉兒雙手附近來回走動。

婉兒聽見那羣鼠之足扒動地面而發出的沙沙聲，不寒而慄，而鼠叫聲更令她嘔心。這一些若在平時她必尖聲大叫，可是此時她求生之念極其强烈，她用最大的努力把一切都忍受下來，不敢稍動，靜待時機。

羣鼠久久不見婉兒有反應，胆子漸大，終於慢慢走近來，跟着便齊向繩中的排骨噬去。

普天下最尖利的牙齒，就是鼠牙，羣鼠爭吃中，難免經常會咬及繩索，當繩索被咬斷亦就是武婉兒出困之時。

（四）

康天星走向殷一劍面前，道：「殷門主肯否賜教？」

刑堂堂主邱鐵心道：「門主，待下屬來。」

殷一劍道：「本座豈能教對方失望！姓康的你來吧，殷某經已久候了！」

康天星道了聲有僭，右掌挾着小天星掌力猛印殷一劍前胸。

殷一劍見對方一上來就如此輕視他，不覺亦動了怒，右掌運起七成眞力，迎着對方掌勢猛擊而上。

「嘭」的一响，康天星被擊退三步，殷一劍上身稍一搖晃即止住，雙方功力之深淺顯而易見，康天星叫聲：「果然名不虛傳！」掌勢展開，刹那只見康天星雙掌如扇子般展開。

殷一劍笑道：「你能使落英掌法，當是東海一脈的傳人，難怪本座未曾聞及你之大名！」

「對！今日正要讓你見識一下東海絕技！」

「只怕你不能令本座盡興。」殷一劍了無懼意，見招拆招，他每反攻一招都必令康天星之攻勢一窒。

此時快腿鄭剛與薛揚經已到了分勝負之階段，鄭剛雖小巧功夫不錯，無奈薛揚一把刀使得極爲凌厲，他待摸熟了鄭剛的身法之後，才猝然發難。只見他一連劈了十二刀，最後那一刀飛向鄭剛的頭部，此時鄭剛短棍已救擋不及，只得低頭彎腰，不料薛揚這招竟然是虛招，刀至半途突改劈下落，鄭剛意不及此，薛揚連劈十一刀

都是實招，最後一刀反而虛招，剎那巳知難以倖免，短棍自手中拋出，跟着雙腿一涼，再也站立不穩，一跤跌坐在地。原來雙足齊腿斷去，血如泉湧。

此時，雷威剛好解決了「八大金剛」之一的喬陽明，此一情況一入他眼中，不禁怒火中燒，暴喝一聲，長劍連刺十七劍，招招不離薛揚要害。薛揚左臂被鄭剛拋來的短棍擊傷，但仍悍不畏死，一把鋼刀洒開與雷威互爭先機。

（五）

驀地聽見龐衡大喝一聲，率領沈浩流等衝向風雲會。

荊振聲冷笑一聲：「如何？本座早巳算定你乃見利忘義的老匹夫，果然不幸言中！」

龐衡臉上一熱，道：「老夫乃被你所迫而爲的！」

荊振聲哈哈大笑：「你不是說能分好歹麼？豈會因荊某幾句話而改變態度？」

龐衡老羞成怒，道：「老夫就是看不過你一向眼高於頂，目中無人！」

荊振聲又是一笑，道：「你顯然有爲而來，何必多言自討沒趣！」

龐衡喝道：「老夫又豈會怕你！」一運勁，雙手堅硬如鐵，彷似鷹爪般對荊振聲抓幾下。

荊振聲取出鍊子槍，道：「老夫雖不致於目無餘子，不過的確沒把你放在眼裏！你又何必裝腔作勢！」

龐衡大怒，不再打話，鷹爪功展處呼呼作响。荊振聲激怒他，正要他如此，鍊子槍如蛇似龍忽剛忽柔與龐衡周旋起來。

彭凌一口氣劈了三百刀，氣力依然未稍竭，趙飛却暗暗焦急起來。正在此時，彭凌突然一慢，慢得有點奇怪，比之一個普通大漢使刀的速度還不如。

趙飛一喜，連忙展開反攻，旱烟桿敲、打、擊，撞如蝴蝶穿花令人目不暇給。

彭凌熟視無睹，刀勢更加一慢，但是威力却是更盛，趙飛無論使用何種招式，都似給他封閉了。往往刀勢一起迅即露出空門，而當趙飛出招後，對方刀勢展開却又把空門全部遮閉，不但如此反而暗含反擊之力。

若是別人早巳未敗先亂，所幸趙飛經驗豐富，一看情況不對立即小心應付，每一招使出都不待招式用老，立即變招。

兩人又交鋒了三十多招，彭凌一刀劈向趙飛頭頂，胸腹空門盡露，趙飛心忖：「這次看你又如何封閉！」頭一低，旱烟桿當作小花槍朝彭凌丹田刺去。

與此同時，只聽殷一劍喝了聲「着！」跟着傳來康天星的慘叫聲。

趙飛驀地心頭一緊，「呼」的一聲，彭凌那刀勢突又轉快，刀剛過了趙飛之頭，倏地一掄朝趙飛肩膊斜劈而下。趙飛拚着受傷一心要把彭凌斃了，肩膊微微一側，旱烟桿去勢更疾！

忽然覺得旱烟桿去勢一阻，原來彭凌的左手悄沒聲息地搭上桿身，一把抓住。趙飛魂飛魄散，慌忙棄桿和身一滾，可惜仍然遲了一步，左臂連肩被刀鋒劈去一截，血如泉湧，看來這條左臂今晚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用了。

彭凌得理不饒人，脚步連踏上前，刀光一閃，緬鐵寶刀向趙飛腰際劈去！

與此同時，頭頂上一聲巨响，剎那碎木橫飛，堂上羣豪都是一窒。彭凌一咬牙，刀勢依然不收，左掌舉起護在頂上。

剎那一股凌厲無匹的掌風由頭上擊下，掌尚未至，但其挾起的風勢却巳令人呼吸難暢。彭凌禁不住一窒，跟着一個踉蹌巳被掌風掃及，頸肩處火辣辣生痛。趙飛見機不可失再一滾，右手抓着一個風雲會弟子，一扯，接着使勁站起。他握着那人的腿，倒提着磕飛旁人，走至牆角，倚着牆，這才有時間爲自己封穴止血。

這些事說來話長，實際上彷似白駒過隙，一眨眼間之事。

彭凌猛一回首，一見擊破樓板偷襲自己的仍是「越吃越多」麵店的老闆金有福，不禁一呆。

剎那，衣袂聲响，樓板缺口處又飛下一人，却是畢覺曉，他又是一呆。在此之前他雖然懷疑畢覺曉與一窩蜂有染，却意料不到竟是正點兒。

倏地風聲一响，殷一劍一掠而至彭凌身邊，冷笑道：「鐵志城你眞是越老越不長進，竟然暗藏樓上施偷襲！」

鐵志城（即金有福）打了個哈哈，「兵不厭詐，雙方决戰講究突兵奇出，老夫正是有長進才懂得這樣做！」

「你臉皮越來越厚，殷某亦不欲與你多費舌唇，來吧，看看你的鐵沙掌這些年來有沒擱下！」

「只怕你的劍法巳生疏，老夫這鐵沙掌却十年來尚未有一天擱下！」

畢覺曉沉聲道：「老三你先去對付那小子，待我來會他，殷一劍，你我不用多言，來吧！」

殷一劍緩緩抽出長劍，臉上好像多了一層光輝，「劉戰果然乾脆，殷某就等你賜教！」

劉戰（即畢覺曉）臉色肅煞，雙目神光刀鋒般凌厲雙眼瞪在殷一劍握劍之手。

他原意使康天星跟殷一劍先打一仗，好讓他暗中揣摸殷一劍的劍路，可惜康天星至死也未能迫使對方出一劍。

× × ×

花蜂摺扇攔着荊翡翠，邪笑道：「姑娘讓小生陪你走幾招吧！」他態度輕佻，目帶淫笑，荊翡翠粉臉一寒：「花蜂，你要狂這裏可不是地方！」

花蜂嘻嘻一笑：「那麼這地方就由姑娘選定吧！」

荊翡翠啐了一口，怒道：「眞是狗咀長不出象牙！」劍一引，分刺花蜂雙肩的「肩井穴」。

花蜂咀上說得輕鬆手上却不敢怠慢，不過，他到底經驗及功力較深，應付得十分瀟洒，他有意顯露，更加只揀那些姿勢美妙的招式使來，荊翡翠咬牙苦鬥。

沈浩流與荊長風也是戰了個平手，看來五百招之內難以分出勝負。

荊長空對田壘却大佔上風，他另有師承刀法展開十分凌厲，田壘的一對短戰守多攻少。

那一邊惡和尚對荊明珠却佔了上風，不過荊明珠性格倔强，雖自知稍遜一籌，仍不肯稍退一步。

毒道人及梁棟木左衝右突，傷了不少

風雲會的弟子。

刑堂堂主邱鐵心長劍刺斃了「八大金剛」排名第二的馬騰後，目光一掃戰場，迅即下令：「區副堂主你去支援風雲會，先把梁棟木及毒道人解決。」

刑堂副堂主區泰應了一聲撇下另一個金剛程超，一路打出重圍。

邱鐵心又道：「祝一帆，你把對手盡量放過來，先把一窩蜂那些嘍囉砍殺一陣穩住局勢再來。」

祝一帆與冷楓同是殷一劍的護衞，聞言不發一言，長劍拚命刺殺，把對方八大金剛的屈浩連連迫退了幾步。

邱鐵心長劍一引，彈開曹雄的鬼頭刀，跟着斜削屈浩後背。祝一帆迅即回身追殺一窩蜂的賊衆。

邱鐵心以一敵二，兀自攻多守少，一忽又自懷中取出一枝判官筆來，他雙手使出不同的招數，時而劍削程超，筆刺屈浩時而劍刺屈浩，筆戮程超，攻勢更盛。程超及屈浩等於應付兩種兵器，更之吃力。

冷楓跟黃金滿打了八九十招後漸佔上風，可是迅即有二個一窩蜂徒衆加入戰圈，他頓時由上風變爲下風。

此時一窩蜂賊衆在以多凌寡的情況下巳經全部解決了守在「日上三竿」客棧之外的十個風雲會的弟子及白虎谷的弟子，跟着又有兩人參加圍攻冷楓，餘者全部蜂湧入店。冷楓見勢色不對且戰且退，打算退入店內，可是他的企圖立即被黃金滿識破，手中鋼鞭盡攔住他的去路。

劇戰中，冷楓一劍削掉一人的頭顱，黃金滿奮力將鋼鞭擊下。冷楓劍勢巳弱，吃他鋼鞭一擊，手臂帶劍不由自主揚高一尺，露出胸腹空門，剎那三把鋼刀一齊砍至，冷楓無從招架，和身在地一滾，腿上一涼一痛，巳中了一刀。此時他人在地上，處境更危，顧不得理會傷口，長劍一掄，反削對方足部，把六個一窩蜂賊衆迫退，忙趁機挺起，驀地勁風臨身，黃金滿鋼鞭又挾起雷霆萬鈞之勢擊下，那冷楓除了橫劍招架之外，別無他法。

「噹」一聲巨响，冷楓虎口泌血，長劍幾乎脫手飛去，人又跌回地上。

只一忽鋼刀又至，冷楓急促使劍擋格，噹一聲，長劍再也握不住，飛出三四尺外。冷楓虎吼一聲，腰一挺，就地竄前，右手伸出拾劍，剎那腰際一陣冰涼，緊接着後背又中了一鞭，冷楓痛得眼冒金星，他十分勇悍，左手拉着一人的小腿，猛地扯跌他，跟着雙手又在對方喉管處，雙手運起全身力勁，死命叉實。

黃金滿罵一聲，鋼鞭照冷楓腦袋砸下，剎那腦漿迸飛，但冷楓雙手依然不放，一個一窩蜂的賊衆連忙扳開他的雙手，但他的同伴亦巳沒了呼吸，衆人見冷楓臨死依然如此兇悍，思之都不禁打了個寒顫。

現身

（一）

老鼠的牙果然異常尖銳，婉兒手上的繩索巳被咬斷了半股，她心中不斷道：「再咬吧，再咬吧，再咬多一點，我就有力掙斷繩子。」

（二）

黃金滿剛懷着驚悸的心情入店，驀地聽見一聲長喝，隔遠而來。喝聲越來越烈，迅即至身後，黃金滿一回身，只見一個瘦小略矮的中年人，自雪地上彷如隨風飄來，轉瞬間巳至他面前。

那人面不紅，氣不喘，沉聲道：「是你殺了冷楓？」

黃金滿好像被對方勢氣所懾，嚅嚅地道：「是……」可又覺得有所示弱，一抬頭，傲聲道：「是又如何？」

那人喝道：「拿你命來償！」他雙手似拳似爪，迅疾如風，倏忽間巳擊出二十多招。

祝一帆聞冷楓被殺，悲聲道：「孫堂主讓我來替楓兄報仇！」

大刀門飛鴿堂堂主「賽大聖」孫玉，道：「不必！」拳勢更快。黃金滿的鋼鞭對付他這一路猴拳，好似拿拳頭打蚊子，空費了不少精力，不一會巳是喘息之氣周圍可聞。

× × ×

彭凌經過一場激戰後，氣力消耗了不少，肩膊又被鐵志城掌風掃及，緬刀使來巳沒有先前那種懾人心魄的凌厲氣勢。

鐵志城勝券在握，把功力提至八成，附近的人吃他掌風，都退了開去，形成了一個大的空間。

「小子，老夫見你剛才那套刀法好像不是令尊生前所使的莫非你另有師承？」

「此乃家父後期所創，可惜大功尚未圓滿，加之彭某功力不足，否則，你早就斃于彭某刀下。」

「別吹牛。嗯，那是什麼刀法？」

「霸王刀，讓你試試厲害！」刀法倏地一慢，威力却加强不少，稍稍遏住了鐵志城的攻勢，不過使這種刀法功力一定要深厚，否則因爲消耗體力太多，反而弄巧反拙了。彭凌此時巳別無他法，只得鼓起餘勇，盡力而使。

× × ×

區泰解決了梁棟木後，另一個金剛溫震遠巳找上了他，不一會，毒道人巳把風雲會弟子全部解决。他見田壘形勢岌岌可危，於是與他雙戰荆長空。

沈浩流中午中了毒搶不到解藥，腹瀉了一個下午，體力漸衰，荆長風越戰越勇，鍊子槍使得更加精彩百出，奇招迭現，看來沈浩流支持不了多久。

（三）

激戰中，雷威巳斬殺了薛揚，但他腿上亦中了一刀。他一拭劍上之鮮血，突然覺得脚步有點虛浮，原來他連殺二名勁敵之後，體力巳消耗了七成。

彭凌刀越使越慢，不是刀勢本是如此，而是力不從心，他每劈出一刀，都要拚盡餘力而爲，剎那衣衫盡被汗水所濕。

鐵志城看得眞切，一掌擊在刀身上，彭凌脚步一浮，順着掌勢向旁移動了幾步，凌彭知道危機即至，猛力向後一劈。

鐵志城獰笑一聲，左掌順勢擊向彭凌後背。

彭凌一刀劈後立即一掄，剎那鐵志城左掌巳至，彭凌一咬牙，把全身功力集中在背後，跟着身子向前傾，以卸掌勁。

一聲呼叫，一聲冷哼，同時响起。彭凌被鐵志城擊至飛向牆邊，凌彭那一刀亦傷了鐵志城。

同時，暴喝聲四起，邱鐵心大發神威，判官筆點在程超胸前死穴上，顧不得屈志，縱身一躍，掠過衆人頭頂，向鐵志城撲下。

趙飛見彭凌跌在自己脚下，他獰笑一聲，右掌運起十二成眞力，猛向彭凌胸口擊下，千鈞一髮之際一劍橫削他手腕，趙飛急切間收不了掌，硬生生的肉掌抓向劍刄，却原來是雷威及時趕到。兩人一陣僵持，雷威力盡被迫鬆開手，趙飛的肉掌血肉模糊，幾乎被劍切斷。

兩人同時鬆了劍，跟着互相扭打，雷威勝在雙手齊全，趙飛勝在精力較足，一時難分勝負，此時却顯出雷威的機智，他左手鐵拳擊在趙飛掌上，趙飛一陣噬心疼痛，黃豆般大小的汗珠自額上泌出。彭凌踏上一步，右手叉住趙飛的咽喉。此時兩人都已沒能力運功使出點穴功夫了，只能使市井之徒的招式。

趙飛喉管被叉，右手潛意識地搗出，雷威左手抓住他的手，他怕氣力不及趙飛，便回身拚命壓下，同時右手加勁，直至趙飛斷了氣，這才鬆了一口氣。就在此時，驀地覺得眼前一黑，跟着頹然倒下，原來他是脫力暈倒。

荊長風解決了沈浩流，他一眼見到乃妹翡翠勢危，連忙從後攻上，花蜂聽得風聲一响，脚踩七星，避了開去。荊長風即時道：「四妹你快去助五妹一臂之力！」

鍊子槍一陣搶攻，花蜂節節敗退。

荊翡翠一收劍繞過荊長空附近，向惡和尚撲去，經過田壘身後，田壘右手短戟向後一縮，戟桿擊在荊翡翠後背，荊翡翠在毫無準備之下，被擊個正着，痛得她眼淚直流，她兩姊妹在父兄餘蔭之下，幾曾受過挫折？心神尚未定之際，毒道人又向她飛起一脚，把她踢飛。

荊長空不知乃妹是生是死，虎吼一聲，刀一劈，引開劍勢，乘毒道人尚未回過頭來，欺身而上，一掌擊向毒道人胸腹間，倏地勁氣臨身，田壘短戟已毒蛇般刺到，荊長空只得撤去掌上力勁，回身應戰，可是他那一掌快如閃電，縱然撤了掌勁，餘力仍然把毒道人擊飛。

田壘孤身而戰，心頭大驚，回身而還，荊長空暴聲喝道：「往那裏逃！」一個箭步竄前，田壘脚步一慢，短戟自脅下穿出，倒射而去，荊長空驚叫一聲，急忙中用刀擊落，可惜他忘了田壘有雙戟，他剛擊下一戟，另一戟已插在他胸膛，只聽他虎吼一聲，聲震屋瓦，「來而不往非禮也！」手中刀化作一道飛虹，射向田壘後背，跟着他已倒下，直至傳來田壘的慘叫聲才閉起雙眼。

荊長風把一切看在眼內，急怒攻心，攻勢變急，花蜂武功雖不如他，但相差並不太遠，荊長風的表現正犯了大忌，花蜂一見他鍊子槍盡力而出時，在地上一滾，荊長風撲上，花蜂待他臨近，一按扇上機括，扇骨中尚餘的三顆淬毒鋼釘應聲射出，悉數射入荊長風胸中。

荊長風剎那之間心中如打翻五香瓶，羞、愧、怒、恨全部湧上心頭，雙眼不禁流下雙行清淚，鍊子槍再擊出，花蜂一躍而上，笑道：「荊兄切勿再逞强，這樣只會加速毒氣運行，不利吾兄玉體也。」

再門幾招，毒氣已攻入荊長風心房，他堅忍一口氣，不致倒下，鍊子槍要作最後一擊，就在此時，毒氣已佔據了整個心房，奪去了他的性命。

花蜂也有點緊張，他見荊長風滿面黑氣，但仍石像般峙立，彷彿正在提最後一口氣，作乾坤一擊。半响，突見荊長風口鼻流出黑血，花蜂呸了聲，暗道：「這小子臨死也要作勢嚇人。」他一怒，飛起一脚，把荊長風的屍體踢倒。

× × ×

荊振聲鍊子槍像千蛇狂舞，把龐衝的鷹爪功壓了下去，鷹爪功是硬功，碰着荊振聲忽軟忽硬的鍊子槍，好似老鼠遇着貓，招招受制。五百招後，龐衝已中了三槍，身形更加呆滯，激戰中，荊振聲槍桿當短棍使用，貼身斯打。荊長空一聲慘叫適時傳來，荊振聲心頭一緊，雙手不覺一慢，龐衝雙眼何等銳利，鷹爪揚處扯下荊振聲肩上一片肉來，荊振聲喝一聲，收起心神，全神貫注應戰，此時他攻勢更急，急于把龐衝斃了，好去坐鎮指揮屬下應戰。

此時，龐衝氣力已消耗了不少，荊振聲自信硬碰亦有把握勝得了對方，於是右槍左掌，跟龐衝硬碰硬起來。

只十多個回合，龐衝又中一槍，此槍入肉三寸，幸好是在肋下，若刺在胸膛上，只怕已深及心房。

龐衝拚死撲了上來，可是一行動牽動傷口，手不由自主一縮，荊振聲絕不放過此一良機，一掌擊在龐衝胸口上。

剎那荊長風中暗算慘呼聲又適時傳來，荊振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他身上，倏地覺得心灰意淡，身形一呆，龐衝跌倒在地，見狀，飛起一脚，踢在荊振聲下腹。這一脚乃龐衝致死一擊，荊振聲面部扭曲，額上大汗簌簌而下，剎那一股奇臭充盈堂上，荊振聲下袴盡濕，他竟先龐衝而死。

龐衝哈哈大笑，笑聲剛起戛然而止。

區泰和荊明珠合戰惡和尚及溫震遠，堪堪打成平手。

邱鐵心剛離去，屈浩立即撲向丁氏雙雄。八大金剛都有股悍不畏死的勇氣，在一班一窩蜂的賊衆配合之下，丁氏雙雄，頓陷重圍。

驀地一聲暴喝，孫玉一招取了黃金滿性命，他衝入人羣擊倒幾個一窩蜂賊衆。

邱鐵心與鐵志城棋逢敵手，邱鐵心手上不停，突然低聲道：「四季平安，大展雄圖……」

鐵志城如遭電殛，倏地一呆，手上一緩，驚喜地道：「你……你……」

邱鐵心面色一寒，一瞪眼，輕叱道：「你你，你什麼？」

鐵志城喜道：「龍精虎躍——」

邱鐵心趁他分心判官筆疾點他死穴。

鐵志城滿面疑惑之色：「老……！」溘然而逝。

邱鐵心道：「老夫素來嫉惡如仇，絕不留情。」

混亂中，是沒有一人知道鐵志城到底是如何死的。

× × ×

丁氏雙雄與屈浩等同歸於盡後，堂上所剩之人已不多，區泰殺了惡和尚，自己亦中了溫震遠一刀，所幸荊明珠尚未受傷

，以二敵一仍佔上風。

（四）

婉兒見繩子已被咬得差不多，驀地猛力一掙，卜卜連聲，手上之索應聲而斷，羣鼠吱吱一叫，四散而逃！

× × ×

殷一劍劍勢凌厲，十年之前他已俠名滿江湖，在江北盛名僅在彭風及有數幾人之下。十年後的今日，功力更深厚，雖然十年來劉戰的氣功已有長足的進步，比之殷一劍仍差一截。

六十劍之後，殷一劍已漸取得上風，百五拾劍後劉戰已中了一劍，三百招後又再中一劍。殷一劍劍勢更盛，劉戰身形呆滯，益發難以支持。

邱鐵心剛好解決了鐵志城，迅即投入戰場，殷一劍皺眉道：「邱堂主你去別處看看！」

「門主，趁左清流尚未出現，趕快把他解決掉吧！」

殷一劍沉聲道：「你去看看彭堂主，看他傷得怎樣！」

「是！」邱鐵心退下，從殷一劍背後繞過，突然長劍一個反刺，殷一劍怒哼一聲，倏然轉過身來，指着他，道：「邱鐵心你爲何如此做？本座待薄你？」

邱鐵心右手在面上一抹，拿下張人皮面具，露出一張刀削般的臉，襯着一管鷹鼻，面色青白，料是久不見陽光之故，「殷一劍，你看看我是誰？」

殷一劍與劉戰同聲高叫：「一個叫左清流，一個歡笑叫老大！」

左清流道：「殷門主，想不到吧！老夫今日之勝，你能說是僥倖麼？埋伏在大刀門中整整六年！十年前，事發先後，老夫立即四處搜索劍譜，改學劍術，以能更妥善地隱瞞身份！哈哈，今天一切成爲事實，老夫好不高興。老二，你去對付孫玉，這裏有我！」

殷一劍道：「今日之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左清流答道：「不是老夫，還有誰有此能耐？」

「殷某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夫復何言？殷某十年心血被你破壞，就此認輸可也不願。來吧，老夫帶傷跟你走幾招！」

「左某豈會令你失望！」判官筆吐吞間已刺了二十七下。

殷一劍招招狠辣，全是奮不顧身的打法，左清流那肯跟他硬碰，他展開身法跟他游闘。只五六十招，殷一劍一個踉蹌跌倒在地，左清流看他一眼，走向劉戰處。

劉戰本來因對殷一劍消耗去不少眞力，是以此時已落在下風，但左清流一加入，形勢立即改變，數十招後，左清流已刺傷了孫玉雙臂，緊接着劉戰一掌擊在他小腹，孫玉狂噴幾口鮮血，頹然倒下。剎那左清流與劉戰哈哈大笑。聲震四野。

黎明

（一）

婉兒解下縛在脚下的繩索，略一舒動手脚，走出地窖，她推開暗門，首先進入廚房，跟着入店面，前面的門被鐵鎖鎖住，婉兒不敢破門而出，怕驚動四大龍衞。

於是她再度返回廚房，推開後窗，越窗而出。婉兒抬頭一望，天已濛濛光，沒有陽光，天際一片灰濛。

「日上三竿」客棧幸好尚安好無缺。婉兒一陣放心，慢慢走向「客棧」。

（二）

左清流突然道：「老二，那批寶藏你藏在何處？」

劉戰欲言又止！

左清流沉聲道：「此地已無人，你尚有何顧慮？你知否大刀門已得了消息，愚兄怕他們已另派人趕去殺虎坡！」

劉戰急道：「不可能知道此秘密，那批寶藏藏在寨後，那裏有塊大石塊，入口就在石下。」

左清流笑道：「好，老二你幹得好！」判官筆驀地指在劉戰死穴上。

劉戰汗流浹背，道：「你幹什麼？」

左清流冷笑一聲，就在此時，他忽然聞到一股異香，知道有人使用特種迷香，忙收下判官筆，低聲道：「老二有人使用迷香，別亂動，咱祈求一擊而中！」

迷香上烟霧裊裊而上。

劉戰暴喝道：「毒道人，你怎地吃裏扒外違了協定？」

毒道人哈哈笑道：「寶藏之地既然知道，道爺何必再裝死？又何必等你賞賜區區之三萬兩銀子？道爺不會全部取去？」

劉戰突然取出一顆霹靂子朝他飛去。

剎那一聲巨响即時暴出，震耳欲聾。毒道人被炸至血肉橫飛，屍骨無存。

左清流怒哼一聲，判官筆把他刺了個大血洞。他自己一個踉蹌，咬牙支持着，走向門口，可惜未曾打開門已暈倒地上。

「隆」一聲一响，已把婉兒嚇一跳，她站在門外呆了一陣，不見火藥引發這才推門而入，滿目的屍體簡直目不卒睹，婉兒不禁呆住了，剎那一陣昏眩，迅即倒下。

她剛一倒下，地上竄起一人，却是花蜂，只見他揑着鼻衝出門外。原來他一直詐死，毒道人的一切他都看在眼內，因此一直閉着氣，所以沒有被迷香迷倒。

花蜂深深吸了幾口氣，立即回身擊開窗口，待迷香被寒風吹散了之後才再入店，再拾起一口刀，使勁朝左清流斬下，跟着依法泡製，經過一「人」必加上一刀。

他來至彭凌身前，見到彭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不禁一陣狂笑，「小子，你想不到有今日吧！」

驀地背後沉聲一响，花蜂來不及轉身被一把飛射過來的劍透體而過，他艱辛地轉過身來，只見疤面客獨臂扶牆而立。

原來巨聲一响，驚醒了在房中的疤面客，他吃過了藥一直昏昏迷迷沉睡。那一聲及時驚醒了他，而救了彭凌一命！

（三）

旭日透霧而出，長樂鎮外，雷威，區泰，婉兒及荊明珠駕着兩架無篷馬車。

前頭那一輛是荊氏姐妹，車上放着她們父兄的屍體。後面馬車上躺着彭凌，疤面客及祝一帆。

馬車至三岔口，荊明珠提聲道：「雷大哥有空請到寒舍坐坐！」

荊翡翠接口道：「彭大哥養好傷後，亦請他一道來吧！」

雷威一頷首，馬鞭一揚，朝中間那條大路馳去。

（續完）

游俠英雄傳 武當雙燕衝擊拳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鎮遠鏢局接了一批鏢貨，要送往濟南，本來是由萬剛領隊押運的，不料起程前萬剛裝病，央請林玉代他一行。林玉走後幾天，一天晚上．樂如松在鏢局睡覺，黃梅居士突然而至，即問萬剛，白鵬兩人住在何處。樂如松據實相告，黃梅居士即按址前去，抵達時却發現已人去室空。於是急着樂如松帶往袁致遠住處，誰知當他們到達時，袁致遠夫婦已被害身亡，隨後，兩人找着袁家老僕婦，詢問袁無愁公子下落，答稱因病已送往外婆家。黃梅居士聞言，着樂如松立即去將袁無愁帶交盤龍劍客，另留一信交王維揚與陸元華，着兩人此後照顧袁無愁……

且說武當山下有一小市鎮名叫草店，那處有個出色的拳技家，武林中人叫他「柔拳方勇」。他習的是內家功夫，善用內勁，出拳柔若綿絮，所以也有人叫作綿裏拳。這一派拳技的出手着重黏貼敵人，觸着身體輕的被仆開，重的便會內腑受了摧毁。

柔拳不特在中國出名，而且在明朝初年已傳到了日本，改名「空手道」，又叫「唐拳」，後來才漸漸混在柔道裏面去。

方勇在草店住了幾年，武林中沒有人不曉得他拳法的超絕，因爲內家拳講究的是練習內勁，方勇平生苦練柔拳功夫，能够把箱子裏的石頭，隔着箱子一按，石頭便碎開了。這一手絕頂功夫，內家叫作「發」，是純用全身內勁透出的；有了這種衝擊出手，柔拳便成爲擊敗敵人的最好拳法，還帶着按點穴道的作用。可是方勇因染有往日絕技不輕易傳人的保守思想，他祇教授了他的女兒方月嬌，和兩個兒子方剛、方正。此外便是一個從小養大的孤兒，名叫金仲華，這個孩子因爲聰明肯學，盡得他的秘傳，功夫比方剛、方正還勝一籌。

柔拳方勇死後，方剛、方正跟着鎮裏一班浮滑少年，賭博徵逐，兩年間便把一副身家花光了。那時方月嬌已去了宜昌外祖家，兄弟兩人便在鎮裏表演一些撲擊，討錢過日。他的師兄金仲華看到他們年紀還輕，便沒有出來闖江湖的大志，有一天故意出言將他們諷談，說他們兩人的柔拳還未傳得父親的手法。方剛、方正年少氣盛，果然來找他交手。金仲華是故意挫他們的銳氣的，他施出柔門十二段的雙推掌，抵着方剛和方正的四隻手掌，馬步生根，運起全身內勁，凝神歛氣；一會方剛、方正已感到兩膝痳痹起來，漸漸踣低，金仲華一變身形，雙掌吸着向後一拖，便把兩人攛開丈外，面皮也擦破了。

金仲華還說：「你兩個不成材的東西，從父親那裏學不到眞功夫，還是再找個名師學習才返來和我見面罷。」方剛、方正自然給他氣得青筋上面，可是功夫確鬥不過金仲華，祇有滿面羞慚走開。他們兄弟經此一激，立志訪尋名師，即日便離開草店地方，心想這處近着武當山，平日聽人說道山上有隱居的仙人，除了一身武技之外，還懂得養氣煉形，如果訪到這一類的仙人，拜他學些法術，豈不比單學幾手武藝爲高。於是扮作入山採擷生藥的人，携了乾糧，走進武當山去。

武當山是一個山脈綿亘的崇山峻嶺，周圍幾百里，林菁深密，峯巒接天，有些地方還藏着毒蛇猛獸，連樵夫也絕跡的。方剛、方正在山裏走了幾天，到處是危崖峭壁，山嶺連綿，有時見到山上寺宇廟觀，他兩人進去誠心拜謁，但見到的不過是僧道之流，談起武術功夫，懂得的也很普通，而且功夫還比自己不上，更難找到一個名手學習。他兩人心目中，便有聞名不如見面的感覺。不過他們還沒有灰心，日間仍是穿山越澗，夜裏就寄宿在寺觀裏，遇到沒有歇宿地點時，便爬到樹上去，用繩子繫着身子，瞌着眼達旦。

有一天，他們走進了一個峽谷，忽然林裏走出一個四不像來，這種野獸又叫做麋鹿，祇中原一帶山嶺產生，因爲生得不像牛馬鹿駝，所以叫四不像。而又具有這四種獸類的形態，方剛開弓便射，那頭麋鹿帶箭走向山窩。他們從後追趕，跨過山腰，那野獸在崖下一瞬間便失了踪跡。他兩人好生詫異，細看那獸的脚印，是在一條山澗旁消失的；山澗的盡頭，有一度小瀑布飛湍着。兩人看了一會，便飛身躍到瀑布下面，衝着水簾一窮究竟，他們濺了一身水濕，發覺那瀑布掩着一個小山洞，望進去微露一些光綫。兩個人大着胆子向有光的地方爬進。

他們蛇行越過一條山隙，面前豁然開



鐵翼燕方正從旁衝到，刺客一鬆手將袁無愁跌下，黑暗裏走出一人，縱身把小童接個正着。

朗了，原來是一處山腰的陷地，四面山嶺像屏障般圍着，那片地足有百丈寬闊，滿生叢樹，林子裏有一所茅房，方剛兄弟心想：「這處定有人居住的。」突然遠遠傳來足聲，却是方才那頭野獸出現眼前，今番却不走避，但適才背上的箭已不見了。

兩人抹了身上水點，跟着向野獸跟前走去，那麋鹿伸直了像駱駝的頸子，望着一株盤根老樹咩咩的叫。他們舉頭一望，樹上有一個白鬢的道士，手持了塵拂，盤坐樹上，旁邊有幾頭大蒼鷹，抓着樹幹蹲身。他兩人都是有武技的人，一看道士的相貌，仙風道骨，穩如泰山，心念這個不是仙人是什麼？忙走到樹前跪下，口稱：「弟子方剛、方正遠道訪尋到來，乞大師收留傳授法術。」

那道士先望他們一眼，才問他兩人的來歷。當他知道兩人是柔拳方勇的兒子，便道：「你們先起來，我不是神仙道侶，沒有什麼飛昇脫骸的法術。但你們兩人能够到來，在道家來說叫得做有緣。我叫絕塵居士，是山東嶗山的道士，這幾年來躲隱在此間，練一種衝擊拳技，正需要找你們柔拳來考驗一下，因爲我練的就是要破內家綿裏拳的功夫。你兩人如果吃得苦，就在此住下來，跟我學習。」方剛、方正見道士不是神仙，心裏有點失望，但見他說練得一手破柔拳的絕技，認爲學成便可以報却金仲華的一點仇，於是便答應留下來。自此日夕跟絕塵居士練拳較技，那幾頭蒼鷹每日把一些雀鳥之類擒來，煨熟了山芋充飢，不經不覺習了一年。

原來這道人是嶗山上清宮的主持，有名的螳螂拳大師。螳螂拳在山東流行着，是出擊敏捷和縱跳靈活的武技，絕塵居士在螳螂派中，算得數一數二的名手。

有一年，西藏有一個高僧梅花上人來到山東，也是專習綿裏拳的高手，不過他參雜了龍虎拳宗的奧妙，步如虎撲，身似龍騰，矯捷處比之螳螂拳更爲迅速。他出手時勁從身發，直浸到四肢，拳路包含着：六合，五形，通關，衝擊等出手。他到山東約會螳螂派較技，絕塵被選出來和他交手，第二合便給那藏僧衝跌了。絕塵在交手時，祇見到那藏僧的身形像龍騰虎躍一般矯捷，拳勢好似波浪的滾滾衝來；幸而這次祇是友誼性質的比試，沒有受到傷。他對着藏僧的拳術十分傾倒，同時也對螳螂拳發生了懷疑，因此，便把梅花上人苦苦留下來，在上清宮暫住幾天。每天他都和梅花上人在山前較幾手，他明知那藏僧不會將拳法的奧妙傳授，祇希望從交手當中窺察出來，那知每次合手，藏僧的衝擊如鷹隼一般迅疾，絕塵施出最迅速的「鶴嘴百點拳」也無法接近，祇是給消解過去，到後來一經梅花上人展開波浪似的衝擊，他便不能再接招，敗下陣來，始終看不清楚那藏僧的出手。

梅花上人不肯把他的龍虎拳宗變化成的綿裏拳傳授給絕塵，祇是對他說：「你們螳螂派的拳法跳躍中沒有銳利衝擊，受敵時也不易於發勁，你還是從這兩點下功罷。」說了便辭別絕塵居士下山。

絕塵自此也離開了嶗山，到各地去會見武術名手，觀摩技擊。他走遍了幾省，所遇到的能人，都是一些虛有其名的，或是長於某一項拳技功夫，和螳螂拳沒些關係的。最後他決心到湖北武當山去，但當他到了武當山後，便知道各寺觀的武林中人，門戶之見很深，輕易不談到技擊，見面時多是詐作不懂武技，想傳些手法更是難於登天。

有一天，他在山裏踱蹀着，見天空一羣大蒼鷹盤旋，不時俯衝下來。絕塵爲要一看究竟，便跟踪上前，他看見到一頭野狼，身軀有豹子那麼大小，背上有一片給猛獸爪着的傷口。已腐爛起來。那羣蒼鷹便向牠襲擊，野狼嗥叫，跳跟撲噬，終於沒奈蒼鷹的何。那幾頭鷹子波浪似的看準衝下一啄，兩爪同時攫落，野狼騰躍已是

非常迅捷，但是，終抵受不了蒼鷹的攻勢，不一會已遍體鱗傷。絕塵在旁看到，腦筋一動，覺得當日受藏僧衝擊時，正和目前那頭野狼相似，而蒼鷹羣的波浪襲擊，變化在螳螂拳裏，或會有些成就未定。」

正想得出神，那野狼突然狂叫一聲，把身體向草地上打滾，跟着一竄身飛跑向山谷裏去。絕塵也展開輕功跟隨，那羣蒼鷹已不再追來了。野狼走到一條飛瀑前，讓水流把傷處沖洗血汚，瞬眼間便失了踪。絕塵心裏思疑，後來他才發現水簾後有一山洞，跟了進去，那頭野狼正在草地上用前蹄抓地，找一種東西吃。絕塵細看這片山窩，是沒人到過的山裏平陽，四面並無進路，祇有那飛瀑遮着的一個洞口，因此，他便有心留在這裏修練武技。那野狼吃了草地長着的東西，過了不久，便精神百倍的站起來，像全沒了痛苦一般，瞬眼間已銜一般走出了山洞。絕塵細索地上長着的東西，是一種野草根，類似山芋，又像是茯苓，心裏明白這是一種補充血液和助長生肌的藥物，便是後來中藥裏「首烏」一類的東西。

絕塵在山裏天天看蒼鷹姿態，又捕捉了幾頭巨大蒼鷹，馴養起來，訓練牠們和自己搏擊，初時每每給蒼鷹攫中，漸漸地他想出了種種身形和閃避方法，創出一種水波拳來。共有三十二式，都是衝擊的拳法。他這樣苦練了三年，每日掘些山芋充飢，身體也輕盈了，筋骨收歛了起來，暗藏彈力。他知道武技進步不少，可是匿在山裏，沒法找武術中人來較技。這次剛巧給方剛、方正兄弟尋到，而且又是柔拳派名手後人，正是他要尋求的對象，即使方氏兄弟不懇他傳授，他也是要設法將兩人留下來的。

自從方剛、方正兄弟來了之後，兩人把柔拳的變化一式一式的演給絕塵觀摩，絕塵也把他幾年來創出的三十二式水波拳施展出來，針對柔拳的攻勢，消解過去，他的每一招拆都帶着衝擊出手。方剛兄弟從父親傳授下來的柔拳絕技，竟沒法貼得絕塵身體，祇是給他連綿不斷的衝擊，着着受攻，他們兄弟這才佩服絕塵的拳法。其實他們兄弟本身所習到的柔拳已是上乘功夫，不過剛巧遇到絕塵道人是個苦心專練破柔拳的手法便了。他們日夕跟着絕塵練習，已把三十二式水波拳盡地學過來。

有一天，絕塵道人對他們兄弟說道：「你們在這裏一年多，水波拳的奧妙已習到純熟了，將來在武當地面應付內家拳，定然無敵。但我也得你們把正宗柔拳的把式演出作示範，獲益不少，我今後要找西藏的梅花上人較量，來試驗所創的水波拳是否勝過他，後會有期。」這樣他們三個人就分別下山，絕塵後來果然擊敗梅花上人，返山東嶗山隱居，不再把水波拳傳人了。

且說方剛兄弟下山返回草店，才知道他的姊姊方月嬌在宜昌比武招親，鬨動了幾省武林人物，後來給蜀山一鶴卞雲龍勝了她一掌，於是就嫁給卞雲龍做繼室。至於師兄金仲華也遠去雲南，跟老尼曇雲練子母鏢，他們兄弟本想找金仲華交手，一洩年前給他一跌的恥辱，可是他已去了雲南，於是便直赴宜昌會見姊夫卞雲龍。那卞雲龍是峠峒派的名手，內外家功夫都很有造就，那時剛集合華北一班志士創立青龍會，自任長江分帮的龍頭，爲人豪爽磊落。方剛兄弟見到這位姊夫，和他談起武術來，非常投契。卞雲龍知道這兩個小舅懷着絕技，心裏便想憑藉自己的地位，替他們兩位在武林中樹立一點名聲，同時又想覘他兩人的功夫到了什麼程度。過了不久，他便替方剛、方正在武漢三鎭輪流設起演武台，結交江湖朋友，一兩個月後，給他們兩兄弟挫敗的江湖好手，着實不少，從此方氏兄弟的衝擊水波拳，便掛在武林中人的齒頰裏，給他們起了個混名，叫「武當雙燕」，方剛叫穿雲燕，方正叫鐵翼燕，因爲他們的水波拳，展出時大都是騰起衝擊的，身形像隻燕子，就此得了雙燕的混號。

武當雙燕在後廿餘年，眞是未逢敵手，武林中一提到水波拳，都知道了厲害。方剛兄弟幹了十幾年保鑣押運，也從未失手，在江湖間是少有的。穿雲燕方剛後來辭了鏢局，和卞雲龍、金仲華兩人保護長江上游貨運，賺了不少錢，當時人稱他們是長江三劍俠。

現在書接上回，這時卞雲龍早已身故，雙燕年已五十，也歸隱草店故居，優游歲月。他兩人又給姊姊方月嬌在盤山建了一所靜室，紀念絕塵道人，取名「絕塵精舍」。那號稱荊山一老的金仲華，在雲夢山上重修了紫陽觀，供奉道德眞君，自己在觀裏起了一所別院，非常雅緻。他早年收了幾個弟子，都學得一手武技，如今他的弟子也跟他做了道士，各自收了小道童，供日常洒掃執役。

有一天，卞雲龍的兒子大龍頭卞金剛忽然來到雲夢，見面便伏地大哭，金仲華問起情由，才知道卞金剛的母親方月嬌給太極手雲中劍王維揚下了毒手，給柳葉鏢射中了咽喉，即時斃命。金仲華接過卞金剛手裏那一枚柳葉鏢，細看確是太極王家打造的鋼鏢。鋒利無匹。他心裏思量：「王維揚先日曾和陸元華到我這裏來，求我寫信給他往見方太君，料不到他們下此毒手，那麼我豈不是做了殺方月嬌的引綫？這事我不能不管！」他向卞金剛問清楚了當晚王維揚等夜進盤山的情形，卞金剛便揑造了一篇事實，一面說一面搥胸痛哭，令到金仲華不能不相信，他便對卞金剛道：「我和你明天一早到武當去見你兩位舅舅，商量怎樣報仇，至於你說王維揚、陸元華是和紅槍會花青雲一道設計來害你母親，這點還要查個明白，這事待我先派幾個徒兒前往華蓋莊探聽，順便監視他們行動，看看王維揚等是否匿在那裏。」卞金剛連聲應諾，但他眉頭一皺又計上心來。

這天晚上，他靜靜地偷了金仲華兩根子母鏢，放到鏢囊裏混在一起，拿着走到金仲華的徒弟玄清，玄眞兩人的房裏，對他兩人說道：「師兄，你師傅叫我把這鏢囊交給你們，明天差你兩位帶些人到華蓋莊去，要監視花青雲。你師傅慮到花青雲武藝了得，他的女兒花尙武更是厲害不過，所以叫我來告訴師兄，如果遇到花青雲父女時，切不要和他交手，到時你們幾個人可暗伏着四周，發鏢射他，這樣才不會落到他的手上，你兩位明天見師傅時就不用多問了。」玄清、玄眞知道卞金剛和師傅的關係，自然相信。

第二天，金仲華果然派他兩人帶同幾個師弟到鎭江去，着他們小心進入華蓋莊，探聽王維揚等是否匿在莊裏。玄清等幾個人，聽過卞金剛的一番話，便各自携了鏢囊起程。後來玄清等五人夜探華蓋莊，玄眞和花青雲交手，給他點中穴道倒下。玄清領着幾個師弟竄到屋上暗伏，用子母鏢打傷了花青雲，其實玄清也不知道鏢囊裏有兩枚是子母鏢的。花青雲幾乎因此喪命，這都是上回說過的，不必再贅。

且說金仲華同卞金剛到了武當草店鎭，會見了方剛、方正，那時雙燕在故鄉建了一所園林房子，名叫勇園，來紀念他們的父親。園裏設了練武場，兵器廳，這時雙燕的武技已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在家裏教練一班子姪，名爲「衝擊班」。在雙燕的意思，是要把他們苦學得來的水波拳絕技傳給方姓的後代。金仲華與卞金剛一到，卞金剛便跪在雙燕跟前大哭。方剛兄弟問起情由，聽到胞姊方月嬌這樣慘死，幾乎暈厥。因爲他們向來姊弟情深，雖然知道外甥卞金剛在武林裏向來不講信義，但世人的心裏大多數是手指屈入沒有拗出的。他們對王維揚施放柳葉鏢來暗算一老嫗是千萬不該的。方剛拿起那枚殺人證物的柳葉鏢在手，睜眉怒目，察一聲打在正樑上面，說道：「如果我不殺却王維揚，此鏢誓不取下來！」說了便叫家丁收拾行囊，要立刻起程赴五台。金仲華忙道：「兩位師弟且慢，我離開雲夢時已派了玄清等幾人往鎭江暗探王維揚等的行踪，你兩人且隨我返紫陽觀一行，看玄清等是否已回來，再一同登程未遲。」那知雙燕這次跟金仲華往雲夢，更是火上添油，結果弄假成眞，惹出後來無限的風波。



王維揚苦鬥穿雲燕方剛，陸元華也和卞金剛交手。忽然又有兩條黑影，把無愁公子從樓上刧走。

原來玄清、玄眞等奉了金仲華的命，夜探華蓋莊，用子母鏢打傷神手紅櫻槍花青雲，因爲這子母鏢裏藏着的兩枚都是毒鏢，花青雲的女婿，八臂郎君燕于南爲了要救出岳丈，便和一塵居士施亮趕到雲夢取解藥，那知金仲華和幾個徒弟都出門去了，燕于南便暗暗將解藥盜走，遺下燭火，無意中把紫陽觀的別院燒塌了，這是前回書裏敍述過的。這次金仲華偕雙燕回到雲夢，看見多年心血建成的別院變成了一片焦土，一問四個小道童，知道有人縱火，眞是無名火衝起三千丈。剛巧玄清等也回來了，他們一行六個人還不曉得鏢囊混着兩根子母毒鏢，以爲花青雲即使受了傷也不致有什麼大碍，所以仍每日伏在華蓋莊附近窺探。後來見到燕于南和施亮忽忽出門，玄清等便跟他們釘梢子，可是輕功追燕于南不到，祇知他們是向湖北進發，因此祇有先回紫陽觀向師傅報告。

金仲華和雙燕一聽玄清等所述，知道又是燕于南前來縱火燒燬紫陽觀的，更相信卞金剛日前所說王維揚是和紅槍會花青雲等一路的，果是不虛。當下便對雙燕說：「兩位師弟，我們先到五台把王維揚殺了，出了這口氣，回來再收拾花青雲這老東西。」卞金剛在旁聽了，心裏暗暗歡喜，他想：「我這番雖然把繼母害了。但能夠激起他們幾個出來替我除却王維揚等幾個對頭，眞是如願以償呢。」第二天，金仲華等一行四人，便起程北上。

現在說到雲中劍王維揚和鐵鷹子陸元華兩人，他們回到滄洲，遇到了無愁公子，知道了一切。住了些時，便帶着袁無愁返山西五台，臨行盤龍劍俠對他們道：「你們前次往宜昌，雖然把帮會裏那塊寶藏圖記的玉石取回，但却惹下了不可解釋的仇恨。你兩人回去千萬要小心，我料卞金剛這陰毒的小人，他一定挑撥武當雙燕來找你的。雙燕的衝擊水波拳和一手子母毒鏢，我也不敢招惹，倘他們眞個來找你時，寃家宜解不宜結，不要替我們青龍會惹出了麻煩。」兩人唯唯應諾，辭過盤龍劍俠，即日就道。

他們乘了驢車直向娘子關進發，到了棗陽，便換過了三匹駿馬，向北趕路。袁無愁已是十三歲的孩子，生得身材高大，而且有了武技根底，所以也乘馬並行。行了兩天，離五台縣祇有幾十里路，天色將近黃昏，那處叢山險隘，林木深密。王維揚、陸元華恃着武藝高强，打算再趕一程，入黑後便可進城了。正在放轡疾馳，前頭樹影晃動，吱吱幾聲鏢衣嘶風音響隨風傳來。雲中劍聽風辨器，忙疾呼道：「有暗器！」身子突向馬頭伏低，那幾度光綫便衝過頭頂飛向馬後；陸元華走在最後，他未聽到王維揚叫出，早已驚覺，心裏便替走在中間的袁無愁担心。說時遲，三枝飛鏢箭般飛到袁無愁面前。陸元華立刻猛鞭一下坐騎，他的馬兒展開四蹄一躍，已貼近袁無愁。那孩子也忩伶俐，祇見他側身避過第一枚暗器，到第二枚打到時，陸元華在旁擧起馬鞭一拂，掃了落地；但最後一枚察一聲打中馬頸，那匹馬狂嘶驚起，把袁無愁掀下鞍來。幸得跟在身旁的陸元華側身把他的腰帶抓緊，提到鞍上去，那匹馬中鏢已倒地不起。這一瞥間的緊張過後，林子裏一連躍出四個蒙面人來，撲奔三人馬前，擧刀向馬脚横截。雲中劍是何等乖巧，他早已縱身離鞍，寶劍同時出鞘，足未履地，那一柄太極劍已施出一勢「分花拂柳」，把幾個蒙面人的刀左右撩撥，劍隨身轉，十三勢太極本門展開，把

衝到來的三個蒙面刺客攔着厮殺。另一個刺客奔向後騎來，這時鐵鷹子陸元華在馬上護着袁無愁，見蒙面人提刀衝到，忙飛身下馬應戰。袁無愁見事起倉猝，便趁沒有人注意的當兒，躍下馬鞍，躲到樹後藏着。

陸元華和來人交手，接了幾招，聽到對方梅花刀的圈子嘩喇地响着，又覺得刀沉力猛，招數純熟，是武當本門的高手，把自己着着險招解去，便憶起這人刀路很是熟識，腦子裏驟然想起當日夜探盤山，王維揚和卞金剛交手的情景來，便猜到了八九分，忙展開盤龍傳給他的一手少林劍法來接戰。

那邊三個蒙面刺客和王維揚交了兩合，他們絕對佔不到些上風，反因人多碍了刀路。其中一個擋過王維揚一劍，抽身躍出圈子，口裏說道：「兩位師弟，我站開看風兒，你兩人對付這厮够了。」其餘兩人應了一聲，立刻左右分開，兩旁夾擊。王維揚恃着手裏的是家傳寶劍，看機便削，但對方兩人縱跳輕功非常出色，總令到他的劍鋒無法貼近。而且他們的武當刀法，利在跳躍撲襲，現在分開兩面夾攻，正好施展，王維揚漸漸處於不利地位。

又鬥出了五六合，雲中劍王維揚「前心一字劍」，轉身橫截一遍，便跟住騰空縱起，脫開了接觸，然後站定提劍護胸，說道：「且慢！我王維揚和你們無仇無怨，怎的中途截擊，也該說個明白。」對方兩個蒙面人聽了，其中一個拿刀一指，睜眉切齒罵道：「你這惡毒陰險的野種，虧你是王家太極掌門，全沒半點光明磊落，連一個老婆子也要暗算，又着你孤羣狗黨火燒道觀，還不認賬嗎？」旁邊一個接口道：「兄弟。說多了也沾汚我們的口舌，快剜這厮一刀才洩得心頭之恨。」兩人一個箭步衝過來，這番刀法一變，左右兩邊，刀鋒像鐮鈎一般橫割，而且連接地波浪似的衝到。王維揚從未見過這種密集的刀法，接了一招便知道沒法再擋下去，連忙回馬退後，劍向前挑，想用「刺虎」一勢險招作最後的一試。不料敵人一分開，立刻一齊動作，刀鋒打滾復衝上來。王維揚手裏一柄劍當堂給他們雙刀剪絞着，雙方鬥起腕力，終於刀劍一齊脫手墜地。但對方兩人動作非常敏捷，刀才丟脫，身體即時騰起，拳從上劈下來。王維揚坐馬接拳，想用太極本門「彎弓射虎」一式把雙拳奪取，忽然敵人又把拳斜裏避開，一側身又連續衝來，王維揚擋開一拳，另一拳瞬已打到面門，他避無可避，心想「這番完了。」說時遲，祗聽到那擊他的蒙面人「啊」了一聲，縮手不迭，似是着了突襲一般。祗見土坡後閃出一個人來，口裏嚷着：「人多欺少，怎得公平！」看清楚是一個大頭和尚，足穿草鞋，原來另一隻草鞋剛才已飛出來打在蒙面人腕上，解了王維揚的險，一時間大家都停了手。

王維揚認得和尚是五台山白鹿苑禪林的主持，名叫「追風魔手法洪」，是崢嶒派善於使用攫奪擒拿出手的，任何拳法遇到他的絕技展出，都會怕他的攫奪出手。

王維揚見到救星來了，心裏鎮靜下來，連忙站過一旁，偸眼看那邊陸元華，還在和一個蒙面人殺得難分難解。他搜尋丟到地面的一口寶劍，不知那時已給旁邊看風的人檢去了，心裏又急又怒，便聽見剛才和他交手的兩人對那和尚說話了，他們道：「法洪大師，你老人家不要理會，這厮殺了我姊姊，又着人去燒了師兄的紫陽別院，你叫我們怎能不和他算賬？」說時用手指着王維陽，面容十分憤怒。這時陸元華和那人也停了手走過來，和尚走近一步，合十答道：「老衲剛才伏着，從拳路已看出是兩位賢姪了。你們且聽老衲一言，世間斷無不辨的是非，就是要憑武力解決時也得說個明白，這是武林規矩，何況他們青龍帮會的守則很嚴，你們應先告訴盤龍掌印，如果王、陸兩位的確有幹過這事的，老衲保管到時任由你兩人去處置。」

室門呀的一聲推開，黑暗中有人掩進來，他忙把劍拉出。

原來這兩個蒙面人就是武當雙燕，站在旁邊把風的是金仲華，雙燕的師傅絕塵，年早時和追風魔手法洪和尚是拜把兄弟。法洪的厲害，雙燕向來曉得，當下聽了法洪的一番話，心裏躊躇。金仲華便走過來道：「兩位師弟，不如就照法洪大師的吩咐，約定盤龍掌印理論，看他怎樣處置再算，你們愁這厮走得脫嗎？」方剛、方正兩兄弟祇得點頭接受，獨有卞金剛心裏有點失望，可是他對着幾個長輩，不敢提出反對。

法洪又向王維楊等詢問是否答應，兩人自然接受，於是由法洪做見證，約定十天後在五台縣王家莊展開談判，到時由法洪邀盤龍劍俠到五台來，作爲青龍會方面代表人。約好之後，金仲華也將寶劍交還給王維揚。王、陸兩人找着了袁無愁，向法洪叩謝一番，便挾着袁無愁上馬登程去了。

轉瞬已屆十天之期，滄州的盤龍劍接得王家莊差人投送的法洪親筆信後，知道事情鬧大了，自己是青龍會掌印，不能不到五台來談判。

這晚，法洪和尚偕同方剛、方正兄弟、金仲華、卞金剛等四人來到王家莊的鴻門會，和今日黑社會的「講數」多少相似，如果談得沒結果便「開片」，不過那時帮會叫作「劈桌子」。當下雙方分賓主坐

下，卞金剛先把王、陸兩人怎樣偷進盤山，用柳葉鏢射中繼母的咽喉，即時身亡，並拿出一枚柳葉鏢來，遞給盤龍查看，跟着金仲華開言，說出自己離開了紫陽觀，王、陸兩人便派燕于南前來縱火，他的徒兒玄清親眼見到燕于南等動身到湖北去的。盤龍聽了便說：「今天應該先弄清了盤山血案的一宗，至於金兄說燕于南是王維揚指使，這事關係到紅槍會和紅燈教，我們青龍會單方不便作主，而且說，是王賢侄指使也沒確證。」說了便叫王維揚說出在盤山見到方太君的當日情景。王維揚照事實說了一遍，指出卞金剛接鏢射殺繼母，移禍到他身上，有拜兄陸元華眼見等語。不料卞金剛假作垂淚，指着王維揚痛罵道：「你這厮說我殺死母親，天下人都不會相信的，好在柳葉鏢還在，但你抵賴得也太稀奇了。」

雙方自然沒法談得合攏，法洪和尚也是左右爲難，因他是局外人，沒有插言的餘地。眼見劍拔弩張，就要「劈桌子」。盤龍一看情形不對，又記着袁無愁住在樓上，保護這孩子更是要緊。於是站起來道：「也罷，你們就和王維揚決鬥罷！不過江湖規矩，要一個對一個，才算得好漢。」法洪和尚也合十宣誦「阿彌陀佛！」方剛不等他說話，早已拔出刀來，一躍站在庭前，喝聲：「王維揚快出來受死！」王維揚也忍無可忍，一提寶劍，飛身撲出院子，和方剛交手起來，其餘的人紛紛站到院子裏，分開兩邊，看着兩人決鬥。

卞金剛心懷叵測，他挨身庭柱，暗從懷裏摸出了從金仲華那裏偷得的子母鏢，看準王維揚時便對着發射，那根三稜鋼鏢才發出，站在對面的盤龍劍俠忽見卞金剛手臂一動，早已防備。他箭一般竄出，迎着飛鏢打出來的路綫，伸手想接，突聽到子母鏢身上三個空膛子的嘶風有異，立刻改變手勢將鏢一托，移轉了那鏢的射綫，自己閃身一伏，便聽見子母鏢吱吱幾聲，鏢身暗藏着的三根鋼釘毒鏢打出，釘在走廊的柱子上面，那根子母鏢因給他一托，中途沒了勁，也墮到院子一角去。



他展開了太極十三勢劍法，把三個關東大漢敵着，突然牆外又躍進一個人來。

這一舉動大家都看到，卞金剛老羞成怒，拔刀便要擊傷盤龍，陸元華忙的一個箭步搶前，提劍擋着，喝道：「卞金剛，休施毒手！」兩人便戰起來。

正在兵刃劃空，一片殺聲的當兒。突然樓頭出現了兩個黑影，像是鷹子一般，飄身落到廊瓦上去，大家正感到出奇。盤龍一眼看見前頭的黑影脅下提着一人，正是袁無愁，後面一個仗着劍跟着，想從廊脊走出莊門。盤龍心一急，口裏便叫出：「鷹爪子到來刦取孩子去了！」這一喝，大家才曉得兩條黑影是官裏的人。盤龍已飛身上瓦追趕，這些鷹爪子是帮會中人的天字第一號仇敵，穿雲燕方剛也聽到了，他一躍出來，跟着盤龍上屋脊去。

太極武當鴻門會

那時穿雲燕方剛正在力敵王維揚，聽說鷹爪把小童架走，他記得當日在途中截擊王維揚，曾見過袁無愁這個小孩子，生得唇紅齒白，十分英俊。便立刻把劍向王維揚一架，說聲「且住！」跟着也縱身上屋，帮同追趕。那兩黑影剛越過前廊，盤龍劍俠施出「燕子追雲」身法，幾起幾落，已竄到黑影身後，手裏那柄「軟鋼劍」迎風一展。不料走在後頭的黑影，聞風知道有人追近，他回身把手一揚，點點金光直奔盤龍面門。盤龍劍俠見敵人使出暗器，也不接擋，因爲一接一擋，都會阻延了追上的時間，如果慢了半步，便會給敵人逃得更遠一些了；他祗有把雙脚一點向上沖起，幾點寒光便像流星一般從他的脚下擦過，向後頭飛去，看看就要打中了方剛，突然又有幾縷白光從方剛手上發射出來，一連幾聲叮噹音响，敵人先前打過來的金錢鏢，都落在瓦坑上滾。

原來穿雲燕方剛，看見黑影把暗器射出來，早已有了準備，及見盤龍躍高避過，他便連忙將「蒺藜鋼鏢」發出，把金錢鏢打落瓦上，因此响起叮噹之聲。

當下盤龍乘機縱身追上，瞬已到了兩黑影身後，敵人出其不意，回身一刀橫掃過來，金刃劃空，隨風剁到。盤龍祗有向左一側身子，避過刀鋒，軟鋼劍順勢向右一撩，當堂迸出火花來。那個架着袁公子的人，趁勢躍過一條小弄，盤龍看出先前敵人一刀，是想掩護那挾走小童的人逃脫。這時對方第二刀又搶刺過來，盤龍不得不接招，心裏不免着急。忽見前面屋簷底下飛出一個人，把架走袁公子的人截着，細看時却是鐵翼燕方正。前面的敵人倉猝間給方正一拳衝到，急將身一伏，飛起一脚來，直向方正胯下襲擊。方正是有名衝擊拳的出色人物，擅於跳躍翻騰，祗見他好似猿猴一般，迅速伏身一竄，閃電般便轉到那人左側，雙掌推出，使一記「玉女穿梭」，向敵人脅下攫去，想把敵方穴道封閉，放開手將袁公子釋出來。不料，那人也十分機警，立即一提臂膀，把架着的小童作擋箭牌。方正迫得一翻手腕，變出一勢「伯牙撫琴」，對準那人背部按落。他這一記施的是「鐵沙掌」，如果一貼着，內勁透進，內臟即時摧毀。不過他面前的敵人也是高手，一見他手腕一翻，便看出來勢，急把身軀一轉，乘這當兒，兩隻

手指像鐵筆一般挺直，疾向方正眼睛攫來。這式武術家叫作「二龍爭珠」，但那人的出手，却是「十二勢擒拿掌」的絕招，令到方正不得不提掌上撩，消解來勢。這時對方見他的鐵掌中途卸解，也就乘勢後退，倚着牆頭，又一連接了幾招。

方正見敵人的出手，是天山派上乘拳技功夫，知道定要施出自己的絕技衝擊拳來，才能够佔着上風；同時也顧慮到袁公子給他挾持在手裏，不能不小心應付。他想了便立刻變換了拳勢，漸漸詐作祇有招架並無還擊的樣子。那人見他的攻勢稍弱，便展開一個「敗式」，急速退下，轉身縱走。方正恃着自己輕功超卓，又料他挾着一個小童，總要帶點吃虧，便故意讓他縱先一步，自己在後跟隨。兩人竄過了一重高閣，面前是一所廟宇，那人挾着小童剛走在偏殿的簷角，前面相距一丈之遙是大殿背後，祇見他斂一斂氣，飛身越過，雙脚才踏落殿背水窗外的台階，不料鐵翼燕方正已從旁飛到，捷如鷹隼，比他更快。耳畔風聲奔騰，側眼一望，方正身體懸空，騰起衝過來，右掌推前，左拳橫截。這一勢是方正昔日在武當山跟絕塵道人苦練了三年的水波拳，在三十二式裏最凶的一勢名叫「衝拳臥掌。」說時遲，那人脚才站穩，方正右掌隨到，他祇有轉身出手，順勢向上一撥，以爲擋開了這掌，向下削落，便連橫截過來的左拳也就趁勢消解了。誰料方正這種水波拳的妙處是震盪連擊而來的，一掌隨一掌，一拳跟一拳，連隨衝擊，一瞬間就有二十發，像今日白鶴拳一般，在一秒鐘的短速時間裏，可以發出十六次拳擊來。那人擋開了方正的一掌一拳，想不到跟着又連接擊來，胸部很快便中了幾拳，忍受不住，一鬆手便將袁無愁脫開，那處正是台階的邊沿，眼看小童就要跌成肉醬。方正心裏一急，便顧不得發拳攻擊敵人，但衝前去救援已來不及，口裏當堂叫出「喲」的一聲！這時盤龍和先頭的一個敵人，正在一路打過來，他給對方纏着，無法脫身，兩人在偏殿脊上，劍比着劍。他看到袁無愁墮下，也急得一身冷汗。忽然台階底下，黑暗裏走出一個人來，縱身把小童一接，抱個正着。方正在台階上，認得是哥哥方剛。立刻叫道：「阿哥，你來得正好。」說聲未罷，面前敵人又連串金錢鏢打出，直射下面的方剛。原來那人適才中了方正幾拳，乘着方正一愕，定一定神，已躍上了殿角，這時居高臨下，把十二枚金錢鏢飛蝗一般打出。方正看到，少不免替哥哥着急。好個穿雲燕方剛，他抱緊小童，向地面一滾，側身把袁無愁掩護着，避過前頭幾枚鏢，跟着舉脚一撥，連後來的幾枚也掃落一邊去了，方正才捏一把汗，回頭看那敵人，早已不見了影踪。

方剛怎麼會突然走出來救了小童呢？這要回說他方才發出蒺藜鋼鏢把金錢鏢打落之後，眼看盤龍劍俠已和敵人交手，他便想繞道兜截架走小童的人。剛越過一條小弄，便見他的弟弟方正先他一步，攔在敵人跟前。原來鐵翼燕方正也是在王家莊裏，見哥哥隨着盤龍上屋，所謂打虎不離親兄弟，他便跟着飛身趕來，他沿路沒有受到阻攔，所以反走在盤龍等前面。這時方剛見弟弟也來了，胆子頓壯。他恐防弟弟有失，祇得暗隨保護，因此便救了小童一命，也是袁無愁福大命大，雖在千鈞一髮之中能够安然渡過。

方剛兄弟見一個敵人先已逃去，爲保護袁無愁起見，也不追趕。這時，盤龍劍俠勇氣陡增，在殿瓦上一劍緊過一劍，把餘下的敵人逼得手忙脚亂。忽地裂帛一聲，盤龍一記「狂風掃葉」劍勢展開，竟把那人的頭巾割去一幅，那人向後一縱，抱劍護胸，說聲：「便宜了你這厮，今天老爺暫把你的頭顱寄下！」獰笑幾聲，便在黑暗中消失了。盤龍見小童經已救回，窮寇莫追，便不再趕。

他們三個人護着袁無愁，返身回王家莊來。看見前面幾個人迎上來，正是金仲華、卞金剛、陸元華等人。他們知這鷹爪已逃走，都回到莊上來。剛才雙方正在一場惡鬥，經過官中人派來刺客，敵愾同仇，一時停了內爭，應付外敵，現時回到王家莊，又要展開談判。其中最心急的是卞金剛，因爲，這場是非全是他一手造成的，好容易才激怒了雙燕和師兄金仲華，前來找王維揚算賬，設若臨時雙方言和，那就自己借刀殺人的毒計永遠失敗了。

這次青龍會和長江青帮的會面，最初原是五台山白鹿苑禪林的主持和尙法洪拉攏的，剛才眼看雙方停了決鬥。心裏正暗暗歡喜，不料卞金剛這小人，又復提出繼母被害的事，要和王維揚拚死活，自己又不好制止，不免急得起來。

卞金剛把梅花鋼刀一拍桌子，對雲中劍王維揚罵道：「王維揚，現在鷹爪飽了，你暗殺了我的母親，快出來受死！」這時盤龍大俠正在以青龍會掌印身份，向方剛、方正抱拳道謝，感激他們救回袁無愁。一聽卞金剛又來挑釁，便陪笑說道：「大龍頭，我們兩帮的是非絕不是沒法消解的，何必要憑武功解決。小弟現在想請法洪長老做個證人，派人前去府上問過當晚出事情形，再來評論曲直……」卞金剛不待他說畢，便詐作暴怒起來，喝道：「盤龍，我不是小孩子，不會給你詭計拖延，現在當着我舅舅面前，誓要把殺我母親的仇人一刀兩段！」說罷梅花刀又是一剁，把桌子的一角也削去了。

王維揚和陸元華在旁，已聽得忍無可忍，立刻把劍拔出來，應道：「卞金剛，你含血噴人，難道我會懼你。」一縱身子，站在庭前，卞金剛隨着出去。廳裏衆人，眼看這場惡鬥沒法壓抑了，雙方都紛紛把武器拉出，準備決戰。王家莊內空氣一時緊張萬分，無異鴻門宴上，甘露寺中，殺機四伏。

突然樓頭又出現了兩個黑影，其中一個也是挾着一人，閃了幾閃，就要落到院裏。當時衆人都已發覺，盤龍劍俠像是驚弓之鳥，他惦念着自己負責保護的袁無愁，難道官方一再派人到來擄走？爲什麼有這樣恰巧，來了一次又一次呢？他這樣的想着，已見雙燕和金仲華諸人紛紛竄出廳外，那兩黑影像兩頭夜鷹一般，迅速飛下來。祇聽空中有人喊着：「合字兄弟，金陵燕……」聲還未畢，陸元華站在院子，連忙趕上，應道：「燕賢弟嗎？」來人應了一聲：「是也！」疾風似的落下來，陸

元華已回身一擺刀子對各人說道：「各位不必驚惶，是金陵燕于南師弟到了。」當下雙方帮會英雄放眼細視，見前面一個二十餘歲的漢子。紫棠臉孔，後面跟着一個英俊少年，面白無鬚，脅下挾着一個女子，蒙上面巾，那兩個人都穿了夜行衣。一時大家面面相覷，心裏都覺得詫異。

原來這兩個人一個是八臂郎君燕于南，一個是花尙武，她穿了夜行衣，又是男人裝扮，所以要細看才認得出。當下陸元華一一介紹諸人認識，王維揚前次到華蓋莊，剛巧燕于南落在卞金剛圈套裏，花尙武去了盤山營救，未曾會面；至於卞金剛和燕于南是對頭，這時四目交投。眼睛冒火。如果不是當着衆人面前，兩人便會立刻打起來了。金仲華也是見過燕于南的，因爲昔日燕于南曾偕同陸元華上雲夢求他寫信往謁方太君。祇有武當雙燕，和燕于南未見過面。

這裏補述一番，燕于南夫婦怎麼會來到王家莊呢？挾着的又是什麼人？記得他們在鎭江華蓋莊成婚之後，便已跟着一塵居士施亮起程回山東去。但事有湊巧，他們離南京不久，在路上遇到鐵沙掌樂如松。各位還記得，樂如松是護送袁無愁到滄州的保鑣，他把任務幹畢，記起約定黃梅居士在銅山見面。黃梅居士是陸元華、燕于南、花尙武三人的師傅，他不特是少林派武術一流高手，而且精於大六壬神算。當鐵沙掌樂如松到銅山見了黃梅，黃梅說：「你來得恰好，我有事要你去幹。這次青龍會裏生出一場是非，我恐怕盤龍掌印一時沒法解決。你現在立刻前往宿遷地方，等候我徒兒燕于南和花尙武，敎他們如此如此去做，便可把這場是非弄個明白；我占算過燕于南夫婦返回山東，必經宿遷，你快些去罷。」樂如松聽了，不敢怠慢，趕到江北宿遷鎭等候，果然迎着燕于南夫婦。樂如松把黃梅的話轉述了一遍，燕于南才知道武當雙燕和荊山一老金仲華去五台，找王維揚算帳，他們夫婦商量，即日照黃梅的吩咐行事。他兩人改扮了走江湖的賣解人，取道湖北，直入宜昌的盤山。那處是卞金剛的老巢，自從他的繼母死後，卞金剛便離開盤山，留下幾個兄弟把守。花尙武乘夜進入他的第宅，把往日服侍方太君的婢女小環刦走，燕于南僱了船在江面接應，他兩人乘着上游水漲，駛船離開宜昌，直往漢口，然後登陸趕到山西來。花尙武本身是女子，一路領着小環，並沒什麼不方便。

書接前文，且說燕于南和花尙武拜見過兩帮頭領後，尙武把小環的頭布一扯，露出面目，卞金剛見到，登時魂飛天外，面色轉青，但表面仍持着鎭靜。燕于南對各人說道：「各位前輩，卞龍頭的母親當晚怎樣中了柳葉鏢，現在來問方太君的隨身婢女小環，便可水落石出。」卞金剛不待燕于南說畢，便大聲說道：「這個不能，小環是個下人，而且年紀幼稚，她的話不足爲信。」雙燕方剛、方正在旁，他們究是老成持重，便喝住他道：「金剛，你不要亂道，且聽小環怎樣供出來。」卞金剛才不敢再說。

那婢女坐在一角，想了一會，便把當晚情形憶述出來。當她說到方太君制止卞金剛攔阻王維揚等離開府第，便給卞金剛推跌地上，她出來扶起方太君，看見王維揚等上了牆頭，把柳葉鏢打向卞金剛，不料卞金剛一手接了兩鏢，跟着射出來……」。小環說到這裏，祇見她口裏喊出「啊唷」一聲倒在地上。花尙武在旁，看得眞切，便指着卞金剛道：「這厮放暗器！」她說了便搶到卞金剛面前，想將他抓起來。忽然燈影下又見卞金剛手裏有兩點閃光射出，直奔花尙武；方剛和金仲華站得遠些，想制止時已不及。方剛馬上一躍出來，伸手一接，他估不到卞金剛射出來的是子母鏢。雖然一刻之前，卞金剛曾用子母鏢暗算盤龍劍俠，但這時因急於救花小姐，便忘記了卞金剛打出的是子母鏢了。當他剛把兩根鏢一連接在手裏，觸動關鍵，四根小釘型的毒鏢從母鏢胸膛射出，吱吱幾聲，他才暗叫「不妙！」臂膀已中了一枚子鏢，他身旁的金仲華也叫出了「唷」一聲，同樣中了一枚，却是打在胸前。這子母鏢，前面已述及，是每根鏢膛裏暗藏着四枚子鏢，都淬了毒液，如果接鏢在手，定觸到暗鍵，子鏢便射出來。方剛兄弟和金仲華，平生非遇到深仇大恨，都不會用到子母鏢的。卞金剛上日到雲夢見金仲華時，偷偷的盜取了幾根藏着身上應用。

方正一見兄長中了鏢，便拿刀追卞金剛來剁，這時廳裏一時紛亂，那邊小環倒下，這邊方剛、金金仲華又中了毒鏢，卞金剛乘這時縱身出室，一竄上瓦，方正給廳裏人來往一阻，眼望着卞金剛逃走，連忙搶出院外，卞金剛已逃得無影無蹤，本待竄上屋子追趕，耳畔却聽見法洪長老在喊他道：「方賢姪，快回來照料你的哥哥要緊，不要追了！」他祇得咬牙切齒，抽身返回廳裏，看到盤龍，陸元華諸人已將方剛和金仲華扶起靠椅躺下，他兩人雖受了鏢傷，但不甚痛楚，祇是神智漸漸不振，這是中了毒鏢的人一般的反應。方剛支着身子，燕于南拿出利刃來，替他把袖子裂開，看傷口時，祇不過骨簪大小，但有一根紅氣直透進軀體；方正也把金仲華衣襟解開，看到胸前傷處和方剛的一樣。他心裏急起來，說道：「估不到這忤逆畜牲，偷了師兄的子母鏢出來，幹出傷天害理的事，現在那裏找到解藥呢！」他的哥哥方剛聽了，便睜開了雙目，應道：「是我一時大意，這逆種先前拿鏢打盤龍掌印時，我已注意到了。」各英雄聽了，不禁束手無策。

這一種毒鏢，本來是有解藥的，可是放在雲夢紫陽觀裏，方正便說道：「金師兄的別院已燒燬了，就算能够趕回雲夢去，也沒有存藥了。」他這一說，立刻把燕于南提醒，他回過頭來問花尙武道：「上次你爹用剩了的解藥，不是帶在身邊嗎？」花尙武這才憶起。連忙解下背囊，伸手一撫，口裏說道：「是呀！我幾乎忘了呢。」廳裏當堂靜起來，每個人的眼光都向她注視着。祇見她從囊裏摸出兩個小瓶來，金仲華勉强支起半截身軀，看了便道：「快些拿紅色的一瓶來，敷在傷處，拿白色的開水服用好了。」說了才舒一口氣。

當下衆人齊手合力，把解藥小心替方剛和金仲華敷上，又着花尙武替婢女小環照樣敷了；然後把服用的開了一大碗，給

三人喝下，才安定下來。

過了一會，衆人再看方剛等三人的傷口，那股紅氣已沒有了，着鏢處變了白色，同時精神也恢復過來了。金仲華便道：「現在不妨事了，燕頭領前番盜了我的解藥，今番反將我等性命救了，就算燒光了紫陽別院也是值得的。」燕于南在旁聽說，便將神手紅纓槍花青雲當初怎樣中了毒鏢，自己和施亮怎樣上雲夢求解藥，剛遇金仲華外出，他迫得將解藥盜走，臨行時忘記把蠟燭熄滅，風吹帳幔，因此燒起來，並非有心縱火的。金仲華和雙燕聽了，方才明白。金仲華便道：「當日我遣玄清等下山往探華蓋莊，並沒有把子母鏢交給他們使用，這定是卞金剛這廝搗的鬼，攪出這偌大的風波。」穿雲燕方剛也道：「現在看來，所有是非都由這逆畜製造出來，剛才小環說到這廝身上，便遭到了暗算，這廝無非想殺她滅口。且着小環把當晚情形說下去，好教我們冰釋前嫌。」

這時小環已經神智清醒，花尙武便着她坐前來，向各人述說當晚方太君斃命情形。小環便把卞金剛推倒方太君後，給王維揚罵他忤逆，拿柳葉鏢打他。卞金剛接了兩根鏢，把手一揚，兩根鏢前後發出，一根打向牆頭的王維揚，一根却出其不意地射向身後的方太君，因爲離得近，剛打中咽喉，便斷了氣。她那時掖着方太君，所以看得清楚，但卞金剛却移禍到王維揚身上。

廳裏雙方帮會英雄，都聽到怒從心起，大罵卞金剛沒人性，幾乎令兩帮結下深仇。大家都說定要把卞金剛拿來碎屍萬段，方雪此恨。可是那時卞金剛已鴻飛冥冥，正是人海茫茫，從那裏找得。

自此役後，武當雙燕和荊山一老金仲華，便與青龍會英雄結成生死之交，他們在五台住了些時，又到滄州跟盤龍劍俠盤桓了多日，才告辭而別。此後雙燕及金仲華三人，足跡踏遍各省，到處訪尋卞金剛下落，不必細表。

×　×　×

轉瞬就是七八年，那時鐵鷹子陸元華已皈依佛法，拜五台山白鹿苑禪林主持法洪長老爲師，給他剃度，法號「淩空」。法洪在江湖間混號「追風魔手」，這幾年間，他把平生絕技「攫奪擒拿」的手法傳授了陸元華。那時雲中劍王維揚在五台發揚他的太極十三勢本門拳劍，威震華北。他把袁無愁當作親兒一般，撫育成人，又教他太極拳秘法。到了袁無愁廿一歲時，給他娶妻延嗣，因爲袁無愁是抵抗滿洲最得力的民族英雄袁崇煥的後裔，所以獲得一羣志士仁人的保護。

有一年，盤龍劍俠來到五台王家莊，告訴王維揚說，他探悉清滿魔王自年前派來兩個刺客刦奪袁無愁失敗後，至今並未忘懷。最近又要派遣兩個宮廷劍俠，混名「鐵指禪」的陸虹和「金槍白鵬」前來，着王維揚小心看緊。這時袁無愁已學得一手太極劍法，閙常武家也不是他的敵手。王維揚接了盤龍的警告，便將袁無愁帶往五台山上白鹿苑禪林藏身，以防萬一。

有一晚月色昏暗，王維揚微微聽到簷頭像是風吹殘葉的聲音，心裏一動，連忙提劍出室，曾見院外黑影一閃，便不見了。他急到樓上察看，見袁無愁妻子的室裏窗戶打開，叫喊又沒應聲，祇聽到袁妻產下數月的嬰孩呱呱的啼哭。他立刻叫醒婢僕人等，推門入內，不料袁妻經已倒斃在榻上，那女嬰不知怎樣墮到樓板上去，喊出聲來。王維揚細視袁妻，祇有腦後一小孔，貫髮直入，腦液滲出來，他明白是遭了鐵指禪的念珠射殺的，幸而袁無愁早已躲開。第二晚，他乘馬到白鹿苑禪林，把變故告知法洪長老和陸元華。袁無愁聽說愛妻遭殃，一慟幾絕。不料禍不單行，這晚倏來兩個刺客，闖進白鹿苑來，一個手裏持劍，另一個使練子鎚。法洪和王維揚、陸元華、袁無愁起來應戰，那兩刺客的武功高强，王陸合力鬥着使劍的，法洪護着袁無愁，在禪林裏交手，眞是殺得鷄驚犬吠，寺裏僧人，祇有燃起火把，不敢近前。

那使劍的刺客，一邊打一邊手裏發射暗器，像彈子般連續飛出，王維揚施展太極劍十三式來，密不透風，叮噹聲响把鐵念珠全部撥落。陸元華和他夾攻敵人，逼着那刺客退到一角。那邊法洪一面用劍處處維護着袁公子，騰出手來，攫向使練子鎚的人。他這出手快如雷擊，瞬眼間給他抓着練子一拉，竟把刺客扯前幾步，袁無愁一劍揮去，將敵人衣袖一幅劃下來。那刺客一放手，騰身凌起，借着樹幹一點雙足，口裏叫出「風緊！」已翻過牆頭。餘下的刺客，正給王維揚一口劍逼得無路退身，突然背貼高牆，一踊身子，便如滑走一般，緣牆上到瓦面。王維揚見他的輕功這樣了得，也不敢追上；法洪也因保護袁公子要緊，沒有趕去，大家都捏了一把汗。過了兩天，袁無愁和王維揚等商量，要落髮改扮僧人，遠走別處。法洪認爲也是辦法，省得給清廷注視不放手。法洪有一個武林至交，在雲南深山裏，和彝人交處很熟，便修了一封書，給袁無愁前往棲身。王維揚答應袁無愁替他把女兒撫養，好教他安心。自此袁女就在王家養育，名叫織雲，由王家一個管家婦帶着。

話分兩頭，且說八臂郎君燕于南自從偕同妻子花尙武回到山東後，幾年間他在紅燈教裏，聲望日高，教民遍佈魯豫各地，官府雖然作爲邪教禁止，但也不能歇制平民的信仰。那時紅燈教的總頭目朱蓄，是朱明的後裔，當紅燈教發展得最蓬勃的時候，朱蓄便一病不起。照教裏的規條，總頭目身故，便要在白蓮祖師面前扶乩來指示繼承人，這次給教裏的一個軍師叫妙法眞人的作了總頭目，他本來的一個道人，是紅燈教裏的術士，平日精於奇門遁甲的左道旁門功夫。燕于南和施亮素來就不喜歡他的作風，到了妙法眞人當了總頭目之後，更加把教義接近邪術的一方面去，施亮和燕于南三番四次的勸阻，沒有成功，他兩人不願流入左道旁門的歧路去，於是便退出了紅燈教，各尋出路。施亮跑到湖北沈仲强的帮會去棲身。燕于南也偕同花尙武回鎭江華蓋莊。正值花青雲年老多病，花尙武便把紅槍會的內部整頓一番，兩口子領導起來，長江下游紅槍會的威名，又復遠近傳播。

那時長江上游青帮的勢力，自大龍頭卞金剛逃匿之後，幾個二龍頭四分五裂，各擁着部份下層勢力，在各地橫行。燕于南探知內幕，便偕同渾家前往漢口，到鴻安棧見當地帮會頭領黑太歲沈仲强，適值施亮這時已作了沈仲强的左右手，他便順撥了一些人馬，給燕于南帶着入宜昌，約了卞金剛原日的手下到來，實行武力合併。所謂蛇無頭便不行，那些二龍頭平日震於燕于南的威名，自然不敢反抗。其中有三幾個不知死活，和燕于南交手，都被打得半死，因此燕于南便把青帮全部人馬，收歸紅槍會裏，請一塵居士駐在宜昌，算做長江上游的把舵。經過這次合併後，紅槍會勢力已佔有全個長江流域了。

世事盛極必衰，所謂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瞬又過了幾年，花青雲已經去世，燕于南做了紅槍會總頭領。那年正是燕于南三十五歲壽辰，遠近江湖中人，和會裏的大小頭目，都到華蓋莊賀壽。燕于南夫婦盛意鋪張，大宴三日，華蓋莊裏，熱鬧非常，燈火達旦。

第三天晚上，燕于南已飲得半醉，花尙武也因招呼賓客，日夜疲勞，兩人一上床便睡着。到了深夜，花尙武覺得室裏燭光頓滅，似乎有人把它弄熄的，一躍起來，黑暗中看到人影一晃，知道不妙。她一手推醒燕于南，想滾到床後取劍，不料一陣刀風襲來，她顧不得穿衣，忙把被褥一拉，順勢一擋。燕于南已取劍在手，他詐作蜷伏床角，看準第二刀剁到時，他一挺身軀，一劍飛出，那刺客喊了一聲，掩臂退走。燕于南正想撲出追趕，花尙武把他扯着，意思叫他提防。就在這一刹間，窗外嗖嗖兩聲，刺客臨走射出暗器，黑暗裏祇見到兩點螢光直襲花尙武面前。花尙武因爲坐在床沿，閃避不易，燕于南一急，迅速伸出臂來，把愛妻身體一推，那暗器就在花尙武鬢邊擦過。不料暗器是一連兩發的，避開第一根時，第二根立即打到，燕于南被床欄阻着活動，臂膊便給打着。

忽然樓上樓下亮起火來，原來先前刺客一叫，驚動了外間守衞，這時一衝進來。花尙武忙穿上衣服，燕于南還想追出，已給花尙武抱着不放，看臂傷時，是給一口「鐵蒺藜」打中的。鐵蒺藜是像個栗子殼的暗器，佈滿了鐵針，有孛（草頭）薺一樣大小。這種暗器本來是殺傷力不大的，所以燕于南絕不爲意。

第二天，施亮一早便到來問候，他這次是來賀壽的。他一見燕于南傷口，皺了眉頭，暗把花尙武拉開，對她說道：「嫂子，我看燕兄的傷勢，是受了一種毒液的侵入，你見他面色紫黑，氣喘汗流，恐怕有些棘手。從前我聽說過，這種毒蒺藜是五指山的黎人用來防禦野獸的，毒液由蛇類牙齒取出，見血便沒有挽救，我希望燕兄傷處染着的不是這類東西。」一塵居士說罷，花尙武頓時花容失色，徬徨起來。施亮立刻替她傳救訊，訪名醫，所有武林朋友都到華蓋莊來，盡力施救，可是燕于南已昏迷不醒，氣息如絲，十二個時辰過後，燕于南突然睜開雙目，望着各人，伸手緊握着花尙武，含笑瞑目，這就應了十年前他師傅黃梅臨別時的搖頭惋惜。

花尙武武痛不欲生，自不必言。她守孝百日，自念和燕于南結合以來，未嘗生育，猛然想起黃梅當日在金陵檀度庵的吩咐，着她十年之後，記得回到寺來。她知道凡事有前定，非人力所能挽回。等到燕于南殯葬諸事弄妥，她便回到金陵鷄鳴寺後坡的檀度庵，在那裏果然見到了師傅黃梅居士，她跪下來痛哭。黃梅安慰她一番，並道：「你丈夫刦數難逃，哭也無用。殺害你丈夫的是卞金剛，你現在照我的指示前去，便可報却大仇。」說罷便在她耳邊說了幾句密語。花尙武一一記在心頭，第二天便束裝登程。

此後兩年，花尙武跋涉南荒地域，由蒼梧深入交趾，後來又到了海南島，卒給她探到卞金剛的行踪。花尙武報仇心切，立刻去和卞金剛算帳。

這裏關於花尙武殺死卞金剛的事，無法細表了。卞金剛已是罪惡貫盈，遇到花尙武時已驚到魂飛魄散，交接不幾合，便給鐵禪杖打成肉餅。花尙武剜出他的心肝，帶返鎭江，在燕于南墳前祭告。她把心願還了，便返檀度庵削髮做起尼姑來，黃梅給她賜個法號叫做「靜因」。

那時紅槍會的領導已交給施亮掌管，往日花青雲有個拜把兄弟「六合手李全」，也做了紅槍會的副頭領。靜因老尼雖然皈依佛門，但行俠仗義的作風，老是不改。幾十年來她替江湖中人誅奸除霸，幹過不知幾多轟轟烈烈的事蹟。

轉眼幾十年，青龍會的創設人盤龍劍俠，黃梅居士等先後病故：武當雙燕、金仲華、施亮、李全等老一輩的，不是死的死，老的老，都已匿跡銷聲。青龍會把舵人物，便歸雲中劍王維揚，凌空長老（陸元華），和靜因老尼三人領導着。紅槍會這時已合併青龍會，不久王維揚也去世了，他有兩個兒子，大公子名叫春明，二公子叫崇明。王春明去了太行學劍法，二公子崇明當了太極掌門。他生得儀表英俊，父親王維揚在日，便着他到白鹿苑禪林跟凌空長老學武技。凌空長老除了崇明之外，還收了兩個徒弟，二弟子是個僧人，法號邯曇；三弟子叫班加，是長老收養的義子，武技不弱於崇明，但是聰明中帶些狡獪。雲中劍王維揚死後，凌空長老也自知不久人世，便遣王崇明前往金陵謁見靜因老尼，接受青龍會華北五省把舵的職掌，因爲那時靜因已是青龍會的掌印，無形中是領導人物了。

王崇明到了金陵，依着他師傅的吩咐，先到玄武湖一個小洲上面，訪尋一個姓潘的人家。崇明在那裏復晤見老管家潘氏，又見到一個活潑小姑娘，正是袁無愁的女兒織雲。因爲往日寄在王家撫養，滿清王仍幾番派遣刺客前來窺伺，所以暗地由女管家潘氏帶她南來，交給靜因老尼保護着。

現在書接前文，開首是一段楔子，引出這許多許多的事蹟來。記得當時說到由崇明隨袁織雲來到鷄鳴寺後檀度庵，是晚靜因老尼引他到寺後石崖，跪在史閣部像前立誓，接掌青龍會華北五省把舵；老尼把龍吟劍交他保管，說是成功成仁信物。

這晚王崇明在庵裏，老尼烹香茶，陳素食，當着六合手李全的兒子李振、袁織雲、小尼偃月等人面前，剪燭夜談，把青龍會過去的事蹟對崇明講述一番。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黃白石・圖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雷姑婆極力慫恿天蜈上人葛嘯海出手對付杜鐵池，在雷姑婆的眼中，認爲杜鐵池必打不贏葛嘯海和她聯手的攻擊，但有藍宛瑩的相助，以及秦冰的突然出手，致使葛嘯海和雷姑婆終於落敗而逃，藍宛瑩想再追出，要使雷姑婆形神俱滅，但杜鐵池却出言相勸，而雷姑婆也瞬間向西而逝……杜鐵池見秦冰身中的屍毒未除，遂以「安心神光」助秦冰除去毒火。至此，可見杜鐵池道統功力已恢復，各人均爲他高興。於是藍宛瑩、秦冰、杜鐵池等三人立即啓程前往洗星堡……

二魔尋踪至　幼徒逞强梁

杜鐵池聽其口氣，似乎話中有意，運神一思，立時明白，微微一笑遂不再言！

藍宛瑩道：「這個怪人平素生活習性一向自負，孤傲得很，若不是這一次有關南極墜星之事，不得不有求於我們七人，我看他對我也不見得賣賬，現在爲秦道友事要他帮助，算得上是恰是時機，不過這麼一來，倒像是我乘人之虛了！

杜鐵池對她所說「南極墜星」之事並不瞭解，也不想過問，倒是對秦冰之處境，甚是關心，心裏盤算着，一待見到了洗星老人之後，無論如何也要他對秦冰加以援手不可！

二人又談論了一些別的，不覺洗星堡所處的「都巒山郊」已遠遠在望！

藍宛瑩一面降低了雲頭，手指該處道：「看——道友你還記得這地方麼？」

杜鐵池視力極佳，自服食萬年靈石仙液之後，更有洞穿雲霧之功，這時順其手指處，向前看了一眼，但只見都巒一山連綿百十里內外，却有千百丈之巨岩兩邊作屏，八字排開，顯襯出一番氣勢！

時令深秋，都巒山紅葉俱已盛開，一片紅色花海，在風勢裏作波浪狀起伏，葉上似着了一層雨露，吃天光一照，閃爆出萬點銀星，兩於映襯，頓成奇景，確是美不勝收！

杜鐵池微笑點頭道：「不錯，就是這裏了，當年星雲子趕走都巒八怪，大宴羣仙，聽家師道及，頗有一番盛況，後來聽說星雲子性喜紅葉，特此由棲霞、丹葉嶺等處，移植了大批樹苗，千百年後，竟然成了今日局面，如今看來，確是十分壯觀了！」

藍仙子一笑道：「道友顯然是無所不知了！」

說話之間，眼前已來到了都巒山前，雖說彼此之間仍然還有一段距離，看來却十分接近了。

藍仙子特地把身下彩雲壓低了，三人低飛進入谷道，兩崖紅葉夾擊出萬傾紅光，映照得三人髮眉皆赤，各人臉上都像是

塗滿了胭脂，香風沐體，陡然間各人精神爲之一振，心胸亦爲之開擴了不少。

却見自正面紅葉深處，爆射出一道雪亮光華，初起時不過丈許長短，一經昇空之後，霍地暴長了數千百丈，長虹倒掛般地，直向着眼前馳來。

藍仙子微微一笑，道：「主人迎客來了！」

即見那道白光之內，站立着一個身高八尺，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那漢子滿面虬髯，目大唇紅，那副樣子像極了戲台上的鍾馗。

是時，藍仙子等三人早已停下了雲駕，落身在一堵高出雲表的巨崖之巔。

天風冷冷，吹得各人髮飄衣揚！

光中巨人即在足下白虹傳遞之間，已登上了崖頭——

雙方照面之下，虬髯巨人臉上現出無限驚喜，慌不迭上前一步，向着正面的藍仙子施禮甚恭的道：「晚輩烏雷參見，請恕接駕來遲！」

藍仙子微笑點頭：「不必客氣，我們三個不請自來，不速之客，還請不罪！」

虬髯巨人大聲道：「豈敢——家師正在地谷收煉地氣，仙子請隨後輩暫時到丹房落座，容後輩通報後再行禮見！」

藍仙子笑道：「有勞了！」

一面說，遂即代向身邊的杜鐵池、秦冰二人引見，道：「二位道友大概還不認識吧，這就是主人座前的掌門大弟子『霹靂神』烏雷，已隨君堡主多年，且盡得眞傳，現下堡事皆由烏少堡主負責，誠是難得——」

杜鐵池在初次見面時，似乎未能認出對方是誰，這時聽藍仙子這麼一說。恍然憶及此人，不覺點頭含笑道：「少堡主這一留了鬍子，我竟是認不出來了！」

「霹靂神」烏雷在參見藍仙子之後，對於杜鐵池、秦冰二人亦甚留意，十分好奇，尤其是秦冰臥在整塊冰上，看來分明不良於行，此番前來，又是爲了什麼？不能不令人有所懷疑！

眼前杜鐵池這麼一說，烏雷不禁心裏一動，一雙眸子自然而然的轉向杜鐵池身上——

只覺得對方這個少年，全身上下道氣盎然，看來仙風道骨，分明全眞之身，聽他口氣，竟是認得自己，只是覩諸面貌，却又陌生得很，大是令人不解！

眼前杜鐵池這麼一說，烏雷竟是無從應付，乃自愣在了當場。

一旁的藍仙子含笑道：「這位杜道友可是大有來頭的，怎麼少堡主竟是認不了麼？」

既然連藍仙子也以「道友」二字平輩見稱，足證對方輩份甚高——

烏雷遲疑了一下，窘笑道：「請恕在下眼生……這位前輩是……？」

藍宛瑩這才據實以告道：「杜道友乃是當今七修門唯一傳人，少堡主前此未曾見過麼？」

烏雷乍聞「七修門」三字，頗是吃了一驚，十分驚訝的道：「這麼說，前輩莫非是關眞人……？怎地看來不像了？」

杜鐵池聽他提起了「關眞人」三字，正是自己前世化身，一時感從中來，發出了一聲喟嘆。

藍仙子便把杜鐵池今生轉世之身份道出，其實正是關眞人元神轉世，只是外貌殊異，實則並無分別。

烏雷聆聽之下，既驚又喜，不敢造次，重新上前見了大禮。

杜鐵池少不得謙虛一番，遂即又爲身邊的秦冰代爲引見，烏雷聆聽之下，亦是久仰盛名，忙自上前再次見過。

四人之中，看上去烏雷年歲最大，偏偏他的輩份最低，以道齡來算，四人之中，他的年歲也最輕，故此雖然看上去鬍子一把，却不得不以晚輩自居。

洗星堡向來有不接待外客的規矩，加以洗星老人爲人怪癖，門規極嚴，「霹靂神」烏雷隨師日久，自是知悉甚清，如果冒失引進外客，定遭其責難，眼前除藍仙子乃係老人尊重之貴客，可以隨時造訪，杜、秦二位雖是正道前輩，却未見得就蒙師看重接納，烏雷如果自行作主，將此二人帶進堡內，保不住便將因此受責，偏偏二人乃係藍仙子好友，同時前來，怎能見拒？

是以，雙方禮見之後，烏雷便着實的爲起難來。

杜、藍、秦三人何等人物，自是一看即知！

杜鐵池微微一笑，開門見山的道：「我等在此稍候，少堡主且回去向令師通禀一聲，看看他還記得我這個故人否？」

烏雷聽他這麼說，心內暗喜，巴不得如此，當下抱拳道了聲「遵命」，身形略閃，遂即無踪。

藍仙子看向杜鐵池點頭道：「杜道友這麼一來，可是去了他的心病，否則君道友怪罪下來，他便吃罪不起！且看主人是否歡迎我們這幾個不速之客了！」

話時方住，驀地空中一人呵呵笑道：「老夫何德何能，敢勞三位大駕光臨，足使寒山光輝了！」

聲音蒼老，先發時，似乎距離甚遠，容得後來，却已臨到眼前。

即見空中人影猝閃，現出了一個黃衣黃帽，髮鬚皆白的高大老人。

空中緊接着飄傳來一陣天樂之聲，即見奇光連現，現出了一道空中雲梯，白髮老人即由梯上緩步下來，直詣三人身前，身後除了前見的烏雷之外，另有一個妙年青衣道姑，雙手捧着一個石匣，也不知裏面是什麼物什？

杜、秦二人雖與主人談不上什麼深交，但是眼前情景，一眼即可認出，對方老人即是本地主人，一方散仙，道法高奧，生性怪異的「洗星老人」君也平了。

秦冰臥傷在榻，行動不便，杜、藍二人不便自尊，各自上前幾步，迎向雲梯。

——那道空中雲梯，白潔似玉，其上不染纖塵，前半截似爲當空雲霧所封鎖，後一半，長虹臥波似的搭向眼前，雙方乍見，洗星老人向着藍仙子點頭含笑——遂道：「怪道適才心血有異，推知貴客臨門，却又久久無應，心忐奇怪，這就來了。

說時一雙含蓄有隱隱神光的眸子，轉向杜鐵池道：「這位當是七修門的杜道兄了？失敬，失敬！」

杜鐵池道：「道兄不必客氣，多年不

見，閣下看來神采更甚於昔日，足見高明，令人艷羨之至……」

洗星老人陡地發出了一聲怪笑，一雙眸子這才轉向秦冰，神色略似有異，頷首道：「這位想必是秦道兄了？怎麼落成這般形象？」

說時一雙眼睛，情不自禁的轉向着一旁的藍宛瑩轉了一眼，這一眼的涵意頗深，亦顯示出即使對方二人當年的一段戀情，他亦並非全無耳聞！

秦冰面色微窘的輕嘆一聲：「說來話長，道兄別來無恙，如今果眞是神仙風采了！」

洗星老人呵呵笑了幾聲，轉向藍宛瑩道：「仙子此來倒也湊巧，南極墜星，經貧道一番整理，已粗具規模，還請各位道友觀賞指正一二！先請到敝堡『星河宮』，看茶侍候，意下如何？」

藍宛瑩點頭道：「正要叨擾！」

洗星老人引手道：「請。」

藍、杜二人點頭答應，藍宛瑩看了秦冰一眼，遂道：「秦道友多年臥榻，不良於行，堡中地勢禁制不熟，還請破格接應照顧。」

洗星老人點頭道：「不勞仙子費心，一切我這弟子皆會處理——」

說時，秦冰已自冰榻上欠身坐起，他自爲杜鐵池施以「安心神光」之後，多處穴脈皆開，只是還不能運轉自如而已，當下向着烏雷拱了一下手道：「有勞！」

烏雷道了聲：「豈敢！」

即見他雙手向前微探，即由其十指尖上飛射出十道玄色光華，輕輕向着冰榻上一搭，已自平托而起。

雖然只是隨便出手，明眼人如杜、藍者流，卻一眼即能看出，敢情對方所施展的指尖玄光，大異於一般修道者所習的劍炁，竟是一般修道者最上乘功力之一「太乙眞氣」，觀諸眼前的烏雷出手，顯然已是大有可觀，所謂的「太乙眞氣」功力完成後，收之藏芥子，放之瀰六合，可以持出入青冥，雲遊兩極，亦可用以身外化身，對敵於千里之外，端的是不可思議。」

眼前烏雷所展示的「太乙眞氣」，固然未能有十成火候，卻也在五六成功力之間，弟子如此，師父當必更有可觀，以之推想洗星老人今日成就，料必十分驚人的了。

當下一行數人，緩步於空中玉梯之上，只覺得眼前景色大有可觀，待到臨身一個相當高度之後，景色倏然又是一變，只覺得四面天光拱襯出一番奇特景緻，人立其上，但覺彩霞如帶，一條條雲游眼前，達到伸手可攀——

時當傍晚，空中兀自顯現着幾抹殘霞，但玉橋搭處，顯然於晝夜兩界之間，左陰右陽，景像分明，這倒是前所未見的奇特。

各人正自讚賞雲霞之妙，此身卻已步入另一界限，但只見大片星海，密密麻麻散佈天上，其實所謂的「天上」，亦只在舉手可掬之境，那爲數何止千百的繁星，一入視覺，竟是各有其異，或方或圓，各有特色，所泛之光，更是五光十色，萬彩繽紛，其間偶而穿插着拖有長尾的流星，其色純紫，更似龍行大海，端的乾坤一覽，令人拍案稱奇，嘆爲觀止了。

杜鐵池讚嘆一聲，腳下少頓，即見足下所行走之玉橋，此刻看來通體玉潔晶亮，色如晶乳，方才來時所能見之一端，此刻反倒不得見，而未能見之一端，卻清晰的陳現眼前——

原來玉橋之彼端直詣向一座八角琉璃巨廳，那八角巨廳，通體透明晶亮，上映月光而自炫，看來像是自能發光一般。

巨廳八角，各作飛簷狀向空中挑起，卻在八角尖端各自嵌着一顆光華燦然的巨大明珠。

兩名白衣長身少女，左右佇立在廳門左右，遠遠向着各人行了個萬福，一行人遂即魚貫步入！

藍仙子已是堡中常客，星河宮已來了多次，並不十分在意，杜鐵池與秦冰卻是第一次來，各人雖然道基深厚，修煉有年修，可是在目睹着「星河宮」之一霎，亦不禁爲之動容。

一腳踏入宮內，簡直有如置身銀河系列之林，原來這巨大的星河宮，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個奇妙的「星河」世界，大廳內一片星光閃耀，奇石如林，尖方圓鈍，各放奇光，主人待客也就是在這些奇妙的石林之間，隨客意自擇而坐。

杜鐵池自然明白，眼前這些奇石怪林，其實就是天上的星星，經過主人收集來，加以佈置整理，便爲眼前景象！

各人落座之處，極似銀河系列中之「八角琉璃井」，乃係一串八顆小星星，作弧度的抱向一彎殘月，——此一霎各人鼻中所吸的是極其清冽的氣息，絕不似身處室內，卻如置身於自然之銀河系內——

其時也，串串星辰平列眼前，絲絲流雲游弋身邊，這一切卻處於人我兩忘的靜極世界。

陡然有物什移向眼前，竟是一雙彩衣玉女，游軀而近，二女各人手上捧持着一只玉盤，一只盤子裏托着杯盞，另一只盤子裏卻盛着大串的新鮮桃實。

乍然看時，二少女就像是民俗年畫裏的九天仙女，卻又較之更有幾分實在性，如係一介常人，在目睹此一切之下，早已魂飛縹緲，不勝陶醉之至了。

杜鐵池看到這裏，點頭讚道：「這星河一宮，不失眞實，主人當初佈置，眞個是煞費苦心了。」

藍仙子盈盈笑道：「我來這裏，今天已是第四次了，妙在每一次前來，所見多有不同——」

微微一頓，她看向主人洗星老人道：「這倒要請主人見示，一開茅塞了。」

洗星老人道：「二位道友過獎，藍道友所謂的每次所見各異之說，倒非我喜弄什麼玄虛，正是自然之天相，其實整個銀河一系列，無日無時不在改變，三位道友當然知悉甚清，用不着我再多說，這星河一宮，如果說還有一分特色，當是上通天氣，下貫地脈，一切皆本諸自然罷了。」

藍仙子驚訝的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洗星老人道：「這裏高入九天，如非當年恩師巧妙的穿通地脈，使之一氣相通，那麼眼前所見之一切形象便又是有所迥異了！」

杜鐵池點頭道：「道長所指的當是地心之吸力了？」

「然！」洗星老人手捋長髯道：「這些星石，爲老夫按天相加以佈置，到底並非眞實，如非上通天氣下接地脈，早已混亂不堪！」

說到這裏赫赫笑了幾聲，意興甚高的道：「今天難得高人造訪，且容老夫獻醜，討個指教吧！」

藍仙子頷首笑道：「我們見識了！」

洗星老人道：「且容老夫暫行切斷地氣，我等雲遊玩耍一回吧！」

話聲一頓，雙手同時向外遞出，發出了「太乙眞氣」，先是十道玄光，由其指尖上暴射而出，緊接着倏然分散開來，兩相向下抄來。

頃刻之間，地氣即爲之隔絕，自然所顯現之景象亦爲之不同了——

包括主人洗星老人在內，各人俱都輕飄飄的離座而起，飄浮在半空中，非但如此，座下星石也陳現出一番奇態，各自昇起。

由於地脈的暫切，天氣猶存，便顯現出來自上空的一面之勢，頃刻間千百道奇光異彩，自四面八方射下，人身在完全失重的情況之下，載浮載沉於半空之中，髮飛鬚揚，卻是怪樣的很！

各人俱是神仙中人，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然而像眼前這般作耍，卻是前所未有之經驗，一時各得奇趣，倒也難得！

藍仙子吟吟笑道：「好了，見好就收吧，再玩下去可就該我們現醜了！」

洗星老人知悉各人，皆是一方之尊，這等玩耍，究係有失體統，尤其是當着門下弟子，諸多不便！聆聽之下。哈哈一笑，收回眞氣，隨即偕同各人又自落向原處座位坐好！

杜鐵池連連稱妙，就連一向少於開口的秦冰，也自讚賞不已！

是時星河宮值事弟子獻上了香茗，遂即退下。

洗星老人這才向三人請示來意，藍仙子微微一笑道：「我們此來，乃是護送秦道友在此暫居，自是便於療傷，卻不知君道友可肯賜於接納了！」

洗星老人微微一楞道：「療傷？」

藍仙子乃把秦冰當年爲寒谷二老化屍光所傷之事約略道出，洗星老人聆聽之後，臉上雖保持着微笑，卻沒有出聲答應！

微微停了一會，他才面現驚訝的望向秦冰道：「我原以爲這只是傳言，想不到竟是眞的，據我所知，寒谷二老的化屍光好不厲害，當今天下果眞能在二老屍光之下逃得活命者，道兄怕是唯一之人了！」

說罷自位上站起來，向前面邁了幾步，又自轉回坐下，轉向藍仙子道：「仙子的意思是……？」

藍仙子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秦道友前在崑崙山下萬載冰層之內，將養了百年之久，卻也只能保住性命，想要復元，卻是不能，久聞閣下前此引通了地脈寒泉，建有奔雷一殿，秦道友如蒙接納，暫居於彼，日受寒泉冲體，屍毒或可有解除之望，只是此舉過於叨擾，不得不先行請示，聽憑道友自決了！」

洗星老人嘿嘿一笑，面色頗有幾分爲難的道：「仙子所說，倒也不無道理，只是洗星堡自先師星雲子在堡時就定下有一條不成明文的規矩，從未接納過外客，這件事只怕……」

「這麼說，道友是不答應了？」

「這個……」洗星老人面有難色的道：「此事關係重大，仙子也許有所不知，紅木嶺的那兩個老人，是招惹不得的！」

藍仙子道：「我不太明白……？」

洗星老人嘆息一聲，吶吶道：「這……仙子有所不知，寒谷二老與老夫多年前，曾因細故有過過節，如果這一次他們知道秦道友在我這裏療傷，只怕不會善罷干休！老夫倒也並非怕了他們，只是一旦動起手來，這片先師留下來的基業，便萬難保存了！」

秦冰在一旁長嘆一聲道：「這麼說，貧道實在不便在此打擾……」遂即轉向藍仙子道：「我們這就告辭吧！」

「且慢！」

說話的竟是杜鐵池，他轉向洗星老人道：「君道友此言差矣！如今對秦道兄來說，此行便是唯一之生途，捨此便無它途，莫非道兄只爲忌諱寒谷那兩個老魔頭，便捨棄了吾輩所標榜的正義而不爲乎？」

這幾句話基於一時義憤，杜鐵池說得鏗鏘有力，竟然把一個生性高傲，目無餘子的君也平說得啞口無言，忽地，他站起身來，卻又嘆息了一聲，搖搖頭又坐了下來，一時無言以對！

按照此老昔日性情，杜鐵池這幾句話，他是萬萬當受不住，無如此番情形不同，不容他發作，先說藍宛瑩便有恩於他，眼前對於崑崙七子更是有所借重！一旦拒絕了秦冰，無疑是開罪了藍宛瑩，即使是礙於情面，對方當面不說，心裏之不樂意，卻是敢於斷言，再拿杜鐵池來說，更是大有來頭，看樣子頗有與秦冰共進退之勢，一旦拒絕了秦冰，便也得罪了他，固然與他本無深交，但是樹立此大敵，顯然不智！

——再經轉念，自己收容秦冰，並不爲外人所知，或不致爲寒谷二老所知，一俟秦冰傷愈後即可離開，以後的事便與自己無所牽連，這麼一想便又改變了初衷！

「杜道友說的甚是！」洗星老人頷首苦笑道：「老夫知罪了！」

一面說，他轉向一旁的秦冰，深深一揖道：「方才失言之罪，秦道兄萬請不罪，如無異議，這就請道兄共往奔雷殿一觀如何？」

秦冰料不到他竟然爲杜鐵池一言之激，改了初衷，還當面向自己認罪，實在是始料非及，不禁連聲道：「豈敢、豈敢，隆情深誼，永銘肺腑！」

藍仙子聆聽之下，一塊石頭落地，一時微笑道：「堡主這就對了，依我所見，寒谷二老地處遙遠，這件事只要貴堡子弟不與走口，便不會外傳，自不會爲寒谷所知，即使爲他們知道，我必不置身事外也就是了！」

洗星老人怪笑一聲道：「好！有仙子這一句話，便眞個開罪了那兩個魔頭，老夫也心甘情願！走，我們這就陪同秦道兄，到奔雷殿瞧瞧去吧！」

說罷伸手向着外面招了一招，光華連

閃，便有一方光華燦爛的五色巨石，飛臨面前！

洗星老人率先踏上，各人連同秦冰，一齊也都上了那方巨石，緊接着洗星老人手指再指，那方巨石再次轉動之下，遂即直向着門外飛出！

各人立在這方五色巨石之上，只見洗星堡果然好大的地勢，規模雖不能與崑崙七子所處身的西崑崙山莊相較，却又獨具一番特異景色，若是論及奢華綺麗，崑崙山莊却又遠不及此，追其因，洗星堡到底非玄門正宗，奢侈華麗之風未能全免也！

各人足下所踏這方五色奇石，亦為天星之一，洗星老人收集之後，共得一十二塊！依其本來慣性，加以法力催使，便為全堡輸送交通之主要工具，本堡弟子皆可任意乘用，十分方便適用！

眼下這方巨石，載着各人在堡內周遊半圈後，却在一處高空落泉泉口處停下。

洗星老人率先下來，各人亦於相繼落足！

那巨大星石在各人甫一離開，即自行游弋而逝！

杜鐵池不由笑道：「君道友這洗星堡，果真上窮碧落下黃泉，無所不能了，竟然連『十二飛石』也取來了？」

洗星老人哈哈笑道：「道友法眼果然厲害，我只當無人認得，想不到還是遇見了行家！前此被藍仙子一眼認出，如今又為道友一語道破，不用說也定為秦道兄所洞悉了？」

秦冰盤坐石上，聆聽之下苦笑道：「貧道尚沒有他們二位那等法力慧眼，不過對於所謂的『十二飛石』倒也並不陌生，似為七上五下之數，看來杜道友所說得不錯，這洗星堡果然上窮碧落下黃泉，自有乾坤奧妙了！」

洗星老人聽他這麼一讚，樂得哈哈大笑，連道：「道兄過獎了，當着三位道友行家面前，不敢獻醜，再下去便要露出馬腳了！」

說話時，便見自萬丈寒泉影裏，昇起了一團其白如焰的流光，倏到飛臨近前，各人才看出來，竟是一個雕鑿中空的白玉石團，顯然又是所謂的「十二飛石」之一了——

這塊巨石看來較諸先前那一塊猶要大上許多，通體上下似經過一番人工打磨，顯得通體潤華光潔，其圓如球，却是中間掏空，雕鑿出各式器皿座位。

杜鐵池等猜知即將是乘此下入「奔雷殿」了。

原來那所謂的奔雷一殿，正是築自寒泉深處，深入地面何止萬丈，其寒澈骨，即使有道力的人事先如無特別防範，也難以當受得住！

自然，以眼前藍、杜二人功力論，足可當得，雖說如此，却也不便過於大意，當下各自由丹田內提吸起一股真氣，迅速的貫注全身穴脈，頃刻之間通體便為之發熱！

洗星老人陪同各人遂即登上了星座，在萬頃波花裏，這尊星石飛座才自緩緩向下降落。

由於泉自高處傾下，越是往下，水的衝激力量越大，坐身星石之內，向外觀看，只見衝激而起的水花，有如噴珠濺玉一般四下裏濺開，吃星石本身一襯，映幻出滿天奇光異彩，景像如夢似幻！端的可人已極！

漸漸地，各人便覺得越墜越深，氣溫也隨之下降。環顧四週，才知此身已深入冰層之內——

由於氣溫過低，竟將地層下流動的泉水凝結成冰，星石墜落時，激盪起大片冰屑，如霧如霜，白茫茫一大片，將整個石座全都包了起來，至此各人便立刻感覺出那陣砭骨的奇寒，而且越來越甚！

各人雖然都具有高深的道力，却也覺出這陣子寒冷非同小可，俱都閉口不言，各自運功調息，以身體丹田之內的暖流，與外界奇寒對抗，倒是秦冰由於本身所中之屍毒，只有在極寒之下，才能抵銷身受之苦，反倒顯得格外精神。

短暫的沉默之後，各人已能習慣——

洗星老人由於早已習慣，體內原已存有抗寒體素，自不覺得，這時由杜、藍二人臉上神色測知，才開口道：「二位道友功力精湛，竟能在片刻之間抵消寒流，實在難得，較老夫未習寒功之前的感受，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令人佩服！」

藍宛瑩微笑道：「堡主過獎，說實在話，剛才我實在有點吃受不住，若非見機得早，以『小還丹』功力抵銷寒息，這時只怕已不能動了！」

洗星老人赫赫笑道：「這小還丹一功，除了貴派與杜道友七修門玄門正宗之外，別派也為之不易，老夫此刻也方自涉及，以後倒要請二位道友指點一二！」

藍宛瑩抿嘴一笑，目光掃向杜鐵池道：「談到這門功夫，七修門又較我西崑崙一門要精湛多了。」

洗星老人乃又轉向杜鐵池抱拳道：「這就要向杜道友請教了！」

杜鐵池莞爾笑道：「這又何難，堡主方才說到已經涉及，只請以目前所練功訣見示，即可知道！」

洗星老人原以為七修道統乃玄門正宗，對方萬不會輕易見示，却沒有想到杜鐵池如此乾脆，竟然不假思索的一口答應！聆聽之下，確是有點為之喜出望外。

當下呵呵一笑，即道：「道友盛情可感，老夫於此一門說來還是門外漢，目下只以『宮』『尺』順進之法參習而已！」

「這就是了！」杜鐵池點頭道：「既知宮、尺，當在上玄下撟之間！」

「正是上玄下撟！」洗星老人一臉渴望的目注向對方：「不瞞道友說，這股氣機在此處已盤踞了數日之久，至今兀自未能攻開……」

杜鐵池微微一笑道：「我今奉送四字口訣，堡主據此勤習，不出一月，必有奇效！」

微頓了一下，他遂即拍出了「提，懾，聚，穿」四字，乃道：「這四個字的特色乃在於順序漸進，不得擅越，以道長之功力火候，不出一月必能融滙貫通！」

洗星老人聆聽之下大為感激，原來他為習「小還丹」術，已苦惱經年，終不能打通，杜鐵池這四字真訣，如果貿然對人提及，簡直有無從着手之感，必欲練到適當階段，才能理解，對於洗星老人來說，

稱得上正為適當，是以乍聞之下，如獲至寶，對杜鐵池此一提示，暗中感激不已。

——他為人最是自負，像今日對藍杜之謙遜，簡直是前所未有之事，為人雖有些不盡情理，但却恩怨分明，眼前杜鐵池這一示惠，終使他永銘心中以圖後報，日後杜鐵池竟為之受益不少，這却又是後話了！

二人這一對答，所乘星座早以瞬間千里之勢，疾下數十千丈，已是深入地層，進入到所謂的「奔雷殿」內！

各人透過身外透明星壁，即見大片浪花揚起，形成了百十丈高下的一座水棚！

至此，各人所乘坐的這個星石寶座才忽然慢了下來，緩緩向着這座浪花所形成的水棚之下，穿行進入！

杜鐵池觀其外表，即猜知已來到了所謂的奔雷殿——他與藍仙子雖仗「小還丹」送暖，不懼寒冷，却能感覺出身外寒冷的程度，試着向外哈出一口熱氣，才出一半，即已凍成了細小的冰沙，可以肯定，如非仗小還丹功力護體，不必等候到現在，怕不在一入寒潭之初，即已凍成了一個冰人兒，實在是難以想像的冷！

各人入殿之後，隨意落座。

藍仙子雖與主人甚熟，來過洗星堡多次，但是這「奔雷殿」却是第一次來到，目睹身受之下，內心不禁充滿了好奇，同着杜鐵池頻頻四下觀望不已。

原來奔雷殿佔地極大，說為一殿，其實並無建築，只靠着來自地脈泉眼所噴出的泉水，自然形成了一座像是水晶一般的棚架，乍看上去像是靜止，其實却在極為快速的流動之中，耳邊上却是聽不見一些兒聲音。

各人進入落座之後，才發覺到這水棚之內一几一位全係精冰所製，晶瑩透剔，狀似琉璃，上面却舖有各色獸皮。

由於氣溫至低，根本就無愁冰會融化，這些冰器看上去似較金石猶為堅硬。

記得來時秦冰還不便行動，而此刻看上去，却已是神采栩栩，似乎已能自行行走。

藍宛瑩見狀，大為驚喜。

洗星老人頗為感觸的道：「秦道兄這一次可真是來對了地方，照道兄此刻情形看來，如果在此奔雷殿小心調養，不出三年必能將屍毒去淨，回復本來之身了。」

秦冰嘆息一聲，一時感慨萬千，雙目微闔，兩粒淚水滑腮直下，一出目眶即化為兩粒冰珠，滾落地上。

藍宛瑩見狀，一時也為之神傷不已。

杜鐵池功力道法既已恢復，對於秦冰宛瑩昔年之一段戀情，洞若觀火，惟其如此，也就格外對二人大生同情之心。

他遂即站起，向着洗星老人道：「奔雷殿如非眼見，簡直難以令人相信，真個是參天地造化方能成此，秦道兄居住在此，但取寒泉之菁，日夕沐體，所中之傷料將可以根除，眞是可喜可賀，秦道兄體傷未愈，又累了一天，實不便再多所打攪，我與堡主就暫先告辭一步吧！」

洗星老人自然省得他的用心，正要答應，却見藍宛瑩含笑道：「對了，我們這就告辭吧！」

說完率先站起，向外步出。

杜鐵池與洗星老人對看一眼，只得向秦冰拱手告別，步向殿外，却見藍宛瑩目有淚痕，却忍着心，連回頭一眼也不再注視秦冰，逕自率先踱出。

杜鐵池深知她與秦冰情孽深重，只怕發展尚不祇此，無如他們雙方俱皆有道之士，定力非凡，當有自處之道，自是用不着向外人為他們操心分憂了。

秦冰雖然外表看來遠較藍仙子更為痴心，但却也深知這番戀情，如不即時自止，對人對己都將無益，況乎眼前難得有這個機會到「奔雷」水殿將養療毒，正是千載難逢之良機，若不好好把握，一為情魔所乘，只怕此生休矣，自己原是重傷絕望之人，倒也不去說他，宛瑩實已半仙之身，料將拖累大損了她的一生功業，豈非是極大罪過！

有了這番想法，秦冰眼前對於宛瑩的離開，儘管內心千萬個捨不得，也不得不強行自止，再不去多看她一眼，自此便死心塌地的在這奔雷殿裏住了下來。

且說眼前洗星老人一行三人方自步出殿前，隔着一層水壁，只見寒泉萬丈，深不可測，也不知何處來的光華，似乎是由四面八方齊射過來，將當前水景，渲染成了一片五光十色，紅紫相間，極盡妍麗之能事！

洗星老人正待行法召喚，所謂的「十二飛石」之一，猛可裏一道血紅色光華，霍地由上面疾瀉而下，却為洗星老人伸手接住，原來是飛劍傳書，光華首端，附有柬帖一封。

洗星老人匆匆展示之下，神色大為緊張，偏頭看向藍仙子道：「事情不妙，寒谷二老來了！」

各人俱都吃了一驚。

天下那有如此巧的事？方自猜測着他們，他們竟然真的來了，兩個老魔頭的突然來到，自非佳訊。

藍宛瑩冷冷一笑，轉向杜鐵池道：「這件事未免來得太過奇怪了，道友看是什麼路數？」

杜鐵池點點頭道：「此事倒也並非不盡情理，想必是葛嘯海元神前往通風報訊……也好，既是早晚之事，現在就見他們一面，看看他們又待如何？」

洗星老人見藍杜二人異常鎮定，心內才稍為安定，想到果真與寒谷二老一言不合，動起手來，最起碼，自己這邊還有兩個幫手，對方或許戒於崑崙七子的威名以及七修門的聲望，不敢便真的猝下殺手，也未可知，心裏這麼一想，甚覺有理，也就憂心稍去！

當下遂即召來飛石，三人合乘其上，洗星老人以全速催動，頃刻之間，已來到地面。

却見洗星堡少堡主烏雷，正自候在門前，乍見之下，匆匆迎上來，向着洗星老人施禮道：「紅木嶺的二老，已來多時，看來其意不善，堡主要如何發落？」

洗星老人道：「現在那裏？」

烏雷道：「弟子原意請示之後，再行接待，不意他們二人竟然自行闖入正殿，現在星雲堡看茶，隨行另有一門下弟子甚是囂張，說是堡主如在盞茶之內不到，他們便將自行活動！」



洗星老人聆聽之下，頓時面現怒容，冷笑道：「好囂張的東西，洗星堡豈是任人出入之境，兩個老兒也未免過於托大欺人忒甚，嘿嘿，莫非老夫眞個還怕了他不成。」

杜鐵池道：「堡主也不要過於大意，這兩個老怪物確實厲害十分，堡主如能敷衍一番，將他二人打發走了。那是最好之事，否則以貴堡『冰禪神功』相敵，料他二人『化屍毒光』雖是厲害，亦難能在短時間內對貴堡奈何，我再與藍仙子相機接應就是！」

洗星老人聽杜鐵池自承與藍仙子加以援手，一時寬心大放，呵呵笑道：「這樣老夫承情之至了，二位道友請入內看茶，老夫這就到前廳看看去。」

說罷向着烏雷招呼道：「我們走！」

話聲方落，只見面前光華猝閃，現出了洗星堡另一名弟子，張惶的道：「堡主快去，前面鬧事了。」

洗星老人面色一沉道：「用不着慌張，仔細說來。」

來人看上去約在二十左右，一身勁裝，背插雙劍，面色其黑如墨，前額正中，還生有一顆棗子大小的肉瘤，却是怪樣得很——

此人姓左名忠，原是紅木嶺下一個生苗的棄嬰，爲君也平無意中路過發現，帶回堡來，見其異態，乃收歸門下，左忠確也不愧老人疼愛，入門短短幾年，便學會了本門入門功夫，進步神速，在年輕一輩弟子之中。算得上是頂兒尖兒的人物。

洗星老人對這個弟子的疼愛，不下於掌門弟子烏雷，因此將自己早年所施用的風雷雙劍贈與了他，多年以來，洗星堡太平無事，各方震於洗星老人的威名，誰也不敢上門生事，偶而發生一兩件小事，根本無須堡主親自出手，使烏雷與左忠二者隨便出其一，也就解決了。

像眼前左忠這樣驚慌請示的情形，確是前所未見，可見得來客之非易與打發的了。

左忠爲師父這麼一叱，頗覺得臉上無光，必恭必敬的應了一聲是，這才報告道：「方才大師兄要弟子小心待客，想不到還是鬧事了。」

烏雷冷笑道：「怎麼個鬧法？」

左忠道：「那兩個老的倒還好，只是與他們同來的那個小子太橫了，說是師父要是再不出來．他們可就要放一把天火，把洗星堡化爲飛灰！」

洗星老人冷冷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烏雷冷笑道：「堡主這就到了，不要理他也就是了。」

左忠滿臉氣忿的道：「小弟本來也是這麼想，直到那小子施展彈指飛雷，把前殿的飛簷都炸壞了，才忍不住與他動起手來！」

烏雷一驚道：「你們竟動了手？」

左忠道：「小弟遵從師兄指示，倒是沒有出手，只是袞師兄忍不住便跟那小子一言不合的打了起來！」

烏雷道：「結果呢？」

「結果……」左忠看了一旁的洗星老人一眼，吶吶道：「結果袞師兄竟不是那小子的對手……」

「他怎麼了？」烏雷又是一驚。

「那小子的妖法厲害！」左忠憤憤的道：「也不知他施展的是一種什麼妖法，由他指尖上飛出了一道黑氣，一下子就把袞師兄倒吊在半空中……小弟無能，竟是解救不下……」

洗星老人一向自負過人，聽到這裏，一張臉氣得雪白，二話不說，足下一頓道：「走！」

一片霞光簇湧着洗星老人師徒三人，風馳電掣般的來到了前殿！身方來到，耳邊上却又聽到了霹靂一聲雷震，烟硝迷漫裏，即見當前一座水晶亭，在這聲劇烈的爆炸裏，被炸得片碎灰飛！

——一個活殭屍一樣的白袍少年，立身殿前，想是並沒有發覺到三人的猝然來到，正自嘻着一張大嘴欣賞自己的傑作！

忽然，他看見洗星老人等一行三人，楞得一楞，正待轉身入內——

烏雷却已大聲喚住他道：「站住！」

白袍少年回過身子，陰森森的笑道：「我就知道，這麼一來，你們是非現身不可了，嘿嘿！很好——」

一面說，他伸出手來，向着洗星老人指了一指道：「你這個老頭，大概就是這裏的堡主了，來得好，二位祖師爺爺早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要是再不來，下一步可就該拆這座大廳了！」

烏雷見他說話無禮，忖思着一場爭鬥萬難避免，也就不再留情，當下一聲怒叱道：「放肆！」

話聲出口，右手虛晃一掌！——

這一掌看似虛幌，其實却內藏招法，只聽得「叭」地一聲，正中對方白衣少年左邊臉上！

烏雷恨他無禮，這一掌力道十足，白衣少年萬萬沒有料到對方竟會有此一手！被打得順着嘴角鮮血直淌，怪叫了一聲，瘦手抬處，飛出了灰白白的一道光華，直向着烏雷面前飛來！

烏雷冷笑一聲，正欲出手迎敵，却只見出自對方手上的那道灰白光華，方自一出，即落入到師父洗星老人手上——蛇也似的在老人手上閃爍掙扎不已，却是無能掙脫得開！

那個形若殭屍的白衣少年，正是寒谷二老身前最年幼的弟子，姓李名方，平素因得二老寵愛，在外無所不爲，自以爲學得二老幾樣獨門魔法，根本不把正邪道上任何人看在眼內．由於大家戒於二老的難以招惹．明明吃了他的虧也不敢聲張，更不敢向他報復，這便更增長了他的惡性。

這一次他隨同二老來到了洗星堡，一心想着有二老撐腰，更不把堡內任何人看在眼中，却不知竟會碰在了洗星老人的手上！

李方所出飛劍，名喚「寒骨劍」．由於質料特殊，其上附有紅木嶺二老特煉的屍毒之氣，一般人休說爲他飛劍斬中萬無活理，便是爲劍上毒氣沾上一些．也是活不了，且這類毒氣除了極少數門派中獨特手法可以治療之外，一經中身，也只有等死之途！

無巧不巧，洗星堡的地底寒泉之功正是「屍毒」功少有的尅星！

（未完）

